武俠世界

綠色小人（太空科學幻想故事）馬雲・著

有不少人曾經見過一種綠色的小人，你可知道他來自何方？他們為什麼要來到我們的地球之上？今期的科學幻想小說將告訴你不少關於這方面的秘

。切勿錯過。



1090

編者話

馬雲的太空科學幻想小說「綠色小人」今期刊出，他將會令讀者進入神奇莫測、驚心動魄的境界。本故事有令人不可置信的事實，內容描述第八銀河系的綠光星，有一種綠色小人，他們是依靠葉綠素生存，可是，他們發覺自己的星球上這種綠素已逐漸稀少了，所以必須向我們有許多龐大樹林的地球進軍……。

＊＊　　＊＊　　＊＊

近日我們接獲不少海外出版商同業們的來件，說及有人自稱「龍乘風」者向他們自我推銷「作品」，查龍乘風君是本刊基本作家之一，他歷年來爲本刊獨家撰寫雪刀浪子故事及中篇連載，向來家居本港，並未遠遊海外，更從未與海外出版界洽商作品，爲了澄清事件及同業們受不屑之徒所騙受愚，特此聲明，敬希垂注。

＊＊　　＊＊　　＊＊

名作家滄海客在「紅塵劫」刊出後，整個亡命江湖故事也全部終結，他的作品素以描寫細膩見稱，尤其俠情哀艷的叙述更見獨特，在下期裡，他繼續爲本刊撰寫彈劍江湖故事「俠士行」，幸勿錯過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09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太空科學幻想故事

綠色小人

文·圖　雲令　馬盧

債主臨門

李斯農塲一片愁雲慘霧。

這裏不是死人，也不是發生了什麼瘟疫。只是債主臨門之後，農塲主人李斯和他的家人們，便籠罩了一重陰影。

債主是個惡霸，限令李斯三天之內，必須清還一筆爲數頗巨的債務；那是李斯在年前爲了購置農塲設備而借下的。他萬萬想不到農作物失收，六畜生產也不如理想。

就此一拖再拖，令到債主忍無可忍。終於下了最後通牒：三天限期一到，李斯農塲即使不致易主，大部份家畜與農具亦會被人搬走。

李斯很担心，他們一家就憑此生活；假如沒有了這個農塲，他們如何生活？

愛子失踪

李斯一家五口，生活本來過得不錯，如果農塲裏的生產一切正常的話。無奈人算不如天算，許多事情根本就不到他們去想。

長子賓治已經二十二歲，次女蘇絲亦年已十九，他們都在戀愛。

當晚他們都有一個約會，那是鎭上一位朋友的訂婚派對。

但是，這時候他們都感到非常乏勁，因爲明天已是最後限期。

李斯的幼子洛奇，却怔怔地對住那些馬匹和牛隻，明天以後，這些牲畜就會是人家的了。十七歲的洛奇，對牠們似乎早已種下了一份感情。

一匹只有三歲的馬兒，忽然伸長了頸，過來吻着洛奇，彷彿要分担他內心的憂愁。

洛奇伸手過去拍拍牠，牠像有靈性的長嘶一聲！

洛奇替牠上了鞍轡，翻身跨了上去，馳往原野那邊去！

他沒有目的地，只是隨意走走，因爲過了明天之後，這匹良駒可能就是人家的了。

馬兒很乖巧，有時也很頑皮；牠會突如其來的狂奔，故意令到洛奇不知所措。

現在牠又來這一套了，不但走得很快，也走得很遠。

繞過一座山後面，馬兒突然驚叫起來了！

洛奇以爲牠見到了什麼毒蛇猛獸，急忙將牠拉停！

但是，馬兒前蹄高擧，洛奇立刻自馬背之上跌了下來！

馬兒仍然受驚不已，回頭就走！

洛奇詛咒着爬了起來，豈料就在這一刹那之間，他感到眼前一閃，一陣奇異的光芒，將他的視綫吸引過去。

矮林那邊，透出一道綠光，一度顯得極之刺眼，隨即又變得平淡。

洛奇在好奇心的驅使下，走了過去！

怎知道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嚇得一跳！

那是一隻飛碟！

飛碟的故事洛奇可聽得多了，但却從未眞正見過，想不到現在就有機會讓他目睹。

他以爲自己眼花，揉揉雙眼，迫前兩步，却感到一陣熱力迫人。

他感到有些吃驚，急忙後退。但是很奇怪，他竟然力不從心！

他回頭張望，但背後沒有人，只是感覺上又好像有人，似是一陣風，又似一種無形的力量，將他固定在原來的位置。

他很吃驚！

他不但無法後退，還被那陣風吹向前面，直闖向那隻飛碟。

他完全身不由主，甚至思想也失去了控制，變得一片空白。

假如他身邊還有着另外一個人的話，那個人也一定會大吃一驚，因爲洛奇雙足離地，根本連膝蓋也沒有彎過一下，就此「飄」進了飛碟裏去！

× × ×

李斯農塲來了兩位年青人，他們分別是賓治和蘇絲的朋友。

原來這天正是賓治女朋友雪兒的生日，但是賓治却被父親的煩惱事牽累，把一切都忘得一乾二淨，連鮮花也沒有奉上一束。

相反，現在雪兒却帶同弟弟咸美頓一齊到李斯農塲來找賓治和蘇絲兩兄妹。

雪兒是賓治的女朋友。咸美頓則是蘇絲的男朋友，兩兄妹配兩姊弟，本來也很登對。無奈這時候的賓治與蘇絲，心情有如石壓。

雪兒和咸美頓此番到來，是爲了邀請賓治等三兄妹一同去他們家裏參加一次生日派對。但是此時此地，賓治他們還那裏有這種心情？

經雪兒姊弟二人一番安慰之後，四個年青人心情才稍告開朗。

雪兒忽然想起一些事情：「聽說你們養了一匹好馬，可否讓我開開眼界？」

賓治當然記得，因爲是他在女朋友面前提及「小秘書」的血統時，曾說過此馬與美國名種馬「大秘書」有關。

於是一干人等又到馬房那邊去！

但是那匹「小秘書」已不知所踪。

蘇絲有些吃驚：「難道走脫了？」

賓治道：「小秘書很懂事，不會擅自走脫的，一定是弟弟帶牠出去散步。」

咸美頓和雪兒這才想起洛奇：「我們爲什麼不去找找他？」

豈料就在這時候，一聲嘶叫！良駒「小秘書」正躍過外圍欄杆，飛奔回來！

各人愕然！

賓治與蘇絲則大吃一驚！他們才明白「小秘書」不會無事故作驚奇，加上鞍轡齊全，只是馬背上少了一個人，分明是洛

奇出了事！

賓治首先勒住「小秘書」馬頭，拍拍馬頸，安定了牠的情緒。

然後又叫各人揀了座騎，由他重新騎上「小秘書」的馬背，帶領着各人去找洛奇。

× × ×

四匹馬四個人，兵分兩路，找了好久也找不到洛奇的踪影。

首先是由賓治策騎「小秘書」帶路，繞到一座小山後面去。

「小秘書」平時也很乖巧，這時候更像懂事的响導，帶着賓治等人到那處山後去。

但是，那兒只見樹木不見人影。

於是他們四人才分兩組，賓治、雪兒一對，蘇絲、咸美頓又是一雙。

可惜找了老半天，還是無功而返！

× × ×

賓治將洛奇失踪的消息告知父母，李斯夫婦聞訊大驚！

夫婦二人一向對三個兒子都非常重視，心中暗念這一次可能又是奧地那惡霸的所爲。

奧地是他們的債主，他有很多爪牙，附近許多人也知道他的厲害。

李斯悻悻然道：「最少還有一天限期，怎可以出到綁架這手段？太可恥了！」

李斯的妻子安琪最疼愛小兒子洛奇，這時已哭得死去活來。

她說：「他們可能將洛奇要脅作爲人質，一定要我們還錢才放人。」

賓治在旁說道：「大不了就是用實物抵押，還錢給他們，反正我們已作好了心理準備。他不該在這個時候動手！」

雪兒和咸美頓冷眼旁觀，大抱不平。

這對姊弟訪客提議報警查究。

但是李斯說：「沒有用的，奧地有財又有勢，警方早已被他們買通了。」

李斯這樣說亦非全無根據，爲了他們之間的債務糾紛，他們一度鬧到警方那兒去。

但是，警方認爲李斯欠人家的錢，到期自然應該連本帶利一齊歸還。現在既然沒有錢還，自應任由債主處置。

李斯强調自己並非一個喜歡賴賬的人，只是一切失了預算，即使奧地不能將限期伸延，也應該找個公證人到農場來估價，把部份牲畜以及農場中的設備公開拍賣，得欵用作還債。

但是，事實上警方並未能做到如此公正的地步，反而任由奧地爲所欲爲。因此，也就難怪李斯心裏有數，明知警方有所偏袒，也就懶得再去求助於他們了。

各人相對無言之際，「小秘書」又在嘶叫！

賓治忙走到牠身邊，拍拍牠的頸項，想安定牠的神經。

但是，「小秘書」雙蹄不斷高擧，睜目嘶叫之聲不絕！

賓治道：「你吵什麼？我們比你更着急，你又不能帶我們找到他。」

蘇絲走過來說道：「不如你跟牠再走一次，也許牠剛才認錯路了。」

賓治無法可以令到「小秘書」的情緒安定下來，惟有坐上牠的馬背去。「小秘書」竟然如懂人性，立刻安定下來。

雪兒走到馬畔，對馬上的賓治道：「我可否跟你一齊再去找一次？」

賓治見他是自己的愛人，自然求之不得。於是雪兒翻身登上了另一匹馬的馬背上去，二人雙雙往後山那邊飛馳而去。

咸美頓却把女朋友蘇絲拉過一旁，道：「我很慚愧，偏偏又沒有辦法可以幫助你。」

蘇絲苦笑道：「這些事情，沒有人可以幫助我們的，何況你亦非十分富有。我並非存心開罪你，即使你父母更富有，他們也未必肯用那麼多錢幫助我們。」

「到底你們欠了他多少錢？」

「數目本來不太大，但因爲我們失收，一再拖延之下，利上叠利，數目已累積至十萬元以上。」

「十萬美元這數目的確太大。但也不該將人擄去！大不了你們將整個農場讓了給對方，大概也抵得了這數目吧！」

「是的，何謂惡霸？奧地就是個這麼蠻不講理的人。」

「嗯——」咸美頓忽然想起一些什麼，「爲什麼我們不到奧地那兒去看看？」

李斯突然回轉身去，直奔屋內！

他的妻子安琪邊叫邊進了入去。蘇絲望望咸美頓，二人顯然也想不到，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李斯再由屋內衝出來時，手裏多了一支來福槍，腰間也多了一柄手槍。他的妻子拚力拉住他，却給他一手推開了。

李斯十足一名西方英雄，飛身上馬，縱韁疾馳而去！

蘇絲見狀，也偕同咸美頓上馬追去，以防不測。

勇闖虎穴

蘇絲和咸美頓二人到底遲了一步，無法追得上李斯，却在小路上遇見賓治和雪兒這一對。蘇絲立即把實情告訴她兄長。

賓治聞訊大急，忙叫蘇絲返回農場把槍械取來，他會趕去協助父親。

毫無疑問，李斯此去是爲了找奧地算賬。

但賓治認爲：父親這樣做，未免過份急躁！第一，弟弟洛奇未必眞的落入奧地手中。第二，他如此單人匹馬前去，當然萬二分危險。

因此，賓治一邊叫蘇絲回去取來槍械，一邊則叫雪兒姊弟二人返回農場去等他們回來，或者先行返家，以免受到牽連。

但是咸美頓却要陪同蘇絲一齊返回農場去取槍械，還誓言要對抗奧地。

雪兒也不肯離開賓治。

因此，他們依舊還是分成兩對，分道揚鑣——賓治要去勸阻父親；但他怕遲了一步，所以才叫蘇絲回去拿來武器。

× × ×

李斯怒氣冲冲地，單人匹馬，直闖奧地的大本營；那是一間古堡！

古堡前面有炮樓。

炮樓之上有崗哨，所以老遠已經有人注意到李斯的來勢。自然亦有人去奔告奧地。

因此，李斯人馬還未到達古堡之前，

已經有人列陣於必經之道上。

李斯揚聲道：「你們最好給我滾開！老子要見奧地那傢伙。」

奧地的一名心腹手下萊利冷冷地說：「你見我們老闆幹什麼？」

「不關你的事！」李斯策馬就想闖過去！

「砰」然一聲槍响！

萊利手槍的子彈擊向馬前的地上，升起了一股塵埃，也把馬兒嚇得一跳！

馬兒雙足前擧，差些兒把馬背上的李斯摔了下來。

李斯非常生氣，他連開幾槍，隨即吆喝一聲，雙腿一夾，馬兒立即狂衝！

古堡外面衆大漢，事前絕難相信李斯有胆在衆寡懸殊的情況下，敢胆開槍，一時之間頓然變得手忙脚亂起來。

最少有三名大漢被李斯槍傷倒地。

萊利急忙還擊！

但李斯的韁繩功夫顯得非常到家，轉眼間已把距離拉遠！

衆大漢紛紛開槍還擊，一時槍聲卜卜，古堡外面有如戰場。

李斯一手控制馬匹，一手開槍，人則伏在馬背之上，狂衝直闖，轉眼已進入了古堡之內。

古堡所以大開方便之門，顯然是因爲萊利他們過份自信。

萊利根本瞧不起李斯；他目睹李斯在奧地面前的可憐相，以爲他只是個弱者；却想不到李斯這一回大發神威！

萊利現在才着急起來。偏偏守住古堡門前的數名槍手稍有猶疑時，已被李斯射倒兩個，輕易過了關！

李斯有如猛虎越柙，橫衝直闖，弄得古堡之內，亂作一團！

等到奧地聞訊出現時，萊利亦已帶同生力軍趕返古堡之內。

古堡範圍頗大，除了兩座炮樓之外，還有不少零星建築物散佈各處。

奧地養了不少爪牙，想不到這一次竟然會在李斯面前變了膿包。

但是古堡內部的人並不以爲自己是膿包，只怪事情來得太過突然；也正是由於萊利過份輕敵的緣故。否則他們就不致弄得手忙脚亂！

正當槍聲卜卜，各處亂成一片之際，奧地親自帶人追殺李斯。

奧地幾乎無法相信像李斯這麼「懦弱」的人，竟然有胆單槍匹馬殺進來！

因爲那些債務，也由於李斯是唯一的經手人，所以奧地下令他的手下們，切勿殺死李斯，只可以將他生擒活捉！

李斯當然不知道有此「護身符」，所以他才會亡命地逃！

他早棄了那座騎，不知躲到何處去了。等到奧地的手下發覺那座騎時，只見馬背上空空如也，連人影也不見了。

奧地聞訊立刻趕來，見狀也感到莫名其妙。

其實馬背之上不只是馬鞍而已，還有來福槍的槍袋，以及繩子等東西。

但是爲什麼人却不見了？

奧地追問手下們。

手下們都說李斯在一邊開槍，一邊策馬奔逃，到處亂竄。

奧地想像到自己已在李斯的射程之內，急忙又避回屋內。一邊又下令手下們四處找尋李斯的下落。

× × ×

李斯不是神仙，他也沒有三頭六臂，到底憑什麼胆色單人匹馬闖進虎穴來？

也許他早已摸透了奧地的心理；他欠下了奧地的大錢，如果奧地殺了他，可能一無所有。

無論如何，這時候他已躲進一處炮樓去。

炮樓本來有人，但是被李斯殺了一個措手不及。當時古堡內外一片糟亂，炮樓中人以爲李斯單憑一個人是起不了什麼大作用。

想不到李斯不但有勇，同時亦有謀。

他首先到處亂跑，間歇放槍，故意製造了一陣紛亂之後，當馬匹馳經炮樓附近時，那兒剛好又是一處視綫上的死角。

所謂視綫上的死角，也就是說，那處地方不易被人一目了然！

炮樓上的人固然看不見，炮樓下面的人亦因角度上的關係而疏忽。

李斯就在那裏，縱身離開了馬背，還在最後一刹那之間，往馬屁股上拍了一下，讓馬兒狂奔，離開了那裏。

一匹空馬正在混亂中狂奔，彷彿馬背上還伏了一個人。其實李斯早已離去了。

但是那班傻瓜却在對「他」展開了包圍，兜截和射擊！於是古堡內各處也就亂上加亂！

× × ×

在另一方面，由於天色越來越黑！李斯的長子賓治已帶同女友雪兒，小心翼翼的，到了古堡以外不遠處躲着。

假如在平時，炮樓上的崗哨居高臨下，必有人能及時發現賓治他們的行踪。但這時候古堡之內既然亂糟糟，炮樓上的人「顧得頭來脚又抽筋」，自然也就此疏忽了。

賓治既然知道古堡形勢險要，又知奧地爪牙衆多，自然不敢大意。

他們一直等到蘇絲和咸美頓自農場中搬來了槍械和武器之後，才商量着如何進去！

賓治不知道洛奇根本不在古堡內，亦與奧地他們無關。

他只以爲父親和弟弟此際可能同時落入奧地手中，如果他們稍不小心，亦難逃刦數。因此，首先賓治就要勸雪兒姊弟二人先行回家去！

尤其是雪兒，她生日，家裏還有一個生日派對，當晚一定來了不少賓客，派對要她主持。何況這次進入古堡內，正是凶多吉少，賓治實在不想牽連到姊弟二人。

但是，雪兒却堅持留在賓治身邊。

咸美頓既然追求着蘇絲，更加不欲離去。

於是四個年青人暫時不顧一切，商量着如何攻入古堡之內。

× × ×

李斯明知時間對他不利，但他仍然靜悄悄的盤據在古堡的右翼炮樓之上。

古堡很大，左右兩翼，有兩個炮樓，高高在上的，俯視一切。

但是，這時候却沒有人知道右翼炮樓

上面的三個崗哨早已經被李斯殺個措手不及。

此時由於堡內各人四處找不到李斯的踪影而焦急不已！

奧地又驚又急！

他既要担心自己可能被殺，更怕手下迫不得已之時將李斯殺掉。

本來以他目前在當地一帶的勢力，大可以爲所欲爲，但他不想李斯就此死去；而且死得太過容易了。

像奧地這種人，他一定要讓李斯知道他的厲害，最好抓住他，慢慢地折磨。

李斯那個農場遲早也是屬於他的了。但是看見李斯這一次突如其來，會不會是一項有計劃的行動呢？

他根本不知道李斯原來只是爲了找尋兒子洛奇而來！

奧地担心着：如果李斯此番闖堡，目的只在於自救，那麼，他大概想殺奧地，或者迫奧地放棄接收的計劃亦未可料。

另一方面，奧地也無可避免地想到：李斯可能「一拍兩散」。一邊悄悄將農場內的一切，偷偷轉讓給別人，打發妻兒到別處去謀生。一邊則拚死與奧地一戰！

但無論如何，他是來了！

奧地據報李斯的馬匹已被截停，但馬背上根本沒有人。

古堡的大門早已封閉了，照計李斯不可能徒步殺出重圍！

那麼，他會不會戰死於古堡之內？只是屍首未被發現而已！

奧地的手下已有不少傷亡，所以他叫人小心地在所有被發現的屍體之上檢查一下，看看有沒有李斯的屍體在內。

結果當然是沒有！

奧地於是一邊叫人緊守古堡大門，一邊親自帶人搜索！

× × ×

奧地很聰明！

最少他以爲這樣做是十分聰明的事：到炮樓上面去，居高臨下，趁住天色未黑齊之前，先觀察清楚堡內的形勢再說。

因爲他帶人找遍了各處，總是找不到李斯的下落。

李斯不可能會飛吧？

奧地一邊胡思亂想，一邊已登上了古堡的右翼炮樓之上。

李斯早已目睹一切，只是仍然按兵不動。

直至到奧地突然發現了一具死屍——那是炮樓上一名崗哨的屍體。

奧地立即拔槍！

跟隨在他背後的二名近身保鑣，首先也發現了事情不對勁！其他十多名正在梯階上登上古堡炮樓的大漢們，他們仍未知道前面發生了什麼事。

突然之間，响起了一連串的槍聲！

首先看見奧地手中的手槍飛掉了，然後又在電光石火之間，看見奧地身後的二名保鑣先後倒了下去！

當時各人正魚貫沿住梯階，登上炮樓去，但他們事前絕未想到炮樓之一已被李斯一個人佔據了，直至到現在槍聲乍然响起來，他們才如夢初覺。

可惜一切都太遲了！

後面的人都可以看得見奧地高舉起雙手，梯階較前的人則可以聽到炮樓傳出的吆喝聲。

由炮樓傳出的吆喝聲是屬於李斯的。

李斯警告奧地，如果他要活命的就乖乖的舉起雙手。

當時奧地的雙手已經受傷了，那是被李斯的手槍擊中，所以奧地手中的槍才會飛墮地上，等到其他人想向李斯反擊時，却又見不到他之所在。

當然李斯是不會隱形的，他只是躲在炮樓一角，由狹窄的小窗中開槍射擊。

奧地站得最接近炮樓，絕對在李斯的射程之內，所以他動也不動一下。

奧地心裏也明白，只要他反抗，就會被李斯射殺，倒在地上，永遠也不起來。

因此，奧地不但是乖乖的呆站在那裏，還揚聲叫站在他背後的人切不可開槍。因爲如果後面有人開槍的話，李斯必然還火，那麼奧地剛好處隙縫之中，做了擋箭牌。

老闆的話，豈敢不從？站立在奧地後面的大漢們，都在命令下後退。

惟有奧地仍舊呆站在梯階的盡頭處！

他可以隱約見到李斯的面孔，也可以看得清楚倒在炮樓入口處的屍首，子彈射在那些崗哨的頭顱之上。

奧地看得有點觸目驚心，李斯可以射殺崗哨，自然也可以用同一手法處置他！

所以他吶吶地說：「李斯，我們到底也是一場朋友，你雖然欠下了我許多錢，但錢銀身外物而已，有事我們可以慢慢商量啊！」

李斯冷冷地說：「這番說話本來應該由我對你說的，可惜你太不近人情，你迫我們一家大小明天遷出農場，我沒有錢還給你已是無話可說，爲什麼你却擄走了我的小兒子洛奇？太卑鄙了！」

「什麼？」奧地此時恍然大悟，原來李斯大動肝火，可能是一場誤會，「我連見也未見過洛奇一面，幾時有擄走他？」

「別裝蒜了！」李斯却不相信，「你不把洛奇交出來，我惟有殺了你！」

「你千萬別亂來，我說的絕對是眞話，別叫我死得不明不白！」

「我有什麼辦法可以證明你的話是眞的？」

「可是你也無法可以證明我的話是假的。」奧地又說，「事實上我們無須這樣做，我的目的只在乎你的農場，但農場明天就是我的了，我又何必再多此一舉？」

「你担心我賴賬，你担心我一家不遷出，所以便先下手爲强！」

「你想得未免太過天眞了！」奧地說道，「並非我自誇，我要你遷出，怎到你不遷呢，我會有許多辦法令你們非走不可的！」

「我倒是想知道你有什麼辦法可以令到我們非走不可。」李斯在炮樓裏面問了出來。

「李斯，我們都是朋友，不妨坦白對你說，我喜歡你那一塊土地，那是最適宜我用來發展的。」

「所以你才會樂意地借貸給我，是不是？」

「是的，一方面因爲你是我朋友，另一方面，我也估計得到，你在這期限之內，無法可以清還我的欠債。」奧地故意說得慢吞吞的。

李斯一邊聽一邊在生氣。

奧地絕對不似在拖延時間，但事實上他早已看見了他的手下正由炮樓的另一邊梯階上去，「那是左翼炮樓的梯階。」

李斯一直以爲佔盡上風，直至到有人吆喝着說：「李斯，扔掉你的手槍！」

一名槍手在炮樓外面，以手槍伸到一個小窗裏面去，槍管對正了李斯的頭部。

李斯突然回身一槍，「剎」然一聲，子彈却射了空。

在這剎那之間，李斯也在炮樓之內迅速轉換了位置！

因此當槍手在炮樓外面向他射擊時，同樣也落了空。

儘管如此，也總算給奧地解了圍。

奧地趁勢沿住梯階退了下去。

他的手下們却一窩蜂似的，湧入了炮樓之內。

李斯眼看大勢已去。

衆寡之勢已成，再頑抗只有可能斷送了性命而已！

李斯終於束手就擒。

他被帶去見奧地，奧地氣極，得勢不饒人，重重地摑了他幾巴掌。

奧地生氣地說：「你的兒子我就沒有見過，不過，現在我却希望見到你全家大小？」

然後奧地又吩咐下去：「立刻準備好一切，我們要漏夜去接收李斯農場。」

命令傳出之後，古堡裏的人立刻又忙個不了！

如臨大敵

賓治和蘇絲兄妹二人，帶了雪兒和咸美頓姐弟二人到了奧地的古堡外面，當時天色已經入黑了。

四個年青人正在商量如何闖進去，古堡的大門却在這時候打開了。

裏面走出了許多人，四個年青人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他們躲在矮林下面，依稀可以見到一匹馬的馬背之上坐了一個人，那人的身型輪廓極之似李斯，他雙手被反綁。

「是爸爸。」蘇絲低聲叫了出來。

賓治道：「別驚動了他們，看來我們來遲了一步，爸爸失手了。」

雪兒道：「這是想像中的事，以你爸爸一個人的力量，如何能戰勝這班狐羣狗黨。」

咸美頓道：「看情形，他們可能押着人質回去接收農場。」

「嗯，奇怪，怎麼不見洛奇？」蘇絲一直在放眼四望。

賓治最後警告各人：「大家切勿輕舉妄動，否則可能危害到爸爸的生命，惟今之計，我們只有靜觀其變！」

× × ×

在奧地等人的想像中，李斯的家人一定在他們的農場四周嚴陣以待。

但是，他們自離開了古堡之後沿途推進，却並未發覺任何可疑之處，亦未遭遇到任何抵抗。

直至來到了農場前面，那兒却靜得有如墳墓一樣。

奧地固然感到驚奇，就是被反綁着坐在馬背上的李斯也覺得有點奇怪，他的妻子和兒女們到底去了何處？爲什麼這麼靜？農場裏面一片沉寂，好像一個人也沒有似的。時間應該還早，只是剛剛入黑不久而已，假如在平時屋子裏應該還有燈光透射出來，爲什麼這時候一點燈光也沒有？

奧地想想也覺得沒有道理，於是回頭去問李斯：「你的妻子和兒女們呢？」

李斯道：「我也不知道，像今天這日子裏，他們也不可能早睡吧？」

「嗯，會不會是你安排的詭計？」

李斯怒氣未消地瞪了奧地一眼：「我有什麼詭計？我一心只想找你算賬。」

奧地並未擄去洛奇，這點李斯似乎也逐漸明白過來了。

因爲，至今爲止，李斯也沒會見到他的小兒子洛奇。如果洛奇在奧地的手上，這時候也應該一併將洛奇押回這兒來才對啊！

李斯感到事情似乎有些不妙！

他不知道究竟家裏發生了什麼事，只是靜得太可怕了。

奧地問計於他的心腹助手：「萊利，我們現在應該怎辦？」

「既然來了，怎可以退縮？」萊利又自告奮勇地說道：「我現在就帶人進去看看。」

萊利一邊親自挑選了幾名大漢，一邊將一支强光電筒按亮了。

他又吩咐其他人小心把持住手槍和來福槍，開亮電筒挺進。

看情形就像行軍一樣，一時之間如臨大敵。

× × ×

正當萊利率領衆人，準備闖進農場主要建築物搜查時，屋內突然綠光一閃。

萊利首先發現，但却無法了解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因爲他從來就未見過這種光綫。

當那奇異的綠光閃過了之後，大門左右兩旁的窗口突然湧現一大團黑影。

「吱吱吱」一陣怪叫聲，令人聽了感到毛骨悚然。

可能是蝙蝠！

萊利等人根本也分辨不出是什麼，甚至來不及開槍，各人已忙不迭地伸手掩面，因爲那一大團黑影有如一陣烏雲，在他們的頭頂掠過，「拍拍拍」的振翅之聲，震耳欲聾。

有人驚叫起來！

也有人掩住面孔，在地上打滾！

萊利回身開槍！

他一連開了幾槍！

但是那一大團黑影早巳凌空高飛而去，子彈對他們似無作用。

萊利等人驚魂甫定，又忙於救人。

在電光圈的照明下，他們可以見到受傷的人，分明是給利爪所傷。

有些人面皮已被抓破，也有人眼珠兒給抓爆了，十分可怖！

奧地見狀，也感到吃驚！

他回頭問李斯：「你家裏幾時變了這許多蝙蝠？」

其實眞正吃驚的，還是李斯。

他的家惟有他最明白，他並未飼養蝙蝠，尤其是在西方世界中，蝙蝠是不大吉利的動物，就像中國人之對烏鴉一樣，只有在一些恐怖影片中，例如「吸血殭屍」之類，才可以見得到。

因此李斯心裏想，家裏難道出了變故？否則又何來這麼多的蝙蝠？

李斯正在胡思亂想之際，驀地「砰」的一聲，迅速將他的思潮弄破！

萊利為了示威，一槍朝住李斯的家中大門轟了過去。

李斯見狀十分生氣，他要衝過去打萊利，無奈雙手被綁住，令他無法動彈。

賓治等四名年青人一直隨後監視，剛才的情形他們也見到了。

賓治一方面不滿萊利的所為，另一方面又怕父親受皮肉之苦，於是立即帶了其他三名年青人，併肩衝了過去！

在火把照耀下，奧地認得賓治：「你們此刻來得正好，今晚我就要接收你們的家！」

李斯看見賓治和蘇絲等人自後面出現，並非來自屋內，也覺驚奇。

他忙着插咀問道：「你媽媽和弟弟呢？他們到何處去了？」

賓治其實也不知道，他只好將未離家之前的情形告知李斯：「媽媽可能仍在屋內，弟弟却未找到！」

萊利看見賓治等人有槍在手，也起了戒心，暗自下令衆槍手，對他們展開了包圍。

賓治等四名年青人絕不畏懼，他們只是基於正義和親情，才鼓起勇氣上來。

蘇絲狠狠地警告萊利：「你敢再開槍，我會先殺死你。」

蘇絲一直當她媽媽至今仍被困於屋內，所以他目睹萊利開槍向屋內亂轟，感到非常之生氣。

但是萊利却沒有理會她。

萊利一邊叫人監視住他們，一邊又邁步走向李斯的家門。

其實李斯家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根本就沒有人知道，萊利只是在主人奧地面前故意表現得勇敢一些而已。

萊利到了門外，也得頓了一頓，因為剛才的情形來得太過突然了。沒有人知道等一會兒還有些什麼事發生。

萊利用耳去聽，用眼去看。

他聽不到什麼，也看不見屋子裏的環境。

門是緊閉着的。

窗門却打開着。

由窗門望去，只見一片漆黑，什麼東西似乎都見不到。

萊利揚聲問進去：「裏面到底有沒有人？」

他一方面是為了壯壯自己的胆子，另一方面也有點先禮後兵的味道。

事實上任何人在這種環境底下都難免感到有些害怕。

萊利也怕，只是在奧地面前，他為了邀寵，又豈可表現得太過懦弱？

萊利突然飛起一腳，將大門踢開了。

賓治很生氣！

他幾乎要衝過去毆打萊利，或者開槍射殺他！

但是，他的女友雪兒却用手抓住他的衫袖：「別太衝動！」

眼前形勢是衆寡懸殊之局，加上對方是有備而戰，雙方萬一火併，吃虧的一定是李斯這一家人，似無疑問。

因此，李斯也喝住賓治，示意他切勿輕舉妄動。

萊利將大門踢開之後，仍握住手槍倚在門外一旁，不敢入去。

他顯然要看清楚形勢。

屋內一點動靜也沒有，簡直就不似有人居住似的，只見一片漆黑！

萊利用手電筒投射入內。

電筒光圈所到之處，並無任何異狀。

萊利於是鼓起勇氣，進入屋內去。

屋外站了不少人，大部份是由奧地帶來的人，他們目睹萊利一手握槍，一手持着一支强光的手電筒入屋，不少人都在暗自為他担心。

無論如何，萊利還是進去了！

站在較接近屋子門口的人，突然見到萊利的身形在搖幌了一下。

屋內沒有燈光，但萊利手中的電筒有光，所以門外的人仍可見到萊利的影子。

但是，當他們想再看得更清楚時，連電筒的光也不知怎的，突然之間熄滅了。

「啊！」一聲慘叫！

「拍！」的一聲，有一團黑影自屋內飛出，重重地跌在地上。

屋外每一個人都可以看得見，也聽得到那慘厲的叫聲，但是却沒有人想像得到裏面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奧地帶來的人反而認得出那是萊利的叫聲，也分辨得出跌出來的影子是屬於萊利的。於是衆人紛紛湧了上去。

無數的電筒光圈，投射到地上，分別照射在那高大的身形之上。

跌在地上的人正是萊利，他已是傷重垂危！

× × ×

在電筒的光圈底下，萊利雙目直瞪，咀唇却不斷地張合。

沒有人知道他想說些什麼，也沒有人知道他遭遇過一些什麼事情。

萊利帶進屋內去的手槍和電筒都不見了。

他的內臟可能受了重創，鮮血不斷自鼻孔和咀巴流出來。

有人會意地蹲了下去，企圖聽聽萊利最後的遺言。

可惜萊利支持不住，就此氣絕身亡。

非死即傷

奧地儘管人多勢衆，此刻却反而不敢輕舉妄動。

他回頭問李斯：「你到底請了一些什麼人前來帮你的手？」

李斯瞪他一眼：「我如果有錢去請人回來帮手，索性將那筆錢還給你好了，我李斯不是喜歡賴賬的人。」

事實上李斯剛才也目擊一切，賓治等四個年青人當然也看得一清二楚，他們並不因為萊利之死而高興，同樣是感到又驚又奇。

是洛奇還是他母親將萊利活生生地擲

出來的？李斯和賓治父子二人最明白：洛奇母子二人都不可能會有這一股氣力！

也難怪奧地有此一問：到底是誰在屋子裏協助他們呢？

奧地內心很生氣，雖然他表面極力保持冷靜。

他雖然不知道萊利遇上了一些什麼對手，但却肯定屋子裏有人。

他吩咐下去：再派人持火把和武器入內查看清楚，遇上任何抗拒，一律格殺勿論！

奉了奧地之命帶人入去的人叫勞志，他像一支軍隊的指揮官，顯得又認眞又緊張。

其實每一個人的心情此刻都十分緊張，包括李斯等人在內。

李斯等人雖然站在敵對的地位，但他們同樣希望知道屋子裏面究竟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勞志看見各人均已準備妥當，立刻荷槍實彈，高擧着火把，浩浩蕩蕩的開入屋內去。

但是，正當各人一湧而入時，不知怎的，火把突告熄滅。

所有的火把同時在一刹那之間熄滅，這顯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與勞志一齊進屋裏去的人，只感到一陣毛骨悚然！有些甚至匆匆退了出來，令到屋外站着的人也驚奇不已！

李斯眼睛在看，却看得莫明其妙！

李斯的心裏在想：他的家究竟發生了什麼變故？為什麼刹那之間却會變成了鬼屋一樣陰森可怖？

賓治等人同樣看得不明白，只等待着勞志他們的進一步發現！

就在這刹那之間，屋內傳出了一連串的槍聲，隨即混亂非常。

屋內槍聲卜卜，人聲吵鬧。

屋外的人又驚又奇，欲進還退。

奧地想叫第二批人入內增援，但那些人都在猶疑中後退。

李斯和賓治父子等人，担心屋內的婦人安琪被殺，他們才是眞正想衝入屋子裏去一看究竟的人。無奈他們此時都受制於人。

屋子裏慘叫連聲！

大門和窗口，紛紛有人飛跌出來。

那些人自然都是奧地他們帶來的，奇怪的是每一個跌出來的人，彷彿都身不由主——就像被一名大力士擲出來一樣。

而且，每一個人都身受重傷。

他們的傷口分佈於頭、面、手和脚等部位，每處都弄得血漬斑斑。

現塲上呻吟之聲，慘叫之聲，不絕於耳，令人感到非常可怖。

奧地等人忙於過去追問那些受了傷的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受了重傷的人，面目表情仍有懼色，甚至說不出話來。

只有那些受了輕傷的人猶有餘悸地告訴奧地等人：「綠色的光……見不到人……太可怕了……」

說話的人像夢囈一樣，斷斷續續，奧地等人只可以意會，憑猜想，眞正的實情，各人仍然感到諱莫如深。

不一會兒，所有的人都被掗出屋外，奧地派進屋子裏的人，非死即傷。

奧地看得心裏吃驚。

他最後找着勞志問道：「裏面是否有人？」

勞志很幸運，最少他比起其他人幸運了許多，他只是皮外傷。

其他人有些傷得很重，折臂斷腿的，大有人在，傷得較重的，甚至已奄奄一息，危在旦夕。

勞志吶吶地說：「我想，我們可能遇上了鬼……」

「你說什麼？……」奧地盯緊他，「我現在不是跟你開玩笑，裏面到底有些什麼人？」

「老闆，這情形又怎有心情跟你開玩笑？」勞志苦着臉說道：「我真的見不到人，只見一團奇異的綠光……」

「他媽的……」奧地很生氣，「你在講鬼故事麼？綠光又怎麼會將你們擲出來？瞧吧，個個被打得遍體鱗傷……」

話猶未完，裏面走出了一個人——那可能是唯一能够自由自在地，自行走出來的人。

所有人的視綫都全集中到那個人的身上。

他是由勞志帶進去的一名大漢，當然也就是奧地的人。

他叫畢特利。

畢特利一步一步的由屋子走出來，他看來並未受傷。

但是，他的步伐很呆滯，幾乎令人懷疑他是個機械人！

他走得很慢。

奧地立刻撇下了勞志，帶人迎上去。

奧地在火把與電筒混合的光綫底下，發覺畢特利面色蒼白，目光呆滯，表情也顯得痳木。

奧地忍不住問他：「畢特利，你怎麼樣了？」

畢特利竟然說道：「老闆，走吧！我們最好快些離開這裏。」

「為什麼？」奧地問。

「這裏是人家的地方，再不走，我們可能一個個都丟掉了性命。」

「自說自話的，你可清醒過來了？」奧地以為畢特利受到了催眠，所以他有些生氣。

但是畢特利却說道：「我現在很清醒。老闆，洛奇先生叫我轉告你，並非我自說自話啊！」

「洛奇？」奧地一時之間也想不起那是什麼人，回頭問一名同來的大漢：「洛奇是什麼人？」

「李斯的幼子。」不知誰提示着。

「多大的年紀？」

「十七歲。」

奧地於是又問畢特利：「他還有些什麼說？」

畢特利道：「他說，如果你再不叫各人迅速離開這裏，你將會後悔！」

「十七歲的小子，憑什麼本事對我提出這一番警告？」奧地又在生氣！

畢特利道：「老闆，你走不走是你的事，總之由現在起，我要告辭了。」

「你說什麼？」

「我不想幹了！」

畢特利說完，果然自顧自的，走了！

他根本沒有去理會奧地和其他人，雖然奧地一直在後面叫他！

後來奧地在其他人的口供中，終於也探聽出一些梗概了。

原來李斯的屋內，果然有一團綠光——綠光的形狀直如一個人。又或者說：那根本就是一個人，只不過他的身體可能發出綠光而巳。

屋內根本沒有光綫，綠光也不能作爲照明之用，所以奧地派入屋的人，印象十分模糊。

他見不到，但奧地却相信了；因爲除了畢特利之外，其他人也說出了同一樣的話。

到底那是人還是鬼？

畢特利爲什麼會說「他」是李斯的小兒子洛奇？

可惜畢特利早巳走了，否則，奧地一定會再問清楚他！

× × ×

奧地等人雖然一度撤離李斯的農場，但是不久之後又捲土重來！

這一次他是帶了警方人員同來，只因爲出了命案。

奧地把一切責任完全推到了李斯的身上去，却把私自囚禁李斯的事實抹去！

雖然有雪兒和咸美頓姊弟二人的指證，但警方還是帮着奧地，力指李斯慫恿兒女們殺人，硬將他們帶回去調查。

× × ×

警方也曾亮了燈，進入李斯家中調查，但是除了屋內到處可見血漬斑斑之外，就是彈痕纍纍；這裏面分明有人打鬥過。

至於畢特利口中的洛奇，警方根本無法可以在屋內找到他。

警方事後才找到安琪——李斯的妻子，亦即洛奇的母親。

但是，安琪似乎什麼也不知道。

她是在另一間屋子裏被人發現的，當時她巳睡入夢鄉。

農場裏有好幾間建築物，出事的一間只是主要建築物而巳。而安琪却在最不爲人注意的一間；她說入黑之後，那時候奧地等人還未到，洛奇就回來將她帶到儲物室那邊去。

當時洛奇可能曾向她施以催眠手術，所以她就此沉沉睡去！

至於後來外面發生了什麼事，以及死了多少人，她一概都不知道。

警方不相信她在槍聲卜卜的情況下，仍能熟睡，因爲也將她一併帶走！

就是依舊找不到洛奇。

× × ×

最無辜的還是雪兒和咸美頓姊弟二人，他們也一併被警方指爲協助殺人。

當晚還是雪兒的生日，家裏約了不少親友前來參加她的生日派對，結果都到齊了，就是未見主人！

直至雪兒的父母收到了警方的通知，大家才如夢初覺！

雪兒的父母費盡唇舌，也無法說服警方。結果，這對姊弟也被迫跟李斯一家人在警局的羈留所內，渡過了一宵！

直至到翌日，雪兒的父母才請來律師，將姊弟二人保釋出去！

至於李斯一家人，警方無論如何也不准保釋，力指他們犯了殺人罪嫌。

李斯等人正是欲辯無從，偏偏又無法找到洛奇，所以警方將一切罪名加在李斯等人的身上。

不速之客

咸美頓因爲愛人蘇絲被捕，而感到悒悒寡歡；雖然他的姊姊雪兒在旁諸多慰解，他還是替李斯一家人不值。

其實雪兒的內心感受何嘗又不是一樣？雪兒就爲了她的男友賓治家中出了事，而放棄生日派對中的歡樂。

可惜她的犧牲仍得不到任何結果，賓治依舊無可避免地被囚禁起來。

正當姊弟二人在院子裏共商營救之策的時候，忽然傳來一陣陣「殊殊」之聲！

那肯定是人聲。

咸美頓敏感地回過頭來！

小路旁邊的花叢後面，有人影移動。

咸美頓用手臂碰了他姊姊雪兒一下！

雪兒也看見了。

他們立刻走過去，原來是洛奇！

姊弟二人又驚又喜！

驚的是洛奇目前是警方追緝的「漏網殺人犯」；喜的却是他們終於知道洛奇平安無恙。相信李斯一家人知道了也一定十分高興。

洛奇躲躲閃閃的，相信他也知道了自己的處境非常不妙。

雪兒急不及待地問：「洛奇，你昨天去了何處？我們找了你許久呢。」

洛奇矮着身子，躲在花叢後面，低聲說道：「你們可否帮我一個忙？」

咸美頓反問道：「你有困難麼？」

「不！我只想到警局去，把他們救出來！」洛奇很小心地說，「但我要你們助我一臂之力。」

雪兒道：「你要我們怎樣帮你都可以，就是以後的問題難以解決。你可知道你們一家都犯了殺人的罪名？」

「我當然知道。」洛奇嘆了一口氣！「說起來還是我自己不好，我不知道他們這麼容易死掉。」

「你的意思是——」咸美頓若有所悟，「原來當時你在裏面，怪不得有人提及你呢！」

洛奇直認不諱！

他昨天晚上的確在農場之內，因爲事前他巳知道可能出事。

他對雪兒姊弟二人說：「我返家時，只留下媽媽一個人，其他人不見了。後來我才知道你們都去了奧地的古堡。」

咸美頓道：「你一個人如何有這種神力？竟然把奧地的手下打得七傷八倒！」

洛奇聳肩苦笑：「我也不知道！」

雪兒也想起了奧地手下們的最早現場口供：「他們說看見了一些綠光，那又是什麼意思？」

洛奇道：「可能是他們眼花，我又不是螢火虫，如何會發出綠光？」

咸美頓道：「那麼昨天大半天你到底去了何處？我們找你找得好苦啊！」

洛奇道：「我……我只是去籌錢，想替爸爸還債給奧地。可惜，他的目的並不眞的在乎錢，而是早有預謀，想得到我們

農場所在的那一塊地！」

雪兒忍不住又問：「然則，你要我們怎麼樣去帮你？」

洛奇道：「晚上我們一齊到警局裏去，屆時我自會教你們怎樣做了。」

雪兒怔怔地說：「就憑我們三個人的力量去救他們出來？」

「是的，我只要你們助我一臂之力，我自有辦法救他們出來。」洛奇道。

雪兒束眉道：「我以爲即使救了他們出來，亦無濟於事；何不在法庭方面想想辦法？」

洛奇說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担心法庭到頭來還是要通緝我們一家人，是嗎？」

「不錯。」雪兒道，「用暴力刦獄，可能又是另一條罪名。」

洛奇道：「警方一直帮着奧地，即使將來上了法庭，還是他們佔盡便宜的。」

雪兒又問：「你有沒有想到以後的日子怎樣過？」

洛奇道：「農場沒有了，我們一家人還留在這裏幹什麼？」

雪兒想了想，說道：「你想離開這裏嗎？」

洛奇點點頭！

「有目的地嗎？」雪兒和咸美頓幾乎同時問道。

洛奇聳聳肩道：「暫時還沒有，但是世界這麼大，相信一定有地方可以容納得下我們。」

雪兒提醒他：「警方也許會透過聯邦調查局在全國各地追緝你們歸案。」

「我早巳想到這一點了。」

「那麼，我們就帮你一次吧！你想我們替你做一些什麼？」

洛奇於是將他的計劃約略地先說了一次。

雪兒和咸美頓姊弟二人心領神會地點點頭。

雙方約好了之後，洛奇也要走了。

洛奇沒有說出要到何處去，他們只約好了在當晚會合。

× × ×

一輛車子匆匆開到了警局門外。

車子裏載着一些不速之客，包括來自華府太空總署的專家們。

專家們此來不知所爲何事，總之，警局局長較早時巳接獲通知，必須予以協助，讓他們能順利展開工作。

這班來自華府的專家之中，包括了太空生物研究所的狄卡博士，以及他的助手雅力。

警局裏的人有些摸不着頭腦；甚至有人問：「他們來幹什麼？」

但是，那位中年人狄卡博士，却找着局長問道：「這裏昨天晚上是否發生了一件怪事？」

「怪事？」局長也覺得奇怪，反問道：「博士，你是指什麼怪事？」

「李斯農場的事。」狄卡博士知得似乎比警察局長還要多。「聽說那兒死傷了好一些人，屋內出現了一種奇異的綠光，就是見不到有人。」

「有這種事麼？」局長如夢初覺地，把辦理此案的經手警長召來。

因爲就他所知，只以爲是奧地和李斯之間的糾紛而巳。

狄卡博士又說道：「如果可能的話，希望你能够介紹一位奧地先生給我們認識。我們相信他一定可以帮助我們了解得更多。」

因爲對方是華盛頓方面派來的人，所以局長也不敢怠慢。

經辦此案的警長雷尼終於被召到局長的辦公室來了。

雷尼警長只接到奧地的投訴，說是被李斯的小兒子洛奇毆傷，毆死了好一些人；但從未聽過與外太空生物有關。

狄卡博士道：「這是不可思議的事，一個普通人如何能傷害這許多人？除非他是超人，這超人一定是外太空生物。」

雷尼警長笑道：「如果你說他們是超人，他們早巳逃之夭夭。但是，事實上他們却被我們囚禁在這裏的羈留室之內。」

「眞的麼？」狄卡博士眉毛一揚，「可否介紹我們認識？」

「當然可以。」

雷尼警長於是把狄卡博士和他的助手雅力，帶離局長的辦公室。

局長却趁這時候，急忙致電奧地。

奧地在當地有財有勢，局長以及上下人等均得過奧地的恩惠，所以處處維護他。就是想不到這一次却引起了華府太空機構的興趣。

爲了預防萬一計，局長不得不先關照奧地一聲。

奧地聽到與外太空人有關，却有點半信半疑，忙問道：「洛奇是外太空生物？不會吧？他肯定是李斯夫婦所生的三個兒女之一。」

「無論如何，這件事你必須小心應付。」局長在電話中說：「我常常帮你，你在這時候自然亦應該處處維護我。」

「放心！我會應付得了他們的。」奧地在電話中安慰局長。

奧地這時候巳派人進駐李斯農場，所以當他聽到洛奇可能與外星球生物有關時，也確實有些吃驚起來！

但是在屋子裏面，他並未發現任何異狀。只是想起那些傷者事後的口供，都不約而同的提及一團綠光，這可能正是關鍵之所在。

× × ×

雷尼警長把狄卡博士等人帶到羈留所來，介紹他們認識了李斯等人。

李斯對狄卡博士等人根本就沒有興趣，他關心的只是那個農場，以及他的小兒子洛奇的下落。

狄卡博士却諸多查問，包括了洛奇的行踪等等，希望問出一些綫索來。

可惜連李斯也不知道洛奇之所在。

狄卡博士又要警方帶他們到李斯的農場去一次。警方因爲他們是來自華府的科學家，自然不敢怠慢。尤其是局長巳經關照過奧地了，自然更加放心讓他們到那兒去。

其實狄卡博士等人的興趣和目的，只在乎另一方面，而非奧地他們。

因此，當他們到了李斯農場之後，就利用携來的儀器，展開了一連串的探測工作。

探測的結果

奧地不知道狄卡博士等人的用心，還將洛奇描述得兇殘無比！

狄卡博士心裏却另有想法！

他憑着儀器的探測，已知道了一些結果。

狄卡博士又對他的助手說：「雅力，他們眞的來過了。」

雅力低聲回答：「那麼，我們並未找錯地方。」

「是的。」狄卡又說：「憑現場證據和口供，他們可能已對洛奇做了手脚。」

雅力道：「我們如何能找到洛奇？」

「放心！他遲早總會出現的。」狄卡說：「當李斯等人被解上法庭受審時，大概他會忍不住悄悄出現，到時我們一定不會放過他。」

奧地等人根本不知道狄卡博士的儀器發現了一些什麼。

他只見博士等人用儀器在李斯的家中探測過一遍之後，又沿住小路到山後去。

最後狄卡才作出了結論。

奧地在旁忍不住問道：「請問二位到底查到了一些什麼？」

「那個叫洛奇的年青人，有沒有出現過？」狄卡未回答，就先行反問奧地。

奧地含恨地說：「他傷了我的人，殺了我的人，我也正在找他。」

狄卡道：「如果你們所講屬實，那叫洛奇的人，已不是以前的地球人洛奇。」

「你說什麼？」

「他可能接受了外星球生物的改造。」狄卡解釋道：「我們測出李斯家中以及後山等處，都有輻射，尤其是這裏後山，可能有UFO出現過。」

奧地吃驚地眨着眼。

他回憶起昨天晚上的事，配合各人的口供，對狄卡的結論，一點也不再懷疑！

狄卡給予一具警報系統——那是一具無綫電求救的訊號機。只須拉開機掣，就可以直接通知他們——狄卡博士等人。

奧地心裏嘀咕：爲什麼要通知他們？除非洛奇是「鬼」而他們則是「天師」。

但是，在奧地心目中，狄卡所說的話只是一種幻想。

奧地自恃人多勢衆，他不會怕洛奇；除非洛奇還有其他人帮手，否則，洛奇如果單獨一個人來的話，他一定要好好處置他！

狄卡博士當然不知道奧地的想法，還叫他小心，否則後果難料。

奧地只是聽了，根本沒有把這番說話放在心裏。

× × ×

狄卡博士的「忠告」，不但無法令奧地等人信服，就是當地警方也覺得太過富於幻想。

警方根本不相信「UFO」曾在當地出現過；最少他們至今爲止，還未接過任何投訴。

無論如何，狄卡博士似乎抱了很大的希望，他認爲洛奇遲早會再出現。

只要洛奇再出現，狄卡博士就會設法捕捉他，進行一連串的研究。

× × ×

由於狄卡博士等人來得突然，令到當地警方人員深感不安。

警方與奧地勾結，歷年來也不知做了多少見不得光的事！

他們一直以爲山高皇帝遠，根本不會有人理會他們之間的事！

想不到華府居然會突如其來的派人到這裏來！會不會表面上調查「UFO」，實則另有圖謀？

警局裏由上至下，每一個人都曾經得過奧地的好處。所以身爲局長的，也就更加担心不已！

他一方面派人監視狄卡博士等人，一邊悄悄與奧地共商對策！

奧地是土豪惡霸，他有本事收買當地警方，却無法知道華府的主意；萬一聯邦調查局派人前來偵查他的罪行，後果實難想像！

因此，當奧地看見警察局長也這麼緊張時，也不禁吃驚起來。

奧地找着局長商量：「你以爲要不要跟李斯好好的談判一下？」

局長想了想，道：「李斯農場落入你手之後，李斯當然憤憤不平。目前對你最有利的，就是他們殺了你不少手下。」

奧地道：「但實情與他們無關，只是洛奇最有可能是唯一的兇手。」

「無論如何，我覺得這班人十分可疑。」局長另有想法。「我一定要設法查清楚他們的來龍和去脈，然後才可以放下心頭大石。」

「你的意思是：担心他們的太空專家的身份可能是假的？」奧地怔怔地問。

「大有可能。」局長說：「我已偷偷拜託華府方面查探一下，我的朋友在那邊會有辦法查出他的眞正身份。」

奧地道：「如果他們的身份是假冒的，請你告訴我，我會有辦法對付他。」

局長心裏忐忑不安！

他一方面派人去酒店，小心監視狄卡博士等人，另一方面則派人在警局的羈留所外面，小心看管住李斯等人。

局長很担心狄卡等人悄悄去會晤李斯他們，自然是怕李斯等人說出農場被佔的來龍去脈。如此追索下去，就可能對他不利！

× × ×

晚上，這個緬因州的小鎮靜得可以。彷彿一塲暴風雨即將來臨。但夜空之上，並無雲霧！

警局門外，守衞森嚴。

突然之間，有一輛車子匆匆開至！

車內坐了雪兒和咸美頓姊弟二人，他們要探望李斯等人。

警員不准他們入內，因爲時已夜深，沒有人在這個時候探監的。

雪兒所持的理由却是：有人向他們告密說，李斯等一家人可能受到傷害。所以他堅持在這時候進去看看他們。

咸美頓藉故和警員吵起來，弄得警局裏的人都走出來了。

雪兒力稱李斯等人可能遭不測。如果警方不讓他們入內探望，李斯等人如果因此而遇害，警方必須負責！

他們就這樣吵吵鬧鬧的，弄得警方人

員啼笑皆非！

由於局長吩咐在先，所以此事發生之後不久，已有人悄悄奔告局長。

與此同時，局長也收到了另一份報告：不知什麼時候開始，狄卡博士等人，也不在酒店之內。他們顯然逃避過警方的綫眼，溜出了酒店。

局長聞訊大驚失色！

他一邊派人知會奧地，一邊親自趕返警局裏查看究竟。

在局長的想像中，他早已感到這件事不簡單。想不到今晚果然就出了事。

× × ×

警局內外，亂作一團。

門外雪兒和咸美頓姊弟二人堅持入內探望李斯等人。

門外的警員阻止他們。

屋內這時候也出了事。

羈留所那邊，人聲吵鬧，原來有人前來「刦獄」。

李斯等人不知所踪！

負責看守的警員，傷倒地上。身上的警槍，竟然變成彎曲。

看守住羈留所的警員共有二名，其中一人剛好去了洗手間，想不到就在那段時間出了事。

留守在那兒的警員看見洛奇突然出現在他身後，吃驚之餘就問道：「你如何入來的？」

洛奇當時告訴他：「局長批准我入來，將我的家人帶走！」

警員因爲事前得到局長吩咐，明知無此可能，立刻拔槍戒備。

但是，洛奇打了警員一拳，之後就用手將手槍揑成這副彎曲的槍兒。

警員痛得彎了腰，完全不敢反抗！軟倒在羈留所門外。

他目睹洛奇如何將閘門弄毁，雖然他當時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洛奇雙手像燃燒過的機器，將鐵枝拉開，鐵閘弄毁。

在另一名警員未由洗手間出來之前，已將李斯一家人救出。

後來那警員由洗手間出來，見狀立刻開槍，這才引起警局中人的注意；在此之前，人們的注意力只集中門外。

警員們紛紛對洛奇展開包圍。

但是，洛奇却若無其事地，帶着他的家人到後門去！

首先與洛奇遭遇上的警員，像被火灼過一樣，痛不欲生！

警員們的手槍，槍管竟然彎曲了。

他們都無能爲力，惟有眼巴巴的，看着洛奇等人走上了一輛卡車去！

那卡車是較早時候，開到後門去等候的，警員們都不敢去追他們！

× × ×

局長查究之下，也覺得奇怪！

他本來也不敢相信，但那些彎曲了的手槍却不是假的。

手槍槍管彎曲，完全失去了射擊的功用。就像兒童的玩具一樣，此事到底又應該如何解釋？

局長又查問後門的武裝警員們，爲什麼讓大卡車將李斯一家人馘走？

那些警員回答道：「我們想開槍，但是，有一團奇異的綠光，在車子裏面出現，我們担心子彈會飛回頭來，所以不敢亂來！」

「子彈如何會飛回頭來？」局長聽了又好氣又好笑！

一名警長道：「我試過向洛奇的身體瞄準，他也發出綠光；當子彈射向他時，子彈飛彈回來，由我身邊掠過！」

局長半信半疑！

無論如何，人也走了，他惟有下令派人四出兜截！

在大風中消失

大卡車在風馳電掣中疾馳！

車內的人，包括了李斯一家人，和他渴望見到的小兒子洛奇！

李斯又驚又喜。

他喜的是終於又獲得了自由，驚的却是目睹的一切。

李斯一家四口都感到無限驚奇，若非他們目睹一切，決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當初他們聽奧地的人把洛奇描述得如有神助，還不敢相信那是事實。但是今晚他們終於有機會見到洛奇單人匹馬前來刦獄了。

他們目睹洛奇只憑赤手空拳將鐵閘打開，也見到警員們對住他射擊，竟然無傷分毫！

假如洛奇不是李斯的兒子，李斯他們一定以爲見了鬼。

但洛奇不但是他們的家庭成員之一，也一直與他們生活在一起；只是那天失踪了大半天之後，怎麼忽然間會變得「如此厲害」？

李斯夫婦瞪住了洛奇好一會兒，竟然也說不出半句話來。

還是身爲兄長的賓治，打破了沉寂，問道：「洛奇，你到底去了何處？我們找你找得好苦啊！」

洛奇道：「我認識了一班好朋友，他們帮助我煉成鋼鐵之軀。」

「他們是什麼人？」蘇絲感覺得到洛奇話中的意思。

洛奇道：「我也不大清楚。總之，我曾被他們帶走了……」

大卡車在不斷前進，洛奇也慢慢地將他的遭遇，告訴他的父母和兄姊等人。

根據洛奇的憶述，他的確遇上了「異人」——那是一些綠色的小人。

那天，他在小山後面，發現了一隻飛碟。

飛碟發出了綠光；也許就是這異光將馬兒嚇走了。

洛奇後來身不由主，被「吸」進了飛碟裏面去；飛碟儘管不大，洛奇甚至担心自己無法進入裏面，可惜當時他却身不由主。

他彷彿被一陣風吹了入去，又似被一股氣流冲激得雙足離地！

總之，他最後還是進了飛碟內部！

當時他非常害怕！

原來他被吸進了飛碟之後，自己也變得像綠色小人那麼細小。

綠色小人高不足一呎，所以那飛碟的體積也不算大。

但是，洛奇進入飛碟之後，發覺自己的體積與綠色小人一樣高大。

當時他的頭腦仍很清醒，所以他也很担心，很吃驚！

綠色小人們對他還算客氣！只是「吱吱喳喳」的嚕嘛一番，洛奇仍無法理解他們的眞正企圖何在而已。

直至到洛奇被帶離飛碟時，他才發覺當時原來飛碟已飛離地球。

的確神奇！

爲什麼事前他一點也未有感覺得到？飛碟由起飛、飛行途中以至到降落，整個過程竟然會如此平靜，難怪洛奇就像發夢一樣，幾乎不敢相信。

飛碟不但平穩，相信速度亦奇快，因爲在洛奇的感覺中，只是一刹那之間的事而已。

洛奇被帶離飛碟，才發覺外面是一艘體積龐大的太空船。

洛奇被送到一間房內。

房間裏，光綫非常充足，令到洛奇幾乎睜不開雙眼。

洛奇見不到任何人，却可以聽到一些聲音。

那些經過電腦翻譯的聲音，自牆角及天花板透發下來！

洛奇被問及許多問題。

例如地球上的生活習慣、他的家庭背景以及個人的情況等。

洛奇都一一回答了。

然後，他又進入孤寂的世界；四周沒有人，只是一陣强烈的光綫所包圍。

他無法說出那種環境是怎麼樣的，總之見不到人——包括了綠色的小人，也見不到任何物件；只知道雙足踏住的，是一塊平滑的地板而已！

他也不能說出那是什麼顏色，因爲光綫實在太過强烈了。

後來他再次被送回飛碟去。

那些綠色小人告訴他：他們已是朋友，希望他回到家裏之後，能保持連絡。

洛奇知道他們必然是來自另一個星球的生物，而且智慧比人類爲高。因此，當洛奇被運回他們的太空船之後，經電腦檢查之後他們便知道了洛奇的方言，此後雙方即可互相交談。

綠色小人並未告訴他任何企圖，也沒有說出以後的連絡方法。

洛奇其間雖然有過一段時間昏迷過去，但對於他如何被帶走的過程，他還可以記得清清楚楚。

李斯等人聽了，極感驚異！但却沒有半點懷疑。

因爲他們自始至終都可以見到洛奇的所作所爲。

以一個普通的地球人類，根本不可能做出這些驚人的奇事！

× × ×

警車在後面追來！

大卡車在全速前進。

洛奇用錢請來最好的司機，租用這輛大卡車，希望可以把全家人救走。

但是有些事情他似乎想不到。

就當大卡車停下來之後，警車只在數丈以外的公路上。

「爲什麼停車？」洛奇焦急當然是有他的理由，「快些開車……」

當洛奇將通往車頭司機位的小活窗拉開時，才發覺前面坐着的都是陌生人。

開車的司機並非洛奇預早約好的，而是一名更年青的男子。

此外，司機位上還有着一名中年人；他正用眼睛望向背後，咀巴却不斷說話。

洛奇又生氣，又焦急，更加覺得萬二分的奇怪！但對方偏偏沒有理會他。

那中年人正是狄卡博士，那麼開車的當然就是他的助手雅力了。

狄卡並非喃喃自語，只是透過手表型的通話否跟另一些人通話而已。

至於那些人究竟在何處，洛奇根本也不知道，他只因爲車子突然停下而焦急不已。

眼看警車就要追上來了，車頭的狄卡仍在不斷說話。

偏偏他所講的，又不知是什麼語言，洛奇聽不懂，自然更加焦急！

× × ×

警車奉命追截在逃人等。因此，當他們發現了大卡車之後，就想開足馬力追上去！

但是，負責開車的警員却手忙脚亂起來，因爲警車不知怎的，突然停住了！

從車頭錶板顯示，警車並沒有壞，也不是油盡，爲什麼會不動？

司機已用盡方法，警車還是不動。

領隊的警長已首先搶下車去，帶人衝了過去；因爲彼此之間的距離只有數丈而已！

正當警隊沿住公路旁邊推進時，大卡車仍停在前面不遠處，沒有開走！

警方人員難免會感到奇怪，爲什麼大卡車不乘機開走？

也許那大卡車的機件也壞了。

警方人員担心等一會兒洛奇等人會頑抗，紛紛拔出手槍來。

怎料到就在這一刹那間，一陣强烈的光綫自頭頂之上籠罩下來！公路之上驀地捲起了一陣狂風，沙塵滾滾，令到各人無法睜開雙眼。

警方人員又驚又奇，無法想像到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就憑他們的常識和感覺，當晚的天氣無論如何也不致惡劣到這個田地，何況還有那些不知來歷的强光呢！

再想想汽車突然之間開不動，就不難想像得到，絕非事出偶然！

他們有些已伏在地上，有些伸手掩住了雙眼，以避過强光。

警員們雖然有槍在手，可是這時候却沒有人敢開槍。

各人的耳畔，只聽到風聲虎虎……

× × ×

當耳邊的風靜止下來！强烈的光綫也不知何時熄滅了。

警方人員紛紛睜開雙眼。

大卡車仍舊停在前面，警車還是停在原來的地方。

警方人員紛紛包圍過去！

但是大卡車之內，却找不到半個人影。只有空車一輛。

公路上很靜，李斯一家人固然找不到，過路的汽車更少。

神奇的飛行

大批警方人員開到現場來。

他們一方面是因爲接到了投訴——有駕車人仕投訴在附近見到飛碟。

另一方面局長担心狄卡等人是調查局的人，將李斯等人帶走。因爲警局內的「刦獄」事件和狄卡等人的突然失踪，兩件事幾乎同時發生。難怪局長聯想到可能被人暗中偵查。

駕車在公路上經過的人，較早時見到不明飛行物體。那好像是一隻飛碟，在公路上空低飛掠過。

然而警方人員在附近的公路上，以及天空之上並未發現任何飛行物體。

雖然警方人員已在附近一帶展開極廣泛的搜索，同樣是沒有結果。

× × ×

警察局局長越來越担心，因爲狄卡博士和他的助手已由酒店失踪。

他有理由懷疑那兩個可能是聯邦調查局派來的人。

至於與狄卡他們同來的人，似乎比他們消失得更快，更早。

稍後時間，局長又接到了一個長途電話。

長途電話來自華盛頓。

局長要查的事情有了結果：華府方面並未派人前來。

華府的太空總署之內，根本亦無狄卡博士及其助手雅力。

那麼，狄卡和雅力到底又是什麼人？局長大感迷惑！

唯一最令他放心的，還是那些公路上駕車人仕的投訴。

有關「UFO」雖則還未找到任何證據，局長却十分希望狄卡他們是來自外星球的生物，而不是調查局裏派來的人。

假定狄卡等人是外星球生物，那麼，他們此來的目的又何在？

李斯一家人既然與他們同時「消失」了，會不會一齊乘坐飛碟到了外太空去？

× × ×

狄卡博士和他的助手雅力，雖然曾經令到李斯一家人吃驚不小，但在另一方面，却帶給他們無限的驚奇！尤其是在警方的追逐下，警車竟然自動失靈，無法再迫近他們一步！

洛奇是唯一見過外太空生物的人，但他見過的只是那些綠色小人。

也許是「先入爲主」，洛奇以爲所有外星球生物都不似地球上的人類。因此，洛奇眼中的狄卡博士亦不可能是外星球生物。

無論如何，對李斯等一家人來說，這是一次難忘的經歷。

李斯等人當時發覺狄卡博士原來並非喃喃自語，而是與飛碟上的「人」通話。

他們雖然聽不懂狄卡跟對方說了一些什麼，但是不久之後，狄卡博士和他的助手雅力，就叫他們快些離開大卡車。

由於警車就停在不遠處。李斯等人只怕再次落入警方之手，所以就聽了狄卡的話，紛紛離開了那輛大卡車。

他們剛下了車，便可以見到警員們正荷槍實彈的追過來！

他們正感到担心，那邊天空上突然出現了一團光環——有隻飛碟正緩緩下降。

驀地捲起了一陣風，登時只覺飛沙走石，伸手不見五指。

狄卡博士這時候却帶住各人登上公路旁邊停着的飛碟之上……

× × ×

公路上以後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他們並不知道。

李斯一家人只知道此刻他們眞眞正正的，坐在一隻飛碟之內。

他們不知道飛碟有多快，因爲他們根本見不到外間的景物。

他們也不知道飛碟的最後目的地何在，因爲狄卡並未告訴他。

狄卡和他的助手雅力到底是什麼人？

李斯趁住他們不在面前的時候，悄悄問他的小兒子洛奇：「你見過的外太空生物，就是像博士他們一樣麼？」

洛奇搖搖頭：「他們絕對不是那樣子，綠色小人的身體只有一呎左右高。」

洛奇的兄長賓治却問道：「他們如果不是綠色小人，會不會就是地球人？」

蘇絲道：「看這飛碟的設計，似乎不是地球上的交通工具。」

洛奇也說：「是的，我看他們不似是地球上的人類吧。」

賓治道：「但他們的外型，與地球人又有什麼分別？」

蘇絲道：「不明飛行物體亦有多種，那麼，外太空生物當然也不會局限於只有一種綠色小人吧！同一道理，宇宙這麼大，我們地球只不過有如滄海一粟，地球上有人類，別的星球只須具有同一環境，自然也有可能有人類。所以，他們外型儘管似我們，却未必就是與我們同類。」

賓治和洛奇兄弟二人都沒有反駁蘇絲，因爲她說的實在也是道理。

何況在地球的表面，至今爲止，暫時還沒有像飛碟一類的飛行交通工具，所以蘇絲的見解，也就無人敢反駁。

不久，狄卡和他的助手又再度出現在李斯等人的眼前。

雅力告訴大家：他們可以暫時離開飛碟，到外面去休息

× × ×

外面是一個太空站。

在這龐大的太空船之內，李斯等人可以自由走動。

偶然，他們會見到一些人在他們的身畔掠過；那些人跟地球上的人類似乎沒有分別。

有些人匆匆而過，有些則跟他們點頭招呼，只是沒有說話。

於是李斯他們就想：到底這是地球上人類發射上來的太空船呢，還是外星球人派來的探險工具？

無論怎樣都好，他們暫時總算渡過了一次難關。

× × ×

狄卡並非地球人，但他却在地球生活過好長好長的一段日子。

他是屬於另一銀河系的星球人——祖必達星球人。

由於祖必達星球上的生活環境與地球差不多，所以那裏的生物大部份與我們地

球相似。只不過那裏的人類智慧比我們地球人爲高。

因此，當「祖必達星球人」派出太空船到地球來探險時，地球人竟然是一無所覺。

狄卡可以稱得上是一名「星際間諜」；他長居地球，對人類世界進行過長時期的觀察。

就在那段時間，他和一名美國女子貝茜發生了愛情；而雅力就是他和貝茜的愛情結晶品。

這一次，狄卡和雅力父子二人，只是奉了「祖必達人」的密令，將洛奇找到，然後設法將他帶到這艘太空船來。

由於「祖必達星球人」一直在窺伺着地球，所以任何一個不明飛行物體在地球表面出現，都會引起他們的注意。

（按：有關「祖必達星球人」最早對地球探險的經過，請查閱「遠征地球」一文。）

因爲洛奇是接觸過綠色小人的人，所以狄卡決定將他帶到這兒來，進行一次澈底的了解和檢查。

× × ×

在李斯一家人的眼中，一切都顯然新奇而有趣。

洛奇終於被帶到一間房。

這兒四週一片空白，房間中央只放了一把椅子，一切都好像無關重要。

洛奇被命令坐在那把椅子上，然後有一盞燈的燈光罩在他頭上；他並無異樣的感覺。唯一只感到那陣强光似乎促使他不斷地去思想；尤其是有關他與綠色小人接觸的過程，他竟然身不由己地，不斷的去想，去回憶！

洛奇見不到燈的存在，但似乎毫無疑問，那是燈光，而且相當的强烈。

强烈的程度，令到他不能直接用肉眼去看。

假如這是地球的表面上，如此强烈的燈光，足以令到一個人的皮膚感到灼熱。

但是現在洛奇並沒有這種感覺。

× × ×

這是祖必達星球人的太空船——「射綫號」太空船的內部。

祖必達星球人爲了了解綠色小人的來龍去脈，正在利用他們的設備和儀器，對洛奇進行探測；那是有關腦部的探測。

儀器非常精密，足以操縱腦部細胞的記憶系統。

因此，洛奇便有一種身不由主的感覺。自然而然的，追憶他在地球上老家附近山後遇上了綠色小人的過程。

洛奇的「憶述」固然在控制室這一邊的螢幕出現，就是附在其中的一副電腦分析儀器，也在不斷操作。

原來這是一副有關各銀河系星球情況的電腦。只要祖必達星球人範圍內所能分析研究得到的，一切有關各星球的資料，都儲存到這些電腦裏面來。

倒如他們現在從螢幕上首先見到了「綠色小人」的外型。

那麼，他們會先將這種外型灌入電腦去，看看那一個銀河系，那一個星球的生物只有此種外型，然後才找其他方面的資料。

資料自然是非常複雜的，否則就不必用到整套電腦系統來處理。

由於祖必達星球科技非常發達，所以他們很早期已開始了星球探險；每一次有了任何發現，都會把資料分別儲入電腦系統中。

就像我們地球人一樣；我們的科學家已發現了太陽系各星球的特徵，例如金星，它的大氣層中有二氧化碳、水和氮。而火星的大氣層也是相差無幾等等。

當然，比較起來，地球上的人類實在落後得太遠了。

目前我們只可以到達自己地球的衞星——月球去！

但祖必達星球人已經開始探測其他銀河系的星球。

因此，他們所擁有的電腦資料，也總算得是非常之齊全。

當然，宇宙實在太大了。祖必達人儘管更先進，仍未能一一到各銀河系、各星球去探險；事實上也不可能逐個去的。因爲有許多星球根本就不適宜探險。

祖必達人只對一些有生物存在的，適宜他們居住或探險的星球發生興趣，例如地球就是了。

回頭再說他們借電腦系統中分析洛奇腦海中的綠色小人，初步發覺那是第八銀河系編號三〇八九五號星球的生物。

根據電腦所收集到的資料，這種生物最須要的是葉綠素。

所謂「第八銀河系」以及那些編號，只不過是祖必達星球人自己編製的；假如由我們地球人研究，自然又是另一套。

不過，目前我們的科技知識，根本無法達到更遠的銀河系。

祖必達星球人再追查電腦資料，又發覺一種宇宙間一種難以解釋的現象。

宇宙間有數不淸的銀河系。每一個銀河系，又擁有許許多多的太陽系。每一個太陽系，又有它的行星和恆星。

在地球行星系以外，最接近太陽的恆星，應該就是「比隣星」。

此外，我們所見的四顆最燦爛的恆星分別是「天狼星」、「老人星」、「南門二」和牧夫座的「大角星」等。

祖必達星球的天文學家，曾發現第八銀河系有一顆閃着綠光的星球，他們稱那有生物存在的星球爲「綠光星」。也就是上述編號三〇八九五的。

當他們尚未作進一步了解之前，已發現「綠光星」的光彩逐漸灰暗。

當時他們一度以爲那是「脈動星」。

「脈動星」是一種變星，首先是它的光芒逐漸增加。

當到達若干程度後，又轉趨黑暗。如此一光一暗，周而復始，循環不息！

就以我們地球所屬的太陽系，那顆體積比太陽還要大上一千二百二十倍的「V造父變星」，就正是上述的「脈動星」了。

但是「脈動星」每在灰暗至若干程度時，就會再度放亮。

祖必達人發覺「綠光星」卻不是循此規律；而是日漸灰暗。

後來他們發覺：「綠光星」所屬的太陽系，正在靜靜地發生變化。

「綠光星」所依附的太陽，不知何故，它向「綠光星」散發的輻射密度增加，令到該星球上的植物逐漸變得枯黃。

此外「綠光星」本身有一種綠色的燐光，這正是「綠光星」發出綠光的主要原因。但却由於植物的枯黃，綠色燐光也相應減少。

現在「綠光星」的生物——綠色小人突然前來另一銀河系、另一太陽系的地球探險，還將地球上的人類擄去，會不會是侵略或者移民的先聲？

綠光星

電腦資料只是主觀性的機械操作，所以綠色小人的眞正目的，仍有待祖必達星球人去作進一步的探討。

至於地球人洛奇，在接受過電腦分析之後，被送回另一間房去。

那間房的陳設，就像地球上的居室差不多。洛奇只須走過暗門，又可以到達另一間房——他在那兒見到了他的家人。

李斯正担心洛奇被人虐待。

洛奇在狄卡的陪同下，回到了家人的身邊。狄卡向李斯等人交代說：「洛奇的確曾被綠色小人俘擄過。」

李斯道：「他是否已被改造過？否則又怎會有這麼大的氣力？」

「是的。他的確曾被改造過。」狄卡道，「所以他的身上會發出綠光。」

李斯道：「這對他的身體是否會有影响？」

「有是一定有的，但我們目前關心的，並非這些。」狄卡道，「我們最關心的，是綠色小人的眞正企圖。」

「嗯——」李斯會意地問：「你以爲他們是否企圖利用洛奇？」

狄卡想了想，又望望洛奇。

事實上這時候每一個人都瞪住洛奇，所以難怪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垂下頭來。

狄卡道：「坦白說，目前我們仍有許多問題未有答案。」

賓治忍不住插咀問道：「你們幾時才將我們送回老家？」

「你們想返回地球，還是回到原來的地方？」狄卡問。

賓治望望他父親李斯。

李斯一手摟住身畔的妻子，一邊說道：「還是老家好！」

狄卡笑道：「你們似乎忘記了在地球上所發生過的事情。如果你們回去，將會令他們感到非常之驚奇！」

李斯道：「如果我們不回去，就此消失，他們豈非更加驚奇？」

狄卡道：「我們無意阻止你們回去。不過，我們須要仔細研究一下。」

李斯問：「你們什麼時候可以作出決定？」

狄卡道：「暫時你們還是好好的休息一下，反正這裏的環境也不錯吧。」

「坦白說吧，即使更好也及不上地球。」李斯道：「我們一定要回去！」

「好吧！我相信你不會失望的。」狄卡說完，獨自走了出去。

李斯一家人立刻商量對策。

當洛奇被帶去檢驗時，李斯他們已討論着眼前和以後的問題。

他們無法了解這班人的來龍去脈，以及他們的眞正目的。

能够在刹那之間，召來飛碟，將他們由地球帶走，可見他們絕不簡單。也可以肯定，他們一定不是地球上的人類。

儘管他們的外型完全就是像我們地球人一樣，但李斯他們早已意味得到，他們是來自另外一個星球的。

不過李斯已無意去追查他們的企圖，只希望早日回到地球上去。

他有個奇妙的想法，就是利用洛奇的神奇力量，好好地教訓一下奧地那班人。

但是，李斯並未把他的想法告訴狄卡他們，只在私心底下想。

賓治想跟他的兄弟洛奇談談，因爲洛奇回到他們身邊之後，他們從未好好的談過。但洛奇似乎很疲倦，竟然呼呼入睡。

賓治不忍吵醒他。

他們都知道洛奇曾接受盤問——雖然他們並不知那種盤問方式上使用了電腦。

賓治惟有對他妹妹蘇絲說：「如果這時候回去，你猜猜有些什麼後果？」

蘇絲毫不考慮地說：「招來大批記者，我們忙個不亦樂乎！」

「是的，我們才是眞眞正正屬於第三類接觸的人。」賓治又說：「但我知道爸爸的想法，他只想着我們的農場。」

蘇絲却笑着道：「就像你想着雪兒一樣。」

賓治道：「我想念雪兒的情形一如你想念咸美頓一樣。無論如何，我們只習慣地球上的生活方式，即使這兒是天堂，也不會令我們留戀。」

「但問題却是，我們回去便有麻煩。」蘇絲提醒她兄長，「奧地和警方、專家和記者，足够讓我們忙上一個月吧！」

賓治道：「聽你口氣，難道你不想回去了？」

「不！」蘇絲說道，「想是一回事，人家讓不讓我們回去又是另一件事。總之，目前我們必須適應環境之外，我還贊成主動去找他們的人聊聊，以便了解得更多些。」

賓治開始領悟到蘇絲的用心。

他沒有再說下去，也跟着父母和洛奇，在大沙發之上睡去！

× × ×

祖必達星球人正在開會。

他們已憑着電腦分析，知道綠色小人的一點點來龍去脈。

綠色小人來自「綠光星」，這點似無疑問。

但是，綠色小人對地球又有些什麼企圖？

祖必達星球人知道地球上有許多資源，所以引起其他星球生物的唾涎，他們固然如此，綠色小人相信也不例外。

祖必達星球人自從派人秘密登陸地球以來，遇上其他星球生物，甚至跟他們發生衝突，這已經不是第一次。

雖然這一次暫時避免了正面衝突，但是，祖必達星球人已在心理上作好了準備，直接接觸，那只是遲早問題而已！

現在他們急於要研究的問題就是：應否把李斯一家人送回去？

如果決定送他們返回地球，什麼時候最適宜？後果又如何？

不難想像得到：當李斯等人再次出現時，將成爲記者爭相訪問的對象。

因爲李斯一家人失踪的消息，這時候可能已在地球上各地傳開了。

李斯和奧地之間的錢債與農場主權問題，反而可能疏忽。

因此，祖必達星球人在作出決定之前，必須顧及多方面的反應。

最後，他們終於作出了決定：把李斯一家人送回地球去！

但是，他們還沒有將這項決定通知李斯等人。

從監視着李斯等人的傳眞鏡頭下可以見到，他們一家人已經睡了過去！

× × ×

在靜寂的外太空中，沒有引力，也分不出晝夜。

沒有引力，就不必跟隨住星球運行；不分晝夜，是因爲太空船之內，一切不受太陽的影响。

祖必達星球人的「射綫號」太空船，一直停留在距離地球頗遠的外太空中。

這是祖必達星球人遠征地球的一個活動太空基地。

祖必達星球人對地球存有極大的慾望，所以任何其他星球的生物，想在地球上動腦筋的話，他們絕不坐視！

這一次，祖必達星球人希望借洛奇的身上找出答案——綠光星的生物到底對地球有些什麼企圖？

眞正的答案雖然未敢確定，但綠色小人顯然已成功登陸地球，甚至已經秘密展開活動。

這次他們決定讓李斯一家人回去，目的是要令李斯做他們的喉舌，讓地球人自己提高警惕，勿爲綠色小人所乘。

另一方面，他們又覺得洛奇是個關鍵性的人物。放他返回地球，可能給他們帶來更多綫索。

令人注目的小鎮

緬因州的一個小鎭，突然熱鬧起來！駐守在這裏的警方人員，紛紛被追問有關李斯一家人失踪的事。

此外，李斯農場亦成爲人們訪問的對象，這對奧地來說，也不是一件好事。

奧地很不高與，因爲這兒本來山高皇帝遠，任何天大的事情，只要通過警方，誰也不敢干預他。但是現在，他總覺諸多不便。

爲了李斯，爲了得到他的農場，奧地也費盡不少心思。

但是現在，農場的主人一家突然之間離奇失踪，引起各方人仕注意，如果他還是明目張胆的霸佔，自感不便。

甚至連一向與他勾結的警方人員，也勸他忍耐一下，待事過情遷之後才動手。

奧地的手下們永遠也忘不了那天晚上的情形；那晚在李斯的農場內，在黑暗中被人打得七顛八倒，事後幾乎還沒有人相信。

這些傷者的傷勢至今未癒，但卻經常成爲訪問的對象。

雖然事前奧地巴一再吩咐他們，切勿亂扯，以免口舌招尤！

但是，找上門來訪問的人，自有他們的辦法。因此仍有不少人在不經不覺中，露了口風。

在小鎭附近出現的記者，可以稱得上「走了一批，又來了另一批」。

美國交通方便，他們都是聞風而至的人。

有個來自紐約的記者貝亞和他的助手——攝影記者凡爾登，却一直賴着不走！

敏感的警方人員，始終在迴避着這兩個「愛管閒事」的人。因爲警方担心他們不但對李斯一家人失踪的新聞有興趣，還担心他們追查下去，揭發得更多。

奧地覺得這樣子下去不是辦法。尤其是警長雷尼，今天曾悄悄來找過他！

雷尼警長表示他們十分担心，因爲過去警方人員一直在維護奧地，這次奧地的對手李斯却不知所踪！

警方担心聯邦調查局方面將他們帶去調查，萬一有了足够證據之後，才再派人拘捕有關人等。

他們覺得這種想法並非杞人憂天！

無論如何，他們對於貝亞的「窮追」，只有感到討厭！

奧地曾向警方提議：「趕他們走吧！隨便找個藉口好了！」

但是，雷尼警長表示：這樣會引起輿論的反感。

奧地左思右想，終於對雷尼警長道：「這件事交給我辦！」

雷尼警長就是等他這一句話。

× × ×

貝亞和凡爾登雙雙獃在一輛汽車之內。他們剛剛才吃過了閉門羹。因爲奧地拒絕接見他們。

凡爾登想走，他覺得再留在這裏，實在也沒有意思。

但貝亞很頑固。

他說：「我有個見解：我覺得李斯一家人可能被人迫走！」

凡爾登道：「但是警方已證實他們一家是神秘失踪的。」

「警方能代表眞實麼？」貝亞說道：「我甚至覺得警方偏袒着奧地。正因爲這樣，我才覺得有追查下去的必要。」

「你還要怎樣查？」凡爾登道，「這些日子以來，我們已出盡八寶。」

「我想跟你到樹林中去一次。」

「怎麼？你以爲他們一家人會躲到那兒去？」凡爾登笑了起來，「你太富幻想，但我就認爲沒有可能。」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說樹林中沒有食物，也沒有水，根本不適宜生存，是不？」

「是的。」

「其實，我並未希望找到生人。」

「你說什麼？」凡爾登睜大了雙眼，「難道你以爲他們死了？」

「絕對有可能。」貝亞又說，「不妨告訴你，我連日來巳向不少人查問過，知道奧地勾結警方，令到李斯一家人很不好受。」

「你認爲李斯一家可能巳被害？」

「是的，然則，藏屍之所，最有可能

就在樹林之內。」

「但是，樹林的範圍太大了，我們如何能查個徹底？」

「碰碰運氣吧！世事有時很難預料的。」貝亞道，「本來李斯家中有狗也有馬，那些畜牲都是很有人性的，用牠們帶路進入樹林中去，一定會事半功倍。」

「但是，目前警方巳將李斯的農場封鎖。」

「所以我們就惟有靠自己了。」

「好吧！」凡爾登輕輕嘆了一口氣！「誰叫我是你的好朋友兼拍檔。總之，下一次如果有得我選擇的話，我一定另找合作者。」

貝亞伸手拍拍他的肩膊：「你最後一定會認爲我這樣做是非常值得的。」

凡爾登苦笑一下。

× × ×

正當貝亞和凡爾登開車進入樹林中去的時候，負責監視他們的人，巳將消息傳到奧地那兒去！

奧地自然明白他們的用心；他對這兩個人一直恨之入骨。恨他們固執地不肯離去，一定要追查到底！

於是奧地召來二名心腹大漢，面授機宜，叫他們帶着刀槍，進入樹林中去。

× × ×

樹林之內，荊棘處處。

貝亞和凡爾登小心翼翼地，在一些可疑的地方展開偵查。

在貝亞的心目中，李斯一家人有數口之多，如果全數被殺害，埋屍也不是一種簡單的事，因此他才想起在樹林中找。

他們沒有目的地，只是憑想像，認爲可疑的地方，就先仔細觀察一番。

他們帶了鐵鏟進入樹林中，所以只要認爲可疑的地方，就立即動手。

就在他們第一次發掘一處可疑地點時，突然响了一聲槍聲！

貝亞和凡爾登同時嚇了一跳！

他們的反應十分快！

「砰」然一聲！這邊巳雙雙順勢躍進了剛掘開的洞穴之內，伏下身子，靜觀其變。

「砰砰砰」！又是三响槍聲！

貝亞和凡爾登藏身之處，塵土飛揚，毫無疑問，對方射擊的目標正是他們；如果他們躲遲半步，可能連命也丟了。

他們赤手空拳，手上只有那隻鐵鏟而巳，如何抵抗得了手槍！何况未必就只限於手槍，可能還是來福槍呢。

他們担心對方衝過來！

任何人只要手中有槍，這時候要殺死他們二人應該是易如反掌的事。

但是爲什麼突然變得沉寂下來？很奇怪！攻擊他們的人，並未攻過來；難道對方以爲他們也有槍？

貝亞是個很機警的人，他對他的拍檔說：「我們不能一齊死去，最少也應該留個活口。」

「你的意思是——」凡爾登吶吶地問：「他們要殺死我們兩個？」

「大概不會是帮着我們而來。」貝亞一邊望住遠處，一邊想着逃走之計。

貝亞又對凡爾登說：「你留在這裏不要動，我去引開他們的注意力。無論誰是生還者，切勿忘記奧地那傢伙。」

凡爾登還來不及答話，貝亞巳飛竄出去！

他剛離開那新掘的洞穴，立即就地翻滾。

「砰！砰！」

又是二响槍聲！

子彈在貝亞的身畔掠過，却未有擊中他！

貝亞早巳分辨出方向，他知道開槍向他射擊的人在何處，只是見不到對方而巳！因此，他朝住相反的方向遁去！

他担心被人在背後瞄準，所以他迅速閃到一棵大樹後面去。

又是沉寂！

貝亞不知道對方有多少人。其實即使對方只有一個人，一支槍，也可以大大方方的走過來，將他們雙雙射殺。

現在對方也躲着按兵不動，到底是担心他們有槍呢，還是另有原因？

貝亞躲在那棵大樹後面，不斷張望。

他希望發現襲擊他的人之所在。但另一方面又得小心迴避！因爲此時此地，對方要射殺他，只是舉手之勞而巳！

貝亞以靜制動，躲在那裏張望之際，槍聲又再度响起！

但是這一次他並未閃避！因爲他剛好看得清楚，子彈自高處射下來，擊中了那邊一棵大樹的樹身。即使在這種距離下，仍然可以見到樹皮揭起了一個小洞！

貝亞內心充滿了疑問。

他不知道對方究竟弄錯了目標，還是另有原因，爲什麼子彈會射到那邊去？

貝亞正在胡思亂想之際，那棵大樹後面有個人影閃動！

「砰！」的又是一槍！

那樹後閃出的人影就地翻滾，朝天開了一槍，姿勢極之美妙！

爲什麼他要朝天開了一槍？

憑刹那間的印象，槍手很年青，動作也快得很；他在翻滾中開了一槍之後，迅速又躲到了另一棵大樹背後去。

突然之間貝亞彷彿變了局外人。一切的射擊竟然會與他無關！

貝亞望向另一方面的樹上，那些樹的橫枝之上，果然又有人影閃動。

剛才那槍手朝天開槍，分明是針對樹上躲着的人。

然則，樹上的人又是何方神聖？

貝亞忽然覺得糊塗起來。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弄不清楚。

槍戰仍在繼續！

從開槍的角度看，地面上的一帮槍手，大概只有兩個人。

反而樹上不斷施放冷槍，忽東忽西，防不勝防的，可能超過了兩個人。

後者居高臨下，似乎佔盡了優勢！

地面上只要有人影移動，樹上埋伏的人就立即開槍。

樹上的人變了主動，地面上的人也就自然變成了被動！

雙方所用的都是長槍，火力威猛，也看得貝亞和凡爾登二人呆住了一陣！

凡爾登趁勢離開了那個洞穴，但並未被人射擊！

他剛才也看得清楚，雙方的射擊似乎

與他們無關。

凡爾登走到貝亞身邊，出奇地問：「到底怎麼一回事？」

貝亞一邊用眼睛監視着那二批槍手的動靜，一邊說：「我們刹那之間變了局外人，所以我也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砰砰砰……」

槍聲又一連串的响起！

那邊突然傳出了一聲尖叫！

「喲！」的一聲，隨即有個人影倒了下來！

槍聲仍在持續！

火力集中在一棵大樹後面，那棵大樹已被射得千瘡百孔！

貝亞和凡爾登忽然見到樹後有人手一幌，有人將一支「M十六」型自動步槍擲了出來！

同時可以清楚聽到：「不要開槍，我投降了！」

貝亞等人感到有些意外！

但樹上的人却勝劵在握，揚聲吆喝下來：「我知道你還有一支手槍，想留回一條命的，就不要企圖反抗！」

手影一動，手槍也擲在草地之上。

綠光一閃！

貝亞和凡爾登二人像發了一場夢；如今則像在噩夢中驚醒。

出現在他們面前的，是一對姊弟——雪兒和咸美頓。

咸美頓由樹上下來，用槍監視住二名大漢——他們都是奧地派來的。其中一個傷了，只是皮外傷；另一個慶幸未死。

雪兒則向貝亞自我介紹。

貝亞這才明白：她是李斯長子——賓治的女朋友。

貝亞一直希望接觸與李斯一家人有關的人，想不到現在才有機會。

雪兒和咸美頓姊弟二人告訴貝亞：李斯農場裏養有一匹頗具靈性的馬。

那匹馬取名「小秘書」。

不久之前有人目睹「小秘書」突然越欄而出，逃進了樹林裏來。於是轉告雪兒姊弟二人。

雪兒覺得奇怪！於是帶同咸美頓趕來看個究竟。

由於「小秘書」是一匹與別不同，具有靈性的馬，因此雪兒他們便幻想到牠的主人可能就在這樹林之內，所以走進來看看。

想不到他們進了樹林之後不久，便聽到槍聲突然之間响起來。

當初他們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後來才認得其中一名槍手是奧地的人。

想起奧地，他們就恨之刺骨！

因此姐弟兩人決定「拔槍相助」。

現在那二名槍手苦苦求饒！貝亞却聲言要把他們送交警方。

但雪兒却道：「警方和奧地互相勾結，否則我男朋友一家人就不必失踪！」

貝亞聽得出雪兒內心充滿了仇恨，也聽得出她必然知得很多。

貝亞心裏大喜！

二名槍手如何處置倒是另外一回事，總之貝亞最少可以找到了一個可能知得最多的訪問對象。

咸美頓却在監視中質問二名槍手，無奈二名槍手都不肯說出主使他的人是誰。

其實即使他們守口如瓶，貝亞和雪兒等人也不難想像得到，一定是奧地派來的；因爲二人之中，最少巳給雪兒他們認出了其中一人。

咸美頓在凡爾登的協助下，將二名槍手細綁起來！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槍聲又再度响起！

凡爾登首先中槍倒地，其他人立刻找地方掩護自己。

雪兒和咸美頓二人開火還擊！

貝亞則冒死將腿部受了傷的凡爾登，拖到一棵大樹後面。

凡爾登用手握住小腿的傷口，鮮血則由指縫間滲出！

槍聲越來越密，貝亞等人巳被包圍！

雪兒詛咒着說：「一定又是奧地的人，他們想殺你兩位。」

貝亞道：「既然是他們的同黨，不如用他們兩個做擋箭牌！」

「不！」雪兒忙阻止道，「如果用他們做擋箭牌，正好中了他們的詭計。」

「爲什麼？」貝亞不明白。

「這兩個分明是奧地派來殺你們的人，如果殺了他們，那麼變了沒有生口對證，奧地大可以推得一乾二淨。所以你推他們出去，對方可能乘機殺死他們，反爲不妙。」

「那怎辦？」

「惟今之計，只有靠自己了。」雪兒又說，「槍聲傳了出去，希望附近有人聽到而去報警。警方雖然帮着他們，相信也不會不理吧？」

槍戰轉趨劇烈。

貝亞和雪兒他們不敢胡亂開槍，因爲他們彈藥有限。

除了雪兒姊弟二人的兩支槍之外，還有俘獲二名大漢的。但是他們巳被困，對方正將包圍網越縮越小。

情勢對他們不妙。

偏偏他們又無法突圍而出！

× × ×

奧地是接到報告後，急忙帶人到樹林中來的。

他原意本來只是要慢慢地將貝亞和凡爾登二人殺死！

想不到他派出去的人却失手了。

奧地十分担心那二名手下吐露了口風而影响到自己，於是把心一橫，實行一不做，二不休，企圖要將樹林中所有的人都殺死。

只要將所有在樹林中的人都殺死，奧地就可以置身於事外。

因此，他事先巳偷偷知會了警方，叫他們佯作不知。

然後奧地親自帶人到樹林裏去，對貝亞和雪兒等，展開包圍。

在奧地的想像中，他有十拿九穩的把握；因爲那兒的環境他也熟悉。警方既不插手，自己又人手衆多，相信貝亞和雪兒他們，就只憑那幾支槍也起不了作用。

但是事實並非像他想像中一樣！

突然之間，奧地帶來的人都異口同聲

地驚叫起來：他們的槍械不知怎的，突告失靈！

對方的槍聲卜卜，自己的武器却失去了作用，難怪各人均告緊張起來！

「是不是沒有了子彈？」

「不！明明是有子彈的，但却扳不下機掣，眞奇怪！」

時在日間，所以各人都不會以爲自己看錯了。

有人宣稱：在槍械失靈之前，突然見到綠光一閃。

也有人說：那些樹木中有些綠色的小人出現！只不過當時雙方正在槍戰，沒有人敢胆過份分心而巳。

奧地十分焦急！

他担心對方突圍！

就在這刹那間，突然有人在奧地的肩膊上拍了一下。

奧地回頭張望！

但後面根本沒有人。

他帶來的人都在前面作戰！

奧地一向不迷信，但這時候也有些感到毛骨悚然！

他的手下們紛紛檢查槍械，看看有些什麼毛病，所以沒有理會奧地。

「喂！」不知誰又在叫喚着奧地！

奧地再次回轉身去！

同樣見不到任何人。

但是，就在奧地將視綫放到一棵樹上去，感到綠光一閃。

一個綠色小人就站在樹枝之上，像猴子一樣，搖曳生姿！

奧地嚇得一跳！

「你想殺死他們麼？」綠色小人的聲音很生硬，並不流俐！

奧地點點頭！

他似乎開始明白到，槍械失靈，可能與他們有關。

所以他想想，還是坦白將自己的心意告訴對方吧！

豈料綠色小人道：「不！你們不能殺死他們！」

「爲什麼？」奧地這時候不再吃驚！只覺得奇怪！

「因爲我不准你殺死他們！」綠色小人又說，「如果你聽我的話，讓我帮你生擒他們吧！」

「你有這種本領？」

「我可以令到你們的槍械失靈，當然也有這種本領！」

「爲什麼你不准我殺他們？」

「你最好不要多問，總之你想我帮你，你必須依我的話去做。」

奧地心裏想：答應他又何妨！人在自己掌握中，他自有辦法處置。

於是他又對綠色小人說：「好吧！你的意思可是只准我將他們囚禁？」

「對了。」綠色小人道，「你只要答應我，我保證你手到拿來！」

奧地自然是答應了。

× × ×

當時雪兒和貝亞也感覺到無限驚奇！一陣密集的火力之後，突然之間變得一片沉寂！難怪他們覺得奇怪！

雪兒他們生怕中計，所以又不敢立即衝過去！

貝亞却認爲這是千載難逢之機會，應該立刻突圍！

正當他們意見分歧之際，咸美頓叫出了一聲：「奇怪！」

各人都感到愕然！

原來他們手上的槍械，不知怎的，都無法發射子彈！

他們都對槍械有認識，不可能一齊「死火」！一定是另有原因。

可惜在他們還未找出眞正「死火」的原因之前，對方巳展開了攻勢！

奧地只是指揮他的手下衝過去，並未向他們開火！

儘管如此，衆寡之勢巳是分明，所以到頭來他們還是被生擒活捉！

愛管閒事的記者

奧地第一次跟這些綠色小人接觸，總覺得他們雖則樣子滑稽，却擁有渾身法力。因此，他暫時還是依了諾言，只將雪兒等人押返古堡去。

不過他不明白，爲什麼綠色小人不准他將各人殺死？

綠色小人身型細小，所以奧地感覺到他們好像「來無影，去無踪」似的。

奧地對雪兒姊弟二人，還不致過份担心；令他担心的反而是貝亞。

貝亞這愛管閒事的記者，他曾令奧地感到萬二分頭痛。

就是當地的警方，也恨之刺骨。

奧地和警方心裏都非常明白，當貝亞回到了紐約之後，一定會「大爆內幕」。他們自己心中有數，自然掉忌！

現在眼看人在手中，要宰要割，本來可以爲所欲爲。

但是綠色小人偏偏要奧地保留他們的生命，到底爲什麼？

奧地想找綠色小人問個明白，偏偏又不知到何處去找他。

奧地心裏想：這樣子下去也不是辦法，倒不如悄悄派人將他們殺了；反正綠色小人未必會再出現，又怕什麼？

主意既定，奧地就把心腹手下勞志召來！

勞志奉命將貝亞等人殺死，然後悄悄將屍體棄於樹林中。

奧地覺得這樣做，既然不是自己動手去殺，也就較爲容易向綠色小人交代！

× × ×

勞志應該是一名很好的槍手，最少過去他在奧地衆多的手下中，有過良好的表現，然後才會獲得奧地的信任。

他親自檢查過一支配上了滅聲器的手槍。

那支手槍不但配上了滅聲器，還裝滿了子彈。

勞志準備妥當之後，就進入囚禁着貝亞等人的地牢去！

事前他巳知會了看守着地牢的人。所以雙方早巳有了默契。

豈料當勞志進入了地牢之後，就開始感到有些不妙。

地牢很黑暗，爲什麼會出現一些綠色的燐光？

勞志拔出了滅聲手槍來。

他打算亂槍掃射！

但是，機掣扳下之後，子彈却沒有射出槍腔。

即使在黑暗中，他仍然可以感覺得到，因爲當他第二次扳動手槍的機掣時，已經無能爲力。

子彈當然沒有發射出去！否則他即使見不到，最少也可以聽到慘叫之聲！

然而現在却是一片沉寂！

原來地牢裏面的人，都睡了。

那麼，那些綠色的燐光又是什麼？難道是「鬼火」？

奧地並未將綠色小人的事告訴過勞志，難怪勞志以爲自己見鬼。

勞志並不迷信，只是眼前這情景，確實令人感到不安，於是他急忙退了出去！

× × ×

勞志退出了地牢外面，感到非常爲難，因爲他無法向奧地交代。

他知道奧地的脾氣，所以他不敢隱瞞，也不敢再拖延。

勞志正打算將實情告知奧地；事實上奧地這時候也正在等着他的消息！

奧地聽勞志訴說手槍失靈，自然想起樹林中的情形。

後來再聽他提及「綠光」！奧地更加肯定又是綠色小人作怪！

他很諒解勞志的心情；反而是勞志担心奧地怪他！

於是勞志爲了交代，就將「死火」的手槍送到奧地的手上。

他的用意本來十分之明顯，意思是：有「死火手槍」爲證，請看個清楚吧！證明他並非胡扯！

但是不知怎的，「朴」的一聲！手槍槍管在冒火！

子彈突然奪腔而出，射向奧地的脚部，穿過他的褲管！

奧地固然大吃一驚！

就是勞志也大驚失色！

這支手槍明明失靈，怎麼會突然之間又會有子彈射出？

有子彈射出還不要緊，差些兒也錯殺了奧地！

奧地驚魂甫定，立刻就破口大罵！

站在奧地身旁的二名近身保鏢，以爲勞志心懷不軌，迅速拔槍，將勞志首先抓下來！

勞志惟有解釋，但是奧地却沒有聽他的。

勞志立刻被人帶走！

× × ×

當房間裏只留下奧地一個人的時候，突然又有人對他說話：

「朋友，你不該食言！」

奧地對這種生硬說話聲，一點也不會感覺得陌生。

果然又是那綠色小人！

他像玩具一樣，站立在辦公桌一角，面對住奧地。

奧地忍不住問：「你幾時入來的？爲什麼我一點也不知道？」

「我由窗口入來。」綠色小人說，「如果不是我及時趕到，你已經被射殺。」

「你也看見手槍失火的情形了？」

「是的。不過，那不是失火。而是我的同伴要殺你。」

「你的同伴？」

「另一個綠色小人，他的外型與我完全一模一樣。」

「他爲什麼要殺我？」

「因爲你食言。我們本來講好了的，我們助你一臂之力，但你不能殺死雪兒和咸美頓他們；但你竟偸偸派勞志去地牢殺人。若不是我們有人在那裏，剛才我也救不了你。」

奧地對他的一番說話，絕不會感到懷疑。最少在樹林中，他就目睹過槍械失靈，射不出子彈的情形。

綠色小人既然能够令手槍失靈，自然亦有辦法令子彈突然由槍管射出！

奧地自知理虧。

他吶吶地說：「我眞不明白，爲什麼你不准我殺了他們？」

綠色小人道：「不妨告訴你，那一男一女對我們非常有用。」

「你是指誰？」

「就是一個叫咸美頓，另一個叫雪兒的姊弟二人。」

「你們的目的，原來就在乎那二人麼？」奧地問：「他們對你們有什麼用？」

「本來不想告訴你，但看你這麼固執，告訴你也好，希望你知得更多之後，一定要澈底和我們合作。」

「當然，我知道了你們的目的之後，大家可以更進一步了解。」

綠色小人道：「我們要利用這對姊弟，幫助我們找到另一個人。」

「誰？」

「眞對不起，暫時還不可以告訴你太多。」

奧地想了想，又問：「除了他們姊弟兩人之外，其他人對你們來說，大概無關重要了吧？」

「你是指那兩個記者麼？」

「對了。」

「是的。你現在可以將那兩個記者放走！」

奧地道：「如果我殺了他們呢？你們大概也不反對吧？」

「眞奇怪！爲什麼你們地球人這麼喜歡殺人呢？」

「嗯——」奧地乘機慫恿道，「其實殺了這兩個人，對你和我都有好處。」

「爲什麼？」

「因爲他們是紐約一間銷路很大的報紙的記者。如果讓他們有命回去，他們會把你們到地球來的情形，刋諸於報端，告訴其他人。自然亦會涉及我這方面。」

「其他人知道了又怎麼樣？」

「他們可能紛紛跑到這裏來，政府甚至會設法將你們捕捉，交給專家研究。」

「嗯，這對我們的確不大好。」綠色小人終於又說，「那麼，你就將那兩個記者消滅了吧！不過最好還是做得乾凈一些，因爲我們也不希望你這麼快就被送入牢獄中去。最少你也要讓我們辦妥了這件事之後，幫了我們這一把，才可以出錯。」

奧地自然明白他的意思。

但綠色小人却怕他不明白，因此又對奧地說道：「你要殺死他們，又不讓別人知道，最好帶他們進入樹林中去，放走他



們之後，立刻開槍將他們射殺。」

奧地心領神會地點點頭！他眞想不到，原來綠色小人也懂得這一套。

× × ×

「你兩個可以走了。」一名大漢進來對貝亞和凡爾登說，「老闆叫你們回到紐約之後，千萬別胡說八道。」

貝亞和凡爾登大感意外。

凡爾登腿傷未愈，走起路來還是一步一拐的。

雪兒和咸美頓姊弟二人，惟有和貝亞他們告別。

貝亞和凡爾登一直感激他們，因爲他們在樹林中曾拔槍相助。想不到「好心得不到好報」，他們姊弟倆還未獲得自由。

貝亞不知道奧地與綠色小人互有默契，還安慰着雪兒道：「放心吧！我們出走之後，一定設法把你們救出去！」

奧地派來的數名大漢，並未阻止他們交談。只是在旁不斷催促他們走！

雪兒在這一刹那間感到有些不妙！

第一，奧地爲什麼突然如此大方？想像中他似乎不可能放走貝亞。

第二，放人又何必如此大陣仗？只派一個人，將貝亞他們帶去就行，又何必出動數名大漢荷槍實彈呢？

第三，當時已是晚上……

雪兒急忙叫住貝亞。

貝亞回轉身來！

雪兒佯作依依不捨的，衝過去吻他！然後在他耳畔低聲警告道：「小心！他們可能會暗算你！」

各大漢還以爲經過一段時間相處之後，雪兒情不自禁地愛上了貝亞，因此也沒有加以阻止或理會。只等他們擁吻完之後，便將貝亞和凡爾登二人帶走！

貝亞總算給雪兒提醒了。他儘管不了解奧地的爲人，也想得出他的陰謀詭計。

因此，當他與凡爾登併肩兒走着的時候，也悄悄提醒他！

墮崖？

已是黑夜。

貝亞和凡爾登二人，被奧地派出的數名大漢，用車子載進樹林中去！

貝亞即使未聽雪兒的警告，也可以想像得到事態不妙。

貝亞問一名大漢：「爲什麼要送我們到樹林中去？」

那大漢道：「老闆不希望再見到你們留下來，已經爲你們預備好另一輛車子。等會兒當我們穿過了樹林之後，請二位立即開車離去！」

這聽來的確是順理成章的事。任何人在這種環境下，都會相信下來！

但是貝亞心理上早已有了準備。

當車子開始進入樹林中，貝亞突然表示便急，要救下車解決！

那幾名大漢交換了一個眼色！

爲首一名大漢吩咐司機將車子開到一處山邊去；那邊就是一處懸崖，下面是深谷。他認爲貝亞手無寸鐵，當然不可能反抗；下面又是絕壁，要逃走是不可能！

他們就在那兒放下了貝亞！

貝亞一直沿住懸崖走過去！

那大漢由車子上叫下去：「小心！那邊很危險啊……」

豈料話猶未完，貝亞已傳來一陣悽厲的慘叫聲！

那叫聲起得突然，也消失得快！

車上數名大漢急忙跳下車去，衝向懸崖，亮了電筒查看！

就在這刹那間，一陣汽車馬達聲，怒吼了一聲之後，車子迅速開走了！

衆大漢急忙回頭一看，正是「顧得頭來脚又抽筋」！

他們還未看清楚貝亞是否墮落深谷之下，這邊一個疏忽，便給凡爾登有可乘之機，單獨將車子開走了。

他們雖然跑步去追，甚至開槍追擊。但是，車子絕塵而去！轉眼間已消失於黑夜之中。

× × ×

貝亞並未真正墮崖身亡！

「便急」只是個藉口而已。他日間曾到過樹林裏來，對這兒的環境十分了解。

他懂得對方的心理，也懂得充份利用了這兒的特殊環境。

對方認爲這兒既是絕路，任由貝亞插翼也難飛。

於是他們「大方」地讓貝亞在此落車去解決。

想不到貝亞險中求勝，明知是絕路一條，却作孤注一擲！

他用手抓住崖邊的矮樹，故意揚聲大叫；暗示自己已失足墮崖了。

其實他只是將身子吊在懸崖旁邊的矮樹之上！

直至聽到大漢紛紛爲了追逐那車子和凡爾登而離開了樹林，貝亞才由崖邊爬上來！

他以爲這個時候樹林之內除了他之外，再也難找到其他人了。除非那班大漢又回轉身來，重新走進樹林中來吧！

但看情形似無可能。因爲貝亞既巳「墮崖」，衆大漢即使追也去追一個「活」的凡爾登，又怎麽會再回頭理會「死」的貝亞？

因此，貝亞便自由自在地走。他似乎沒有理由再顧慮到其他了。

怎料到正當貝亞在黑暗中走着的時候，突然聽到一些人聲！

貝亞大吃一驚！

他急忙止步，同時就地蹲了下來，靜伏不動，以免被對方發覺！

「不要摸錯了方向啊！」

「放心吧！跟我走好了！這裏每一吋地方我都熟悉，怎會摸錯？」

「我担心我們那個家現在巳不知變成了什麼樣子了。」

「我担心的却不是我們的家，而是奧地那個土豪惡霸。」

「希望他惡人有惡報，讓州警來把他和警方一齊清算最好。」

「……」也不知道是什麼人，總之你一言我一語的，有男也有女。

貝亞只可以約略見到他們利用手電筒照明，在樹林中穿過，却無法看得清楚他們各人的樣貌。

屈指一算，他們總有五個人。

那五個人影一直向住樹林外面走了出去！

× × ×

貝亞一方面爲了好奇心的驅使，另一方面也須要找路穿出樹林，於是就乘機跟在後面，亦步亦趨的跟踪他們。

那五名男女邊行邊談，好像一家人到遠處去旅行完之後正返回家中一樣。

再聽下去，貝亞才幌然大悟！

原來他們並非別人，正是被奧地迫到走上了絕路的李斯一家人。

貝亞心裏大喜過望，就想趨前招呼！

但是後來回心一想：不！他們三更半夜回來，顯然是有所顧忌。

如果就此以一個陌生人的身份，突然在他們面前出現，只怕他們未必肯加以理會。甚至後果亦難料。

於是貝亞決定繼續跟踪他們。

貝亞一方面想知得更多，另一方面不想打草驚蛇。

他想像到李斯突然帶同家人回來，做法可能有兩個：

第一、自動向警方投案。因爲他們在警方的囚禁中逃走，那麽，他們便算是逃獄。雖然實際上應該是洛奇「刦獄」。

第二種做法可能是出人意表的，志在向奧地算賬。

到底李斯會怎麽樣去做？貝亞感到「好戲在後頭」。

他一直暗中跟踪着李斯他們，直至返到李斯農場，仍然沒有人發覺他。

貝亞還是不敢現身。

李斯一家人正亮燈打點一切，突然貝亞感到有些不妙。

李斯一家五口都在貝亞的視綫中，爲什麽他的背後多了一個人？

貝亞當時正躲在黑暗一角。

他感覺得到背後有個人站立着。

他吃驚地回過頭來，一個年青人正與他四目交投！

「你是誰？」

年青人直瞪住他！

貝亞吶吶地，答不出半句話來！

李斯一家人亦因此而把視綫轉移過來；貝亞的行踪終於被發覺了。

貝亞在衆目睽睽之下，最後還是站了出來：「我是一名來自紐約的記者。我叫貝亞！」

所有人之中，最生氣的還是洛奇！

「你是記者？」洛奇幾乎要把貝亞揪起，「你是什麽記者？簡直胡說八道；我說你是奧地派來監視我們的人，是不？」

貝亞急忙否認！

但所有人好像都不相信他的話。所有的目光都盯着他；尤其是李斯一家人的目光，更加充滿了仇與恨！

貝亞情急之下，想起了他的證件——記者證和他的名咭。

李斯一家人和那個年青人見了，這才相信他不是奧地的人。

「爲什麽你要跟踪他們？」年青人原來就是狄卡的兒子雅力。

他又說：「其實由樹林中開始，我巳經一直對你展開反跟踪了，但我不作聲而巳！」

貝亞一直將注意力集中在前面李斯等人的身上，却疏忽了背後有人。現在既然被人質問，貝亞惟有說出全部過程。

包括了他和拍檔凡爾登如何被人伏擊，又如何獲得雪兒姊弟二人仗義相救；後來如何被奧地的人包圍，最後捉住的經過情形……等等。

李斯一家人聽了，自然也相信了。尤其是他能說出雪兒姊弟二人的名字。

反應最敏銳的，還是賓治——洛奇的兄長。

賓治忙問：「雪兒他們現在何處？」

貝亞告訴他：「他們姊弟二人，至今仍被囚禁在古堡的地牢裏。」

賓治對雅力說道：「我要去救他們出來！」

雅力道：「這件事不能魯莽，必須跟我父親商量一下。」

「我不能等了。」賓治顯然是担心他的女友雪兒可能受到虐待。

雅力道：「父親他們未到之前，大家切勿輕舉妄動。」

賓治道：「我和洛奇先去，回頭你轉告你父親好了。」

但雅力仍然不同意！「你這樣做，可影响重大，請你好好考慮！」

正當雙方爭持不下之際，外面突然傳來人聲！

李斯等人吃了一驚！

玩具般的小人

由奧地派去押解貝亞他們的數名大漢，爲了交代，正開着另一輛車子，四處追踪在逃的凡爾登。

在他們的想像中，貝亞巳墮崖身亡，但他們仍不能放走凡爾登這一條漏網之魚！因此有人急忙趕返古堡去，開來了另一輛汽車，接載其他人等，四出追尋凡爾登的下落。

車子偶然由李斯農場門外經過，見到這裏透出了燈光，各人大感驚奇。

因爲奧地的人最清楚，李斯農場自從李斯一家失踪後，巳經沒有人居住。奧地本來要派人過來接收。

但是與他勾結的警方，爲了向法庭交代，有人勸奧地最好忍耐一下。

所以奧地的人都知道這裏應該只是一間空屋——沒有人居住的空屋。

現在怎麽會有燈光？

因此奧地的人以爲是受了傷的凡爾登，可能躲在屋內。

於是四名大漢就落了車，朝屋內包圍過來！

就當四名大漢迫近門前的刹那間，洛奇由屋內衝出！

四名大漢同時一怔！

洛奇冷冷地說：「你們可認得我？」

奧地的人不但認得洛奇，也知道他是那天晚上把許多人打死打傷的神奇人物。

因此，剛才四名彪形大漢聲勢洶洶的過來，現在却一聲不响地後退！

他們只見到幾個人影分別站立在洛奇的背後，還未知道其中有一個是貝亞，否則，他們一定更加驚奇！

想起那晚在黑暗中洛奇的出手，想起一些人至今仍然躺在醫院中，想起一些人巳經殘廢，也想起那些傷重不治的……

衆大漢在驚愕中後退。

他們匆匆開車走了！

李斯嘆氣道：「他們還會來的！」

洛奇道：「就讓他們先回去告訴奧地吧！」

雅力道：「無論如何，目前我們最好不要輕舉妄動！」

賓治呆立一旁，不作聲！雖然他一直在爲雪兒焦急，也不能不爲大局着想！

各人終於又回到了屋子裏。

× × ×

奧地終於收到了一個令他難以置信的訊息：李斯一家人都回來了。

奧地難免覺得驚奇，李斯難道不怕被捕麽？到底他有什麽可恃？

奧地於接得手下的報告之後，立刻就想漏夜致電警方。

但是，他拿起電話聽筒之後，只撥了兩個號碼，就有一隻綠色的小手，將綫路按斷。

又是那玩具似的綠色小人。

他的外形與人類並無大分別，就只是身高只有一呎左右。

他的手脚皮膚全是一片綠色，甚至眼睛也是綠光閃爍。

他的皮膚長滿了綠毛，綠油油的，彷彿舖上了一層綠色的天鵝絨。

他不穿衣服，這大槪就是跟我們人類最大的分別了。

他的動作非常敏捷，走路時却是一跳一躍的，靈敏得有如猴子。

從外型看，每個綠色小人都是差不多的一個模樣。

因此，奧地明知綠色小人不祇一個，但他眼中始終覺得都是那一個。

他瞪住綠色小人：「你又幹什麽？」

時間巳經不早，奧地甚至疲倦得想上床睡覺去了。

假如在以前，綠色小人的突然在他面前出現，他可能嚇個半死。

但這巳經不是第一次，所以在他來說巳是見怪不怪！

「你想報警？」綠色小人站在桌子一角，反問奧地。

奧地道：「你放心！我報警並非針對你們這一輩！」

小人道：「但是，針對李斯他們也不好。我知道他們回來了！」

「你怎麽知道？」

「坦白告訴你吧，我們也在等待他們呢！」

「你以前提過要找的人就是李斯？」

「不！是李斯兒子。」

「洛奇？」

「對了，就是洛奇。」

「聽說洛奇很厲害，他巳變了半個超人！」奧地說。

「我當然知道，而且，比你們知得更多，更清楚。因爲他的力量是我們賜給他的。」

「你的意思是——」

「我們曾將他帶走，他再次回來之後，巳是另外一個人。」

「我明白了，你說過要利用雪兒姊弟二人，就是等洛奇他們來救她。是不？」

「不錯，所以我不准你報警，否則他們就不會來了。」

「爲什麽你不直接到李斯農場去找他？」奧地問道。

綠色小人說道：「要令你明白，實在並不容易。你還記得李斯一家人如何失踪嗎？」

「聽警方說，他們彷彿被一陣狂風吹走！」奧地回憶着說。

「不！不是狂風，是另外一種星球人，用飛碟將他們攔途刦走！」

「還有另外一種星球人？」

「是的，他們可能比我們更早到地球一步。但我們至今未能確定他們是屬於那一種星球上的生物。」

「因此他們就不敢輕舉妄動，寧願以靜制動，等他們送上門來，是不？」

綠色小人點點頭：「不錯，只要我們抓住洛奇，很快就會有答案。」

「洛奇知道他們是屬於那一個星球的麼？」

「不！只是憑他們留在洛奇身上的綫索，我們有辦法加以分析。」

奧地忍不住苦笑道：「你們做事的確又有辦法，又有耐性。」

其實奧地的內心又吃驚、又高興，有說不出的矛盾。

他吃驚的，是他這古堡之內，極有可能變成兩種星球生物的「戰場」。因爲聽綠色小人的語氣，他們有心跟擄去洛奇的另一種星球人鬥法。

他感到高興的，却是難得綠色小人有此「法力」；如果剛才那一番説話並不誇張的話。

奧地靈機一觸，又說道：「你可以令到洛奇法力無邊，當然也可以令到我有此功力吧？」

綠色小人毫不考慮地點點頭：「我們雖然居住在不同的星球，生活方式也各有不同，但是却總有共同之處，那就是：只要你對我好，我一定也對你好。換句話說，你今次帮了我們，我們以後一定也會帮你。」

奧地喜在心裏。他又試探地問：「你們將洛奇改造成功，大約要多少時間？」

「那只不過是刹那間的事！」綠色小人又說，「也許可以說，洛奇只是無意中完成的一件試驗品而已！」

奧地知道洛奇的確具有不可思議的力量，所以他也一直夢想自己有一天也像洛奇一樣，甚至比洛奇更了得！

綠色小人解釋：他們當初只把洛奇帶回去利用電腦分析。

怎料到當洛奇被灌輸了一種綠素之後，突然變得力大無窮。

那種「綠素」就像能源一樣，在洛奇的細胞中，發揮了驚人的力量。

什麼是「綠素」？

根據綠色小人的解釋：他們的生命主要就是依靠「綠素」去維持。就像能源之對機器一樣。

「綠素」包含了植物中的葉綠素，以及鑛石中的燐。

綠色小人又說：在他們生活的星球上，就擁有上述這些東西。

可惜最近這些日子以來，由於他們所屬的太陽系，不知何故，太陽的熱度突然增加，輻射也大量增加，使到他們居住的「綠光星」上的植物逐漸變得枯黃。

正因爲這樣，植物中的葉綠素大量地減少。

在他們的「綠光星」之上，植物與鑛物是有着互惠因果的。因此植物的葉綠素減少，鑛石中的綠燐也相應地減少。

情形一如地球上的「糧食問題」那麼嚴重！

既然威脅到他們的生存問題，所以他們就被迫要向外發展。

他們憑住先進的科技，探測到地球之上有着極之豐富的葉綠素，所以就派了這班綠色小人前來探險。

他們有生命，也有語言。

雖然他們說的是另一種語言，但他們科技先進，只須一具小巧的電腦翻譯儀器，就可以跟地球上的人類溝通。

奧地聽在耳裏，想在心裏。

他心裏想：假如他能控制這班綠色小人，又或者得到他們充份的合作，那豈不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麼？

於是他毛遂自荐地說：「如果你們要在我們地球上建立基地，也許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綠色小人道：「那巳經是以後的事了。目前我們正面臨威脅。」

「你是指擄走洛奇的另外一個星球的生物麼？」

綠色小人點點頭！「不怕開罪你們，地球人的智慧暫時還無法超越我們，但其他星球的生物却是深不可測。」

綠色小人又說：「宇宙委實太大，我們能到地球來，其他星球上的生物當然一樣可以。萬一有一種生物的智慧高過我們，而他們又存心跟我們搗蛋的話，我們就隨時會栽在他們的手上。因此，我們不得不小心從事！」

奧地開始明白到爲什麼綠色小人要用「守株待兎」的方式等洛奇送上門來了。

但是，當洛奇決定到古堡來救走雪兒姊弟二人的時候，其他星球人會不會從旁帮他一把力？那麼，屆時綠色小人又如何制止？

看形勢發展，兩種星球人之間，惡鬥自所難免！

奧地想想這古堡可能變成「戰場」，就有點担心地對綠色小人道：「你們會不會將這裏搗得片瓦不全？」

綠色小人道：「如果我們巳經知道了對方的一切，我們根本亦無須再等在這裏了。」

他的意思很明顯：他們根本不知道對方的來龍去脈，因此亦不知對方採什麼方法去跟他們「作戰」。

× × ×

奧地的担心並非沒有根據。

他倚在窗前，居高臨下，隱約可以見到不少地方閃着綠光。

毫無疑問，大批綠色小人巳經進駐這座古堡內外。

綠色小人嚴陣以待！那麼他們的對手又會有些什麼行動？

奧地把視綫扯遠。

古堡外面，還是一片沉寂，看來一些兒動靜也沒有！

洛奇今夜大概不會來了。

只要過了今晚，相信天亮之後，警方一定會對李斯一家人有所行動。

雖則綠色小人不准奧地報警，但李斯全家一齊回巢，警方不可能永不知道，永不理會的吧？

刀鎗不入

正當奧地倚在窗前胡思亂想之際，黑夜的天空中突然多了幾顆星星。

那些「星光」迅速變得越來越光亮，奧地這時候才恍然大悟！原來那不是星星，而是飛碟羣，足有十多隻之多。

奧地急忙回轉身去：「他們來了！」

但是沒有人回答他。

奧地本來想告訴綠色小人，可惜這刹那間，他連一點點綠光也見不到。

他萬二分焦急。

當他再回到窗前時，發覺夜空之上，又多了一些綠色的光環！

那是綠色小人控制的飛碟，總數看來也超過了十隻之多。

綠光閃閃，有如鬼眼。

白光破空急掠，就似行雷閃電。

奧地雖然不知道兩種星球人之間發生了什麼事，但根據一追一逐的情形看，一場飛碟大戰，分明巳經展開了。

奧地忽然又想起地牢中的雪兒和咸美頓這姊弟二人。

於是他急忙到地牢下面去。

× × ×

奧地只是伸手觸及地牢的門，心裏巳暗叫了一聲「不妙」！

地牢的門虛掩。

奧地剛推門入內，便發覺地上躺了一個人——是他派來看守地牢的人。

那人的身體蜷曲着躺在地上，身上有灼傷的痕跡。

他的身體還暖。

看情形，他只是昏迷過去，還沒有死掉。

奧地眼前一幌，登時又嚇得一跳。

那是手電筒的光柱，在黑暗的地牢深處掠了一下。

他站在入門處，可以依靠門外通道上的光綫見到傷者。

但是地牢深處沒有燈光，形成一片漆黑，十分陰森。

奧地下意識地叫出了一聲：「誰？」

那一聲還沒完，只見三條人影巳飛撲過來。

除了雪兒和咸美頓之外，還有另外一個人，他正是洛奇！

洛奇用手電筒襲擊奧地。

奧地急忙後退。

他也同時叫出了一聲：「來人啊！快來帮手捉賊！」

洛奇似乎並非存心襲擊奧地，只因爲他站立的地方剛好阻住了去路。

所以奧地退倒了幾步之後，洛奇並未進一步攻擊他。

洛奇只帶着雪兒姊弟二人，朝住走廊的另一邊衝出去。

就在走廊的彎角處，湧出了好幾條人影。

他們都是奧地的手下。

這些人巳聽到了奧地的叫聲，紛紛持槍舞棒而來。

洛奇吆喝一聲。

一名大漢在驚愕中被奪去了手槍。

他感到洛奇的手有如一支燒得通紅的火棒，灼得他痛不欲生。

另一名槍手十分機警，急急倒退了幾步，迅速瞄準洛奇，就扳動了機掣。

「砰」的一聲。

子彈射向洛奇的胸膛。

雪兒由於角度關係，看得最清楚，嚇得差些兒昏了過去。

她「啊」的一聲也未叫完，子彈巳經從洛奇的胸前滑開了。

那情形就像玩具手槍的塑膠子彈射在一個鐵甲人的身體上一樣，洛奇的外衣只破了一個小洞。

雪兒又驚又奇！

洛奇和咸美頓二人巳殺出一條血路，帶着她沿住走廊直闖出去。

其他人不是不敢再開槍，而是担心觸怒了洛奇。

因爲在剛才的搏鬥過程中，雪兒和其他人等都一樣可以看得清楚，洛奇不但身手靈活，還具有刀槍不入的身體。

至於洛奇那一雙手，更有如火鉗一樣，沒有人敢接觸他，否則一定會給灼傷。

情況相當混亂。

奧地帶人由後面追來。

但洛奇他們走得更快。

奧地三番四次開槍，都給對方在彎角處避過了。

× × ×

屋子外面，看似沉寂！

但天空中，高處仍然可以見到靜寂中隱藏着無限殺機。

「祖必達星球人」控制的飛碟羣，在狄卡的率領下，最初只出現了兩隻。但當綠光閃爍之處，亦即表示「綠光星球人」的飛碟，巳從隱蔽處出動！於是眨眼之間，十多隻作戰飛碟，迅速自外太空應召而來。

這時候「綠光星球人」才知道上當！

可惜爲時巳晚。

「綠光星球人」勢成騎虎，惟有硬住頭皮，與「祖必達星球人」展開空戰！

他們用的都是光束武器！既無聲响，亦無彈藥。

萬一擊中了目標，唯一可以見到的，只是一團較亮的「光團」而已。

「祖必達星球人」的飛碟在高空急掠，有如太空中的流星。

一點點的白光，疾似閃電，迅速自地球的大氣層急急越出了萬里高空，直插雲霄。

「綠光星球人」的飛碟體積較小。由於四周散發出綠光，遠望過去，有如一個個的光環，加上它的燐光閃爍，更似螢火點點！

他們本來一直潛伏在樹林中，即使日間亦無例外。

但是這一次由於指揮官估計錯誤，以爲只要出動四隻飛碟，即可將對方的兩隻俘擄！怎料到這正是狄卡的詭計。

於是他們被迫出動了十多隻飛碟，升上高空作戰。

「綠光星球人」——也就是地球人稱之爲「綠色小人」的外星球生物，一邊迎戰「祖必達星球人」，一邊通知在遙遠彼方——另一個銀河系的「綠光星」總部。

一場太空大戰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地球表面的人類竟然一無所覺。

唯一可能知道的，也許就是只有一開始僅可見到的奧地。

但是奧地當時也在「戰鬥」中。

他被洛奇弄得頭昏腦脹。

奧地雖然沒有綠色小人的協助，仍對洛奇窮追不捨。

洛奇帶着雪兒和咸美頓姊弟二人離開了古堡之後，奔向郊外。

郊外一條公路旁邊，早巳有二輛汽車在那裏等候。

二輛汽車一大一小。

大的一輛房車由賓治駕駛，小的一輛則由他妹妹蘇絲控制。

當他們見到三個人影急似雷電的衝過來時，迅速將車門打開。

洛奇指揮若定，他一邊帶住雪兒他們急急往前衝，一邊吩咐他們下一步應該怎樣做。

雪兒姊弟二人有如置身於驚濤駭浪之中，走得上氣不接下氣！

反觀洛奇却是氣定神閒。

不祇一次了，洛奇越走越快！有時將姊弟二人拋離數丈。

但當洛奇回頭張望時，發覺自己走得太快，迫住又住了脚步，等到姊弟二人追近時，又再一齊逃跑。

將近到了停車的地方。

洛奇揚聲對姊弟二人說：「你們快些坐上前面的大房車去！」

雪兒和咸美頓走得雙足發軟，半步也不敢停留。

後面奧地正帶了大隊人馬，分別乘馬坐車，沿住公路追上來。

奧地明知洛奇身手厲害，但却不顧一切，拚死亦希望將洛奇生擒。

奧地並非不自量力，也不是「不怕死」，只是爲了討好「綠色小人」。

奧地尤其是再一次目睹洛奇出手驚人之外，還擁有「刀槍不入」的鋼鐵身體，除了大開眼界之外，也實在希望有一天能像他一樣。

因此，最初他還在怒火焚心中開槍向洛奇他們射擊。

到了後來，他想起了那些可以令他變成超人的綠色小人。於是立即又傳令下去，要生擒洛奇，不准殺他。

也就是由於如此這般，令到洛奇他們有驚無險，終於分別登上了二輛汽車，匆匆遁去。

公路上的鬥爭

黑夜的公路之上，就好像一片西部影片的畫面一樣。

汽車有汽車追逐，馬匹却在公路一旁疾馳！

奧地等人的汽車無法超越那二輛汽車，自然亦無法令他們停下來。

但是，馬隊越過了山坡，走的山路雖然崎嶇，却是捷徑。

馬隊搶先攔住去路。

馬背上的槍手們，已經明白了奧地的意思；他們目標在於生擒洛奇。

奧地不准他們殺洛奇，却沒有阻止他們做其他事。

例如毀車傷人——只要傷的不是洛奇就可以。

因此，馬隊搶先在前面一段公路佈防，槍手的槍已上膛等待。

× × ×

洛奇坐上的是由他姊姊蘇絲駕駛的小房車。

這本來是他們擺脫奧地追踪的一項事先設計好的計劃。

但是，他們絕未想到奧地會如此死纏爛打，追得他們喘不過氣來。

奧地駕駛的汽車，馬力很大，自然也開得飛快，轉眼已逐漸追出。

洛奇存心讓雪兒他們逃脫，因此敎蘇絲把汽車開成左搖右擺的，走「之」字形路綫，目的要阻止後面的汽車越前。

但是，前面突然響起了一陣槍聲。

幾匹脫了韁的馬，受驚之下，瘋狂地狂衝而至。

馬匹迎着賓治所駕駛的汽車奔來。

無奈路旁盡是碎石，任何汽車也無法平穩地在上面走。

因此，當賓治將汽車駛出公路，直剷上碎石上面時，車身立即拋起！速度自然亦受到極大的影响。

「砰砰砰……」

一連串的槍聲。

埋伏在路旁的槍手，集中火力射擊汽車的輪胎。

於是槍聲與汽車輪胎爆破之聲，混成了一片。

賓治那輛大房車，首先無法動彈。

四個輪胎均告失效！整輛車子，就擱在碎石之上。

衆槍手一湧而上。

賓治不知奧地曾有命令，叫槍手們不可殺人。他見大勢已去，惟有束手就擒。

× × ×

洛奇也不知道奧地別有用心——奧地不想殺死他。

他看見情勢危急，忙對蘇絲道：「你把車子迫近奧地的汽車，當見我躍過他的汽車之後，你獨自開車返農場去，將情形照實告訴雅力，他自有辦法救我們了。」

原來洛奇這時亦已見到了前面的情形，知道賓治他們已經失手。

蘇絲聽了洛奇的話之後，立刻照他的吩咐去做。

奧地的車子越追越近，終於和蘇絲的小房車並排前進。

就在這刹那之間。

「嘭」的一聲。

奧地大吃一驚。

即使坐在汽車裏的人，也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唯一可以直接感覺得到的，就是那一聲巨响傳出的同時，整輛車子震撼了一下，彷彿有重物自車頂投下。

時在黑夜。

加上公路之上，兩車並排爭道之際，根本沒有人分心注意到車頂上面去。

「砰」然一响之後，隨即又是「嘩啦」連聲。一隻手掌重重地拍向汽車的擋風玻璃之上，令到汽車被迫停下。

原來洛奇已經飛身躍到奧地這輛座駕的車頂來。

車子這邊停下，那邊已見到了一條人影自車頂翻下！

洛奇擒賊擒王，撇下其他人不顧，只從車廂內揪出了奧地。

混亂中有人情急舉槍瞄準，却給奧地破口大罵。

「他刀槍不入，難道你想殺我麼？他媽的王八蛋！」槍手們惟有眼瞪瞪地，看着奧地落入洛奇的手中！

「快叫你的人站過一旁，棄槍投降。」洛奇揪住奧地的衣領，狠狠地說。

但是，奧地沒有依他的話去做。

眼看洛奇氣極之下，就要動手毆打奧地。

就在這刹那間——

洛奇的拳頭只伸到半空，距離奧地的胸前不足一呎處，突然停頓住了。

「不准動！再動我先殺了他們！」

叱喝聲出自一名大漢之口。

他是奧地的一名手下克拉。

克拉站在一輛開篷房車之上，手持一支手提輕機槍，即使沒有燈光，月色之下誰也可以看得出的滿面殺氣。

坐在開篷汽車前面的，正是洛奇的兄長——賓治。

還有，就是洛奇不久之前，將他們救了出來的雪兒和咸美頓姊弟二人。

克拉那支手提輕機槍，槍管指住了賓治的後腦。

洛奇立刻變得像個洩了氣的皮球。

飛碟大戰

奧地實在想不到，這一次的死纏爛打，竟然有這麼大的收獲。

除了被蘇絲開車逃脫外，四個年青人，包括了洛奇在內，又落入了他的手上。

雖然由於洛奇的手掌執住奧地的衣領，令到奧地有被灼傷的傷痕，但奧地覺得這還是值得的。

奧地想到對綠色小人有所貢獻時，就不禁樂極忘形。

× × ×

高空之上，祖必達星球人和綠光星球人的飛碟戰已經結束了。

在這一場太空飛碟戰中，雙方互有死傷。

那些被光束射中的飛碟，只在太空中閃亮了一下，就無聲無息地，變成了無止境飄浮於太空中的「太空垃圾」！

沒有勝方。

也沒有負方！

因爲在混戰中，體積較小的綠光飛碟突然四散遁去無踪。

狄卡不准祖必達星球人窮追。

他顯然担心會上了綠色小人的當。

× × ×

綠光飛碟在太空中最少分兩路遁去——一隊的超光速直奔另一銀河系，返回他們的「綠光星球」去。

另一隊却迅速消失於地球的黑夜中。

可惜這一切地球上的人類都一無所知，包括了曾與綠色小人建立了交情的奧地在內。

× × ×

奧地在地球上却以「勝利者」自居。

他押住四名年青人返回古堡之後，立即「閉關自守」。

他一方面担心被人攻進來，另一方面也希望綠色小人快些與他連絡上。

他要向綠色小人邀功——將洛奇完完整整的，交給他們。

但是，幾乎直等到天亮，仍不見綠色小人出現，奧地也開始感到失望。

洛奇想反抗。

但是奧地向他警告：如果他敢反抗，就先殺了他的兄長和他的朋友們！

洛奇不想兄長受苦，也不想雪兒姊弟二人死得太不值。

奧地明知不敵洛奇，還好他總算想出了這辦法來。

人總會有些弱點的，洛奇心地善良，原來這也是「弱點」之一！

本來就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束縛得住洛奇，包括警方用的手槍在內。

洛奇只要發起神威，就會力大無窮，摧枯拉朽，無往而不利。

他雙手可以在運氣之間，變得非常灼熱，有如火鉗一樣。固然可以灼傷人類的皮膚，還可以令鋼鐵彎曲。

洛奇也明白到自己只是血肉之軀，到底爲什麼會這樣？

洛奇雖然有着這一切驚人的身手，却一點也不開心。

如果不是那天無意間遇上了綠光飛碟，他就不會被綠色小人帶走。

如果不是被綠色小人帶到他們的太空基地去，他就不會被灌進「綠素」。自然也不會變成另一種人。

想起經常在無意中灼傷別人的肌膚，洛奇既抱歉，又痛苦。

「綠素」只是綠色小人的能源，爲什麼輸入人類的肉體之後會這樣？

儘管洛奇不喜歡自己變成這副樣子，奧地却夢寢以求。

奧地不但希望他個人變成這樣，還希望綠色小人把他的一批心腹手下，都變成跟洛奇一樣。

那麼，他不久之後，勢必可以憑住這一股驚人力量，獨霸一方！

因此，他一邊等，一邊叫人預備了上好的酒菜，好好的欵待洛奇。

洛奇雖然憎恨奧地，但爲了賓治等人的安全計，也只有應酬他。

何況，他也實在很餓了。

洛奇到底還是地球上的人類，有飢餓的感覺，自然也須要飲食。

但是，爲什麼綠色小人只須「綠素」，而無須食物？

假如這宇宙間眞有「造物主」的存在，他不但夠偉大，也算得上巧奪天工吧。

× × ×

另一方面，蘇絲獨自開車已闖出了重圍。

她一口氣逃返農場。

李斯告訴蘇絲：雅力較早時已離去，並未留話。

蘇絲萬二分焦急。

李斯夫婦當然更加又驚又急，因爲他們的二個兒子，都已落入奧地手中。

李斯的老脾氣常發作，他嚷着要獨自去跟奧地拚過。

他的妻子死捉住他。

蘇絲則從旁規勸。

還好就在這時候，雅力突然在他們面前出現！

雅力並非會隱形，他只是乘坐飛碟而來。

飛碟不像飛機，它不但速度奇快，還靜得出奇，只因爲它不是我們地球人的製品，也不是一般機器馬達。

雅力神色緊張！

他對李斯夫婦和蘇絲道：「請三位快些跟我離開這裏。」

李斯白了他一眼：「我剛回來，爲什麼又要我們離去？」

雅力道：「這是父親的主意，回頭他會向你解釋！」

「不！我不想走！我太倦了！」李斯又說：「奧地敢再迫人太甚，我最多跟他拚了。我年紀太大，我實在不想在虛無飄渺的太空中飛來飛去，悶死我了！」

雅力情急之下，惟有對李斯說道：「不久之前，我們跟綠光星的生物打了一場仗……」

「什麼？打仗？」李斯苦笑道：「我還以爲是世界大戰呢！」

雅力道：「那是發生在外太空的，雙方都損失了幾隻飛碟。」

「你們打敗了，所以叫我們跟你走，是不？」李斯道。

「不！我們不分勝負。父親因爲喜歡你們，所以才叫我來帶你們走，快些離開這裏，以免死得不明不白。」

「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要澈底消滅巳經登陸地球的綠色小人。也就是我剛才提及的綠光星球的生物。以免後患！」

「你們交惡是你們的事，爲什麼要我走？」李斯瞪了雅力一眼！

雅力吶吶地說：「有些事情，我不能說得太明白，否則我就犯規，回去可能被處分。」

蘇絲見雙方僵持不下，於是向雅力解釋道：「我的兄弟和朋友都巳經被奧地捉住……」

豈料蘇絲未講得完，雅力巳經爭先說：「你放心！回頭我們自有辦法救他們出來；現在先請三位到飛碟上去，時間無多了。」

李斯死也不肯走。

雅力沒有他其的辦法，突然出手襲擊他。

李斯登時昏倒，於是雅力立刻將他抱上飛碟去。

蘇絲則掺扶住她母親，雙雙登上了停在門外的飛碟。

飛碟迅速升空！轉眼之間，巳在雲霄之上，疾似流星，直奔向祖必達星球人的太空基地——射綫號太空船。

× × ×

李斯還未甦醒過來，飛碟巳在「射綫號」之上降落。

飛碟之內，除了雅力之外，還有另一個駕駛員，他是祖必達星球人。

雅力曾不斷利用飛碟中的通訊設備，將蘇絲的報告，轉告他父親狄卡。

所以飛碟未到，狄卡巳經在「射綫號」之內，得到消息，知道洛奇等人失手被擒，正落入奧地手中！

狄卡萬二分焦急。

他本來立刻就要行動！但是現在，他被迫要向指揮官請求延遲，以便他有時間去救洛奇等四個年青人。

但是祖必達星球人的作戰指揮告訴狄卡，電腦倒數系統巳告開始。

一切都太遲了。

超光速

祖必達星球人看中了地球，因爲他們發覺地球上有許多環境太似他們生活的「祖必達星球」，更有不少資源適合他們。

所以他們千方百計，不遠千里而來。

當然，這只是一種情形，若以彼此的距離，那是天文數字，怎祇「千里」呢？就是以光年計算，亦甚可見。

因爲我們分別位於兩個不同銀行系。

如果以我們地球人目前的科技，一個人即使終其一生，恐怕也離不開本身所屬的銀河系。

但是，地球上不斷發現的「UFO」，又以何種速度前來找我們地球探險？光速嗎？不！應該是「光速」更快的「超光速」。

「超光速」絕非狂想，甚至地球上的科學家，也正在研究和發展。

根據他們的理論，只須將太空交通工具內的一切粒子變爲相應的超光速粒子，然後以超光速數倍的速度較準方向發射，最後利用內部的電腦儀器，突然還原爲普通粒子，就可以在分秒之間，到達一百兆里以外的另一銀河系。

當然，以上科技目前我們地球人還辦不到；但肯定其他星球人巳成功地使用，否則，他們根本無法到地球來探險。

× × ×

且說祖必達星球人爲了自私的理由，要趁住「綠色小人」的援兵還未到之前，率先消滅他們，所以祖必達星球人的指揮官，便向祖必達星球總部請示。

結果，他們要進行一項「斬草除根」嵒驚人計劃。他們要用雷射光束，對準緬因州一座巨大的森林。

因爲他們發覺遁去的綠光飛碟，就有不少投入那座森林去了。

祖必達星球人有理由相信，那是綠色星球人遠征地球的神秘基地之所在地。

雷射光束足以引致森林大火。

只要將森林燒毀，綠色小人的基地勢必被毀。至於森林大火對地球人的危害，祖必達星球人巳不加理會了。

國王的夢

奧地的希望終於達到了。

綠色小人終歸在他的面前出現。

奧地把洛奇等人交給綠色小人處理。

綠色小人却要求奧地等人，全部跟他們進入森林中去。

奧地這才明白：綠色小人的基地，原來一直隱蔽在那座大森林之內。

奧地因爲有他自己的夢想，所以向綠色小人提出了要求。

綠色小人不但答允下來，還叫他盡量帶多一些人同去。

綠色小人甚至坦白地告訴奧地：他們要在地球上建立一個王國，而奧地就是這王國的首領。

他們可以把每一個人都改造成好像洛奇這麼厲害。唯一的條件就是：一切要聽從綠色小人的指揮。

奧地爲求達到目的，不顧一切地答允綠色小人的條件。

奧地的心裏想：只要他豎立了一股龐大的勢力，那時要風得風，要雨得雨，還有什麼條件不可以答應？

於是他決定將所有人都帶進樹林中去，讓綠色小人加以改造成半超人。

× × ×

奧地的如意算盤的確打得响。

試想想吧！一個人能够刀槍不入巳經够厲害了，何況還有一雙比任何武器還更厲害的手呢。

而且，將來奧地所擁有的，並非只屬於自己的身手，還擁有一支「半超人軍隊」，當然是所向無敵了。

至於綠色小人，他們畢竟也是外星球生物，以後的日子裏，他們也未必再留在地球之上，管他什麼條件？

奧地想到這裏，就有點樂不可支。

他下令古堡中人，立即收拾行李，跟他進樹林中去。

洛奇曾經「身受其苦」，所以他一再向其他人表示：半超人並不好玩。

可惜，除了他的兄長相信他的說話甚有道理之外，連他的朋友咸美頓也感到懷疑。

× × ×

無論如何，幾乎所有人的命運都操在奧地和綠色小人的手中！

洛奇覺得：萬一被帶進森林中的綠色基地之後，那時要反抗就更難了。

於是他決定在各人起程之前，搶先動手發難。他不能讓更多人成爲綠色小人的傀儡。

雖然他的行動，可能令到賓治他們的生命受威脅。

但是，假如他再不反抗，受到更大威脅的，可能是全人類。

因此，無論後果將會怎樣，洛奇也決心一試。

他在等機會。

機會終於來了！

奧地剛好在他身邊走過。

洛奇出其不意的，衝上去，用雙手握住了奧地的頸項。

奧地有被灼的感覺。

他拚命掙扎。其他人見狀想撲過來，但都被奧地喝退了，因爲他的生命受到威脅，奧地不想就此死去。

忽然間洛奇感到不妙。

奧地應該是最先感覺得到的，因爲此時此地，洛奇沒有理由突然之間將雙手放軟下來。

洛奇的雙手本來有如火鉗一樣灼熱，即使不久之前，當洛奇向奧地突襲時，奧地也有此感覺。

但是，那灼熱的程度十分輕微，根本未致灼傷皮膚。

在此之前，奧地也曾被洛奇灼傷過胸肌。那時還隔了衣服，依舊被灼傷！

但是現在，洛奇雙手直接接觸到奧地的頸項。在情理上，現在應該傷得更重才對，但事實不是。

洛奇和奧地都明白：他身體上那奇特的功能巳經消失了。

綠色小人當然比誰都更加清楚。

一個綠色小人在旁格格大笑：「我們早巳說過了，綠素像能源，如果只灌輸一次就永遠有效，我們綠光星的人，又何必辛辛苦苦的跑到這兒來？除非再灌輸綠素吧，否則你休想再像從前一樣。」

奧地乘機反抗。

因爲洛奇手無寸鐵，這時更是軟手軟脚的。

於是其他人一湧而上，將洛奇制服。

× × ×

洛奇又驚又喜。

他驚的是，這次發難不但沒有結果，到頭來還害死他的兄長和朋友。

他喜的却是：終於還我原來。因爲他根本不喜歡自己是個半超人。

可惜喜歡不喜歡是另一回事，他巳無權選擇！

他又失去了自由。

只要被押到綠色基地去，他就會第二次被灌進「綠素」。

雷射

洛奇等人被帶出古堡外面。

古堡外，綠色小人巳準備許多大飛碟接載他們。

突然之間，風雲變色。天空中出現了另一批飛碟——這等飛碟的類型，對綠色小人來說，一點兒也不感到陌生。

那是祖必達星球人的作戰飛碟。

於是綠色小人立即紛紛搶登他們的小型飛碟，升空迎戰。他們的飛碟盡是超光速的設計，剎那間巳在大氣層以外，你追我逐，互相斯殺起來。

× × ×

綠色小人自顧不暇，當然也理不了洛奇和奧地等人！

雅力就在這時候，帶着另一隻飛碟下降，在古堡外面將洛奇等人救走。

由於飛碟體積所限，他們無法把奧地等人也一併帶上「射綫號」去。

奧地等人只以爲無法成爲「半超人」而巳。他們根本不知道原來不久之後，他們便大禍臨頭。

× × ×

「射綫號」上雷射系統早準備好了。電腦操縱的倒數發射系統，一經較準，就無法更改。

因此就在雅力將洛奇兄弟和雪兒姊弟帶上半空之際，高空之上巳閃動了一下。就像閃電一樣。

也許比閃電更不爲人注意。

美國緬因州發生一場前所未有的森林大火。綠色小人的基地就在大森林之內，因此被毀了。附近一帶的林莊也被波及，死了不少人。

但是誰知道除了那處基地之外，地球上其他地方是否也有另一個基地？

× × ×

綠色小人在空戰中敗了陣。

他們的飛碟羣紛紛飛往另一銀河系去。返回他們所屬的「綠光星」去。

不過，他們可能捲土重來，因爲，他們爲了生存……

他們須要「綠素」，就必須不斷地向外發展，不斷的去找尋「綠素」的來源。

只要地球上有綠油油的植物的一天，誰也不會曉得他們什麼時候再來。（完）

大俠之死

奪命銀星傳奇故事

鐵翅・文
盧令・圖

老天爺不仁 以民爲芻狗

人屠孽行

朝政不修，權臣當道，那麼，貧富之懸殊，勢必形成兩個極端，所謂一方面是歌舞昇平，另一面是泣飢啼寒，既然是爲官者，不恤民政，老百姓該吃定了苦，假使老天再來作孽，天災加上了人禍，小民那有活命之路？

據史載，明朝末年，黃河崩了堤。山東、河南連綿千里，爲黃水所漂，非但造成了遍地萑苻，更因爲一澇一旱，有氣有力者，成了流寇，而弱小女流輩，竟然連串入市，被人屠子買入當作了羊、豬……

小民生活在活地獄中。可恨的是，還有不少人販子，活屠戶，一邊是千方百計的殺價買人，一邊是變方設法的作踐着那些可憐的小兒女……

有活刲人臂，生削人腿之慘事發生。有强姦，有淫汚。

這不是人間，是悲慘之地獄。

而地獄中的哀號，却無法令上天稍降福祉。

天公無道，老天實在是昏聵可怕的大魔頭。

一間草屋中，掛着一盞慘淡昏黃的燈籠，一股血腥味，洋溢在空間。有十來個自十三四至歲十七八歲的少女，一個個衣衫不整，一個個面有飢色。

而近牆角邊，有一個年約十五六歲的少女，扶住個面色蒼白，看來奄奄一息的女孩。這女孩可憐啊！渾身是血，右臂齊肩削去，口張着，眼睜着，誰也可聽見了她的喘氣聲，她可憐而又苦痛的喘氣聲。

「讓……我……死……」

女孩的哀叫聲，是已含着多少的絕望，苦難的感情在。那扶住她的少女在垂淚，她深沉地在說：「我希望能辦到，可惜，刀不在我手中。我希望能救活你，可惜，藥不在我手中，如果，我能在野外，在山中，我或者會找到藥草，送你終……或者治你傷痛，可恨的是……我走不出這個門……」

「讓—我—死—爹—爹—」

突然，一聲極悽厲的長號，劃破了長空，門被打開了，一道極亮的亮光射入，一個高大魁梧的黑影，在亮光後走動……

那個斷臂的女孩子，顫抖了幾下，靜止了。她已脫離了那個苦痛的世界，扶住她那個少女，面色驚惶地，瞪視着那亮光，亮光後射出來的兩點綠火，是人的兇睛，而那個魁梧的人，越走越近，他利用手中的明燈，一個又一個的在照，而那些可憐的女孩子，神情畏縮，個個睜了大眼睛。她們不敢笑，但是，眼淚却在她們的眼眶中轉。有幾個，張大了口，硬生生的，將自己拳頭，堵住了咀。被照到的，個個似將被宰割的小獸那樣。

突然，一聲慘叫，一個女孩被提了出來。

「住手！」牆壁角站起了一條人影，

正是那個扶住斷臂少女的那個，她身上襤褸的衣衫上，沾滿了人血，蒼白的面上，泛上一絲潮紅。鐵鍊曳地聲中，她走近了那個魁梧漢子。

「放下她，我……代她！」

「哈哈哈！」一陣極粗暴的笑聲中，突然，那大漢起了身，面對着那少女，又是一陣狂笑中，他雙手抓住了那少女道：「還不太差呢！」然後，手揚起，「嗤」的一聲，姑娘仗以掩身的破布片，竟然爲大漢撕去了。

「你做什麼？」少女的語聲中，顯示了怨憤與驚惶。

「開開心！」

鬨然一聲，滿屋子的女孩子震動了，什麼？人，還有這樣的醜陋與無耻的。

「住手！」少女在怒叫。

「哈哈，什麼？你自己動手？哈哈，那也好，不過，老子可不喜歡，我喜歡用强，哈哈！」

「賊子，你……你也是人生父母養，你們喪盡天良，你們殺人，當我們牛羊，我們認了命，但是，我們……我們在你們眼中，與豬羊相仿，你們就得……以豬羊待我們，你們……」

少女在轉輾，閃避，哀叫，哭訴。但是這個大漢，就如發了狂的牛，他是幾個走動，已抓住了少女，就算是少女的說話，有着萬千的幽憤，但是，對他來說，眞個是應了句成語：「對牛彈琴！」這畜生一樣的傢伙，禽獸不如的東西，那會聽人的話？如果，他聽得懂人話，如果，他自認還是個人，如果，他還有一分人心，那麼，他又怎會做出這樣令人天共憤的罪行來。

他狂笑着，那個有嚴重虐待狂的傢伙，他現在必需要看到了他的獵物，在他的手下輾轉呻吟，他喜歡用强，他喜歡看到的是淚，或者是血……

他狂暴的撕扯那些布片，少女在掙扎，可憐，也只不過是掙扎而已，一個面黃肌瘦，受盡饑餓煎熬的人，那能掙得開力大如牛的瘋漢？但是，她依然在死命的撐住了那大漢。

後面傳來了鬨笑，不知什麼時候，竟然來了不少人，在燈光的掩映下，依稀可以看出來，全是些兇狠之徒。

「老虎，什麼？抓只小羊也不成！」

「哈哈哈！」

「嘻嘻嘻……」

「瞧！那妞兒還挺有勁的。」

「蕭老弟，我看，你去幫老虎一把勁吧。」

「對！做齣好戲，我們看看！」

又是一陣鬨笑，可是，一股陰惻惻的語聲傳來，聲音極細，可是，在塲人個個聽得清清楚楚。

「統通與我住手，靜候發落。」

什麼人？竟敢如此的大言不慚，竟敢來干涉他們的好事。

「你們是人不是？你們簡直是禽獸不如。」

這一次可好了，聲到人到，衆人眼前一亮，只見一個年約廿開外的美婦人，一身葱綠色的緊身衫褲，一領玄色風氅，在燈光之下，越顯得丰姿綽約，不過，肩頭却有一道紅影閃動，分明是刀衣之類，這少婦是個會家……

那個被稱之爲老虎的傢伙，並未見到少婦，他目下一心只在如何摧殘蹂躪這少女，現在，他已騎在少女身上，一手扣住了少女的咽喉，一手……

突然，背後頸皮一緊，爲人把頸皮抓住，一股大力直透老虎筋脈！一股冷冰澈骨的寒意，幾乎逼得他全身打冷戰。他一聲巨吼，對不起，偌大一個人，莫名其妙的，爲人大力拎起。一股大力引來，老虎就如綑茅草般，爲人直摔出門……。

少婦是面色大變。不過，她的手脚，可以說是快得出奇，右手摔出老虎，左手已一劃一抖，一道綠影飛出，堪堪的，蓋住了少女那將近赤裸的上身。

這四個大漢是畧有一些驚惶之色。但是，當他們看清了少婦的身材容貌時，其中一個年才卅開外，頭上長了個包的漢子是奸笑了一聲道：「那來的美娘兒啊！生得比那些個殺胚，可强得多了。」

「你說什麼？誰是殺胚……」

「喔，呃！她們全是我們買下來的貨啊！」

「什麼？貨……」

「對！貨！我們可也是犯本求利的，明買明賣的！」

「那麼我呢？」幾乎爲老虎所噬的少女，驚魂甫定，她可說出了令人驚疑之話頭：「我也是他們買回來的？再說，你們乘了天災人禍，昧心的强減價錢，買人兒女，推說是代她們找條生路，可是，這是什麼樣的生路？你看！這位小花姊姊，昨天讓你們砍下了手臂，一直忍痛挨苦的，到了現在，才算脫離了苦海！你們這算是什麼買賣？將人當作了豬羊牛，殺人，當菜……你們是人不是？並且，還……還……」姑娘說不下去了。

一聲怒吼，老虎吼叫連連的竄了進來，他是一進門，一個「黑虎偷心」，向少婦當胸打到。老虎是個不弱的會家。剛才，因爲他是慾火矇了心，這才讓少婦一招得手，現在，他算是痛定思痛，所以，出手謹愼，更且用上了師門心法。

「奇怪！」後面莫名其妙的傳來一聲驚叫，除了老虎，四個大漢不自禁的回頭看了看。只見天井中，立了個一身白衣的少年文士。

少婦已與老虎交上了手，看得出，少婦的出手，出自石家傳授。但是，功力顯然尚有不足，不過，比老虎却高出不少。

幾個盤旋，幾個接招還招，老虎已爲少婦之雙叨手，叨中了雙手「寸間尺」穴，老虎全身似被雷擊，一陣痠痲之中，胸前一窒，爲少婦得理不讓人，一個肘鎚，將他打得氣血翻湧，人已萎癱在地。

少婦還想乘機進步，幾聲喝阻，而一條白影已直馳進了門，果然，兩道青光，靈動如蛇的從左右點到。而白衣文士之出現，代少婦阻了一阻，然後，又聽得文士對少婦道：「寒妹不可。」

少婦見文士現身，她是面色微變道：

「非殺了這些惡徒不可。」

「好啊！竟然這大口氣！」那邊廂，那個頭上生包的漢子先出了聲，可是，一對賊眼，却不住價的在少婦身上打轉，少

婦本已滿腔怒氣，現在，更是光火！正想搶步而出，有所行動時，文士已對那四個漢子打了個羅圈揖道：「不敢請教，列位尊姓大名！」

「朋友，我看不必再提說什麼師門來歷、朋友的交情了。說實話，是你們來照顧咱們弟兄，現在，人已打了，仇已結了，想就勢下台，也沒這般的方便，請！」

那個頭上生包的漢子，說話可眞的陰狠老辣。並且，一聲請，他已立了個門戶，而這個門戶一立，可以看得出，他的功力分明高出了少婦一頭，又何況，他長衣未脫，看來是有些驕態，其實，兩只大袖，無風自動，鼓得脹脹的，分明內功絕佳，而現在已將全身功勁佈滿了全身。

少婦是極難討得了好，還有，文士已看出那個被自己同伴所擊倒的大漢，所學的，分明是外少林的純正路子，他首先驚噫了一聲奇怪，他就是不明白，少林俗家弟子，那會做出這等喪天良的事。

文士年紀雖輕，但是，素具心計，他不想將事鬧大，他更不希望有什麼招搖，老實說，能夠助人，當然是好，但是，這善事麼，總得量力而行。

今夜來到此地白沙集，為一陣少女驚叫聲，留住了自己愛妻。唉，她好打不平，好不自量力，不過，總以為，在這種小地方，在那些所謂人販子的店中，自己夫婦是有足够之能力，排難解紛，那想到，出乎意外，竟然有武林中人，在此豎起了招牌，妻子是霹靂火爆的脾性，一個不巧，眞會闖出個大事來，他希望能善罷，那想到，妻子已打下了趕盡殺絕的主意，而對方，也說出了不甘罷休的話來，不過，文士還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朋友，全是武林一脈，你我何處不相逢。」

「縱哥哥，你與他們談這些幹什麼？如此喪盡天良之輩，不嚴加懲罰，如何對得起那些可憐的姊妹？」

「好！就看你如何來教訓我們！」那個頭上生包的漢子接了少婦的語言，身形疾勁，已似一股風般的，轉到了少婦面前，一揚手，一股極勁的腥風，向少婦摟頭蓋面的壓到，少婦鼻端聞得腥風，心中一凜，身形一矮，一個「黃龍蛻」，人如一條長虫般，向後竄出。

白衣文士見頭上生包的漢子，出手極快，並且身挾腥風，不敢怠慢，一個「花開並蒂」，擊其中流，希望逼使此人收招，那料到，這個生包的漢子，本是江湖上有名的毒郎君，擅長五毒陰風掌，他的五毒掌與衆不同，能發能收，並且，又善使陰手點穴，殺人於無聲無形。他之在白沙集，實在是別有勾當，今晚，來了江湖人物，即使不來招惹他們，他也怕稍有風聲外洩之弊，現在，竟然來干涉，破壞，打擊他們，而男的想走，那有這樣的便宜？因此，一出手，就是五毒陰風掌，全力出擊，少婦是仗身法卸出，他是想得勢不讓人，啣尾窮追，文士的出手，很好，這一股五毒陰風，就此照顧了白衣文士。

文士雖說素工心機，可惜閱歷不足，更想不到這兒有少林子弟，竟然還有使毒的能手，但等發覺，立即轉掌變招，可惜，已遲了一步，依稀掌緣辣豁豁的一痛，才掃中一點掌風而已，鼻端已滿是腥味。

文士已知不妙，好個少年英俊，當機立斷，一個反扣手，強運全力，一揮一抖，本身苦練之少陽功，立即反灌在對頭手心。

頭上生包之漢子發覺自己之五毒掌力，為人所化，而一股陽剛之力透穴而入，心中一凜，而白衣文士已沉聲說道：「拿解藥來！」

危險的第一章

頭上生包的漢子，聞言明白，他是一聲叫：「還不出手，困死了他……」

他還想困死文士。可是，文士已冷冷的說道：「你自己又如何？」

五毒陰風掌為少陽力所透入，他尚未明白少陽力之厲害！待等文士提出，他試一運氣時，發覺不對……可是，賊子是桀驁不馴之徒，又何況，他還打得個如意算盤，困住了文士，拿下了那個美姣娘，哼哼，還怕他們不低頭服輸……還不是自己砧上之肉……

因此，他是又一聲招呼，而少婦已神色焦躁地扶住了文士道：「縱哥，你怎樣了……」

「我中了毒掌……」

「啊！」少婦聞言不禁神色大變！而那一面，已有三個壯漢，個個面帶詭笑，向他夫妻圍上來。三個人的手中，各各抓了柄奇形兵刄！饒是文士機智靈警，可也弄了個難明所以，這三人從兵刄上看來，各個門派不同，並且與五毒掌也非同門，這就說明了，目前五人，竟然分屬五個不同門派。還有，每個人的功力不弱！至少，也是個江湖有些名頭之人物……不算頂流，特流。二流人物，當之無愧。那麼，五人那會在此開這樣個店，其中難道別有隱情？

唉，看來這個不平，打得太冒失了！

兩條青影，疾如風火般，向文士夫妻點到。文士雖說中了五毒掌，尚幸他功力不凡，少陽功可以消鑠這五毒陰力！壞就壞在一時間不能靜心使用本身功力治傷療毒而已！現在，兩道青影，一長一短，一剛一柔的打到，他不出手，自己清楚，妻子極難能討得了好！說不定，妻子得毀在這三個殺手手下。

自己出手……那麼，被逼住之陰毒，一定會因眞力之牽動而蔓延全身……以後，極難能再束貫於一……

文士被處於進退兩難之境……

但是，說時遲，那時快，兩條青影圈住了綠衣少婦時，一條黑影，宛如大鵬展翅般撲到……以一敵二，少婦已是難以招架，現在再來一人，簡直是百上加斤，後果實是不堪設想……

文士心神一鬆，掌緣之毒已有脫圍潰出之勢……而眼前又是一花，幾股其亮似電的光芒，突然在少婦手中爆散。幾聲慘號，幾聲爆音！血肉紛飛中，傳來了幾聲驚叫：「奪命銀星……」

文士還想喝阻，「轟」的一聲響，一蓬銀星爆出，那個擅使五鬼陰風掌的漢子，莫名其妙的面色驚惶中，一動也不動的，讓銀星擊中爆散，然後一聲慘叫：「奪命——銀星——」倒下了……永遠的不起來了……

「寒……寒妹……你……」文士是面色煞煞白。

「縱哥，我是被逼無奈……」

「我們答應過人，不將此物洩露！」

「救人要緊……」

「你！」

「難道，你就眼看這些無辜少女慘被殘殺，不！是屠宰，你看看，看看——」

「唉，寒妹，我那會不明白你的心意！可是，茲事體大，奪命銀星是……」

「我不理這許多，我只是恨那些江湖人，自命不凡，自封大俠、盟主。其實，他們到底做了些什麼大仁大義的好事了？你看——你看——」

少婦是抱起了那個斷了臂的少女屍身，滿面是淚的伸展了雙手，讓丈夫看得更清楚些。這具可憐的、無辜的、幾乎赤裸的屍身……

文士只嘆了口氣！事實俱在，他何嘗不動心。

少女們在飲泣，草屋中，又升起一股愁雲慘霧。少婦在問：「縱哥，你看該如何？」

「救人救澈。」文士沉聲的說道：「可惜，我身中陰毒，我得覓地靜養……」

突然，文士的眼前，見到一張誠樸的、面黃肌瘦的臉！

而他的手又為她抓起，移近了明燈。她看得極仔細，然後，她噓了口氣道：「放我出去……」

少婦奇怪的看了她一眼，只見她披了自己的風鬢，毫無忸怩之色……突然，她心中升起了陣驚意……這少女奇怪，難道她是個別有來歷的人？

「你姓什名誰？」

「我！姓桑名石風！」

「你家人呢？」

「死了，全死了！然後，我讓這些個賊子押來此地……你一定想問，我父親叫什，作什麼生涯？恩公，我父親是個傷瘍科的大夫。唉，一場洪水，毀了我一家……只剩下我，我自小跟隨我爹滿山跑，採草藥，治傷瘍……我看這位大爺的黑氣奇怪，我又聞了聞氣味，發現其中有蝎子、蜈蚣、毒蜘蛛的腥味。不過，味道不濃，如果，找得到百步蓮、血蕊珠，那麼，可以拔出毒氣……如果運道好，找得到金星蜘蛛那更好……天旱，照例比平常時刻容易找得到……」

少婦越聽越奇，她根本想不到，這個在活地獄中，苟延殘喘的少女，竟然有這些豐富的智識。她不得不相信少女的話！事實俱在，少女不是個江湖上人……只不過家學淵源的，一個善於採草藥，治傷瘍的少女而已！

文士主張在此落脚。反正赤地千里，白沙集算是個比較衝要之地。但是，太多的難民，賣兒鬻女的，逃荒的，販人的，撐船的，在此地算是聚了脚——這兒是一爿客店，並不引人注目。並且，由於是江湖人所主持，做生意也只不過掩人耳目而已，還有，那一天在白沙集上沒有餓死的人——至於殺人為菜，拆骨為炊的事，那一天斷得了。因此，將屍身埋了，也就算了。待等傷毒逼出，一走了之。更有一樁好處，如果，掩飾得宜，還可以查出這些人的眞正意圖……

少婦是同意了丈夫的建議，她首先前後抄搜了一遍，發覺有一塊上刻九條金龍、中間有個彎曲文字的鐵牌外，還有不少金銀財帛。

為求救人救澈，那十來個少女，仗少婦之力，將她們引到集中難民羣中，發現了少女們的家屬親人。

有了金錢，他們親人團聚，又可渡河另找生活，眼前見到的難民，總算是讓他們解決了一部份的困難。

但是，善門難開啊，有多少的可憐災民，急須救濟，少婦算是為這批災民鬧了個頭暈腦脹……

此地本無王法，也實在難有王法來管理。少婦是不得不出手……

首先，她找人販子！有幾個讓他殺了。有幾個是識相知趣，破財而留下條命。

然後，文士的傷毒在桑石風的草藥敷治下，很快的驅出陰毒，恢復了功力！當他們走的時候，變成了三個人。因為，桑石風無家可歸，既然如此，所謂救人救澈嘛。只能帶上了她……

路上，文士是沉思着。少婦則不停的與石風敍談，越來，少婦越喜歡石風了。因為，石風是個窮家女，父親雖說醫道高明，却生了個倔強脾氣。清是清高了，生活就大不如理想！

窮，就如撇不開的寃鬼那樣，纏住了他們不放！石風就在這個重氣節和困苦艱難中成長。

她過慣了窮生活，她不以為苦。反而，她的見解，比一班自命不凡者，高出數倍……

「如果，我有本領、武藝，我可得救人……」

三個人行行重行行，這日，來到了濟南府！越來越令他們看得心頭火起……

是首府之地，有不少官衙門，有不少巨商大賈，還有不少歌榭舞台，酒肆飯館……但是……街市上却站着不少鶉衣百結的災民……

突然，人羣中鑽出個十一二歲的孩子，又黑又瘦，又污糟，又腌臢……不過，一雙大眼睛却透出些精靈神色！他雙手捧住了幾個熱氣騰騰的飽子，走得飛也似快。可是，後面有個肥大的漢子，看來是個厨子師父，蹣跚地追着。不想，後面却似大鳥飛馳般，後發先到的，越過了那個厨子。只幾個點步，好，小化子為人抓住了！小化子一看來人是個鏢師模樣的人，他知道走不了啦。他咧牙一笑道：「達官老爺，你！想吃飽子？」

「放你媽的屁！」

不料鏢師這一聲罵，算是得罪了這個小化子。他是雙目圓睜，雙手一推一拱，冒熱氣的飽子就此沒頭沒臉的，向鏢師的頭面壓到。並且更聽得孩子怒叫道：「你這大個人，人話也不會講……」

鏢師料不到小化子有此一着，面上讓幾個飽子撞着，有一個更塞進了他的咀。想到化子那骯髒的手，他不禁打了個噁心。心頭火起，抖手一掌，可憐，一個小化子，又餓又乏，那還經得起你的出手。一個觔斗，摔翻在地，一口血噴出，他是不

服氣呢，一個支撐，想起身……可憐，一個頭暈，雙手一軟，合仆的跌臥在地。

「小畜生……」鏢師怒吼了一聲，走過來，還想打那個小化子。不料；手腕一緊，半路上已爲人扣住了。

「朋友，高抬貴手……」一個白衣文士在鏢師之面前出現了。不過，文士是一張笑臉……

小化子已爲一個少女扶起……小化子的眼中有淚。但是他人小，火氣可眞不小啊！滿口的血，他吐了一口，就在叫：「窮人，命一條，可人窮，不能窮得連父母也讓人糟蹋！你！大鏢頭，我！還沒聽過，鏢頭保饅頭的……」

少女幾乎讓小化子說得笑出來。但是，少女是十分同情那個小化子。

「我們挨餓，沒辦法，偸幾個饅頭，可不是偸你鏢頭大爺你的……你們！寧可吃不下，倒！難道！我們……爲了活命，偸幾個饅頭，犯了殺頭大罪？即使犯了罪，可也不該罵我娘……你！難道！沒爹沒娘？……」

「小畜生……」

「大畜生！」化子可不輸口呢！

「朋友，你不可阻我……」鏢頭可發了狠！

「朋友，我是非阻你不可！」語聲起，綠影現，一個俏生生的美婦人，已站在那個鏢頭的面前。

鏢頭不禁怔了一陣，然後，他的面色一正道：「請問，這位是……」

「這是拙荊！」文士是沉着的接上了口。

「哈，好美啊！」

簡直是不知所云。人家已直認是自己妻子，而他，這個久走江湖的鏢頭，竟然說人家妻子美！「好美啊」這三個字，又豈是在這個時候該出口的？常言道：「言爲心聲」，這位大鏢師其心不正啊！

「哈哈！這位朋友尊姓大名！」

「在下江湖末流，無名小卒，賤名」不足掛齒！」

「說得客氣，啊呀！想在下乃鄭州府七星鏢局言老鏢頭座下的鏢客。在下姓唐，單名個建字，承江湖朋友抬愛，贈了個黑孟嘗的渾名。哈哈哈，在下那來這大的量，不過，好交朋友，確是實情……而出手疏爽……」

「眞的！」那少婦問了句。

「這倒不是在下瞎吹，有朋友可以作證。哈哈哈哈！所謂相請不如偶遇，前面魁元館，有我不少朋友在！敢請賢伉儷一敍……」

「唐鏢頭，你自我介紹，出手疏爽，好！我就向你化個緣！」

「化緣，化什麼緣？」

「唐大鏢頭，你難道沒看見這成羣的災民？難道，你沒聽聞過有多少州縣水、旱成災……」

「這個！這個……」

「還有，這位小弟弟分明是逃災避荒之人。大鏢頭，我請你施捨一二。」

「這個，好，我就出銀廿兩……」

「廿兩？」

「嫌少？這，大可跟我前去，我們在飲酒之間，再向我的同伴化些……你看如何？」

「好啊，縱哥，你我走，石風，你啊，就陪這位小兄弟在此稍待片刻……」

石風應了一聲……而三個人一起走了。依稀見得文士與少婦有所示意……

可是，那個小化子却還在罵！並且，他希望文士夫婦不可跟隨這個鏢頭走！

「我餓死也不吃他施捨的……」

「可是，還有那多的叔伯兄弟呢？」

「你說什麼？姊姊……」

「好，你叫我姊姊，我就稱你一聲小兄弟。別發窮脾氣，窮人，別說餓死你一個，那怕成千成萬，他們也不會放在心上。對麼？好，偏不死，偏活下去！嗯！」

化緣救災

這是濟南府有名的魁元館。三樓三底，門外却有着大廣場，場中有馬、有騾，還有不少個面有菜色的男女老少……是災民，却一個個低首俯頸……

有孩子哭——

有婦人哆嗦的哄慰……

男的、眼神茫然的，望着地面……老的，依偎着，坐在地上！

魁元館中却如另一個世界。有琴弦絲竹，有猜拳行令，有打情罵俏，有令人噁心的嘶笑……

步聲響，正是那個自認爲大鏢頭的唐建，引着一對年輕夫婦踏上了樓頭……

鬨笑聲、歌唱聲嘎然停止……

有十來個看來挺神氣的武林人士，但是，他們的眼睛全盯在那個少婦身上……誰也讓這少婦的美艷俏麗，攝住了……一瞬時，這兒靜得很。雖說是一瞬之間，却也是個大大的反常的表示……

「金大哥……來……我介紹……」唐建說到此地，他可是僵住了，介紹……可自己到現在尚未知道這對夫婦的眞姓實名，還有，他們的眞正來歷！

尙幸，那個姓金的，看來是一行之首，他是慌不迭的走了過來……伸手、行禮……看來挺熱情。但是，面前的來客，看來有些不耐煩之色。誰也沒有伸出手來，只有那個少婦陰惻惻的問了聲：「看來，您是個帶頭的？」

「此行算是在下，濫竽充數……」

「你姓金！」

「金大可……」

「好！金總鏢頭！這兒全是你的朋友麼？」

「這個……」

「正個是應了那句話，朱門酒肉臭。而你們這批人！哼哼，請你們撫心自問，你們是人不是？你們看！」少婦說到此地，手指一指，指向窗外……廣場上的人羣，可說得是一目瞭然。

「有錢的大爺們，你們徵歌逐色，你們選酒擇食……難道你們就看不見有多少的苦人兒，家園爲黃水所毀，又或者，田畝爲旱情所苦……他們扶老攜幼，他們千里逃荒……你們就不能稍示人心！略加援手……」

越說那個少婦越氣急，而面色更是越來越厭惡。但是，姑奶奶啊！你也得看看對方的反應吧！你在此大聲訓斥，就像教訓灰孫子那個樣，試問，那些自命爲江湖

好漢的大鏢師們，他們又怎能受得了你這一套？你的面色是越來越差，而他們的面色何嘗好看了？

「那來的騷娘們！賣什麼正經，裝什麼眞情，來，陪爺們飲幾盃，這才算正經……」一個年才卅來歲，打扮得有些匪氣的鏢頭，油頭粉面，可一臉的邪氣，向少婦看了看，對了話……

「好個畜生……」聲到人到，衆人只見青影一晃，「吧」的一聲清脆响音，而那個卅來歲的鏢頭，已一手護臉，一手戟指怒斥道：「你動手……」

那想到白影一晃，文士是看來接應自己妻子的，一晃一掠，迎上前來。可是，口出惡言的鏢頭，話只說了一半，可就止口無言。不過在場人全看清了，自己的同伴，不知什麼一來，已中了對方的手脚。人，已全身被上……分明，中了點穴之手法……

姓金的乃是此行之首。雖說他也是不忿少婦的利口囂囂，對其太不恭敬，不過，到底多活了年歲，善於見風使悝。少婦出手，少年文士接應，可以說是眨眼之間，自己的同伴，出了名的快手史範，竟然爲人打，爲人點住大穴……這一對少年夫婦，豈是普通的江湖道……

「哈哈，想不到高人出手！了不起，了不起，這位是……嗯，看來，眞人不露相，也或者我輩庸夫俗子，不足以尊大賢。對，實在，我輩也眞正的太荒唐……」

「知道就好……」少婦是冷冷的接了口。

「唉，但是，兩位，弟兄們幹的是什麼營生？是刀頭上打滾的營生啊！今天不知明天事。說不定，落一個死無葬身之地……也說不定死一個屍骨無剩……」

說到這兒，大鏢頭可眞有些動了感情！然後，他說出他們的無聊無賴，也說出他們之所以放蕩形跡！不錯，他們眼中沒有災民的死活存亡。可是，他們又反問了，他們這些江湖人的死活存亡，又有誰理會了。

他們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他們是好花堪摘就該摘，他們沒有明天……至少，明天對他們來說，是個不可知的惡夢、幻境，如此而已……

再說，他們浪費自己的金銀，也只不過是求今日的歡樂……可是，他們可沒有動强，壓迫他人……說實在，一個甘心情願賣，他們心甘情願買，如此而已……

少年夫婦怔住了。實在的，他倆是不可以太過苛求這些用性命博取生活的鏢頭的……

他們湊出了白銀二百兩……

廣場外，响起一陣歡欣的呼叫……災民們可以得到了飽子與銀錢……人，越來越多了！幾經勸說，幾經辛苦，才算打發了部份災民……

然後，他倆找到了桑石風！在一個破落的荒蕪了的破廟角落……一個孩子，在哭叫，叫聲有說不出的悽然。

「娘……小妹……吃……吃……」

桑石風在飲泣，在勸說那個孩子。但是，殘餘的陽光，照着這個可憐的角落的一對災民的身上……顯示了乏力而凄凉的感受……

一個皮包骨頭的婦人，眼眶中有着兩顆晶瑩的淚珠，而淚珠宛如凝住了……不，婦人的雙眼神光凝住了。

看得出！她是在盼望，盼望親人的歸來！

懷中，一個宛如猴子的小孩，口張大了……有幾根草……小手却拚命抓住了娘的衣襟……

「娘！小妹……」

大孩子的淚聲，並不能驚醒這一對可憐的母女……

「孩子，別哭……」少婦在勸孩子，但是，她叫人不哭，自己反而淚如雨下！

少年也咬緊了牙，而眼睜得極大……看得出他也想哭。不過，他是用盡了自身的全部力氣，强撑住了。

「二拴他媽！二拴他媽……」有人邊叫邊走了過來。大孩子一聽到那人的叫聲，他就如發了狂般，衝了出去，「老大爺，快，來救我娘……」孩子話未說完，一個踉蹌，人，已跌昏了過去！

進來了一個莊稼漢子。年才四十左右，可是，滿臉皺紋，這是辛勞的刻劃，也是苦難的標幟。但是，純樸的面上，有着股倔强的傲氣……

他已將孩子抱在手中，他在掏揑孩子的人中……

但是，少年的出手，運氣將孩子的氣兪穴一撞，將孩子的一口氣撞了回來……

孩子醒了……

可是，他一看清了眼前的莊稼漢時，他哭了：「老大爺！救救我娘……」

莊稼漢是看清了這一幅慘情圖畫。他只能垂淚的說：「二拴，你……不再是個小孩子了！你該像個大人了。可不能再不明事理啦！二拴……你娘！小拴兒……死啦……記住，全餓死啦……」

孩子那會不明白。那會不懂。但是，他只是希望！那怕有一分希望，他依然不想自己可憐的娘，眞趣乖的妹子能不死。

可惜，誰也不是死神的朋友！誰也設法阻止死神的毒手……

「我們！誰也來遲了，唉！那些個官……可比魔鬼更心兇……更可怖……更……可怕啊……」

「你說什麼？」少年問了一聲。

「早已聽說有官府來放糧……可是，他老人家來是來了，可不將個錢米交出來。却叫人代辦……」

「辦什麼？」

「賣窮人的女兒……」

「什麼？」少年簡直跳了起來！

「我！剛才賣了翠兒……」

「啊，老大爺，你說什麼？你將翠兒姊姊賣了？」

「我，想救你娘……你……孩子，你該學大人個樣了。我相信！如果，你是個女的，你值錢，你也會賣了自己，救我，救翠兒……」

「大叔……」孩子哭了！

「可是，賣人！還得排了班，還得讓人挑來揀去……就因爲這樣！我……才到這個時候回來……想不到……你娘，你妹子……」

「大叔……贖回來……把翠兒姊姊贖回來吧……我，反正也得餓死……」

「不！」

「這位兄台！」少年沉聲的叫住了莊稼漢：「你先說說，我可是有些不太明白……你剛才說的是：有官府來放糧？」

「是啊！」

「他扣住了糧米，却在販賣人口？」

「是……」

「眞有此事？」

「唉……大爺……他們到現在還在買呢！」

「到底想買多少？」

「聽說！得選一百個！現在，好像只買了二十幾個！」

「那會買得那麼少……」

「唉！人家的眼光可高啊！總算我那翠兒，讓他們選中了，唉，如此苛刻，就該給個好價錢吧！那想到，人家可比惡魔的心更兇，更毒，更狠……一歲，才給五十文錢！翠兒十五歲半啦，他們偏說，看來看去，只有十四歲！給了我七百文錢……翠兒哭，我何嘗不痛心，我想不賣！但是，翠兒說，爹，二嬸有病……我們不照顧她……還有誰！二拴雖說精靈，他年紀太小……爹！收了七百文錢，至少可以過得了十天八天！走吧……希望你們能走出生天……」

「翠兒姊……」孩子又哭了。

「我只能硬硬的心腸，走了……但是，大爺啊，我的心，可眞如有千萬把鋼刀在剜着呢……我才走了三步！可不忍心了，回頭再看……可就不見了翠兒了……」

「他們還在買……」

「我看至少得再買個二三天……」

「喔！好啊……」

少年走出了破壞不堪的小廟……

「縱哥，你做什麼？」

「我沒什麼？」

「唉！我現在，反而怕你會將事情鬧大了！縱哥，你我到底是夫婦，我那會不明白你的心意。在沙河集，我只是一時激動！」

「寒妹，是你對，我錯了……寒妹，我是人，就得有人的感情，有廉恥，有是非，有羞惡之心！我能强作高人？我能故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我可不能放走那些個禽獸不如之人……」

「我們尚有要事……」

「一家一姓之事，比得上一路一道的衆人之事？」

「江湖人以信義爲先！」

「我可不能爲那些小信小義，而不顧那些苦命人……寒妹！記住，我們決不會不顧耿老前人之囑託。我們更不能眼看這些災民……既是天災之蹂躪，還得受人禍之煎逼……我得走！」

「到那裏去？」

「去看看，是否眞的有這樣禽獸不如的人……不，官……哼哼……他們做官的，不知道救災如救火，民如倒懸，亟望解救，他們做官的，非但不全力以赴，反而從中做出這種滅絕天性的事來……」

「我與你一齊走！」

「寒妹……」

「縱哥！難道，這種狗官，我就能放過了他們？」

少年呆呆的看住了面前的少婦，突然，他心頭一凜，莫名其妙的對妻子道：「寒妹，如果，萬一……」

「縱哥！你什麼了？」

「沒……沒什麼？」

「分明你有言在心……你說……」

「我……說不上來……」

「你我夫婦！尚有何事不可明言？」

「這……唉，寒妹，我怕……」

「你怕什麼？」少婦也突然有了股寒意……「不，縱哥！你該明白，如果你有什麼不測，我，不會活下去的——」

「不，寒妹，你非得活下去！因爲！得報仇——」

惡吏選美

這兒是個寬大的書房，燈燭輝煌。有一個便服、折巾的中年官員，雙手托着一個磁盅，瞇縫了眼，半倚半躺在一只竪交椅上。

半晌，他微挺起了身，飲了一口參湯，又躺下了，得意地笑了笑。

外邊走進來個師爺模樣的人。恭恭敬敬的，走到了那中年官員前，滿面諂笑地道：「請大人安！」

「罷了，外邊什麼樣了？」

「首府來過，無非詢問銀兩錢米之事，已由小的打發過去……」

「他們也太心急了！」

「其實，誰又不眼紅着這筆錢！」

「老夫自然明白，一到了他們的手，就有油水可刮，我可得緊緊扣住！哈哈……他們送得够，我嘛！早點出手，然後回京銷差……」

「只是百美圖，尚未齊集……」

「哈哈哈，這筆銀子，就該由他們孝敬我啊！再說，老夫冒了雨霧風霜，雖說是代皇家宣勞，哼哼……其實，也是老夫向地方民間募捐得來，更且又開了個捐監的門路，老夫是有功於民，皇上是聖眷優渥，他們就得更爲感激老夫才是啊！嘿嘿……雖然，這一次，老夫是有些好處，不過，我可也孝敬了京中大老不少了，至於這百美圖，哈哈……」

這個老大人啊，一提起美人，他立刻變得萬分的猥褻可恥……突然，他看了師爺一眼道：「今天收買了幾個？」

「才十三個，連昨天的才廿八個。」

「昨天的十三個，我看中了三個，已陪了我一夜，哈哈……不太壞，雖說面黃肌瘦，老夫法眼無差，哈哈——只要好好的調養啊，一抵京中，就能脫胎換骨！」

「老大人目光如炬，對選美擇色……另具妙解……」

「哈哈，今天，嗯，可以再引幾個上來我看看，反正……哈哈……這百美人啊，頭一次，看看反正……哈哈……這百美人啊，頭一次，老夫是當仁不讓，理應佔先的啊……哈哈……」

試想竟然有如此爲官作吏的人。

他的頭腦竟然如此的齷齪無恥。

他大言不慚，他視作孽爲家常。

非但尅扣賑濟銀米，他更直說自己得有好處……

少年說得好，救災如救火，百姓是嗷嗷待哺，眞可說，望賑濟，如大旱之望雲霓，而我們的救濟大老，他非但盤算着孝

敬，更盤算着如何作賤可憐的民女……

當下立不少少女……個個神情漠然，有幾個根本是忡怔不安，在燈光照耀下，每一個少女依然無法免得了災情侵苦之神態，一個個面黃肌瘦，並且，即使有着體面的衣履裝扮，實在難以掩飾了她們凄惶、愁苦的感情。

她們誰不想念自己的親人？她們誰不悲痛自己的命運？雖然這兒是畫棟雕樑，富麗堂皇，她們是感到侷促與不安，她們只想到牛棚、茅屋！

這位布政使大人是和藹可親的，說話還帶着三分笑意，令人感到了他的慈祥，可是，她們那裏想得到，這是個可怖的淫魔，一個披着人皮的狠……

「哈哈哈——姑娘們，爾等大可放心，不必傷心，老夫是有心行善，超拔爾等，脫出苦海……唉，山東、兩河之災荒，令你們不得不離鄉別井，遠走他方，但是，走到那裏去呢？目下，是天災加上了人禍，水旱澇荒，再加上了流寇……可說是天下荒荒……流離浪蕩……你們，走到那裏也難免一死，唉，所以，老夫將你們收留，教你們詩文琴棋，教你們歌舞宮商，然後，帶入京中，然後，擇良而配……我可是代你們作了好安排、巧思量啊！嗯！你們！怎樣？」

「還不叩謝老大人恩典……」

師爺在旁邊湊趣呢……

少女們是無可無不可，也實在不太明白禮節，有的叩頭，有的作揖……亂成了一片，鄉下女子，說實在，你們又怎能要求她們，事事如禮，處處有儀的？

不過，老大人可是十分高興啊！他扭下了竪交椅，然後一個一個的看，有幾個他還抓起了手，瞇縫了眼，輕輕的撫摸着……姑娘們少不得有些莫名其妙……

突然，有一個清脆的語聲响起：「老大人，你意欲何爲？你爲何……抓住我的手不放？」

「老夫喜歡你啊！哈哈……孩子，別怕，嗯，很好，很好，出色，出色……你叫什麼名字？」

「放手！」姑娘在怒叫。

「嗯！」老大人的面色開始變了：「她的賣身契在那裏？」

師爺立即過來，將一叠賣身契中揀了一張呈上，老大人冷冷的看着。

「姓孟，名翠兒……」

姑娘滿面正氣的看住了那個官老爺。

「孟翠兒，哈哈哈——」他又笑了：「名字不壞，嗯，越看越出色，好，今夜，就把她……還有這個，嗯……那一個，陪伴老夫……餘下的，退下，好好的看待她們……」

人應聲，引路將那些少女帶下，除了孟翠兒及另兩個少女……

「孩子！哈哈哈……走吧！」

「且慢，老大人，到那裏去？」

「到老夫房中，哈哈，飲酒作樂！」

「你說什麼？」

「說得尚不清楚？哈哈哈！姑娘，看你眉清目秀，決不是個傻傻蠢蠢女子啊……嗯……哈哈……翠兒，侍候得好，有你的榮華富貴……」

「老大人，我是個窮苦出身！」

「老夫不嫌，不，老夫可以訓練你，成爲個大家閨秀，以後，誰也不會清楚你的出身來歷……」

「老大人，你不嫌，可我自覺不配，老大人，你世世爲官，輩輩封侯，我求你一事！」

「什麼事？」

「放了我，我是個鄉下女子，我是個粗卑下人，我甘心爲奴爲僕，可是我求你，別逼辱我……」

「放屁！」老大人可又發怒了！「好個不識抬擧的臭丫頭！」

「是！我是個不識抬擧的臭丫頭！」

「哈哈哈……」笑聲中有了陰森的味兒：「人來！」

有步聲雜沓的上來，四個惡奴，垂手聽命。

「將她與我綁了！」

「不！」翠兒聲嘶力竭的叫……

「送入我房中，哈哈……看她强不强得過我！」

「且慢。」一聲斷喝，可令耆房中人個個一凜……

白影現，只見一個滿面怒容的少年壯士，兀立在那個布政使大人面前……

「人來，將這惡漢，與我趕了出去！」別看他是個朝廷命官，可眞有些胆色……神不亂氣不顫的，發下了命令。而那四個奴才，却也陰沉得厲害，人影才現，他們已四下分散，看來是隨隨便便的站住，其實他們四個各守住崗位，將個來人已困在圍中，現在，老大人已發命令，四個人却是極有默契的，身法一領，各各擊出一掌，這一掌不打緊，就如四面八方，集中一點，向那白衣少年擊到……

少年實是個武學奇才，如果不是爲災情災民，以及那一些不平之事所感動，他決不會隨便出手。現在，他是眼見那官員的卑鄙，更親耳聽見他那無恥語調，他是恨極了心，因此，一出手，就是江湖失傳已久的龍形七煞掌。這是宮門秘笈，這是有明一代，第一位武林通才，百截通會著者宮天嶽的創作，身法似龍，而出手如風，更且百截通會中的別闢蹊徑的內功心法截氣訣，所煉成的陰陽兩儀神炁的催動下，四個奴才，做夢也想不到，只一招，已有兩人爲其掌風所中，半身痲痹。」

這四個看來是奴才，其實是武林中的辣手人物，因爲受過這位布政使之恩惠的收買，甘心爲奴，而布政使也看到世道荒荒，爲官不易，爲了應付遍地萑苻，他是出盡心力，將四個煞星請入了府中，做其隨身保鏢。

爲官作府的，要嘛一心爲民，要麼，只爲自己打算，可是，處於亂世，處於朝代交替之間，官，事實俱在，歷史證明，他們比猾賊更可怕。

這位布政使就是個例證……

他明知自己敢於作惡，敢於爲非，如果沒有足够的實力，那麼，他一定會死於非命。他是不甘心死於非命，他更不甘爲朝政正法。因此，他作官有作官的竅門，他臨民，就得有臨民的手段……

他怕流寇、豪滐，因此，他就得有尅制這些的靠山，四個家奴在他眼中看來，就是對付這些武林人士的最好護衞……

就因爲這樣，他敢於如此泰然自若，對來人不驚不慌……可是，他忘了，江湖上有句俗語：「一山還有一山高。」你的四個家奴，果然有不乏之身手，也有極高的聲譽，但是，來了個能手，就會令他們屈處下風，如果兩個，那麼，你的靠山只不過是座冰山，可惜，這座冰山……只不過是個小小的……不經太陽一照的小山坡而已——

四個家奴已有兩人半身不遂，那想到又一條青影墮下，四人的耳中清清楚楚的聽到了一聲嬌叱：「侯大哥！李三哥！什麼……多年不見，原來你們已爲權門之爪牙？」

四家奴中的兩人只見眼前出現一個極俏美的少婦……被稱呼爲侯、李兩人，四目圓睜道：「是惠家小妹？」

兩人的說話未完，却傳來了布政使的急促的語聲：「與我拿下……快快，與我拿下！」

那個姓侯的面色微變，對布政使道：

「楊大人，你說什麼？」

「侯老弟……如此佳人……」

「你有完沒完！」

「啊，什麼，侯老弟，你竟敢忘了前情！」

「楊大人，並不是姓侯的忘了前情，而是你，實在的太令人失望，你想想看，你服官至今，你到底做了些什麼好事？你爲國、爲民，爲老百姓又做過些什麼事？你自己說說看……」

「我要你來教訓我？」

「事實俱在。」

「以前爲何不講？」

「唉，以前，那有我們說話之地……而今，我們是受制於人，說實話，我們既不是他的對手，更不是她的敵人，而你，却又在動你的邪念，唉，以前，你糟蹋了多少良家婦女，我們不問不聞。我們更且代你打發了，不少的冤家，爲什麼？因爲，我們曾經受過你的活命之恩，但是，我們想走，也不是一天半日，不過，大丈夫來去光明，我們在等時機……」

「啊！」楊大人在號叫。

「今晚，我相信，我們罷手一走，你勢必會死……」

「你們敢？」

「我們爲什麼不敢？」少年冷冷的說着。

「刲殺朝廷命官，你們可知是什麼罪名？」

「大不了畫影圖形，發下海捕公文，捕緝兇手歸案而已，但是，他們能不能捉住我？」

「你……你……」

「我姓石，名天縱，這人是我妻子，姓惠，名寒菁，我們極少表露眞實姓名，由於你是個朝廷命官，更且是個窮兇極惡的奸官酷吏，我倆不得不實說實話，也就是說，我們得讓你臨死前，死得明白！」

「不，」這一聲不字，可算得是異口同聲，非但那個老大人在叫，連那四個家奴也出了聲。

石天縱不禁大爲奇怪，老實說，他對那個做官的惡徒，恨如切骨，身居高位，而仗勢欺人，一至於斯的，他是第一次看見。

還有，他看到了太多的流離失所的災民的死、難、苦、痛……而其中竟然還有仗勢欺人者，中飽私囊者，耀武揚威者，加上假公濟私者，不論如何，這些人比天災更可恨，更可惡，他認爲殺了這個布政使，然後，取出銀米錢糧，將此地方的災民救濟妥善，了了一件大事，不想，竟然有人阻止了他。

「石兄，我希望你能明白，刲殺朝廷命官，罪名不輕，就算你甘心做一輩子黑人，我們也不願你爲了此人，而遺恨終身啊。」

「對，石先生，饒他一條命……」

「好！」石天縱還未出口，反是他的妻子惠寒菁答應了，並且，一條青影閃過，只聽得一聲極凌厲的叫聲傳來，楊大人癱瘓在地……

「寒炁透穴指。」有人低聲在驚叫。

不錯，是寒炁透穴指，從此之後，這位楊大人是半身不遂，並且時發囈語，他再不能在朝爲官，也不能欺壓良民，他只能苟延殘喘……可是，朝廷將來却有褒賞，說他是爲國宣勞，公而忘私，以致病癱……

災民救星遇難

朝政不修，就會發生這種是非顛倒的結果！不過，事實也如此，濟南府的災民，被救活了八九成，用的是楊大人帶來銀錢米糧。即使不是由楊大人親手發放——如果由他發放，災民可能已死了一大半——也不是官府發放——官府發放，也得會中扣私尅，而弊端百出——不過，災民是實在得出生天了！

至於官府將這筆賬，列在楊大人身上，倒也不見有什弊漏！

但是，有多少州、縣，爲災民之事所苦！

而又有多少的災民，在忍受着妻離子散，賣兒鬻女之難啊！

石、惠這一對風塵俠侶，開始在暗中出手，一路一州，一府一縣的走，他們打聽，他們盡量搜集多項資料，他們盡量的解救民困！

漸漸的，桑石風的本領，越顯得重要了，常言道得好：大災接大疫，而成批的逃荒災民，他們得不到合理的照顧，他們餐風宿露，他們忍饑捱餓，再加上風寒煎熬，有多少人死的死了，病的病了。在半途中，你時常可以看到被撇棄下的孤弱重困的病人，他們呻吟，他們在等待着最後的時刻來臨！

可愛的桑石風是如此的精明，如此的敢作敢爲！他救了不知多少的爲病困的災民，石天縱、惠寒菁由心底喜歡這個可愛的、機靈聰慧、急公好義的村中姑娘。

多了一個大孩子，那個二拴……他是死也不肯離開石氏夫婦……並且，他跟了石風，可顯出了孩子的聰慧好學……走東奔西，採藥煎汁……他把石風當作了個大姊姊！有時一口一聲師父……

偶而，在夜中，二拴會哭醒……石風會挺關心的哄慰。並且，對他說，哭，不頂事。

二拴說：「我知道哭不頂事，可是大

姊姊，娘餓死……妹子餓死時的一切……我忘不了……」

「唉！」石風嘆氣了……是啊，親人死得那麼慘！誰，能忘得了？並且，再想想，那些災民，爲天災所苦，其實，大半死去人爲的禍災中！

事情已越來越讓他們看清了！有多少喪心病狂的官商富戶，在災民的身上打主意……

有沽名釣譽的！

有乘機發財的！

有中飽私囊的！

有匿金吞銀的！

可就是沒有幾個眞心爲民的。有，也讓這些奸紳猾吏、貪官惡商，困了個密不通風……

石天縱是個平易和氣的人。可也讓事實，令他幾乎發了瘋！他殺了不少人……

「一路哭，不如一家哭。」他對妻子惠寒菁說。到今天，他算是眞正的體會出其中的眞義來……

漸漸的，他們的俠名在外，漸漸，有太多的災民的認識與傳揚，他夫妻在兩河間，樹起了驚人的威名。

爲了救人，他們不得不接近災民，爲了打聽一切消息，他們更離不開窮人。

洛陽有更多的災民，在忍受着飢餓之折磨！

桑石風與二拴在人羣中，忙着給病人治病……

「姑娘！你治了我的病，可也救不了我的命啊！」有個老婆婆在石風的餵藥時，她顫巍巍的，說着辛酸的話！

事實俱在，有多少大個子的莊稼漢，在低首嘆氣，有多少婦女在飲聲哽咽……他們得不到救濟，他們找不到活幹。他們有的賣兒，有的鬻女……而有的，自已插上了草標，在賣自身……

是的，治好了病，得吃飯！得有工作……這才能活下去……老婆婆的說話有眞理……

石風在勸慰！她相信，石天縱會找到主見，至少……能有個活命的口糧，先運來……

果然，這個所謂龍王廟中，災民起了鬨，有着一對英挺的夫婦，後面有人，推了幾輛獨輪車，車上鼓鼓囊囊的，全是麥餅……

見人發，大人每個四個，孩子每人兩個……

有多少人，捧了麥餅在流淚……

石天縱是深沉地對衆人說道：「明天，一定想辦法，將你們打發走……」

對，有不少災民甘心回家園。水退了，旱災已過去了，如果回得家鄉，那麼，他們有信心，能重建家園……

人們已知道，這一對夫婦，就是鬨傳災民中的活天神……眞菩薩……他倆已打發了，也救活了不少的災民……並且安排妥貼，他們有多少個在叩頭！在歡叫……

夜深了，石天縱與惠寒菁雙雙分手……一個去找好商、大財主白順生！一個去找洛陽最有聲望的劣紳朱祥信。

惠寒菁早已踩過盤，朱祥信的住家在城中的觀音巷，不想，在半路中，他爲一條黑影阻住了！

「惠小姐，別走！」

「啊，是侯大哥！你阻我幹什麼？」

「唉，我們一直跟在你們身後。爲什麼？代你們担心。我怕你們鋒芒太露，我更怕你們目標太大，現在，你們已爲那些惡徒兇人，視之爲眼中釘……」

「什麼？侯大哥……」我們到底做錯了什麼事？」

「不是做錯事，而是太多事。」

「侯大哥……」寒菁還想分解！不想那個以前布政使門下的奴才侯霖阻止了她的說話。然後正色的說道：「我們邊走邊說！我正怕朱三弟，黃四弟，還有徐七弟幫不了石少爺的忙……」

「縱哥，他……有難？」

「但願天南雙煞未到……」

「什麼？『天南雙煞』與我們有什麼過節！」

「我也查不出個所以然來，唉，惠小姐，本來，我們何嘗關心那些災民的？還不是讓你們倆震醒了……一直來，我們養尊處優，一直來，哼哼，但求安穩過日……那想到，越看那些爲官作吏的，越令人噁心！可惜，我們不好意思有始無終，後來，你們來了，這一次，幾乎令我們自相殘殺，我們算是饒了楊欽一條命，大家互不相欠。我們走了出來，然後。我們看到了更多的事……有時候，我們暗中出手，代你們打發幾個找你們報仇的傢伙，有時候，我們代你們刺探些消息，或者，先代你們解決了幾個能手，讓你們容易成功！不想，今日，我們却無意之中，看到了十年前的老對頭：龍山四喪門……在白順生家中出現……我們不得不留了心，果然，爲我們打聽到，非但白順生是個好商，更是個坐地分肥的大梟！你們想對付他，他却故意示弱，引石少爺入彀、中計……」

惠寒菁不禁心中震盪。她一面多謝了侯霖，不埋沒兩代世交之交誼。可是，另一面不得不有所追憶前情，檢討前事……

她突然發現了，自己夫婦太大意，也太自恃了。代民請命，本就是好事，可惜，到底結下了不少仇家……又何況自己一無戒備，二無防範。簡直自己將自己，赤裸裸的賣給了對頭……

她心中又是一凜，她想到，善者不來，來者不善。白順生是會家，自己也會不打聽明白，石天縱勢必會吃了人暗虧……

並且，這個虧小不了……

身法疾動……兩人似飛的，向白家飛奔來！

不想，人尚未走近白家莊，面前已飛也似的，走來幾個人。借天際一點微光看來，分明爲首一人正是石天縱，而且是爲人所扶住，仔細一看，石天縱的面色似火，喘息粗重，而石天縱之後，有一對孿刺且戰且走！

侯霖是一聲長嘯道：「朱三弟，什麼了？」

「老大，糟糕透頂……」朱三回了一句！

而後面却已傳來一聲怒吼，侯霖再也無法追問詳情，身形一閃，人已向戰圍中撞去，而一人已左肩受了極重的血傷……

桀桀笑聲中，有人得意洋洋的在怪叫：「徐元凱，你看如何？」

「以多爲勝，更用上了這等陰狠的暗器！」

「好，我就不用暗器，來會會你們太白五天罡的能耐！」

聲到人到，而勁風帶嘯的，向三人圍了上來……

侯霖已看清了來人中，有不少是以前見過面的兇星、惡煞，有龍山四喪門，有黃河帮中三大高手——紫髯龍、鐵背龍及鬧海龍。有橫行太行的七巧帮，而後來的出手者，看穿着打扮，如此闊綽富泰，莫非是白順生？

可是，再看清了白順生的出手，竟然是嵩山門中的大嵩陽手時，他倏的記起了一個人！那個反叛師門的惡徒，嵩山派中後起之秀的九曲神掌姬長空。

誰也不明白姬長空叛門之理由。但是，姬長空他竟然仗神掌連創嵩山派中三大長老後，揚長下山！不想，一下山，立即失了踪……想不到，他原來在洛陽城中，做他的大財主。而這個財主却是個合法商人。卽使他做盡壞事。也不過是不擇手段，謀取巨利……

他收買賊贓，因此與黑道中人有往來……但是；誰不會想得到，他實在是嵩山派中的出名煞手？

「原來是你……」

「算你有眼光，不過，你們，也別想活着走出洛陽城了，哈哈……」

笑聲中，那些黑道中的能手，已將五天罡僅剩的四個，圍住了……這些人個個有不弱的身手。又何況，龍山四喪門與四天罡本有積怨。今夜，非但人多欺人少，更且有白順生出手相助，九曲神掌非同小可，白順生又是別有所遇，出手之中，夾雜了股不知名的異悉怪勁！侯霖是個見多識廣的江湖能手，這多年來，功力一直不曾荒廢，一套小天罡、七星手法，可以說得是門戶緊密，出招繁複的名家神招。但是，今夜，竟然會讓白順生——姬長空的出手發招中之異悉怪勁，破門而入……

朱三已將石天縱交給了惠寒菁。四人會合，用天罡掌法中的四象反曜陣法展開……可是，徐元凱因一時不愼，爲四喪門中的老三崔黑子，掌夾釘，一蓬黑眚釘，引使徐元凱閃身躲避時，一招「陰魂歸墟」，擊中徐之左肩。徐元凱左肩爲喪門鋼所中，打了個骨碎筋斷，半身等如廢了一般，現今，爲了他這一傷，牽引了陣法之靈活性，九曲神掌姬長空已看出了便宜，他是利用了同黨牽制了四天罡，而自己在陣外游走！

姬長空本身功夫，强過四天罡中任何一人，現在，一傷三危，而且爲羣兇所圍，四天罡一個「倒轉循環」，希望仗此一個大抖亂，衝出重圍。不想，眼前一花，一聲慘叫，徐元凱首先爲姬長空一招「日輪初升」，擊中後脊，試想，姬長空能掌傷嵩山派長老，這掌力豈容輕視？徐元凱本身有傷，如今，傷上加創，又是擊中脊後靈樞大穴，脊骨斷，血脈傷，狂嘔鮮血中，翻身倒斃……

這一來，形勢大亂，此長彼消，邪氛大長之下，姬長空是陰狠沉鷙得可怕，說一句挖苦，得意的話，出一掌詭異怪狠的惡招，餘下三天罡雖個個氣憤難出……那想到，飛來二朵紅雲，紅雲一近，突是發出股其紅如血的精光……三天罡是各各一聲悶哼……

不想就在此時，一條青影閃出，手一揚，幾絲其亮如電的精光射出！其疾如電，並且，宛如突然之間，出現了一片繁星，羣邪呆得一呆，而後邊巳傳來厲吼道：

「小心，奪命銀星！」

你這裏語聲才出，而一片極尖厲的炸音中，羣邪紛紛倒退……可是，有幾個已中了這奪命銀星，倒在地上；轉輾哀號！而有幾個想起了奪命銀星之厲害時，個個有着怯意。不想，姬長空突然一聲厲嘯：

「追！」

「追誰啊？白大哥！」

「追那個主兒，想不到，奪命銀星原來在她的手中！」

「白大哥，奪命銀星太霸道……」

「對，追上去……可能再有……死……傷……」

「誰敢不去……」姬長空在怒嘯……人，誰不怕死？而奪命銀星正是江湖上談虎色變的暗器之王。

兩朵紅雲突然入圍，立在姬長空面前的，乃是兩個穿火紅道袍，大頭矮身的孿生道人！兩人行動一致，連說話也同時開口：「別叫他們去，你我三人已够了！」

「可是，尙有三天罡！」

「中了咱弟兄的火雲針，恐怕活不了啦！」

姬長空一聽，心中明白，他看看孿生道人一眼，沉聲說道：「追！」

「追，搶到奪命銀星，哈哈——你我算對主者，有了交代了……桀桀……」

笑聲中，三人巳沒入了暗處！

大俠之死

「啊，恩公，你，怎樣了？」桑石風詳細注視着石天縱，而石天縱現在却是神情委靡……

「中毒……」桑石風驚叫了一聲！

「可惜，我們只能救得了他們這些人了！」天縱是長嘆了一聲，兩行清淚流下……哆嗦着雙手，解下了一個布包，包中有着金葉子……

惠寒菁聽清楚了，就因爲他只顧揹上包袱，而忘了戒備，中了火雲針……三天罡立即搶救，那想到，埋伏的强手齊出，雖仗天縱的最後一股少陽力，奪破一個缺口。

可惜，出得莊來，依然落得個全軍覆沒！

有多少人在哭，災民們看到了，金子是恩公用血換來的……

「還得準備……他們，那些惡人會找來……」石風哭着說。

災民們起了閧……

誰敢來找麻煩，他們準備拚了命。反正，是恩公讓他們活下去，好，將條命交給了恩公也就算了……

「連夜走……」是天縱的果斷說話！寒菁就如傻了一般，她實在想不明白。我們……犯了什麼天條，而我們得如此慘遭不幸……

有着大車聲響……龍王廟中，竟然拉出輛大車來！

車輛才走，可惜，天南雙煞與姬長空已趕到！三人相顧一笑，然後各展身法，向那輛大車追去……雙煞的輕功極佳！可是，他們却看着這大車走，走，走……

大車進了山……好了，三個人算是出了聲：「與我停下了吧……」

但是，你說你的，那個趕車的，却是拚了命的舉鞭子……催馬急走……

雙煞是幾個起伏，人巳似一對飛鷹也似的，撲向大車，姬長空不禁心神一凜，看來，兩弟兄有心先取到手！不過，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對，對頭在危急之中，一定會再發這暗器之王，雖然，自己巳經明白，這一對夫婦，功力不足，而不能發揮銀星之全部威力，不過，到底是江湖上有名的殺手神兵啊，須看個清楚明白，讓兩弟兄去打個頭陣，未嘗不可……他倆眞的到手了，自己，哼哼！依然有辦法，將它取過來……不料，前面的大車是毫無動靜，雙煞巳扣住了大車，而車掌却在大叫：「大王饒命……」

雙煞是鬚髮戟張的，各各抓住車廂一邊，喝一聲起！但聽得嘩喇喇，一陣刺耳響聲，大車車廂竟然硬生生爲兩人的神力撕爲兩爿，車廂毁，而車中人出現了……

是十來個鶉衣百結的婦孺……雙煞眼光如電，對那些婦孺看啊看的，他怕對頭混在這些婦孺中！可惜，他找不到……突然，雙煞是一聲厲嘯，一個旋身，向姬長空處走來，一近身，道聲「走」！就此走了回頭路。

三人巳明白，中了調虎離山之計。可是，他們誰也想到了，這批對頭個個身受有傷，除了那個放奪命銀星的，憑仗她一人，帶走幾個傷者，老實說，極難走得出他們的掌握。既然他們用上了調虎離山之計，勢必會再用金蟬蛻殼之計。好在自己脚程快，他們想運走傷者，勢必有段時間，卽使他們勉强走得幾步，哼哼……循踪搜跡，料也不太困難，所以，雙煞說走就走，而姬長空是毫不反對，更且在回程時，揚手發出一枚旗火訊號……

趕到龍王廟，一片寂靜……可惜，當他們一進廟中，才有所問訊時，那些災民可起了閧！你也罵老天，他也咒惡鬼……非但問不出個所以然來，反而鬧了個灰頭土臉，別看這幾個殺人不眨眼的江湖兇煞，可也讓衆多的災民，他們那種淳樸的感情，衆志一心的表現鎭住了，他們誰也不敢出手，誰也不能殺人，因爲，他們是可憐的一羣……殺了他們，也眞的能表示些什麼？英雄？抑或好漢？三個人就只能搖頭嘆奈何，除了暗中留神，查看有無混雜其中之外，其他，他們也眞沒個好漢子。

人，不見了，雙煞明知，中了自己獨門暗器火雲針，就等如向閻羅王簽了狀，活不了。但是別的不在乎，死人也不放在他們心上，他們想奪取「奪命銀星」啊！

功力不足，就不能發揮它的眞正威力，如不趁此時機，奪取到手，將來，可貽患無窮，不想，眼看大功可成，嘿，一個疏忽，失去了踪跡……羣邪會齊了，姬長空却巳發下了命令，四下搜捕。他料準了，對頭有累贅，絕難一無踪跡可查。並且，更立下了相互聯繫之訊號……

姬長空是有信心將奪命銀星扣下了。

北邙山中，有兩輛大車在飛馳……一輛沒有了車廂，車中人全顯示在陽光下。

後面還有一輛車，四面密封，而執鞭趕車的，是個少女，少女旁邊坐了個十二三歲的大孩子……原來，兩輛車是一伙兒的，全是從龍王廟中出來。只不過，一輛走先，而後一輛是看準了四週之情況，才跟在前面的車，人而走着隱秘的路，這是個巧計，而這個巧計是不少災民的提供，參商之後而出來的。這一個故走險着，這一個亦步亦趨之巧計，果然令那些江湖煞星中了計，朦頭轉向的，走了不少寃枉路，可惜！敵人雖說被撇開了，她的親人巳漸漸的面對死神了。

這是天南雙煞的獨門毒藥，爲其所中，那麼，除了雙煞親送解藥之外，根本沒一種急救靈藥。桑石風早巳明白……但是，她不忍心講！

三天罡也在與死神掙扎中……誰也希望他們能得出生天，那些預備爲惡人殺害的誘敵之災民，個個流淚默祝平安，可憐的是，天！賊老天啊，根本沒半點天理，侯霖在笑，看來，他振作了些，也精神了些，不過，桑石風却在哭，因爲，她巳看到了，這是迴光返照啊！

「總算我，死得値，爲那麼多的父老兄弟而死，我們死得値……」這是侯霖等人最後的遺言。

「寒妹……」現在輪到石天縱了。

桑石風巳哭不出聲了，惠寒菁却冷冷的看着自己心愛的丈夫……

前面傳來了一聲鬼嘯，半空中，出現了一道旗火……

「撇下我走，」是石天縱斬釘截鐵的說話，「奪命銀星不可失去！以免害人不淺，引起武林浩刼，報仇，記住，代我報仇……」

「不，」惠寒菁冷然的搖了搖頭，「咱夫妻死在一塊兒！」

「不……」石天縱面上突然升起一朵紅雲，紅得怕人……「寒妹……不可……」但見天縱之雙目圓睜，而眼白也漸漸轉成了紅色……微見有血水沁出。可憐，一個小輩英俠，爲了救災護人，代民請命，竟然死在這個天南雙煞的青荷火雲針毒之下……他死不瞑目。他注視着妻子？他希望妻子不死，而他，只能用報仇兩個字，激發妻子之求生意志……

惠寒菁是鎭靜着……他慢慢的舉起手，沉着的說道：「縱哥，我害了你，也害了侯大哥等……我……」

眼前一黑，寒菁她仆倒了。

又是幾點旗火訊號在半空中爆散……只聽得出聲離沓，姬長空、天南雙煞，龍山四喪門、黃河帮中的三條龍……人是來了不少，分明，他們到底發現了石天縱夫婦之踪跡。終於發覺了這個亦步亦趨的巧計……他們來了，他們希望如願以償。

「哈哈哈，于家兩位前輩，果然名不虛傳，青荷火雲針，毒性天下第一……而今，這幾個傢伙，一個也走不了！」姬長空一邊誇獎，一邊却也觸目驚心。

「這個傢伙不知什麼來歷，如果，不是你老弟用的好計，恐怕我們弟兄的火雲針，難以上身……」

姬長空心中一動……看來，兩個煞神

，至今未疑心自己，別有打算……

再回想石天縱現身之時，他是萬分的忍氣，千分的吞聲，爲什麼？自己也不明白，只是覺得此君，聲勢不凡，兩目神光湛湛，別有一股莊嚴之態。他的心，自然而然的有了股自慚之色……

當時他順從地取出了他所需之金葉子……銀両，他看他沉着地揹上了身，打着結……

他的猥褻之作狀，取得了石天縱的信任，石天縱是疏忽了……他放棄了戒備，然後是火雲針之出手……

他埋伏下的六合刀，出了手！來了朱三，徐元凱……不想，石天縱的少陽刀，龍形七煞掌，依然神威不可思議，六合刀三死三傷，爲他們殺出重圍。

而現在，他死了，雙目圓睜中，依稀看見了淡淡的血淚，姬長空不得不震驚於天南毒物之厲害，不過，他最關心的是，奪命銀星……

依稀是個女的，發出這暗器之王……在石天縱身側，有着幾個婦人……一個個鶉衣百結，一個個面黃肌瘦，但是，一個個滿面正氣，却又萬分沉痛的看視着石天縱的屍身，她們誰也不作聲。

姬長空一伸手，在他意思，只不過搜索一番！那想到有十八只手阻住了他……

「人巳死了，大爺，你難道還不能放過具屍體……」

一個年約卅來歲的婦人，正氣而又充滿憤懣的說話中，目光烱烱的，看視着姬長空……

「他爲了救我們，給你們殺了、害了，我們是手無縛鷄之力的女流之輩，我們不能保護他老人家生前，我們甘心陪伴他死……如果，你們用強，那麼，大爺，你們先殺了我們……」

十來個婦人，雖說由一人說話，但是，她們的面孔表情是一律的！也就是說，她們決不能容許這些惡徒，來褻瀆了她們恩公的屍體！

「你們與我滾了下來……」姬長空必須搜索石天縱的屍體，他不得不拖開一個或二個婦人，出乎意外之事發生了。當他隨便的，一手扳住了一個婦人的肩頭時，那婦人是一聲慘叫，雙手一環，抓緊了姬長空的手臂，姬長空只覺得一股强力撞來，他是就手一格！而婦人的牙齒巳咬住了他的手腕……他發覺此婦一無內力，根本不是武林中人，他就是不明白，他們又是爲了什麼？

「你發了瘋……不成……」邊說，邊巳用力一抖，而少婦是一頭撞向地面，看來，倒有九成是她自己撞上去那樣，只聽得噗的一聲，少婦巳腦漿迸裂……死了！

「成全我們吧！」災民們異口同聲在叫……

姬長空不禁怔住了！

武林人士，殺人根本不是件難事，可是災民們的表示，令他們有着某種內疚。

又何况這多的人，四圍搜索，不見別的異跡人踪！他們依然搜了石天縱的屍體，可憐，人，死了七八個……七八個簡直是甘心殉葬的婦人……

石天縱身藏的「銀星滅絕訣」，爲姬長空帶走了，在他以爲大功告成了，他們走了！

哭聲遍野，那是災民們趕來了，他們看到了這幅凄慘景象，他們很小心的看着死人……

然後是沉默，有幾個災民看着車中的屍體，石天縱、侯霖……徐元凱、朱三……黃……他們全是死得可憐……

「爲什麼如此好人，得死……死得如此凄慘……」

「天公無道！」

「那來什天……」

「不，天，老了！老天爺，他年紀大了，他老懵懂了，他不會做天了……」

這是人們的心聲。

這是痛切的呼號！

也只有容身於如此的苦難景況下才能看出這個理性，才能說出如此沉痛的話。

突然，傳來了一陣哨吶聲……

有人跟了哨吶聲在唱……

「老天爺……

你年紀大！

耳又聾來，眼又花……

年紀大，

耳又聾來，眼又花……

老天爺！

你年紀大，看不見人來，聽不見話！

殺人放火的，享盡榮華。

吃素看經的，活活餓煞！

你坍了吧……

你坍了吧……」

朝政不修……天，是不會坍的，但是，必須得有個辦法……令天下昇平吧……

人們在想……在默祝，而有些人，他們自己找辦法去了。

（完）

兩月完俠情中篇小說

一劍挽狂瀾

馬騰・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丐帮總舵遭天地帮所毁，化爲灰燼，帮主下落不明，而天地帮經此一役之後，也損兵折將不少，這一戰轟動武林，黑白兩道對「天地帮」的實力和野心得重新估計，不久，又接得消息說「天地帮」又再次突擊丐帮各分舵，丐帮幾乎到了滅帮的地步，少林、武當兩派對丐帮的被擊十分關注，立即派出高手四處偵查那股引起武林動亂的神秘力量，同時要帮助丐帮對抗「天地帮」，並設法找出丐帮帮主……高樓劍、崔菁菁、祖誼三人落入無底陷阱中，經過一番掙扎，才將身子傾貼在岩壁上，不致使身子摔落阱底。

浴血拚死戰　羣俠陷重圍

草頭和尙悠悠醒轉，發現置身於一張床上，猛一挺身坐起，放眼一看，奇怪，自己明明在那神秘莊院園牆外的一棵樹上，眼見高樓劍，崔菁菁，祖誼三人同時失落在那幪面老者設下的陷阱中，由於驚急，一口氣湧塞在喉間，昏過去，現在怎會置身在這間簡陋的茅屋中，躺在一張由稻草舖成的床上。

他差點懷疑自己是否尙在夢中，或死了。

一骨碌從床上落地，太陽光從開蓬中透射進來，好亮好黃，搔着頭皮，怔眼連翻，他怎也想不起爲何會置身在這茅屋中，是了，一定是被人救到此地，但人呢？人到那裏去了，茅屋一眼可見，鬼影也不見一個，只有他一個人，他被弄得有點莫明其妙，呆住了。

猛的他渾身一震，急往門前奔前兩步——他想起了高樓劍三人身陷險境，生死未卜，怎不令他不驚急。

就算死，他也要查出高樓劍三人是生是死！

驀地裏，他奔衝的身形倏然停下來，一閃身，站在門側，凝神傾聽着，似有所覺。

門外響起輕微的脚步聲，有人向茅屋快步行來。聽步聲，不止一人。

來人不知是友是敵，草頭和尙不能不提防，恐防是那神秘莊院派出的人，來追殺他。

他全神戒備着。

脚步聲很快來到門前。

草頭和尙聽出，來者三人。

「不知野和尙醒了未？」語聲很熟悉，一時却想不起是誰。

隨着語聲，柴門吱呀一聲，被人推開了。

門開人進，草頭和尙一眼從門側瞥見來人，心頭大喜，「老乞兒，原來是你！」一閃身站在當先進門的那人面前。

當先推門進屋的人，是個年紀在七十開外，蓬髮亂鬚，身穿破衣，脚踏破鞋，

身材瘦削，精神矍爍，雙目精光烱烱的老者。

蓬髮亂鬚老者在一見草頭和尙現身眼前，毫不感到驚奇，伸手重重一掌拍在草頭和尙肩上，哈哈一笑，道：「野和尙，老乞兒見到你，好高興，上次聽雨樓一別，至今已有二年沒有和你大醉一塲！」

草頭和尙被老者一掌重重拍在肩上，痛得歪了身，齜牙裂咀，怪叫道：「老乞兒，你莫非不想與和尙喝酒了？」

蓬髮亂鬚老者聞言不由一怔：「野和尙，老乞兒正想和你大醉一塲，怎會不想與你一起喝酒？」

草頭和尙忍着笑，故意一瞪眼道：「那你爲何一掌想將和尙的肩頭拍碎？老乞兒！」

蓬髮老者被草頭和尙這一說，怪不好意思地搖着雙手，怔怔着說不出話。

草頭和尙不由捉狹地大笑起來。

蓬髮老者瞪視了草頭和尙一眼，突然也放聲大笑起來！

直教站在蓬髮老者身後的兩名小僮，看着兩人的樣子，莫明所以。

笑聲停歇，蓬髮老者喘了口氣，道：「野和尙，你又作弄老乞兒，該打！」揚起右手，作勢欲打。

草頭和尙閃身退開一步，搖手嘻笑說道：「老乞兒，千萬打不得，和尙禁受不起。」

蓬髮老者笑罵道：「野和尙，看在你能和老乞兒大喝三百杯的份上，饒你這一遭。」

草頭和尙嘻笑道：「老乞兒，和尙不領你這份情，和尙若傷在你掌下，世上還有哪人能和你拚酒？你之所以不打和尙，是爲老乞兒你自己打算！」

蓬髮老者揮手笑罵道：「野和尙，老乞兒說不過你，算了！」

草頭和尙得意地怪笑起來。

站在蓬髮老者身後的兩名小僮，見兩人皆已七老八十的，仍像小孩子一般的脾氣，不由忍不住，「噗嗤」笑出聲。

草頭和尙一見蓬髮老者，實在是太高興了，忽視了蓬髮老者身後的兩名小僮，現在被輕笑聲所吸引，往蓬髮老者背後一看，詫聲道：「藍天，白雲，你兩個爲何在此？倚劍樓出了事？」

原來站在蓬髮老者身後的兩小僮，就是高樓劍的兩侍僮。

藍天上前一步，垂手道：「小的藍天，白雲，見過大師，小的因見公子一去這多天，信息全無，掛念我家公子安危，所以偸偸和白雲跑出來找公子，找到這裏，恰巧遇到凌老前輩，故此得見大師。至於倚劍樓，小的出來時，沒有事故發生，是了，大師，小的聽白雲說，大師和我家公子，崔姑娘，祖大俠在一起，爲何現在有大師在此，大師，我家公子等人呢？」

草頭和尙黯然垂首，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白雲也跨前一步，焦急地問：「大師，公子與崔姑娘，祖大俠他們，是否出了事？」

草頭和尙長嘆一聲，沉重地點點頭。

藍天，白雲見狀大驚，不由齊張口欲問……

被藍天稱作凌老前輩的蓬髮老者，原來就是丐帮輩份最高，現任丐帮帮主楊邁武的師叔，江湖武林中稱作：「酒丐」的凌醉。

此人之所以被稱爲「酒丐」，是因爲他嗜酒如命，千杯不醉，人以是稱之。

凌醉一手按在草頭和尙肩上，皺眉問：「野和尙，到底發生了何事？老丐兒若不是早一步將你從那棵樹救走，你早被莊院追出的人殺了！」

草頭和尙猛抬頭：「老丐兒，原來是你救了和尙，這麼說，他們發現了和尙，唉……」

「究竟是怎麼回事，和尙快說。」凌醉性急地問。

藍天，白雲兩小僮也急切地望着草頭和尙。

草頭和尙一把拉凌醉坐下，示意兩小僮也一起坐下，兩小僮起初不敢坐，草頭和尙怪眼一瞪，道：「你兩個不坐，和尙不將你家公子的消息告訴你兩個。」

兩小僮一聽，連忙乖乖地坐在稻草堆上。

嘆了口氣，草頭和尙道：「老丐兒，有酒嗎？」

嘻嘻一笑，凌醉從懷中掏出酒葫蘆，遞給草頭和尙：「多此一問！老丐兒會無酒嗎？」

草頭和尙接過，拔出塞子，就着咀巴，骨嘟嘟仰脖一口氣喝了有大半葫蘆，仍想喝下去，被凌醉一把奪過，瞪目道：「和尙，你想吊老丐兒酒癮？」

一仰脖子，急不及待地將小半葫蘆酒喝個清光，點滴不留。

草頭和尙哈哈笑道：「老丐兒，今天的酒爲何這樣少？」

搖着空葫蘆，凌醉可惜地道：「老丐兒身上只有够買一葫蘆酒的錢，奈何？眞吊癮。」

藍天，白雲見兩人那滑稽的樣子，想笑，又不敢，只好强自忍着，蹩得好不辛苦。

「酒已喝了，野和尙，快將事情說給老丐兒聽。」凌醉催促草頭和尙。

草頭和尙怪眼一翻，問：「老丐兒，和尙昏睡了多久？」

凌醉道：「三四個時辰左右。」

草頭和尙伸手搔着後腦：「和尙還以爲睡了三日三夜。」

隨又嘆口氣着急地道：「只不知他們現在是生是死？」

藍天忍不住插口問：「大師，你可是說公子他們三人？」

草頭和尙沉重地點點頭。

藍天、白雲不由臉色大變。

凌醉不耐煩地催道：「野和尙，幾時變得這樣婆婆媽媽，快說吧，急死老丐兒了。」

草頭和尙道：「此事說來話長，不知從何說起！」

「那你就從頭說起吧！」凌醉迫不及待。

「好，和尙就從頭說起給你聽！」草頭和尙略整思路，將事情的經過，從自己遭到襲殺開始，一直到今天早上在樹上眼見高樓劍三人失陷神秘莊，生死不明，自

己驚急過度，從樹上昏摔下來的經過，說了一遍。

凌醉聽得很詳細，神情嚴肅，聽完草頭和尙將事情的經過說完後，沉聲道：「野和尙，想不到老丐兒在關外逛了三個月，中原武林竟會發生這麼事，眞想不到，他們究竟是什麼人？你們可曾查到？」

「什麼也查不到。咱們今天早上就是想在神秘莊探查一下，想不到高公子三人就陷在莊內！」草頭和尙雙手一攤。

「大師，凌老前輩，小的給你倆叩頭，請將咱們公子救出！」藍天、白雲兩人，竟眞的朝兩人磕起頭來。

草頭和尙一把扯起兩人：「快不要如此，和尙也急死了，走，咱們去救你家公子他們！」

站起身朝外就走。

凌醉一把將草頭和尙的破僧袍扯住：「野和尙，慢來，急也不在一時，坐下來，商量一下，謀定而動，總比亂闖一番好，聽你說，莊院內不但防守嚴密，而且機關重重，高公子三人就是失陷在機關陷阱中，咱們更應該小心從事，萬不能再陷在莊內，否則，他們就會陰謀得逞，而咱們死了，也沒有人知。」

草頭和尙被凌醉一席話說得一拍後腦，一屁股坐下，道：「老丐兒說得有道理，和尙聽你的，來，你兩個也坐下來。咱們想個好辦法，再前去救人！」

藍天，白雲心急主人安危，恨不得立刻趕到那莊院，將高樓劍救出，聞言猶豫着，不想坐下。

草頭和尙見兩人不願坐下，怪眼一瞪：「快坐下，聽見嗎？」

兩人才不情願地坐下。

凌醉蹙眉道：「照你剛才所說，和尙，只怕高公子三人凶多吉少。」

藍天，白雲兩僮聞言，不由雙目微紅，哭泣起來。

草頭和尙見兩僮抽泣，想起在樹上窺望見高樓劍三人只不過一眨眼間，在巨响塵烟中消失了踪影，幪面老者放聲狂笑的情景，心中一沉，繼又揚眉道：「雖然現在他們生死未卜，和尙相信，以高公子的機智，三人的身手，雖然失陷，但決不會死！」

「大師，那咱們立刻去救公子他們！」藍天霍聲從草堆上站起來。

草頭和尙眼快，一手將他們按坐回草堆上：「你這是去送死！坐下，等和尙和老丐兒想個好辦法再去救人，咱們若再失陷在莊內，不但救不出你公子，咱們死了，也沒有人知道，那不正遂了他們的心願了？」

藍天嘟着咀：「大師，凌老爺子，小的請您倆老快些想個好法子吧！」

凌醉開聲道：「咱們四個人，實力有限，硬闖不行，夜探，他們肯定加强戒備，以他們在莊內的實力，被他們發現，就很難救人，脫身，爲今之計，待老丐兒到揚州分舵，找些人手來，實行聲東擊西，或者可行！」

草頭和尙怪眼翻了兩翻：「老丐兒，和尙怎麼想不起呢？好，你快去通知丐帮兄弟，咱們在此等你。」

凌醉挺身站起，朝門就走。

「慢着。」草頭和尙霍聲從草堆上跳起身，止住正要出門的凌醉：「差點忘了告訴你，洛陽城有他們的人，小心一點，不要被他們的人發現了，盯上你！」

「放心，老丐兒有的是辦法！」聲落，身形一動，人已閃沒在門外。

× × ×

傍晚時份，仍不見「酒丐」凌醉回來，草頭和尙不覺有點心焦，表面仍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

藍天，白雲已忍耐不住，三番四次走到門口，探首往外張望。

外面暮色四合，目力所及，人影也不見一個。

二小垂着頭，退坐在草堆上，不言不語。

草頭和尙本想安慰兩人幾句，但又不知說些什麼好，他現在也想人安慰他，看着二小悲愁的樣子，他唯有搖頭。

最後連草頭和尙也等得不耐了，站起身，走出門口。

說也眞巧，草頭和尙剛出門口，一眼就望見，在沉沉暮色中，在野地樹木間，有一羣人正朝茅屋飛奔而至。當先一人，看不清楚樣貌，但見他頭上迎風飄飛的蓬髮，就知道來者不是別人，正是「酒丐」凌醉，不由大喜，轉頭對垂首坐在草堆上的二小低聲喜道：「不用愁了，老丐兒帶着人回來了！」

二小聞言，歡喜得蹦聲從草堆上跳起，奔出門外，放眼張望。

就這說話的瞬間，一行人已奔到三人不足二丈遠，當先一人，正是在丐帮中被尊稱爲老祖宗的凌醉！

身後一行人，正是他的徒子徒孫——丐帮弟子。

二小已直奔着迫上前去，歡叫道：「凌老爺子，您回來了！」

人未到，凌醉已呵呵笑道：「野和尙，讓你久等了吧？」

「老丐兒，因何去了這樣久？」草頭和尙對奔近他們面前的凌醉問。

「進去再說！」凌醉語聲沉重。

草頭和尙發覺凌醉面色沉肅，想問，又忍住了，轉身進屋。

凌醉沒有跟着進茅屋，轉身對站在身後的丐帮弟子道：「散開到四面把守，趙舵主，跟老夫進去！」

二三十名丐帮弟子遵命四散佈防，凌醉轉身進屋，揚州丐帮分舵主趙恕跟在身後。

二小早已隨着草頭和尙進入屋內。

二人一進茅屋，草頭和尙一眼就看見跟在凌醉身後的趙恕，上前道：「趙舵主，你也來了。」

「趙恕見過大師！」趙恕抱拳一禮。

他兩人早已見過幾面，故此認識。

茅屋內昏黑，但草頭和尙一眼就看到凌醉和趙恕臉色有異，忍不住問：「老丐兒，你還未答和尙剛才一問。」

凌醉握拳嗔目道：「老丐兒之所以這樣趕回來，皆因揚州分舵今天黎明時份，被『天地帮』放火襲擊，死傷了七八十名兄弟，老丐兒找到分舵，只見分舵被燒成一片瓦礫殘垣，才知出了事，於是四出尋找帮中弟子，最後在揚州城外二十里外，

才找到趙舵主。天地帮這羣混蛋，老丐兒決不會放過他們。」

趙怨悲憤地道：「老祖宗，大師，天地帮不但在各地向丐帮展開攻勢，總舵也被杜年率領帮中精銳，趁總舵空虛，摸黑放火襲擊，於一夜間也被毀了，現在帮主下落不明。」

「是幾時發生的？」草頭和尚大吃一驚，「天地帮不是和貴帮一向都相安無事的嗎？」

「大約在七八天前，帮主雖然不知所在，但晚輩於三天前接到帮主手令，囑晚輩嚴加防備，但仍被天地帮將分舵毀了，至於天地帮因何如此，晚輩一時也不清楚，楊帮主手令上也沒有寫明。」

「天地帮一定有人在背後撐腰！」凌醉微一思索，「要不然，杜年那小子，天大胆量也不敢向咱們丐帮下手，此事只怕不簡單！」

語聲一頓，接道：「這件事暫且擱下，救人要緊，但願高樓劍福大命大，逢凶化吉。」

「高樓劍？武林中盛傳，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倚劍樓主高樓劍？他因何會失陷在那莊院中？」趙怨一聞高樓劍三個字，驚詫地問。

「不錯！」草頭大師點頭，「高公子就是武林中人稱倚劍樓主的高樓劍，至於因何會失陷在那莊院，說來話長，留待救出人後再告訴你吧，現在救人要緊！老丐兒，和尚一天未有東西到肚，你可有帶食的來？」

「老丐兒怎會忘了你！」凌醉從懷中掏出一隻葫蘆酒，及一包食物，遞給草頭和尚。

油紙包住的食物有五六個饅頭，兩隻鹵鷄，草頭和尚早巳口水往肚裏吞，也不客氣，招呼藍天，白雲兩僮一齊吃，不過一會工夫，酒被草頭和尚一個喝光，食物則三個人分吃光。

抹抹嘴巴，草頭和尚對凌醉道：「老丐兒，你說的聲東擊西之計，可說出來聽聽！」

「很簡單，咱們也來個照辦煮碗，先在後院放火，引開他們的注意力，然後咱們潛入莊中，搜尋高公子三人的下落，趙舵主帶一部分弟兄，盡量牽住莊院中的人，一部份弟兄在莊院外接應，如何？」

「好計！」草頭和尚拍掌道：「何時去？」

「現在去！現在是吃飯時候，他們發夢也想不到咱們會現在去，攪他個措手不及！」

「好！和尚讚成，咱們現在立刻去！」草頭和尚說走就走，當先走出茅屋，凌醉，趙怨，兩小僮跟着，會齊了丐帮弟子，一齊往莊院摸黑飛奔。

× × ×

高樓劍，崔菁菁，祖誼三人，被困在岩壁裂隙中，任他三人想盡了辦法，就是脫不了困，三人現在唯一的希望全落在草頭和尚身上。但，時間越久，希望也越渺茫，肚子也在咕咕直叫。

三人經巳筋疲力盡，經過一夜的搏殺與奔馳、驚險、攀爬，再無力氣去嚐試是否能找到脫險之途，無力地倚坐在裂隙中，任黑暗與沉寂包圍着他們。

高樓劍坐着調息了一會，感到精力恢復了些，鼓起精神，開聲道：「祖兄，菁菁，這樣子下去，只有餓死！咱們不能坐以待斃，再想想辦法，試試，如何？」

祖誼精神一振，道：「高公子，可是想到辦法？」

高樓劍澀然一笑，道：「祖兄，小弟還未想到，你可想到？」

祖誼在黑暗中搖搖頭：「在下還以為你想到了。」

「劍哥，這裏如此黑，可惜火摺子巳用完，不然，將環境弄清就好得多了。」

高樓劍沉思了一會，突然雙目閃閃有光，道：「祖兄，菁菁，我想到了一個辦法，不知是否可行？」

「什麼辦法？快說！」祖誼與崔菁菁同時目中閃光，與奮地齊聲問。

「辦法是，用帶子縛在祖兄的兵器上，咱們輪流運足力氣，朝上擲，如能將祖兄的穿喉挿插入阱口的壁上，咱們就可以抓着帶子攀上去，再弄開阱蓋，就有機會脫身。」

「好辦法，咱們立刻動手！」祖誼挺起身，將手邊的穿喉挿遞給高樓劍。

穿喉挿是他在爬上岩隙時，順手帶上來的。

「劍哥，如若上面阱口又是岩石，豈不是白費力氣？」崔菁菁提出問題。

「照估計不會，近地面大多數是土質，你記不記得，那天井是土面，而不是石面，有九成阱面是土質的，咱們如若够運氣，希望能將穿喉挿擲入土內！」高樓劍動手將帶子縛牢在穿喉挿上。

「地面離這裏不知有多高，這根帶子可能不够長。」高樓劍將帶子盤起。

祖誼不聲不響，將束腰的帶子解下，脫下外面的長衫，動手撕成布條：「將在下的腰帶布條縛上，相信够了吧？」

崔菁菁動手將祖誼撕成的布條搓成繩子一樣。

很快，準備工作做完了。

高樓劍站起身，拿着穿喉挿，移到裂隙邊，站穩脚步，一手抓着隙邊的岩石，穩住身形，身軀微往後仰，如擲槍般，朝上發力向斜對面將穿喉挿擲出。

「颼」一聲，穿喉挿閃出一道烏光，帶着破空聲，疾若電閃般朝上擲飛而去。

三個人的心情都很緊張，祖誼感覺到帶子從手中溜脫，一瞬間的時間，彷彿經歷了一個漫漫長夜。

「鏗」一聲大響，火花迸濺，回聲嗡嗡，一道烏光劃破黑暗，朝下飛墮。

這一次失敗了，穿喉挿擲在岩壁上。

祖誼握緊手中帶子，雙手猛一震動，穿喉挿巳墮盡，仍不到底，祖誼快速地將帶子往上收回，穿喉挿又拿在手中：「高公子，讓在下試試。」

高樓劍也不堅持再擲，退在一旁，讓祖誼站在隙口。

祖誼站穩脚步，深吸一口氣，仰身揮手，運集全身力道在手臂上，將穿喉挿擲出，穿喉挿帶着一溜烏光，斜向上如箭矢般飛射。

「鏗」一聲大响，火花四濺，仍然擲在堅硬的岩壁上。

「只怕上面全部都是岩壁！」崔菁菁有點失望。

高樓劍堅定地道：「就算是岩壁，也要將它擲入！」

伸手從祖誼手中接過業巳收回的穿喉挿。

默運眞氣，在體內游走一番，吐出一口濁氣，長吸一口清氣，猛喝一聲，身軀如弓，手臂如箭，全力將穿喉挿朝上面擲出。

穿喉挿其疾如電，斜向上飛擲而去。

三個人的一顆心，亦隨着電疾朝上飛擲的烏光往上提，提到了喉嚨。

曳着布帶，但聞「噗」地一聲沉响，祖誼手中的帶子也停止了溜脫，靜默了一會，三人同時歡叫起來：「擲入了，擲入了！」

雖然不知擲入的地方離地面有多高，但從手中足有十多丈長的帶子，現在只剩五尺不到，和穿喉挿插入壁中的响聲判斷，離地面不會太高。

崔菁菁興奮得眼中流出了淚，也不顧站在旁邊的祖誼，一把將高樓劍摟住。

人在興奮時，眞情自會流露——毫無顧忌。

高樓劍也輕輕摟住崔菁菁，寬慰地輕拍着她的背。

「高公子，崔姑娘，待在下先攀上去看看情況。」祖誼巳經拉緊了帶子，加了力道，帶子沒有鬆脫，足可承起一個人。

兩人放開了，同聲說道：「祖兄，小心。」

祖誼點頭，抓着帶子，脚登岩壁，慢慢往上攀升。

× × ×

莊院後院中火光熊熊，映紅了黑沉沉的夜空。

火勢越來越猛烈，却就是不見有人出來救火，奇怪得很，難道這莊院中的人都死光了？

掩伏在莊院牆外的草頭和尚，凌醉，趙怨，藍、白兩僮，都在緊張地注視着火光冲天的後院。

火光映紅了半邊天，火勢巳蔓延至緊連後院的一進房屋，仍不見有人救火，莊院內人影也不見一個。

「咱們快進去！」草頭和尚在樹上大聲喝叫，「老丐兒，莊院內的人早巳跑光了！」

當先從樹上躍落院牆內。

四下掩伏在牆下的凌醉各人，紛紛拔身而起，躍上牆頭，果然見除了後院火光熊熊之外，其餘地方均黑沉沉，靜悄悄，鬼影也不見一個。

衆人紛紛躍落莊內，草頭和尚早巳一馬當先，朝正中天井竄奔而去。

凌醉比較小心，分派了帮中弟子，到莊院內四處搜查，自己則和兩小僮，跟在草頭和尚後面，飛奔向天井。

草頭和尚身形如飛，早巳來到高樓劍三人失陷的天井前，恐防有詐，在屋廊下巡視了横列的房屋一遍，空無一人。

這時，凌醉等也跟着到，打量了四周一眼，不解地道：「他們好端端的，為何將這莊院放棄了？」

「可能因為走脫了和尚我，他們恐怕和尚帶人來這裏，又不想過早暴露身份，所以放棄了這裏。」

抬眼看一看火勢，苦笑道：「老丐兒，這把火是白放了，不但白放，咱們還要將火勢止住，不然，火勢蔓延各處，要救人就很難了！」

凌醉一跺脚，脫口罵道：「他媽的老狐狸，若撞在老丐兒手裏，不將他丢在火裏才怪！」

對一名奔來的丐帮弟子吩咐道：「快帶些弟兄將火勢止住。」

那名丐帮弟子應聲去了。

轉對草頭和尚問：「高公子失陷在哪裏？」

「就在這裏失陷！」草頭和尚一指廊下天井。

兩小僮聞言，齊撲出天井。

「慢着！」草頭和尚喝止了兩僮，「提防陷阱！」

藍白兩僮連忙縮脚。

這時，在莊內搜查的丐帮弟子，紛紛來到廊下，趙怨道：「老祖宗，大師，莊內一個人也沒有，連高公子三人的踪跡也不見。」

草頭和尚聞言，不由垂下了頭：「只怕是死了！」

藍白兩僮聞言，不由渾身一顫，同時悲聲高呼道：「公子，您在哪裏，小的和大師等人來救你，您應一應吧！」

兩人在莊內繞奔，放聲悲呼！

火勢巳受到制止，也不用火把，莊內一片通明。

凌醉黯然不語，突然抬頭道：「野和尚，你不是說他三人失陷在陷阱內，既如此，不管死活，弄開它看看，死要見屍，生要見人！」

草頭和尚聞言，指着天井正中道：「他們就是在屋頂躍落那裏，巨响與塵土揚飛中不見了的！」

接又道：「一定有機關控制，和尚記得很清楚，那幪面老者和另三人站在那裏，待到高公子三人從屋頂撲落，幪面老者等人退身至對面廊下，高公子三人一擊不中，躍落他們站立的地方，就失陷了！」

「一定有機關操縱，咱們不用怕，他們人巳走光，機關沒人操縱，不靈的了。」凌醉當先步下天井，一點異樣也沒有，但他仍很小心，每一步先伸出脚尖點點，然後才踏實，這樣踏遍了天井，一點事也沒有。

這時，二小淚流滿臉，失望地來到天井中。

叫破了喉嚨，找遍了所有地方，既不聞回應，也不見影踪，二小傷心欲絕。

草頭和尚也步下天井，站在高樓劍三人失陷的地方用力跺着，微有震動。

「這下面是空的！」草頭和尚巳發現了。

「何以見得？這裏和別的地方一般無異！」凌醉上前打量着地面，沒有什麼異樣。

「不信，你用脚大力跺跺看！」草頭和尚說。

凌醉依言用脚在地面上大力跺了幾下，果然感到脚下地面微有空蕩的震動：「果然是空的，陷阱就在這裏！」

趙恕與二小奔了過來。

「藍天，白雲，你家公子就是陷在這下面的陷阱中，只不知是生是死。」草頭和尚對二小說。

「生要見人，死要見屍，大師，你想一想辦法將他打開吧！」二小目露希望之光。

草頭大師正想開口說些什麼，凌醉突然搖手阻止：「你們快聽，下面好像有人撞擊！」

二小巳飛快地伏身地上，耳朵貼着地面，凝神靜聽！

衆人靜下來，果然感覺到脚下的地面有一陣敲擊聲。

二小巳狂喜着跳起身：「大師，凌老爺子，公子他們未死，小的聽到一陣敲擊聲。快想辦法將他們救出！小的給您倆叩頭！」

二小眞的跪下，磕起頭來。

草頭和尚被二小弄得直跳脚，一迭聲道：「快起來，和尚又不是寺裏的佛祖，磕什麼頭，只要人不死，包在和尚身上，定必救出你家公子！」

凌醉也是啼笑皆非，一手一個，將二小從地上拉起。「和尚跳脚應承了，兩個傻小子，還磕什麼頭！」

轉對草頭和尚道：「和尚，如找不到機關所在，難道在地上挖出個洞不成？」

草頭和尚搔着頭，喃咕道：「這可難倒和尚了，機關一定在掩蔽的地方，老丐兒，還是你有辦法，你來吧！」

凌醉沉思一會，抬頭打量天井四周，皺着眉，不出一聲，衆人全留心望着他，特別是二小，目中盡是焦急之色。

凌醉搖搖頭道：「我也想不出什麼辦法，這樣吧，咱們用最蠢的辦法，在天井附近，四下屋廊中搜查一下，相信機關一定在附近，和尚，你說如何？」

草頭和尚點頭道：「唯有如此。」

於是，衆人在天井附近，房舍，屋廊仔細搜查起來。

二小巴不得立刻找到機關所在，好救出高樓劍，所以特別細心搜查。

× × ×

穿喉揷深深插入離地面還有四尺多的土壁上，只留下二尺多長在土壁外，祖誼好不容易攀升上去。

阱壁離地面的一截，果然是泥土。不過夾着很多岩石。

祖誼一手抓着揷柄，一脚蹬在土壁上，另一手如鐵鏟般，在土壁上挖了很多可落脚的淺坑，脚蹬在淺坑上，邊挖邊往上蹬，終於，他可以伸手摸到蓋着阱面的大石板。

試着用一手推擧，分毫不動，不由有點失望，恰在這時，他聽到地面上有脚步聲傳下，並隱約聽到不清楚的呼叫聲：「公……子！公子……」若有若無，他凝神靜聽，又聽不到了，原本狂喜的心中不由又黯然，以爲自己剛才只不過一時幻覺聽錯了，隨着，他的心不由又狂跳起來，側耳靜聽，這次很清楚，有人用脚踩地面，似在試探下面是否空洞，聽，又傳來了，他不由狂喜萬分，也不管上面的是什麼人，敵人也好，朋友也好，握拳朝大石板猛擂，用出了渾身力氣，目的是想讓上面的人發現下面有人，就算上面的人是幪面老者，他也要通知他，被救出後就算被殺，總好過困在這黑沉沉，不到底的陷阱中餓死好。況且，上到去後，就算是幪面老者他們，也未必死定，說不定還有一綫生機。

剛才草頭和尚等人聽到的一陣撞擊聲，就是祖誼拳頭擂在頭頂大石板上的聲。

擂了一陣，傾耳再聽，聽不到踩脚聲，却聽到一陣陣雜亂的脚步聲，在上面繞來轉去，好像在找尋什麼的，他知道上面的人在找尋打開這塊大石板的地方，不由激動得差點從抓着的揷柄上鬆手跌下去，驚得他出了身冷汗，爲了將好消息通知下面的高樓劍兩人，讓他們分享快樂，他大聲地朝下面叫喚：「高公子，崔姑娘，上面有人來救咱們了！」

聲音在空間迴蕩，震得人耳膜發痛。

在下面握着一頭帶子的高樓劍與崔菁菁兩人，盡管看不到上面的祖誼，仍眼巴巴地朝上望，正有點心焦，好一會聽不到有響聲，不知祖誼攀上了頂來，可有辦法打開阱蓋，就聽到了祖誼的叫喚，兩人在嗡嗡聲中，聽清了祖誼的語意，不禁驚喜莫可名狀，高樓劍一把緊緊握着崔菁菁的玉手，崔菁菁身軀依偎在他懷中，喜極而泣：「劍哥，終於有救了。」

「不知是不是大師帶人來救咱們呢？」高樓劍歡聲道。

「大概是吧，只有大師知道咱們失陷在陷阱裏，只有他才會帶人來救咱們！」崔菁菁說。

「但願他們能快點將阱蓋打開，離開這暗無天日的鬼地方就好了。」高樓劍輕輕撫着崔菁菁的秀髮。

× × ×

草頭和尚、凌醉、趙恕，及一衆丐帮弟子，在天井附近團團轉，就是找不到開啓阱蓋的機關，草頭和尚急得直跳脚。

藍天、白雲二小僮，恨不得一脚將地面踩出個洞，好救出其主人。

還是凌醉比較冷靜，上前將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亂轉的草頭和尚拉住：「野和尚，急是無用的，解決不了問題，你仔細想想，今晨高公子三人失陷的情形，幪面老者等人退到廊下站立的位置，或許有帮助也說不定。」

草頭和尚站下來，怪眼連翻，在回憶着今晨在樹上窺看到的情形，突然，腦際靈光一閃，用手一拍後腦，怪叫道：「莫不是在那裏？」

凌醉急聲問：「野和尚，想到了？」

「和尚想到了一點，頗爲可疑，當時那幪面老者退到廊下，一手搭在那根廊柱上，同時間高公子三人撲落，就失陷了，莫非那根柱子有問題？」拉着凌醉，快步來到那根廊柱前。

兩人打量那根廊柱，毫無異常之處，和別的廊柱一樣，光滑圓淨，看不出有動過手脚的痕跡，地下的方磚也很穩實，凌醉忍不住道：「和尚，你可否依照記憶，將手按摸在今晨幪面老者按摸在柱上的地方上？」

「大致上記得。」草頭和尚答。

爲了安全，叫所有的人全部退到廊下去。

草頭和尚心情不覺緊張，一手朝柱上

按摸下去，毫無異常之處，不禁失望地看了凌醉一眼。

凌醉道：「你只是大致記得，仔細在那範圍細摸一遍吧，說不定機關就在你掌邊。」

草頭和尚心中狂跳，尾指摸點之處，似覺一陷，他不由加力尾指上。

驀然間，一聲天崩地裂大响，塵土飛揚，天井地上裂開一道方圓足有一丈的裂口，隨着裂口開處，塵土飛揚，一條身形如衝天白鶴般從裂口中躍起來，身軀在空中一折，倏然斜落在裂口旁。

衆人被那聲巨响震得呆了一呆，還回不過神來，就聽到草頭和尚一聲怪叫：「祖大俠，你們果然未死！」

五指一鬆，嚇得他連忙運力，緊緊按在那凹陷下去的機關樞鈕上。

從地上裂口中躍騰出來的人，正是祖誼，他離那阱口不過三四尺，況且又知道上面有人在救他們，所以他在下面，聽見巨响，跟着有昏暗的光綫透入，他打定了主意，如果是草頭和尚來救故然好，是敵人，則來個驟不及防，故此他在第一時間下面衝騰起，人在空中，早巳作了戒備，及至一眼瞥見草頭和尚那一眼就認出的招牌——半寸頭髮的光頭，心頭大喜，飄身落在阱邊。

他剛想開聲說話，二小僮巳撲奔到他身邊，白雲曾在倚劍樓見過他，他也認出白雲，白雲見他只得一人上來，以爲高樓劍崔菁菁兩人巳罹難，哭聲急問：「祖大俠，公子和崔姑娘怎樣了？」

草頭和尚也大聲道：「祖大俠，他們不是出了意外吧？」

祖誼連忙雙手急搖：「高公子和崔姑娘很平安，在阱壁裂隙中，咱們還要想辦法救他們上來。」

二小聽見高樓劍及崔菁菁很好，不禁歡呼起來，凌醉從廊下走到阱口邊，往下探看，不禁皺起了雙眉。

阱內昏黑不見底，阱口小，內裏足有四五丈方圓，也不知有多深，是挖出來的，不是天然生成。

二小巳伏在阱口，朝下面大聲呼叫：「公子，崔姑娘，小的是藍天、白雲，聽到嗎？」

一會，下面傳來悠悠的應聲：「藍天，白雲，祖大俠現在怎樣啦？」是高樓劍的聲音。

二小歡喜得眼淚直流。

祖誼往下叫道：「高公子，崔姑娘，在下巳上到地面，你兩個可以抓着帶子，一個個攀上來。」

「好，祖兄放心，菁菁現在先上。」高樓劍應道。

祖誼抬起頭來，一眼見到身旁的凌醉，認出是丐帮老祖宗，剛才因爲太興奮，顧住答二小的話，所以不及和凌醉招呼，現下忙抱拳一禮，感激地道：「晚輩祖誼，見過凌老前輩。」

凌醉打量祖誼一眼，哈哈一笑道：「祖大俠不用多禮，果然是人中豪傑。」

兩人就這說話間，二小巳歡呼一聲，一條婀娜的身形巳從裂口中衝騰起，如落葉般飄落在地，正是崔菁菁，祖誼忙上前一步，爲崔菁菁介紹道：「崔姑娘，這位就是丐帮老祖宗，人稱『酒丐』的凌老前輩。」

崔菁菁忙上前盈盈一禮：「晚輩見過凌老前輩，多謝搭救。」

凌醉忙道：「崔姑娘客氣了，老丐兒不敢當。」

又一條人影從裂口中衝起，落在阱旁，二小一見，撲到那人影面前，垂手齊聲道：「藍天，白雲見過公子。」

草頭和尚大叫道：「好了，人巳經救出，各位快退開，等會再談，和尚要鬆手了。」

各人聞言，紛紛退到廊下，草頭和尚將按在機關樞鈕上的手一鬆，一聲巨响，裂口並合，地上又嚴絲密縫，看不出一絲痕跡，各人不是眼見，打死也不相信地下有個無底深阱。

草頭和尚兩步奔到高樓劍身前，一把執着高樓劍手臂亂搖，嘻笑道：「高公子，今早差點嚇得和尚魂歸地府，却得老丐兒救了，不然，不被嚇死，也被那班人殺了！來，和尚爲你介紹，這位就是丐帮老祖宗，『酒丐』凌醉！」

高樓劍忙上前相見：「高樓劍久聞凌老前輩大名，今日有幸得瞻前輩風範，晚輩幸甚！」

凌醉呵呵一笑道：「高公子過獎了，老丐兒久聞公子大名，今日一見，見面勝過聞面。」

接着，趙恕也上前和三人見過。

高樓劍抱拳道：「晚輩等幸甚，得凌老前輩，趙舵主仗義相救，在下衷誠感謝丐帮各位弟兄。」

說完，向環立在廊下的丐帮兄弟們環揖。

衆丐帮弟子連忙回禮。

打量了莊院四周一眼，高樓劍詫聲問：「怎不見有打鬥痕跡？」

草頭和尚一聲冷笑：「那幪面老龜蛋與他的龜孫手下早逃了，不然，那能如此順利將你們救出，白放了一把火。」

凌醉問：「高公子，剛才老丐兒曾經下望，阱深不見底，你們掉下去，怎會安然無事？祖大俠還能夠攀到離阱面四五尺處？」

「說起來，咱三人沒有摔死在阱底，實在幸運！」高樓劍從跌落阱起，到被救的經過，細說了一遍。

聽得各人不禁爲他們捏了把冷汗，亦爲他們三人的得救高興。

草頭和尚看了祖誼手上的穿喉揷一眼：「祖大俠，你這根兵器不但可以殺人，想不到還能自救救人，和尚還是第一次聽說！」

祖誼感嘆地說：「在下也想不到。」

草頭和尚不解地問：「那些龜蛋，好端端的，爲何放棄了這座莊院？」

高樓劍一笑道：「八成是他們以爲在下三人必定摔死在阱底，你又被凌前輩救走，他們爲了不暴露身份，兼且恐防你找人來救咱們，又不知你帶多少人來，他們是否抵擋得了，他們主要的目標是在下，在下一除，他們何必冒險，這就是他們棄莊逃遁的原因。」

「那以後要找他們，豈不是難上加難？」草頭和尚摸着腦袋。

「那又未必，」凌醉道：「他們一心想除去高公子，現在高公子未死，只要高公子現身江湖，你愁他們不出現？」

高樓劍點頭道：「凌老前輩說得是，只要在下以身作餌，怕他們不上釣？」

草頭和尚一拍後腦道：「怎麼和尚就想不到，眞蠢！」

凌醉道：「你就只會想着喝酒！」

說得衆人不由哈哈大笑起來。

崔菁菁有點担憂地說：「劍哥，你以身作餌，不是很危險？」

高樓劍安慰她道：「菁菁，不會有危險的，有大師及凌老前輩，祖兄，趙舵主及一衆丐帮弟子，還有妳，他們是奈何不了的，何況，爲了揭破他們的陰謀，免去武林一場動亂，百姓不受荼毒，又何惜此身呢？」

凌醉聽得目中精光連閃，一翹姆指，道：「高公子俠義仁心，傳說不虛，老丐兒萬分敬佩。」

高樓劍連忙謙謝道：「凌老前輩誇獎了，晚輩不過盡其本份！」

草頭和尚怪叫道：「好了，你們也餓了一天，和尚餓了半日，想必也肚子餓了，咱們離開這兒地方，找個地方歇脚，吃喝，再談如何？」

凌醉笑罵道：「眞是酒肉和尚！」

草頭和尚被他笑罵得怪眼直翻。

衆人看着他的怪相，不由又笑起來。

衆人決定離開莊院再說。

祖誼看一眼後院仍有火光冒起，對衆人道：「既已放火燒了後院，何不加把火，將這莊院給燒了，毀了他們一處秘窟也好。」

衆人讚成，趙恕忙吩咐丐帮弟子，分開到莊中四處點火。

一行人離開了莊院，身後莊院整座陷在火海中，烈焰衝天，映紅了半邊天，也照亮了他們。

這時不過三更天。

× × ×

山路崎嶇，走着一行人。

陽光直射在這行人的頭上，身上，熱辣辣的，要不是一陣陣勁急的秋風吹在身上，在這毒熱日頭下，走在這荒凉的山野道上，眞還抵受不了。

一行十多人，穿得破破爛爛的，就像一羣叫化子。

不錯，他們確是一羣叫化子，不過，走在頭裏的一人，相貌威猛，手執打狗棒，正是當今天下第一大帮，不久前失了踪的丐帮帮主楊邁武。

跟在他身後的兩名六十左右的老丐，正是天津總舵一役，隨同帮主楊邁武一同失踪的丐帮兩位長老，手執破鐵砵的是「追風丐」風揚，雙目赤紅如有火噴出的是「火眼」任權，其餘的是丐帮弟子。

走上一個山崗，楊邁武停下來，放眼打量了四下一眼，手指左前方，道：「前面五六十里處有個鎭集，咱們先到那裏歇歇脚，塡飽肚子，再定行止。」

風揚與任權點頭，一行人走下山崗。

轉過一個山坳，走在最前的楊邁武突的停步不前，雙手緊執着打狗棒。

風、任兩位長老跟着停步，十多名丐帮弟子也停下身形，往前張望。

前面十丈處，站着不下五十人，爲首一人，正是「天地帮」帮主，「一槍斷魂」杜年，正陰笑着望向丐帮衆人。

原來是他們在攔着路，怪不得楊邁武會突然停下。

站在他左側的是護法陸榮中，左面是五堂五位堂主：「快刀」黃山，「病判官」丁一筆，「三寸釘」孫行土，「猛鬼」厲無影，「豺狼」苟勝。

和杜年并肩齊站的是一個相貌醜陋的中年人，楊邁武一眼就認出此人是洗伯寧，他奇怪洗伯寧怎會和杜年站在一起，莫非他加入了「天地帮」？看來地位不低，他記得很清楚，洗伯寧是個獨來獨往的人，何以會加入了「天地帮」。

風揚和任權也認出了洗伯寧，低聲向楊邁武道：「帮主，洗伯寧怎會站在杜年身邊，莫非他加入了天地帮？」

楊邁武注視着對方，回答：「可能是！看來地位不低，咱們小心戒備，可能有場惡鬥！」

這時，「一槍斷魂」杜年，已經率領手下，逼前了五丈有多，目露殺機，嘿嘿一笑，獰聲道：「楊邁武，看你今回還走得了，上回被你走脫，今回你就橫屍此地吧！」

淡淡一笑，楊邁武不怒自威：「杜年，丐帮和貴帮素來相安無事，因何大動干戈，毀我十幾處分舵，復乘虛偸襲敝帮總舵？」

杜年哈哈一笑，說道：「楊邁武，今天讓你死得瞑目，讓你做個明白鬼，本帮久欲將你丐帮除去，只因力量不足，故一拖再拖，延至現在才動手，丐帮一除，本帮就是天下第一大帮，那時候就可爭霸武林！」

「只怕未必吧？」楊邁武冷笑一聲：「如沒有人在你背後撑腰，天胆你也不敢動丐帮一根毫毛，洗伯寧這個獨行大盜，幾時成了天地帮的人！」

杜年神情微變，厲聲道：「楊邁武，不用多說，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亦是丐帮毀滅之日！」

「好狂妄的小子！」「火眼」任權已忍不住，戟指喝斥道：「總舵被毀之仇，今天正好清算。」

衝前就想動手。

楊邁武低聲勸止住任權，風揚低聲道：「敵衆我寡，撞不得，爲了丐帮，這口氣暫時忍下，咱們覷準機會，乘其不備，一下子衝殺過去，奪路奔走，帮主意下如何？」

楊邁武微一打量對方陣容，頷首道：「風長老所言不差，確不能戀戰，否則，咱們今天很難生離此地，吩咐弟兄們，隨時衝殺過去。」

風揚轉身對身後一個弟子說了，一個傳一個，十多名丐帮弟子全知道了，做好了準備。

對方杜年等人，自然看到他們的低語，杜年也不笨，手一揮，身後四五十名帮衆，迅速散開，形成一個半月形，慢慢迫進。

「今天，任你們脅生雙翅，也逃不了，嘿嘿，乖乖束手就擒吧，可以留個全屍。」杜年手中長槍一緊，隨時準備出擊。

楊邁武豪笑道：「杜年，你吹什麼大氣，咱們手底見眞章，莫忘了那晚一戰的情景！」

杜年想起那晚天津丐帮總舵一戰，差點喪命，握槍的手不由沁出冷汗，暴怒地喝道：「今天你是死定了。」

就在杜年暴怒大喝的霎間，楊邁武覷準了機會，手中打狗棒一揮，沉喝一聲：「衝！」當先撲奔杜年。

任權隨後，十多名丐帮弟子緊跟，風揚押尾，一個個如出洞猛虎，朝「天地帮」衝殺過去！

杜年怎也想不到楊邁武衆人會猝然發難，驟不及防下，被楊邁武一棒差點砸在頭上，驚怒之下，連退三四步，才勉强閃避過楊邁武如狂風般攻到的打狗棒，被迫得手忙脚亂，狼狽不堪。

丐帮弟子猛然衝殺過去，「天地帮」衆人，急起迎擋，但慢了一步，竟然被丐帮弟子衝開了一道缺口，直朝前面林子跑去！

陸榮中，洗伯寧，內五堂堂主，率衆想追，却被風揚，任權死命抵擋住，邊戰邊退，保護着十多名弟子朝林子中走去。

楊邁武瞥眼見兩位長老已率着弟兄們破圍而出，也不想戀戰，打狗棒上砸下掃，將杜年迫退一步，倏然收棒騰身，掠過杜年頭頂，飛撲向正視在邊戰邊退的風、任兩位身旁。

人在空中，不忘傷敵，打狗棒如雪花般往陸榮中及洗伯寧頭頂罩落！

頭上勁風旋激，巾髮飛揚，陸榮中，洗伯寧被迫自保，一鐵扇，一長劍，撥空盤打，護住頂門。

任權，風揚兩人，少了兩個强敵壓迫，頓感輕鬆不少，兩人一輪搶攻，將內五堂五位堂主迫退，回身就走。

楊邁武不和鐵扇，長劍硬碰，打狗棒一收，身形在空中一個轉折，縱掠在風揚身旁。

杜年這時已從後縱躍上，會同洗伯寧等人，一齊追上。

眼看着十多名弟兄將要奔入林中，楊邁武三人心頭大喜，一入林，杜年他們就莫奈他何，他們就有機會脫走。

杜年眼見丐帮衆人就要入林，煮熟的鴨子飛走，不由又氣又怒又急，猛然暴喝一聲，人如天馬行空般跨越洗伯寧等人頭上，飛撲在後押陣的楊邁武，風揚，任權三人，人未到，槍已到，一槍化三，三槍飛刺三人頸背，他已使出「斷魂槍」中的絕招。

楊邁武會同二長老，奔走斷後，驀覺頸背尖風刺體。

三人同時擰身揮手，但聞三响交擊聲，三人同時硬擋杜年刺來一槍。

杜年被三人全力一擋，身軀被震得往後倒飛，落下地上，身軀一幌，勉强拿樁站穩，急怒得他一臉通紅。

恰巧洗伯寧，陸榮中等人奔到，杜年暴喝：「追，務必將他們截下。」

發足又追，洗伯寧等人，隨在身後，拚命追截。

離林子還有丈遠，十多名丐帮弟子一掠入林。楊邁武三人也跟着掠入。

慘叫悶哼聲在丐帮弟子入林的一刹那間响起，入得快，退得也快，十多名丐帮弟子，只剩下四名，踣跌着暴退而出，被跟隨入林的楊邁武三人一把按住，低頭察看，四名丐帮弟子皆負了傷，有的傷在肩上，有的傷在腿上，臂上，傷處銀幌幌的插着銀針！

楊邁武一見，心頭大震，脫口驚呼道：「勾魂釘！」就這一句話時間，負傷的四名丐帮弟子，已然臉色深紅如血，身軀一陣猛烈抽搐，頭一歪，死了。

楊邁武目眦欲裂，神態威猛至極，朝林中暴喝一聲，聲如旱雷：「勾魂娘子！妳這個淫毒賤婦，滾出來！」

隨着一聲巨喝，林中傳出一陣蕩笑聲：「楊帮主，多時不見，何必心急，急也不在一時，妾身來了——。」

隨着語聲，從林中盈盈走出一妖艷的女子，嬌聲道：「喲！楊帮主，妾身遲出一步，何用瞪目揚眉？妾身給你賠禮。」

說着盈盈下拜。

任誰也想不到，隨着她下拜的身形，「嗤嗤嗤」三下微响，三道銀光，快逾箭矢，分上中下三路，射奔楊邁武。

這女人好陰毒，烟視媚行，談笑間，竟然乘人不備，暗下毒手。

好在楊邁武早有準備，打狗棒上下盤舞，「叮叮叮」三响，三根釘尖發黑，釘身銀幌幌奇毒無比的「勾魂釘」，被楊邁武擊落在地！

同時間，風揚手一揚，「嗚——」聲响，鐵砵脫手飛出，帶着懾人心魄的銳嘯聲，飛擊勾魂娘子！

勾魂娘子身形依舊，柳腰如楊柳般隨風擺舞，閃避了電閃般飛擊到的鐵砵！

鐵砵嗚一聲從她頸側飛過！

「臭花子！」勾魂娘子輕蔑地罵了聲，突然臉色大變，「喲」一聲驚叫起來。

原來風揚擊空的鐵砵，嗚叫着轉了個大弧，像長了眼一般，「嗚」聲又飛向勾魂娘子的脅下。勾魂娘子估不到鐵砵會自動回轉，仍然襲擊她，措手不及下，眼看鐵砵就要擊在她脅下！她失聲驚呼出聲！

白虹一閃，「噹」一聲大响，鐵砵在勾魂娘子脅下間不容髮間被擊飛，擦腰而過「嗚」一聲，又回到風揚手上。

白虹乍收，林中走出五人，當先一人，手執流星錘，正是他剛才一錘，解了勾魂娘子之危。

楊邁武一眼看見林的五人，心頭猛一跳，暗忖：「今番只怕很難生離此死！」

他一眼就認出，出林的五人，皆是黑道上有名的兇煞，手執流星錘的粗壯漢子，正是「驚天錘」石破天！

靠他右手邊，手拿一對「峨嵋刺」神情木訥肅殺漢子是「殺人不眨眼」阮木。

順着下去是：

「煞星」溫若！

「黑豹」雷猛！

「見錢眼開」錢通！

五人皆是黑道上第一流高手！

這時，杜年等人早已追到，團團將楊邁武，風揚，任權三人圍住。

十多名丐帮弟子，已全部喪命在勾魂娘子的勾魂釘下！

杜年橫槍在胸，獰厲地道：「楊邁武，看你今番往那裏走！」

大敵當前，楊邁武收懾心神，壓下心中的的驚怒，徐徐放下懷中死去的弟子：「杜年，想不到你勾結了黑道上兇名昭著的兇星，大概這就是你倚靠的力量吧？」

杜年得意地道：「本帮主不會回答你，還是到閻羅王那裏去問個清楚吧！」轉對各人道：「各位，來得及時，動手殺了他們，免得夜長夢多！」

勾魂娘子媚笑嬌聲道：「好！」一把勾魂釘撒出，罩射三人！

三人早有默契，背靠背成品字形，放下了死去的弟子，風揚手中鐵砵環空一轉，罩射向三人的銀釘，如飛蛾撲火般，紛紛投射入風揚的鐵砵中，一根不漏。

銀釘撒出，石破天，阮木等六人已撲身攻向三人！

杜年銀槍一抖，一刺十七槍，會同冼伯寧等人，亦同時撲攻三人！

長嘯一聲，楊邁武打狗棒連擋十七槍，脚踢冼伯寧長劍，擰身避過石破天一錘，反手一棒點向錢通，左手抓拿溫若喪門棒，神勇若天神！

任權撥火棒橫擧，金鐵交擊聲中，硬擋溫若一鐧，拳打阮木刺向左胸的峨嵋刺，撥火棒接一掃，迫退了「快刀」黃山，「豺狼」荀勝。

「病判官」丁一筆，「三寸釘」孫行土，「猛鬼」厲無影，筆，鏟，爪齊施，筆點小腹丹田，「五行鏟」攔腰鏟掃，鬼爪疾挖雙目，招呼上風揚。

黑豹一聲豹嘯，豹尾鞭捲掃風揚咽喉頸脖！

風揚只要被四人中任誰得手，必死無疑！風揚不敢怠慢，手中鐵砵一揚，就在四件兵器剛觸體的刹那，整個人一屁股坐在地上，一手剛好捏住了丁一筆刺至的判官筆！

同一時間，孫行土，厲無影，雷猛三人兵刄走空，悶哼一聲，三人猝然蹌退！

丁一筆也慘哼一聲，退身不得，因爲他的判官筆被風揚左手捏住，抽退不得！

蹌退的三人倒地慘叫，站在一旁沒有出手的勾魂娘子，由於事出突然，搏鬥激烈，不知三人何時着了風揚道兒，定睛細看，不由花容失色，驚叫出聲。

倒地滾動的三人，身上明晃晃揷着她的獨門暗器，勾魂釘！怎不令她不驚慌！

原來風揚將鐵砵擊中，剛才勾魂娘子撒手罩射向他三人，被他接收了的勾魂釘，照辦煮碗，乘雷猛四人只顧攻擊之際，猛然將鐵砵中數十根勾魂釘，全數撒射向四人，在那樣短的距離下，風揚又是全力發出，四人想躲也躲不了，胸前各處要害，每人起碼中了五七口勾魂釘！

勾魂釘劇毒無比，勾魂娘子剛想掏出解藥搶救，已是無及，三人滾動的身形猛一抽搐，臉如豬肝色，死了。

那邊的丁一筆，也是同樣情況，判官筆撒手，倒地一陣抽搐，寂然不動！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風揚想不到一下子除去四個身手高强的敵人，不由精神大振，捏住筆尖的手一抖，一接左手判官筆，右手鐵砵，一砵擋住杜年偷襲向楊邁武背心的一槍，一筆疾刺向正擧刀劈向任權腰脅的黃山手腕，逼得黃山抽刀暴退！

勾魂娘子看着地上死去的四個同夥，不由氣怒得臉上陣青陣白，銀牙碎咬，身形一動，不是撲向激鬥中的人羣，加入搏鬥，而是身形如魅，繞着鬥塲飛繞，抽冷子向楊邁武三人發射勾魂釘！

雷猛等四人一死，早有十多個天地帮帮衆加入戰團，楊邁武三人陷入重圍，拚力苦鬥。

最難防備的，是勾魂娘子覷隙窺縫，抽冷子放出的毒釘，三人既要全力抵擋天地帮的排山倒海的攻擊，又要時刻防備勾魂娘子的毒釘，時間一久，三人已同時負了傷，漸漸只有招架之功，情況危殆。

勾魂娘子抽冷子又向任權射出了一根勾魂釘。同時間，溫若喪門棒圈點任權前胸，阮木峨嵋刺偷襲足踝！

任權撥火棒正全力迎向「豺狼」荀勝的砍山刀！一棒將砍山刀蕩開，迴棒擋截溫若喪門棒，雙足一頓，閃跳開阮木刺向足踝的峨嵋刺，却防不了勾魂娘子射到的勾魂釘。

眼看毒釘沾衣，任權已躲無可躲，斜刺裏却飛來一砵，「叮」一聲，恰巧將勾魂釘擋落！

是風揚的鐵砵！

但同時間，風揚慘哼一聲，左肩背被石破天一錘擊中，骨裂肉陷，判官筆握不牢，「噹」聲掉在地上。

右手接回鐵砵，風揚强壓下心頭翻湧的氣血，猛吸一口氣，身形快若飈風，一下子欺近正自得意的石破天身前，右手一砵照頭砸下！

石破天一錘擊在風揚肩背上，正自得意，不防風揚一下子欺近身前，流星錘發揮不出威力，百忙中只好擧錘迫向蓋頭遮臉砸到的鐵砵！

「噹！」聲大响，火花飛濺，同時間「噗」一聲，石破天整個人猛然跳起一跳丈高，發出一聲撼人心魄的慘叫厲吼，「蓬」一聲大响，仰天摔跌在地。

風揚乘他只顧擧錘封擋鐵砵的刹那，疾出一脚，踹踢在他下陰上，令到石破天下陰爆裂而亡！

風揚正想轉身，破空聲已至，他左肩受傷不輕，剛才全力擊殺石破天，現在已是脚步踉蹌，閃避不靈，身形勉力前衝，仍被背後劈來的一刀，在背上劃開一道尺長的血口，鮮血迸濺！

脚下一蹌，仆倒在地。

從背後劈他一刀的，正是黃山，見風揚中刀倒地，獰笑一聲，撲前一刀，猛朝風揚背心扎落！

刀尖眼看扎入，黃山不由狂笑！

笑聲中「噗」一聲，腦漿鮮血迸濺激射，死的不是風揚，而是黃山！

風揚自忖今番必死，聞得「噗」聲倒地聲，忙翻身坐起，見丈外地上，倒着黃山形相恐怖的屍身，身前不遠處，石破天臨死脫手飛出的流星錘入土一半，他才明白，是石破天的流星錘救了他一命，而黃山死了也不明白，何以死去的石破天，能一錘將他腦袋砸碎！

勾魂娘子繞飛的身形不停，一眼瞥見風揚受傷倒在地上，以爲有機可乘，鬼魅般一閃，已來到風揚身側不足八尺處，身形不停，衣袖微揚，十二枚勾魂釘電疾射出，罩向風揚全身！

（未完）

奇人其事

雙手齊出的絕招

嚴霜・文

中國功夫有一個特徵，它就是攻守兼顧。別的拳脚未必同時顧及攻守，就以西洋拳來說，傾全力進攻，不過稍爲閃側誘敵深入然後出擊而已，至於泰國拳，簡直是從頭到尾搶攻的，故此，中國功夫在一攻一守這方面的確有些特徵，值得重視。

舊日的功夫，多數是雙手一長一短，表示可攻可守，在太極拳說，這種招式叫做「太極避勢」，表示對方撲攻之際，用一隻手迎格，另外一隻手出擊，如果左手在前，右手在後，那一隻手就是用來保護自己，兼且乘機出擊的，到了這隻手化爲攻勢，那就放在前面的手立刻收回來，如此者連環起伏，一攻一守，另外加上了用步法配合，那就更加有勁。

洪拳的招式有所謂「現龍伏虎」，這一招的用意也是如此，左手伸直，不過手踭微屈，右手握拳，即是說，左邊的手掌係攻勢當中含有守勢，右手貼腰放置的一拳，才是主力，這種招式也是含有一攻一守意味的，不管怎樣，攻守之間多數是在出擊之際仍然準備敵人乘虛而入，故此，不應該打到盡，同時盡量避免雙手同時出擊。

另一方面，在中國的招式當中，確實有些招式是兩隻手一齊出擊的，關於這點，不妨另作解釋。首先要說的是牛角搥，不管南美洲或非洲，又或東南亞等地，很喜歡使用這一招，因爲他們看慣了牛與牛的決鬥，總是用牛角向對方頭部刺去，人不是牛，沒有角，故此雙手握拳，一齊向對方額角出擊，變成牛角搥，在蠻人部落的戰鬥狀態中，牛角搥佔了很重要的地位，至於中國功夫，却非特別重視它，因爲雙手齊出，中部空虛，如果懂得這一招，左右兩手向上一挑，挑開牛角搥，跟住雙拳，面前出擊，便會受到重大的打擊，站也站不穩，一招打輸，故此，牛角搥係險招，不宜採用，一定要向對方額角出擊，寧願採用叫做「金星掛角」，即是單牛角搥，暗指左手或右手彎曲，向對方額角出擊之際，好像那隻手提高，把一件衣裳掛起來，如果右手出擊，左手放在腰間，攻勢當中含有守勢，萬一對方發拳擋格，即擋即攻，自己的左手在對方仍未出擊之際，便即向前推進，同時坐低馬步，使對方展開反攻的任何一招，不容易打中自己的頭，並因自己坐低少許馬步，跟對方腹部接近，左拳出擊，極有可能一招打贏，故此，金星掛角，看來平平無奇，實際上却是毒招之一，由於小腹比較脆弱，最忌敵人在很短的距離出擊，一個短拳打中腹部左右兩側，都會受傷，而且傷勢很重，更加要命的就是那一拳化爲海底撈月，所攻擊的部位不是小腹，而是下體神龍穴，總之，這一招亦係毒招之一，比較牛角搥更加厲害，同時比較牛角搥安全。

中國功夫很少雙拳或雙掌齊出的，但在特殊情形之下，亦有可能是雙掌齊出的，那就是武林中說的「推山掌」，表示那兩隻手掌的攻勢十分凌厲，能够把一座山推倒，在洪拳裏面也有雙龍出海這一招，亦係兩隻手的手掌一齊向對方打出。

上述這兩招都是雙掌齊出的，似乎有些危險，實則不然，由於兩人的身體貼到十分近，或者側身取勢，兩隻手掌一齊打出的時候，已經又快又準，對方無法閃避，然後施展出來，故此，這兩招當中的任何一招，都是很難躲閃的，換言之，看準了對方無法躲閃，然後施展出來。

詠春派的拳脚有所謂「抱牌手」，那是詠春三娘在山上斬柴之際，把柴枝收束起來，雙手抱住，中途給惡霸調戲，突然出擊，由此發明出來的，這一招相當古怪，左右兩手當胸放置，距離自己胸部約有一尺多些，兩手一前一後，突然出擊，反手向對方使勁一壓，這種攻勢是用內勁傷人的，由於兩手同時出擊，對方只能躲閃，很難擋格，倘若伸手擋格，就化爲別的招式撲攻，甚至連環發招，一收一放，快如閃電，對方就會吃了這一招，故此，抱牌手係詠春拳裏面最重要的招式，平時必須苦練沙包，務求一雙手的內勁能够發揮出來。

南派拳脚有一套叫做童子拜觀音，它也是很奇妙的，這一套相當古怪，兩人搏鬥之前突然搶攻，把左右兩手併合，前臂豎高，手踭微曲，突然標馬上前，似乎用跪馬向對方施展霸王敬酒，搶攻對方的下頷，實際上却是誘敵進攻，然後化爲別種招式出擊的，等於衝到對方臉前，看他如何定奪，有機可乘，跟住搶攻。

由於這一招雙手握拳，前臂伸直，略爲豎高，手踭放在前面，而且非常貼近，敵人無法起脚，只好用雙手迎戰，不管他變化那一種招式，左右兩手都可以運用彈弓手的一招，展開攻勢，假如對方的手向自己左右兩邊任何一邊出擊，便把自己的手向那個方向一撥跟住打落，另一方面對方向自己的下體搶攻，那雙手就沉下來，一沉一推，向對方腹部的氣門出擊，由於兩手已經擋住中上門，對方當然無法向自己的臉部出擊，故此，預想對方展開攻勢的對象只是中下路，再又因爲兩人已經貼近，無法起脚，因此對方只能用各種招式向中部或下部搶攻，所用的不過是一隻手或兩隻手，既然自己的雙手已經放在雙方眼前兩尺之遙，那就佔了上風，故此，這一招雖然古怪，但却很有用，細心研究，你就發覺到這種招式是不容易擊破的，至於彈弓手一壓就搶攻，一撥就向中路出擊，也是特別快的，因爲兩人的身體貼到近的時候，任何一邊很容易捱打，故此，南派拳術往往有童子拜觀音這一招，同是這一類的招式，有許多種名稱，實際上它的用途却是很接近的，總括一句，雙手齊出，並非敗招，問題是你能否懂得如何運用而已。

（完）

俠義中篇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七龍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容巧轍坐在一幢高樓外的涼亭下一連喝了十一杯汾酒，他不但沒有醉，仍若無其事的坐在石椅上，而且曲不方又替他斟了第十二杯酒，但這一杯他沒有喝，却突然把這杯酒潑在曲不方的臉上，罵他辦事不力，將來難成大器。曲不方卓立不動，恭應馬上就去把事情辦妥。容巧轍正待開言，突聽亭外有人勸阻曲不方不必多此一舉；人隨聲至，一條黑影突從牆角出現，容巧轍一見，原來是曾非禪。於是從曲不方手中取過酒瓶，假意邀請來人喝酒，隨手將酒瓶擲向對方，波的一聲，酒瓶凌空爆炸，碎片四射，跟着，一條鍊子把曾非禪的頸項勒住……

虎爵號令下　同事狗咬狗

醉臥中原一條龍

（一）

這條不好看的銀鍊子，已勒死過二十九人，其中還包括八個女人，六個完全不懂武功的小伙子。

但餘下來的十五人，却全是江湖上名氣响鐺鐺的英雄好漢。

容巧轍甚麼酒都喝，除了毒酒。

容巧轍甚麼人都殺，除了自己和自己的骨肉。

幸好他的酒量不是天下第一，武功也不是天下第一，否則這一代的武林人就太遭殃了。

饒是如此，他仍然是一個很可怕的殺人者。

×　　×　　×

銀鍊子巳套在曾非禪的脖子上，就像是鈎子巳鎖住了魚兒的鰓。

曲不方仍然站立在那裏，好像根本沒有看見自己的父親正在跟別人拚命。

但忽然間，他的右手巳扣着了一把飛刀，而且立刻就向曾非禪咽喉下五寸的地方射去。

這人雖然身材龐大，但五指之靈活，手法之熟練，却巳足够令人看的發呆。

但曾非禪沒有呆住！

他若稍一分神，這刹那間便巳成爲刀下之鬼。

刀光才飛起，禪杖也巳飛舞。

叮！

飛刀被擊落，但那條銀鍊子却巳把他的脖子纏得更緊，再纏多一刻，他的舌頭就會脹大，他的眼珠子就會凸出來，他的性命也得同時完結。

但曾非禪並不是膿包。

遼東雙魔雖然打不過許多絕頂高手，但他們的聲名也不是白賺回來的。

他突然順勢向容巧轍衝前，單手揮動禪杖力拒曲不方，左掌却如閃電般發出凌厲的一擊。

容巧轍吃了一驚。

他巳知道是曾非禪巳成爲本敎的叛徒，却沒想到曾非禪還要跟自己拚命。

那是名副其實的拚命。

他彷彿根本不理會自己的死活，只求把容巧轍殺掉而後甘心。

即使是拚個同歸於盡，亦在所不惜！

拚將一死的人，往往也就是最可怕的人。

這種人巳一無顧慮，但別人要顧慮的地方却是太多。

即使容巧轍的武功在曾非禪之上，遇上了這種情况也是大大的不妙。

而且容巧轍的武功，其實還及不上曾非禪。

他唯一佔着優勢的，就是他還有一個兒子，而且這裏也是他的地方。

這一戰才開始，四週巳同時出現了十二個黑衣武士。

但他們沒有動手，只是在一旁虎視眈眈。

容巧轍總算避開那一掌，但他的銀鍊子却巳被逼放棄。

這時候，曲不方一爪向曾非禪迎頭插下。

×　　×　　×

曲不方是一個很粗壯的人。

他的手指也和他的人同樣粗壯。

但他的十指却旣尖且利，就像是蒼鷹的一雙爪。

呼！

一股寒風，在曾非禪的面門掃過，曲不方發出來的內力竟然是陰寒無比的。

這一點倒是出乎曾非禪意料之外。

但他只是感到意外，却沒有感覺到恐懼。

他身子向左邊一側，閃過曲不方這一爪。

曲不方獰笑：「再接一爪！」

他第二爪又揮出，這一次他抓的是曾非禪的面門。

但這一次曾非禪不再閃避，反而張開嘴巴，狠狠的咬了曲不方一口！

曲不方這一爪雖快，但曾非禪的嘴巴更快，竟然硬生生的咬斷了他一隻食指。

曲不方的獰笑，巳變成痛澈心肺的尖叫。

曾非禪滿嘴鮮血，那不單是曲不方手上流出來的血，還有他的牙血。

他咬得用力過猛，居然脫掉了兩顆門牙。

少了兩顆門牙的人，他的樣子通常都是有點滑稽的。

但曾非禪的模樣並不滑稽，只會使人感到心悸，從心裏冷出來。

曲不方斷了一指，容巧轍連眼睛都紅了。

他突然從靴子裏摸出一把半尺長的刀來。

刀鋒很薄，要割斷一個人的喉管，那是輕而易舉的事。

但他這一刀還沒刺出，曾非禪的禪杖巳重重擊在他胸膛上。

容巧轍眼前一黑，身如鳶子般向後飛了開去。

曲不方怒呼不巳，大喝：「你們還在呆甚麼鳥？上！把這雜種碎屍萬段！」

那十二個黑衣武士嚇得面色發青，連忙蜂湧上前，向曾非禪狂攻猛打。

× × ×

血肉橫飛，慘呼不絕。

倘若金松鼠在這裏，一定會看得目瞪口呆。

曾非禪竟然敢倒戈相向，而且還拚將一死，以謝罪江湖！

若非目睹，又有誰能相信這是事實？

（二）

血已乾。

每個人身上流出來的血，都已乾透。

每個人的心臟，也早已停止了跳動。

容巧轍瞪着眼睛，仰望着天，臉上帶着一種無法描敍，驚惶已極的神色。

這神態已僵硬。

和他的身子一起僵硬。

曲不方也倒臥在他的身旁。

他不但不見了一根手指，還不見了半邊腦袋。

他死得更慘。

那十二個黑衣武士，平時威風八面，但現在却橫七豎八的躺在地上，沒有一個還能活着。

唯一還活着的人，只有曾非禪。

他趕跑了香鳳樓的翠鳳，還把香鳳樓幾個兇巴巴的奴才打傷，然後才去找容巧轍、曲不方拚命。

衞七龍救了他一命，也給了他一條活路。

但他却忽然頓澈頓悟，忽然發覺自己以前所做的事，全都錯了。

人，畢竟還有良知。

當邱九指死後，曾非禪終於覺悟前非，決定以死謝罪江湖。

這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事。

但這不是故事，而是血淋淋的事實。

回頭是岸，曾非禪終於回頭。

縱然他死了，他已非身在苦海，而是已登彼岸！

所以，雖然他現在已奄奄一息，心境却比從前任何時候更開朗，更愉快，也更感安慰。

× × ×

曾非禪累了。

一股極度疲倦之意，籠罩着他全身。

他閉上眼睛，立刻就看見了邱九指。

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他甚至以為自己已經死了。

他身上、腕上、大腿上不知總共有多少處傷口，其中有些血已乾了，結了疤，但也有些還在流血。

他已不能再支持下去。

但就在這時候，距離亭外二十丈的一株老樹上，「蓬」的一聲，跌了一個人下來。

這人年約五旬，身材比曲不方還更健碩。

如此壯漢，就算是一條吊睛白額大蟲看見他，也未必敢輕舉妄動。

好一個龐然巨物，好嚇人。

這龐然巨物怎會像桶子般從樹上摔下來的？

（三）

這五十歲的巨漢是個大鬍子。

當他從樹上跌下來的時候，顎下的鬍子都已濕透。

令他鬍子盡濕的並不是水，而是酒。

雖然他從樹上摔下來，連屁股都似要開了花，但他手裏捧着的一個大酒壺，却還是那麼穩定，連一點酒也沒有濺出來。

這也難說，因為酒壺裏根本已經沒有酒了。

× × ×

容巧轍喝的是汾酒。

大鬍子喝的也是汾酒。

容巧轍用的杯子够大，酒瓶也特別闊大。

但倘若跟這個大鬍子手裏的酒壺一比，却還相差十萬八千里。

這酒壺是用銅鑄成的，形狀大得令人出奇，份量也是沉重得不可思議。

大鬍子在地上躺了一會，才懶洋洋的站起來，然後走到曾非禪的身邊，醉醺醺的說：「你有種，你有胆色，龐某佩服得緊！」

曾非禪沒有回答，甚至連眼皮都沒有抬動一下。

大鬍子哈哈一笑，又說：「起來，起來！咱們再喝他奶奶的三百斤酒，然後……然後……喔！……」

他「然後，然後」之後，忽然彎下了腰，猛吐起來。

他吐得很厲害，而且吐出來的穢物，幾乎全都落在曾非禪的身上。

這陣異味，當眞令人難以忍受！

但曾非禪還是沒有半點反應。

大鬍子吐了又吐，直到吐了第三次之後，酒意有點消除了。

他忽然「啊呀」一聲，叫道：「不好！這廝快要嚥氣！」

他東張西望，最後揹着曾非禪，向北而去。

自此之後，江湖上再也沒有曾非禪這個人出現，人人都以為他已死了。

× × ×

大鬍子離去後，亭外忽然悄悄的來了一個紫衣人。

他大概三十歲，走路的脚步聲很輕，但十根手指却不斷發出「勒勒」聲響。

雖然他長得並不難看，但臉色却嫌蒼白一點。

據說年少多金的人，往往反而身子會比別人虛弱一點。

他站在亭下，皺眉想了很久。

就在他沉思的時候，亭下出現了另一個人。

這人赫然竟是尹青霖！

（四）

「阮兄，你看那人是誰？」尹青霖忽然問。

「不敢確定。」紫衣人搖搖頭，嘆了口氣。

「你認為他是誰？」

「龐巨龍。」

「是北三龍之一的『醉臥中原』龐巨龍？」

「不錯。」

「正因如此，你剛才沒有出手？」

「也不錯。」

「這人眞的那麼可怕？」

紫衣人冷冷的瞧了他一眼，微喟道：

「中原六條龍，每一個人都有不容輕視的力量。」

尹青霖眼睛裏閃過一道寒光：「現在中原六條龍已變成了七條龍。」

紫衣人道：「第七條龍是誰？是不是金陵第一劍花雨傲？」

尹青霖搖頭。

紫衣人似是微感意外：「不是他又是誰？」

尹青霖道：「是洛陽城丁獵以前的師弟七郎。」

「洛陽城丁獵」這五個字，彷彿是五把尖刀，同時插在紫衣人的心房上。

他面上的肌肉一陣抽搐，半晌才道：「是不是那個黑衣衞七龍？」

尹青霖點了點頭。

紫衣人冷笑：「他配稱為中原七條龍之一嗎？」

尹青霖這次却搖搖頭：「不知道。」

「你知道的事太少，不知道的事却太多！」紫衣人眉頭打了個結。

尹青霖沒有生氣，却淡淡的說道：「但我却知道，衞七龍被列為中原七條龍之一，有人大不服氣。」

「是不是花雨傲？」

「花雨傲服氣與否，我倒不知道，但我却可以肯定，他的三位師父必然深深不忿。」

紫衣人道：「他有三個師父？」

尹青霖道：「不錯，衞七龍的三位師父是南三龍，而花雨傲的三位師父則是北三龍。」

紫衣人吸了口氣，沒有再說話。

他忽然用一種很奇特的目光盯着尹青霖。

很難形容這種目光是甚麼滋味。

是羨慕？是妒忌？還是在自己揶揄自己？

——「你知道的事太少，不知道的事却太多！」

這兩句話，是紫衣人剛才對尹青霖說的。

現在，紫衣人似已把這兩句說話，貼在自己的臉上。

當紫衣人正在盯着尹青霖的時候，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忽然響起。

蹄聲漸近，那是一匹灰馬。

馬鞍上的騎士，穿着一身青紅相襯的衣裳，手裏提着一桿鐵槍，神態異常的威武。

尹青霖目光一閃，道：「是總壇槍組的武士。」

紫衣人冷漠一笑：「這個我知道。」

尹青霖立刻閉上了嘴巴！

那武士策馬來到亭下，却沒下馬，只是說了兩句話：「虎爵傳令，召見紫雲、青衣兩堂堂主。」

灰馬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瞬即又已消失在遠方。

（五）

夜色茫茫，無月無星。

在一座高山下，一叢密林中，隱約傳出微弱的燈光。

山名惡虎，林却無名。

很少人敢踏足惡虎山，更絕少人曾進入這叢密林內。

此處是窮山惡水之地，除了虎狠惡獸、毒蛇蝎子之外，還有妖魔出沒。

虎狠雖兇猛，猶有對付之道。

但妖魔出沒無常，隨時隨地都會把人活活吃掉，那才是眞的防不勝防。

曾經有一個採藥的莊稼漢，親眼看見一個長髮披肩，黑面獠牙的妖魔，在這惡虎山上活剝人皮，生吞人肉。

這莊稼漢嚇的魂不附體，連跑帶跌，好不容易才離開了惡虎山。

此事一經傳開，誰都不敢再冒這個險了。

反正這裏是窮山惡水之地，又不是一座足以引人入勝的大金鑛。

這種鬼地方，又有誰想去？

× × ×

「虎爵傳令，召見紫雲、青衣兩堂堂主。」

這是虎爵的命令。

令已傳達，人也已到了虎樓外！

虎樓就在這鬼地方的深處，除了極少數的人之外，任何人接近這裏，都必死無疑！

神馬天君與神馬令

（一）

虎樓是一座很寬敞，却也很陰沉的大屋子。

紫衣人、尹青霖雙雙穿過一個只有樹木而沒有花朵的園子，來到了虎樓的大廳內。

大廳很深沉。

偌大一座廳子，只在廳中的大案上，燃點着兩根蠟燭。

一個神色肅穆的錦袍人，正在背負着雙手，靜靜的站在大案旁。

他的臉上戴着一副青滲滲，木無表情的面具。

這人就是天絕教裏，號稱「虎爵」的神秘高手！

× × ×

紫衣人、尹青霖分立左右。

虎爵緩緩坐下。

他坐在一張鋪着虎皮的大椅上，誰都看不見他臉上的表情到底怎樣。

虎爵不但臉上罩着一副面具，連一雙手也戴着閃閃發亮的銀手套。

他忽然揮了揮手，聲音沙啞地說道：「阮堂主、尹堂主，坐。」

除了「阮堂主」、「尹堂主」這兩個稱呼之外，他只說了一個「坐」字。

虎爵沒有命令他們坐，他們絕不敢就坐。

虎爵既已叫他們坐下，他們也不敢不坐。

天絕教是一個絕對服從上級命令的組織。

天絕教中人，寧願砍掉自己一雙腿，也絕不敢違令。

違令者的下場，是極可怕、也極可憐的。

本來沒有人敢違背天絕教。

但現在，天絕教出現了一個叛逆，那就是曾非禪！

（二）

阮堂主向虎爵作出了一個不大冗長的

報告。

這項報告只提及兩個人。

這兩人就是曾非禪、龐巨龍。

而這位阮堂主，也就是濟南府的阮英傑！

× × ×

很少人知道，濟南阮三少爺，早已投在天絕教門下。

更絕少人知道，江湖上不少後起之秀的年青高手，都已成爲天絕教中人。

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也是江湖上極大的隱憂。

而這位「虎爵」，又是個怎樣的人物呢？

× × ×

阮英傑的報告完結後，虎爵沒有反應，好像根本沒有聽見他說甚麼。

廳中又是一陣長久的沉默。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虎爵忽然道：「你們跟我來。」

這也是命令。

虎爵的每一句說話，都是命令。

阮英傑、尹青霖當然也只好跟着。

虎爵把他們帶到一座地牢。

這不但是地牢，也是個不見天日的牢獄。

獄中囚着一個白衣老人。

這白衣老人的一雙眼睛已然瞎掉，身上的衣裳也是殘缺不全，髒亂不堪。

與其說那是白衣，不如說是一襲灰衣更爲恰當。

他被囚在最牢固的一個石室裏，就算他本來是個武功蓋世的人，此刻都必已插翅難飛。

虎爵燃亮着一枝火炬，照在這白衣老人的臉上。

白衣老人面露怒容。

雖然他現在甚麼都看不見，但仍然能感覺到一股強烈的光芒，映照在自己的眼睛裏。

「滾！你們統統滾出去！」白衣老人怒吼。

虎爵沒有理睬他，只是淡淡的對阮、尹二人道：「你們可知道他是誰？」

阮、尹二人同時搖頭。

虎爵乾笑一聲，緩緩道：「他姓白，叫白高飛。」

尹青霖忍不住道：「他就是神馬天君白高飛？」

虎爵點點頭。

他又說：「只不過從此刻開始，他不再叫白高飛了。」

阮英傑道：「爲甚麼？」

虎爵道：「因爲，他已不必擁有名字了。」

他一面說，一面緩緩地從自己的右手無名指上，除下了一隻虎紋玉戒指。

這玉戒很名貴，看來必是無價之寶。

但他除下這玉戒後，就隨手丟掉。

他也不是隨隨便便的丟掉它，而是像一枝暗器般向白衣老人的咽喉射去。

「唷！」白衣老人同時一聲悶哼，那枚玉戒竟已嵌進他的喉管裏。

虎爵的手勁實在驚人。

白衣老人登時氣絕，倒下。

他本是一代豪傑，但現在豪傑已死，他也不必再有名字。

（三）

殺白高飛，是一件很多人都曾經想幹的事。

早在四十年前，白高飛就已經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武林高手。

越了不起的人，往往也最容易招惹仇家。

他有仇家，而且多得不可計算。

白高飛脾氣又臭又硬，只要遇上不合理的事，就算面對天下間權勢最大，武功最高的人，他也伸手管上一管。

神馬天君白高飛並不好惹，無論是誰想動他一根毫髮，都並不容易。

要殺白高飛的人不知凡幾，但那些人却全都活不下去。

白高飛向來自命英雄。

他也確是個英雄。

然而，此刻已是英雄末路，虎爵手中的一枚玉戒，輕而易擧的，就結束他那輝煌燦爛的一生。

× × ×

他們又回到那大廳之中。

虎爵的聲音還是那麼沙啞，但語氣却比剛才沉重得多。

「白高飛已經死了，但這件事必須保密，萬萬不能洩漏出去。」

阮英傑、尹青霖同時點頭。「屬下知道。」

虎爵沉聲接道：「白高飛雖然死了，但我仍然要白高飛這個人活着。」

他這兩句說話，似乎很矛盾，也很可笑。

但阮英傑、尹青霖都沒有這種感覺。

因爲他們都是聰明人，都已知道虎爵這兩句說話的眞正意思。

虎爵森冷的目光，從那青滲滲面具的兩個小孔中射出，看了阮英傑一眼，然後目光又落在尹青霖的身上。

阮英傑不敢和虎爵的目光接觸。

但尹青霖却不閃避。

虎爵盯着他，他也盯着虎爵。

過了半晌，虎爵忽然道：「我已找到了易天生。」

尹青霖道：「是不是涼州的巧手金童易四？」

虎爵點頭。「正是易四。」

尹青霖道：「白高飛的人皮面具，想必已大功告成？」

虎爵又點點頭：「已在昨夜全部完成了。」

他嘆了口氣，接道：「易四不愧是巧手金童，可惜太不自量力。」

阮英傑道：「他想逃離虎樓？」

虎爵道：「當他完成白高飛的人皮面具之後，就想離開這裏。」

阮英傑道：「他跑不了。」

虎爵道：「當然跑不了，而且以後再也不會跑。」

阮英傑抽了口氣：「你殺了他？」

虎爵冷冷一笑：「易天生是你的同門師兄，我怎會殺他？」

阮英傑一呆，不敢再說一句話。

虎爵忽然拍掌。

掌聲三響後，兩個紅衣小童，從內堂走了出來，每人的手裏都捧着一隻精緻美

麗的銀盤。

每隻銀盤都有一把刀和一把劍。

虎爵淡淡的說道：「你們兩人之中，必須有一人要負起冒充白高飛的任務。」

阮英傑、尹青霖同時點頭。

虎爵續道：「冒充白高飛的人，身負重任，這消息萬萬不能洩露出去，否則就會影响到本教的全盤計劃。」

阮、尹二人又點頭。

虎爵冷冷接道：「本教有南北二堂，另設四分堂，你們現在雖然是分堂堂主，但目下已有機會晉升爲喚雨堂堂主。」

尹青霖道：「喚雨堂堂主本是……」

虎爵截然道：「別再提他，他已經死了。」

尹青霖仍然追問下去：「他是怎樣死的？」

虎爵默然，許久許久才道：「是我殺的。」

尹青霖道：「他犯了錯事？」

虎爵厲聲道：「他刺殺教主！這答覆你是否還不滿意？」

尹青霖不敢再問了。

經過一陣沉默，虎爵才接道：「阮堂主、尹堂主，這是你們晉升爲喚雨堂堂主的機會，只要你們其中一人能擊敗對方，生死不論。」

他說完之後，就悄悄的退開一旁。

兩個紅衣小童，分別把銀盤上的武器，呈遞給阮英傑、尹青霖。

兩人的臉上都是木無表情。

× × ×

決一死戰！

勝者爲王，敗者爲寇。

這也是虎爵的命令，無論他們彼此間是否想動手較量，此刻已再無選擇的餘地了。

但事實上，他們本來早就有意一較高下。

尤其是阮英傑，他更是早有殺害尹青霖之心。

他不能忍受尹青霖。

他妒忌尹青霖。

是不是尹青霖每一處的表現，都比他更高明一點？

他不知道。

但他却知道，自己苦練了十五年的刀法，最少可有九份把握能把尹青霖殺掉。

所以，他選擇的武器，是一把刀。

這是一把使他很稱心滿意的刀。

× × ×

尹青霖沒有選擇。

他不要刀。

也不要劍。

虎爵沒有反對，着令紅衣小童退下。

刀鋒殺氣逼人，尹青霖却悠然地站在殺氣之中。

他的身上也有殺氣。

而且比刀峯上散發出來的殺氣還更濃厚。

× × ×

刀鋒閃着寒光，阮英傑的眼睛也銳利如刀。

「眼睛之刀」若能殺人，尹青霖此刻已死。

但無論多銳厲的目光，都不能殺人，要割斷別人的喉管，必須揮刀。

阮英傑自信對「刀」這種武器，有很深刻的認識和瞭解。

無論多麼沉重的刀，在高手的手裏，它可以發出最靈巧，最美妙的招式。

無論怎樣單薄而小巧的刀，落在高手的手裏時，却可以發出威猛沉重的攻勢。

這就是「運用自如」！

無論任何人，只要能把手中武器「運用自如」，那麼無論武器如何劣拙，都不重要。

阮英傑瞭解到這一點，可見他對刀的認識已很深切。

但他也瞭解到，憑自己目前的修爲，還未能達到「化腐朽爲神奇」的地步。

但他現在手裏已有一把很稱心滿意的刀，他深信必可憑着這把刀擊敗尹青霖。

尹青霖居然以赤手空拳接戰，實在是太驕狂，太看不起自己。

他決意讓尹青霖後悔，畢生最後的一次後悔。

× × ×

一聲沉喝，阮英傑終於發動了攻擊。

刀光閃動，一股無形的壓力從刀鋒上迫向尹青霖。

他的刀法令人目眩，他的目光冰冷如雪。

這是阮家祖傳下來的驚鴻十八刀，這套刀法集合了沉雄、飄忽、詭異、狠辣各種特點，共冶一爐，配合着身形的巧妙變化，出手之間幾乎令人無路可尋，根本無法知道下一刀將會從甚麼位置向自己砍過來。

阮英傑連發九刀。

這九刀的變化，已足以讓別人看得連眼都花了。

但尹青霖却很特別。

他的眼睛彷彿已化爲兩顆石珠子，雖然阮英傑的刀勢千變萬化，但他却根本沒有去看這把咄咄逼人而來的刀。

他的視綫，只是直勾勾地盯着阮英傑，臉上却沒有半點表情。

阮英傑的目光本也很冰冷，很銳利。

但漸漸地，他的眼色變了。

他的目光不再銳利，變成疑惑，甚至是有點驚惶。

他原本對自己這九刀很有信心，就算未能立刻把對方置諸死地，最少也可以給予尹青霖一個重創。

但事實上却並不如此。

尹青霖沒有變。

他只是憑着幾個看來簡單到極點的動作。就把這九刀化解於無形。

他的眼神沒有變，表情沒有變，甚至連站立的位置也沒有變。

但阮英傑却已變了，而且變得太快，也變得太多。

他不再是那麼氣定神閒。

「嗨！」一聲稍嫌急躁的暴喝聲响起後，阮英傑又再把驚鴻十八刀下半截的九刀揮出。

這九刀矯活、陰柔、殺氣濃重。

同樣是九刀，但這九刀的威力，又比剛才那九刀厲害了不知若干倍。

可是，尹青霖還是沒有變。

民族英雄軼事

秦中客

馬援

男兒立志在沙場，馬革裹屍氣豪壯。

馬援，東漢扶風茂陵人，是戰國時趙奢的後代，因爲趙奢又名馬服君，因此後代的人改姓馬，馬援小的時候，家裏很貧窮，父母又去世的很早，是由馬援的哥哥撫養他長大成人。

馬援本來是郡督郵，解送犯人到司命府，在路上看到犯人害怕在發抖，心裏不忍心，就放了他，自己也往北方逃走了。

馬援逃到北方依靠一位姓任的人，放牧牛羊，生活很辛苦，積存有牛羊幾千頭，穀糧好幾倉庫，都送給貧民吃，但是自己却非常的節省。

馬援常常對人說：「大丈夫窮的時候應該更堅强，老的時候應該更强壯。」又說：「若有錢應好好的用它，錢應該用在救濟窮苦的人，如果存了錢，天天看守着它，那就是守財奴！」可見馬援心胸的開朗。

那時正當王莽叛國，趕走皇帝，自己改了國號爲「新」，各地的豪傑不滿王莽都起來反抗，全國立刻大亂，馬援這時正在西州，西州是屬於隗囂，他自稱爲西州大將軍，要馬援爲綏德將軍，馬援因爲沒有別的地方可去，只好暫時答應。

這時公孫述佔據了四川稱帝，隗囂命令馬援去連絡，馬援和公孫述是同鄉，而且是小時的好朋友，以爲公孫述必然會好好地對待他，等到馬援到了，公孫述竟然高高坐在位上，樣子非常驕傲，馬援不高興，要離去，有人留馬援，馬援說：「如今天下大亂，豪傑們紛紛起義，勝敗，還沒有一定，公孫述他竟以爲了不起，不肯以禮來對待，這樣如何能成就大事？」

馬援回到了西州，對隗囂說：「公孫述只不過是一井底的蛙，沒有遠見。」

隗囂又命令馬援前往洛陽去見光武，光武在宣德殿門口迎接，笑着對馬援說：「先生您來回於在兩主之間，有什麼要指教我嗎？」馬援謝着說：「在這亂世裏，不但君主要選臣下，就是臣下也要選擇君主事奉，馬援和公孫述本是好朋友，還被冷落，陛下您不認爲我是壞人嗎？」光武笑着說：「先生您不是刺客，只是來說服我！」馬援說：「如今天下大亂，陛下如此寬大，是眞正作皇帝的啊！」光武很高興，馬援要回西州，光武帝派了一大官，送馬援一段很遠的路程。

馬援回去報告隗囂說：「光武才智過人，又寬宏大量，將來必能有所作爲。」

隗囂於是叫子恂到洛陽，馬援跟隨一起去。

馬援到了洛陽，沒做官，他請求到上林苑駐紮，光武答應了他。

到馬援離開了隗囂後，建武八年，馬援請求用兵討伐他，不久就滅了隗囂，升官到大中大夫。建武十一年，隴西先零蠻人擾隴西，光武命馬援爲隴西太守，率令三千人，大破先零於臨洮，俘虜牛馬一萬多頭，不久，先零又集合了幾萬人來侵犯，馬援和馬成聯合打敗他們於浩亹隘，不久又打敗他們。朝廷有些主張放棄金城以西的地方，馬援努力反對，終於因消滅安撫很適宜，先零於是投降了。

建武十三年，武都狠羌又侵犯邊境，馬援率領四千多人征討，羌人駐紮於山腰，馬援突然包圍他們，切割他們糧食的來源，羌人害怕投降了，於是隴西的亂事平定，馬援有功升爲虎賁中郎將。

交趾女將叫徵側，天性兇猛厲害，太守張定覺因爲她犯罪處罰她，徵側心懷怨恨，和她的妹妹徵貳反叛，强奪九眞、日南、合甫各地，連年侵犯，朝廷以徵側爲一大患難。

建武十八年，光武升爲伏波將軍，帶兵向南征討交趾，和徵側交戰於浪泊，連戰連勝，徵側逃向禁谿，馬援在後面追殺，並且將她的頭，派人送回洛陽，終於平定，光武封他爲新息侯。

徵側打敗，但她的餘黨仍到處作亂，馬援又率樓船二千艘，戰士兩萬人，終於捕到五千人，才平定。

馬援大勝後，就收集兵器，做數個銅柱於邊界，來紀念勝利，安南人現在仍好好保護着。

於是把收復的土地爲郡縣，修城牆，訂法律，使人民安居樂業，馬援於建武二十年率兵回來，光武賜他兵車一輛，官居很高的地位。

馬援回來後，親友們都去道賀，馬援謙虛地說：「我功勞小而賞賜這麼多，我心裏很不安！」又說：「如今匈奴烏桓還在北方作亂，我將會請求再一次遠征，男子漢應該死在戰場上，用馬皮包着屍體安葬，怎能安穩的睡在床上，死在兒女的手中！」語氣極爲壯烈！

建武二十四年，武陵五溪蠻又作亂，劉尙戰敗而死，馬援幾次請求皇上，率兵出征，光武認爲他已六十二歲了，下不了決定，馬援於是披上戰衣騎在馬上，左右張望，表示他並不老，光武笑着答應他，於是馬援率兵到了臨洮，大破蠻兵，再進兵壺頭，蠻人據山堅守，河水很急，兵船不能通過，加上有瘧疾，天氣又熱，馬援和士兵都病倒，於是在河邊蓋起房子，暫時休息，蠻兵以爲馬老將軍很久不出來，以爲他死了，於是在敲鼓希望作戰，馬援從屋子將雙腳舉起來，表示並沒有死，敵人果然不敢動，相持了多日，馬援死了，蠻兵也投降了，馬援終於達成他馬革裹屍體的心願。

這九刀和剛才那九刀，都同樣不能使尹青霖有任何的改變。

但前後不到一刻間，阮英傑似已變成了兩個人。

他的自信，他的勇氣，甚至連嫉妒之心都已消失，換回來的却是滿頭冷汗。

他以前一直看不透尹青霖這個人，只覺得這人可惡、可恨、可殺！

但他現在却是看不透尹青霖的武功。

看不透的人，看不透的武功。

面對着如此的人，如此的武功，還有甚麼事會令阮英傑更心驚肉跳。

有！

令他更心驚肉跳的，是他看出了尹青霖的眼中，已流露出濃厚的殺機。

他現在已不想再殺尹青霖，因爲他知道自己絕對動不了他一根毫髮。

他現在只想保命。

保存着自己的性命。

「嗆啷」一聲，鋒利的刀已跌在地上了。

阮英傑棄刀，然後說：「我敗了，敗得心服口服。」

他沒有說謊。

他以前一直都不服尹青霖，但此刻已無法不心服口服。

他已認栽，尹青霖是絕對沒有理由殺他的。

這一點阮英傑已看得很準。

可是，他以爲看得很準的事，却又錯了。

尹青霖甚麼話也沒有說，也沒有理會虎爵有甚麼反應，忽然把跌在地上的刀踢起。

颯！

刀柄在尹青霖的手中，但刀鋒却在電光石火之間，刺入了阮英傑的胸膛。

阮英傑臉如死灰。

「尹堂主……你怎敢殺我……？」

尹青霖拔刀，然後才慢慢的說：「我們的計劃，絕不能讓你知道，所以，你只有死。」

「你們根本可以不必讓我……我知道的。」

「本來不錯，但你這人已沒有半點用處，」尹青霖冷冷一笑，道：「除了林雪嬌之外，你還會關心誰？你還能幹些甚麼事？」

「胡說……」

「尹堂主並沒有胡說，」虎爵忽然長長的嘆口氣，道：「這半年來，你已犯了三次嚴重的錯失，而且還一直希望擊敗尹堂主，倘若你有眞實本領，那還罷了，可惜，你的刀法還不行，頭腦更不行。」

「所以我只有死。」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你休怪尹青霖，也不能怪我。」

阮英傑慘笑。

對他來說，這的確是無可奈何的事，誰叫他的武功比不上尹青霖呢？

他只有死。

挨了那一刀，也不由他不死了。

（四）

黃昏，夕陽如血。

潘若侯的臉色却蒼白得像是沒有半滴血在身上一樣。

衞七龍已把蛇頭草帶到藏龍坳，花雨傲這條性命總算可以保存下來。

饒是如此，怒龍上人和潘若侯忙了整天，也担心了整天。

花雨傲已暈迷多日，在他還未甦醒之前，誰都不敢有絕對的把握。

幸好到了黃昏之際，他終於醒轉過來了。

怒龍上人鬆了一口氣，潘若侯也鬆了一口氣。

「三天之內，他不能喝酒，三個月之內，不能親近女色，還有在三年之內，不能再中這種毒，否則神仙難救。」

花雨傲如在夢中，又似是從枉死城裏繞了一個轉。

怒龍上人咬牙冷笑：「尹青霖，你好大的本事，連此三龍的弟子都敢動，莫非是吃了豹胆熊心。」

——花雨傲不但是金陵第一劍，也是北三龍的弟子。

難怪他的武功如此高强。

怒龍上人又問潘若侯：「小花的武功甚麼時候可以恢復？」

潘若侯回答：「十天之內，即可無恙，但要眞正動手，還須待七七四十九天之後方可。」

花雨傲聞言，爲之一陣吃驚。

「四十九天？」

「不錯，在四十九天之內，你若强自運用內力，對五臟、血脈俱有極壞的影响，說不定還會走火入魔，產生不可收拾的惡果。」

這幾句說話，實在令人聽來爲之心驚肉跳。

對於一個練武之士，「走火入魔」簡直比死亡還更可怕。

怒龍上人立刻對花雨傲說：「四十九天不動手，雖然是納悶一些，但却可換回一條性命，其實還划算得很！」

花雨傲嘆了口氣，道：「師父有所不知，弟子還有不少事情，非要在短期內完成不可，這下子武功不能發揮，豈非急煞人也！」

怒龍上人一愕。

「你有甚麼事非做不可，說出來，讓師父去幹！」

花雨傲嘆道：「神馬令現在已落入鬼神谷中。」

怒龍上人目中射出了光，沉吟半晌，道：「這是神馬谷的最高令符，落在鬼神二尊者的手裏，那可不妙。」

「正是如此，」花雨傲道：「弟子有意一闖鬼神谷，把神馬令奪回來，然後交給白高飛門下傳人。」

怒龍上人點頭道：「你這主意很好，爲師很贊同。」

花雨傲道：「但弟子……」

「不必說了，」怒龍上人截口道：「你現在什麼事都不必管，也不必担心，儘量休養，這件事爲師自有主意。」

花雨傲嘆了口氣，道：「魚帝怎麼樣了。」

怒龍上人沉默着，過了很久才嘆道：「魚猴雙帝，現在都已落在萬毒妖姬的手中。」

（未完）

神州奇俠故事之五

溫涼玉·文
盧令·圖

闖蕩江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秋水徵得蕭開雁同意，於是兄弟兩人前往峨嵋金頂，給李沉舟送無極先丹。到達天門石，發現朱大天王屬下五劍中之四劍叟，正向刀王兆秋息圍攻，結果被兆秋息打敗；蕭秋水見義勇爲，獨戰兆秋息，兩人纏鬥了數十回合，蕭秋水終於戰勝雙方。兆秋息只好讓蕭秋水等一行六人通行，直上金頂。衆人一路前進，並無阻滯，不久，金頂巳遙遙在望，驀聞鐘聲傳來，翹首雲山深處，人影幢幢，原來權力帮衆在金頂聚會，衆人繼續登山，接近目的地時，遙聞儲鐵誠對李沉舟破口大罵，蔡泣神突至李沉舟面前，傳告朱大天王口訊……

估道是先丹 却係追命丸

李沉舟

李沉舟沒有動，甚至連看都懶得看。

他背後却驀然出現一個人，一個文人，一個幽魂一般的人。

這個人一直就在李沉舟後背，但李沉舟在，誰也沒有注意到他。

這人一出來，「刷」地打開摺扇，向火燄一搧，立即有一團火霧出來，掩熄了火燄。

火燄一滅，他又退回到了李沉舟的背後。李沉舟甚至連動也沒有動過。

章殘金、萬碎玉全身蓄力欲發的功力，却因李沉舟全然未動，未動就是最佳的守勢，也是最佳的攻勢，李沉舟就算一出手即殺了蔡泣神，總算也有瑕可襲，而今全然未覺，章、萬二人，凝聚全身功力，旨在一擊，對方却破綻全無，一時滿腔眞氣，無處可洩，「砰」地一聲，兩人站立之地，四分五裂。

就在這兩個高手將眞力宣洩的刹那，驀然眼前人影一閃，赫然竟是李沉舟！

兩人此驚，非同小可，猛運內力，「殘金」、「碎玉」掌，同時劈出！

李沉舟一個翻身，飄然落回荒草石上，端然坐下。他嘴角多了一絲血絲，直淌了下來，他輕輕地咳嗽了幾聲。

然後他前面的烈火神君蔡泣神，眼睛瞪得老大的，撫胸倒了下去。這一倒下去，就永不再起來。

衆人再回望，章殘金、萬碎玉二人巳不見，這兩人適才所在之處，只留下兩灘鮮血。

章殘金、萬碎玉是昔年朱大天王創帮立道時所設的「七大長老」僅存的兩位，當日圍攻燕狂徒之際，七大長老中「擎天一棒」祁十九、「東瀛扶桑客」諸序中、「冷拳」居正、「塞外神卜」卡生樑全被殺死，「別人流淚他傷心」的邵流淚重傷被擄，獨有章殘金、萬碎玉二人逃出生天，其功力之高，也可想而知。

今日李沉舟被圍峨嵋之巔，朱大天王特命章殘金、萬碎玉來對付李沉舟，以蔡泣神吸住李沉舟主力，其他的「六掌」、「五劍」等，不過是用來找尋「無極先丹」等之下落。

章殘金、萬碎玉的「碎玉殘金掌」，一直是獨門絕學，也是武林中掌法的至尊寶，朱大天王本以這兩名長老之力，加上圍剿的四大掌門和各門各派高手，可殲滅李沉舟，但李沉舟用身後的人，一舉滅火，引章、萬二人，自行消去眞力，再迅速無及的猝然出手，先殺烈火神君，再傷章、萬二人。

但章殘金、萬碎玉畢竟並非浪得虛名，也各擊中李沉舟一掌，李沉舟是負了傷，但章、萬二人豈敢再留，立刻就走。

李沉舟淡淡地道：「我不斬來使，但對刺客，又另當別論。」說着又溢出了一些血，受傷顯然非輕。

衆人見李沉舟一出手間，便殺了蔡泣神，趕走了萬碎玉、章殘金，簡直神乎其技，大部份羣衆，情知已量，紛紛退走，一時走了幾乎一半的人。

至於四劍叟，眼見蕭秋水與李沉舟似熟人般的，而李沉舟在舉手投足間，居然就殺了「雙神君」中的烈火神君，又打退了章、萬二長老，簡直匪夷所思，看得連眼睛都直了。

李沉舟收回兩隻手，把手指一隻一隻，逐漸屈了起來，看看自己發白的拳頭，低聲地道：「章殘金、萬碎玉，名不虛傳，好厲害的掌力，但他們中了我的拳頭，巳活不過今天。」

四大掌門：木歸眞、端木有、九九上人、饒瘦極，以及儲鐵誠等，眼見李沉舟也不知怎樣的舉手投足間，便在自己等面前，殺退了三大高手，一時也爲之變色。

這時場中躍出一人，正是柔水神君雍希羽：扶着蔡泣神的屍體，一臉悲憤之色，怒視李沉舟，李沉舟淡淡地道：「你還是不要妄動的好，朱大天王的人，盡喪在這裏，對朱大天王來說，不啻是個經不起的打擊。」

雍希羽冷笑道：「你中了章、萬長老的掌力，巳是强弩之末。」

李沉舟一笑：「那你可以試試看。」

雍希羽抬頭望着李沉舟那深湛的、遠漠的、深情而又空具大志的神眼……他經戰無數，十蕩十跌，向不怕懼，而今一見李沉舟雙目，竟沒有了出手的勇氣……他嘆了一聲，咬了咬唇，道：「朱大天王本來要蔡神君來，是要告訴閣下一件事。」

李沉舟笑道：「同時也命他能殺我就殺掉；有萬、章二位高手在，蔡泣神當然嘗試，一旦殺了我，長江七十二水道的副總瓢把子，那非他莫屬了。」

雍希羽無言。李沉舟又道：「他既嘗試失敗，便巳死了。朱大天王的話，你來代表，也是一樣。」

雍希羽恨恨地抬頭，狠狠地道：「天王說：閣下是陸上龍王，他是水道天王，至於誰是人王，誰是天皇，還要請閣下過去一趟，引證引證。」

李沉舟道：「很好。朱大天王早有與我決戰之心，那約的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

雍希羽答：「天王說：憑李帮主身手，其實無須選擇任何時間、任何地方。」

李沉舟大笑道：「好。你告訴朱大天王，李某人一定會去，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

雍希羽突然低頭，竟向李沉舟叩拜。

這下大出人意表，就在雍希羽叩首下去的當兒，他背項間驟然射出兩道墨黑的水泉，直噴李沉舟。

李沉舟沒有動。

他背後立刻噴出兩道白色水泉，恰好抵住墨色的水柱，四道水牆半空落下，流到地上，登時冒烟，並吱吱作焦裂之响。

雍希羽瞇起了眼，瞪住李沉舟背後那人，恨聲道：「『水王』？」

李沉舟背後的人冷冷道：「正是。」

衆又嘩然。原來李沉舟與背侍的那人，正是名動天下「八大天王」中的「水王」鞠秀山。

只聽李沉舟淡淡地說：「柔水神君，你莫要再出手了，再出手，就活不下去，傳達消息了。」李沉舟一直好似是很溫和的人，用很溫和的聲音說話，但却令柔水神君雍希羽深心感到顫惶。

李沉舟揮洒間殺退朱大天王的兩名長老，更誅殺了烈火神君蔡泣神，懲罰了儲鐵誠等人，眞是君臨天下，本來得知風聲，在此剿襲李沉舟的羣豪，大部份門志全消，只留待觀望，小部份巳公然撤退。

若是單爲了捕殺李沉舟，這些人早被懾伏，知難而退，但這些人大多數都是爲「忘情天書」而來的，這是武林瑰寶，誰能得之，便有昔年第一大豪楚人燕狂徒之武功造詣，有誰能不動心？所以留待不走的，泰半都是爲了這一本足可令人捨死忘生的奇書。

只聽華山一叟饒瘦極冷笑道：「李沉舟，要我們走可以，只要交出『忘情天書』，我們立刻就走。」

普陀山九九上人也接着道：「這『忘情天書』也不是你的，你武功又那末高，何需窺奪此書……還是交出來，讓天下有緣者共睹，不是大家都好麼！」

九九上人這般一說，正說中大家心事，羣豪紛紛叫好，高呼响應，宛若雷動。

泰山木歸眞情知李沉舟武功超羣，以一敵一，斷無生理，但若大家都豁了出去，一湧而上，就算李沉舟武功再好，也雙拳難敵千手，當下大聲道：「若這厮肯交出來，便是罷了，如若不交，咱們一齊上，對付這等奸惡之輩，無須講究江湖道義，殺了爲民除害便好！」

天台山端木有陰陰一笑道：「是呀，他武功再高，也沒有用，當年燕狂徒就是給我們一湧而上，便殺得落荒而逃，生死不知的。」

這一番說下來，衆人又羣情大盛，信心大增，紛紛鼓噪不已。只聽一人怒叱道：「好不要臉！昔日十六門派攻殺燕狂徒，那有出過力，都是跟着後頭走，眞正出手的，是權力帮的四大護法，那是你們這班鼠輩！」

說話的人是「刀王」兆秋息，因憤懣不平而漲紅了臉，忽又聽一個聲音吆喝道：「胡說八道！圍殺燕狂徒，權力帮只是帮腔作勢而已，眞正殺傷燕狂徒的，是我們天王的長老，我們七大長老都因此而犧牲其五，居然輪到你們來認功不成？」

大聲說話的人是「四劍叟」中的斷門

劍叟，李沉舟偏了偏頭，向蕭秋水低忖道：「這人倒蠻有胆魄的。」

蕭秋水心下一凜，只覺李沉舟在這十面埋伏，四面楚歌中，依然悠閒自若，談笑自如，還能觀形察色，論評英豪，心中大是佩服。

只聽一人冷笑道：「你們權力帮爭權奪利，鬼打鬼，人殺人，自家的事，當然跑在前邊，朱大天王跟燕狂徒是兩派對立，此消彼長，自然拚老命，那又有什麼可說的！」

這發話的人是華山神叟饒瘦極。「柔水神君」雍希羽回罵了過去：「你們十六門派，就是義務相助麼？當年你們若不合力殲滅燕狂徒，燕狂徒就會先把你們逐一滅了，你們是爲了苟圖命存，才趁這個熱鬧，居然在打殺中還落在人後，眞是丟盡了顏面！」

饒瘦極怒吼一聲，正要長身而出，天台山端木有爲人却極有城府，阻攔道：「天王的人聽着，我們此番來峨嵋，一是爲誅殺李沉舟，爲天下除害，二是求使武林至寶『忘情天書』，能重見天日，我們在此胡罵一通，同室干戈，不是中了敵人的計？」

衆人一聽，心以爲然，一時又擺成陣勢，圍向李沉舟。兆秋息冷笑道：「好哇，所謂武林正道人士，居然與朱大天王的人『同室』起來了！」

在李沉舟背後侍奉的「水王」也揶嘲道：「豈止『同室』，簡直『同流』。」

端木有却臉色不變，笑嘻嘻地道：「就算『合污』又怎樣？『下流』又何妨？如果必要，昔日我們黑白二道圍攻燕狂徒，不是同樣『流』、同樣『污』！」

這時忽有一提雙短戟的大漢朗聲道：「端木老大，萬萬不可，所謂：盜亦有道，我們聯朱大天王以制權力帮，總有一日，養虎爲患，更何況，又毀壞了我們的原則……」

這人一說話，即有幾人附和，蕭秋水認得此人，這漢子是湖南一帶的豪傑，也是少年創帮立道，仗義匡正，快意恩仇的俠士，外號「銀戟溫侯」，姓唐，名潔之，跟唐門可沒有任何淵源。

端木有溫和地笑道：「唐老弟，這你可有所不知了，我們今番爲的是『忘情天書』，只要李帮主肯交出來嘛……一切都好商量，我們跟朱大天王的人有『共同利益』，爲何不『並肩作戰』？」

「銀戟溫侯」唐潔之道：「不對。我們今番來，爲的是殲滅萬惡之權力帮，再聚衆瓦解朱大天王的組織，怎可本末倒置，爲求奪寶而來？」

唐潔之這一番話，說的很多人低下頭去，蕭秋水心下更大是讚賞。端木有有些笑不出了，道：「唐老弟年少，不知江湖事，並非正就是正，邪就是邪，死牛一邊頸就可應付的。」

唐潔之正色道：「漢賊不兩立。江湖周轉的事，我也懂一些。只是有些原則，却顚撲不破，此乃大節事也，大節不可稍移。」

部份武林人士，眞懷一腔熱血而來，聽得唐潔之一番話，激起了任俠心腸，不禁聳然動容。

饒瘦極知道場面不易控制，向唐潔之招手低叱道：「你……小伙子，過來，過來……」

他是想制止唐潔之說下去。但就在這時，驟然精光一閃，端木有一招手，一枝蛇錐七寸長，全釘入唐潔之之心胸之中。

唐潔之猝不及防，仰天而倒。他的弟兄急忙扶持，紛紛怒叱，皆變了臉色，九九上人鏟杖一掃，掃倒了幾人，這些人顯然都不是這四大門派的掌門之敵。

蕭秋水霍然立起，對端木有這等所謂名門正派的人惱極，眼見唐潔之的一名義妹正衝了過去，端木有肥短的手一拿，已抓住了她的脖子，蕭秋水忍無可忍，宛若見到他的弟兄受辱一般，貫力於手，一把抓落了堅硬的岩石，呼地全都以「浣花劍派」三大絕招之一：「漫天風雨」的招式發了出去。

端木有見蕭秋水內力居然如此之强，砂石挾劈空呼嘯之聲，飛擊射來，忙甩掉那女子，全神以待。

就在這時，李沉舟手中的茅草猝然射了出去！

射至一半，茅管分裂爲三。

端木有正想撥開砂石，突覺左右肘俱是一麻，正要退避，「跳環穴」又是一痛，「噗」地跪倒，蕭秋水的砂石，等於都打在他的臉門上。

茅管雖輕，却後發而先至。

砂石經由蕭秋水的手上發出去，以他此刻的內力，是何等驚人，端木有臉上頓時一片血肉模糊，仆地而歿。

這時衆皆嘩然。木歸眞的聲音越衆人之聲傳來：「浣花劍派的人做了權力帮的奴隸！不要放過他！」

很多人喧嘩呼叫：「蕭秋水殺了端木有！」「蕭秋水殺了端木有！」

更有人大呼：「蕭秋水殺了端木大俠！」「蕭秋水與白道中人爲敵！」「蕭秋水要與天下爲敵！」

蕭秋水一時百口莫辯，怒極嘯道：「那唐潔之的命呢！難道被端木有白白殺了，便是活該？」

此刻他功力十分充沛，一旦大呼，把全場噪音壓了下去，但七八件兵器，已向他攻到，蕭秋水十分憤怒，一時忘了閃躲，李沉舟在旁邊輕輕一劃，已把來襲的人都迫了回去。

這時唐潔之身邊的弟兄，匡護着唐潔之的屍體，搶了過來，站在蕭秋水的身旁，其中一人悲聲道：「蕭大俠，我知你向來公道，請你替我們大哥主持正義。」

蕭秋水一時不知如何是好，蕭開雁那邊已跟人打了起來，蕭秋水感到既連累二哥，又使浣花劍派聲名受汚，罪孽深重，但又分辯無從，一時爲之氣極，只聽李沉舟端然道：「在武林中，通常都會如此，他們說你是什麼，你便是什麼，不由你分辯的。」

蕭秋水突然站了起來，倒立了一會，翻了三個觔斗，雙拳空擊了兩下，嘴裏隨便拉了個調，唱了幾句小曲，便臉色平和，重新端坐下去，面對李沉舟。

這下子輪到李沉舟莫名其妙，摸了摸鼻子道：「你在幹什麼？」

蕭秋水道：「我要使自己不致於太過

圄泥着這件事中。」

李沉舟眼睛裏有春水般的笑意：「好，很好。」

蕭秋水道：「反正別人怎麼看我，我還是我；」蕭秋水也笑了，笑意像春山遠處：「難道給他們說了我就不是我麼？」

李沉舟眼睛裏更有欣賞之意：「那有的事，要是這樣，我早變了天下第一怪物了。」

李沉舟「君臨天下」，自是在江湖上，武林中被揣測最多的神秘人物，如果眞如傳言，不變成三頭六臂，也非成了畸型人不可了。

蕭秋水不理衆人喧嚷，望定住他道：「你的人，不像你的部下，像左常生、康出漁、屈寒山，都十分卑鄙、狡詐。」

李沉舟點點頭：「我也十分狡詐。」

蕭秋水道：「可惜他們簡直不義。」

李沉舟眼神裏又有了那種空負大志般的蕭索：「但在另一方面來說，他們是盡忠。」

蕭秋水道：「這也是所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嗎？」

李沉舟一哂道：「其實大英雄，眞豪士，也沒什麼由己不由己，只是我們這等世俗人，才拋不開名、利、權慾，不由己也是活該的！」

這時兆秋息已率七十二童子護守着李沉舟等，李沉舟却繼續與蕭秋水對話，宛如未覺一樣。

蕭秋水沉思了一陣，接道：「屈寒山雖然卑鄙，但的確忠心！」他望定李沉舟說：「我就是爲他所託來見你的。」

李沉舟雙眉一揚，道：「哦？」

蕭秋水道：「屈寒山死了。」

李沉舟的眼神頓時黯淡了下去，俯首看自己盤膝端放的手心，重覆道：「他死了。」

蕭秋水隔了一會兒才說：「他是爲了爭奪『無極先丹』才死的！」蕭秋水說完之後，定定的望着李沉舟，想觀察這位當世人傑，聽得這武林人士夢寐以求的丹藥時，有什麼表情。

沒有表情。

一點表情也沒有。

李沉舟只是淡漫地「哦」了一聲。

蕭秋水接道：「他搶奪『無極先丹』，是爲了送給你，那時他遭受烈火、柔水、五劍、六掌的襲擊，已斷一臂，但堅持要送這禮物給你。」

李沉舟緩緩地搖首，眼神裏也不知是悲哀，還是揶揄：「『無極先丹』確是罕世之寶，但爲它而死，實是不値的。」

蕭秋水望定他道：「屈寒山獲得它時已重傷，生恐朱大天王的人追殺，所以用人質來威脅我，要我把丹丸交給你，並希望你收丹藥之後，能下山一趟救援他。」

李沉舟問：「他在那裏？」而沒有問：「現在丹丸在那裏。」

蕭秋水深心感動，正色道：「他交了給我，就給人殺了。」

李沉舟一抬目，神目如電：「誰殺他的？」

蕭秋水道：「六掌，其時只剩五掌，後來也給屈寒山殺了一掌，現在四掌都不在了。」

李沉舟道：「爲什麼？」

蕭秋水答：「給殺了。」

李沉舟緊接着問：「給誰殺的？」

蕭秋水緊接着答：「蛇王。」

李沉舟緊迫盯人的問：「是兩條蛇王麼？」

蕭秋水問不容緩的答道：「老人與少女。」

李沉舟長吁了一口氣，道：「這兩人窺視先丹已久。」

蕭秋水心下更是佩服，李沉舟觀人於微，便「蛇王」等有叛意，顯然早有了戒心。

這時羣豪一聽「無極先丹」之下落，紛紛都停了手，引長脖子來聆聽，無疑「忘情天書」，「無極先丹」都是十分吸引人的事。

蕭秋水又道：「你沒看錯，蛇王眞的奪取先丹，後來少的殺了老的，女的又被我和唐方所殺。」

「唐方，」李沉舟欣賞地笑了：「就是最近時常跟你一齊闖江湖的女孩子。」

「是的。」蕭秋水眼前彷彿幻起了雪白的唐方，受傷的唐方，不覺憂心怔忡起來。

李沉舟也看了出來，關懷地問：「蛇王把唐方怎麼了？」

蕭秋水怒吭地道：「咬傷了。」李沉舟「嗄」了一聲，蕭秋水接道：「後來給唐剛接回唐家療毒去了。」

李沉舟吁了一口氣，道：「這裏總算離唐門不遠……以唐家堡的療毒手段，要治療蛇王之毒，當無問題，問題是趕不趕得及……」

那邊羣豪，久聆二人又不談「無極先丹」，早已待不耐煩，一人暴喝道：「喂，小子，無極先丹究竟在那兒了？」

其他的人也七口八舌，紛紛追問，生恐問遲一些，無極先丹便會飛了似的。

這時蕭開雁也已回到場中，到了李沉舟、蕭秋水的圈子之內，李沉舟也不去理會那些人，逕自道：「你說的對，我部下中，武功是夠高了，但品行良莠不齊，像蛇王這等劣行，更使權力帮萬刼不復。」

蕭秋水冷冷地道：「權力帮本來就萬刼不復。」

李沉舟臉色變了變，旋又笑道：「你的話太武斷。」

蕭秋水斷冰切雪地道：「我說的是眞話。」

李沉舟冷冷笑道：「沒有了權力帮，單靠這些貪淫好功的僞君子，天下會更好嗎？」

蕭秋水道：「不會。」

李沉舟笑了，問：「所以說——」

蕭秋水切道：「但是有了權力帮却更壞。」

李沉舟臉色變了。

蕭秋水坦然道：「他們是你的部下，你的部下良莠不齊，那便是不對，你要負責此事。」

李沉舟道：「不錯，我應該負責任，但是你領導過人，組織一旦擴大，不可能樣樣控制得宜，你也不可能事事兼顧，件件皆管。」

蕭秋水斷然說道：「不能管，就該放

棄。」

李沉舟沉默，然後他抬頭，他說：「你知道不知道，這幾十年來，唯有你一個人敢對我這樣說話。」

蕭秋水望定他，眞誠地道：「便是因爲這樣，我才說的。」

這時旁邊的人都爲蕭秋水捏了一把汗。以李沉舟的個性與武功，殺蕭秋水乃擧手間事而已，而蕭秋水居然敢如此一再頂撞他。

羣豪更是奇怪納悶，本見蕭秋水坐於李沉舟身側，認定他們是一夥的，尤其是蕭秋水誅殺端木有後，更以爲無訛，却是二人針鋒相對起來，各持己見，絲毫不像是同路的。

良久，李沉舟突靜靜地道：「柳五厲害。」

蕭秋水道：「哦？」

李沉舟喟息道：「我是讚他好眼光。他沒有看錯你。」

蕭秋水道：「哦。」

李沉舟忽然笑了，他的笑容又有說不出的譏誚與倦意：「你知道他怎麼說？」

蕭秋水默然。

李沉舟自己說了：「他說像你這種人，能收入權力帮，便趕快收了，如若不然，則趕快殺了，多留一天都不可以。」李沉舟又認眞地道：「柳五是人間梟雄，他這樣說你，是重視你。」

蕭秋水也憾動起來：「我怕他太看重我了。」

李沉舟疲倦地笑了笑：「你名不見經傳，武功又差……」他忽然用一種很冗長也很特異的聲調說：「不過，他並沒有看錯。」

李沉舟眼色一黯，又道：「但是，他還是看錯了。」

「他看錯的是我。」

蕭秋水不明白，李沉舟解釋道：「因爲你雖可怕，我却不殺你，我要等你更可怕時，再來殺你，如果爲了一個人將來可能是他的敵手便先要殺了，那我就不是李沉舟了，李沉舟不是這樣沒信心的人！」

「現在武林中最觸目的兩個年輕人，一個是你，一個就是皇甫高橋，我不殺你，也不殺皇甫，除非他殺了你，或者你殺了他之後。」

蕭秋水沉思良久，良久沒說一句話。

他沉思的時候，顯出一種猶如千古悲哀萬古愁式的壓力，連浮躁不安的羣豪，一時也未敢干擾。

然後他說話了。

只說了一個字：

「謝。」

李沉舟很愼重的聽了這個字，然後很沉重的應了一句，只有兩個字：

「不謝。」

× × ×

蕭秋水肅容道：「我謝是謝你再讓我有一次機會。」

李沉舟笑說：「其實你知我是李沉舟，便不必謝我，縱敗了也是我自找的。」

蕭秋水道：「你知我是蕭秋水，便一定會謝你，你不用推辭。」

蕭秋水年紀雖輕，但與天下第一大帮帮主李沉舟坐在一起，談笑自若，絲毫不見彷徨或失措之態。

李沉舟忽然又道：「道不同不相爲謀，是不是？」

蕭秋水截然道：「是。」

李沉舟惑然道：「那我們還是不是知音？」

蕭秋水毫不考慮道：「是。」

李沉舟拊掌與蕭秋水對掌一拍，大笑道：「可惜無酒，否則爲了這個『是』字，可以大醉三百盃。」

你爭我奪

蕭秋水道：「其實英雄論交，亦不必非要有酒不可。」

李沉舟更爲開懷，暢笑道：「是是是。老弟眞合我心意。唯有庸人須酒盃在手，才有胆作豪語。哈哈哈！我等豈須如此！」忽然臉容一整，道：「我這是第二次見到你，你可知道？」

蕭秋水倒怔住了。

「我沒見過你呀。」

李沉舟笑了，蕭秋水堅指道：「若我見過你，一定認識。」

李沉舟笑得又似遠山：「我見到你，你見不到我，因爲相隔太遠了。」李沉舟笑笑道：「你的眼力當不如我好。」

蕭秋水的眼睛亮了。「是不是……」

「是不是在大渡河與青衣江中……」

李沉舟微笑頷首。

——觀音山一帶，蕭秋水等行過，其時細雨霏霏，江水氣象萬千，空濛中帶驚心動魄的浪濤，江心有一葉扁舟，始終在怒濤中不去。

——江河起伏，巨浪滔天，人在鐵索之上，尚且爲這排山倒海的氣魄所震懾，人畏懼大自然的心理，也到了極點，然而這葉輕舟，就似一張殘葉一般，任由飄泊，因本身絲毫不着力，所以反倒沒有任何翻覆可怕。

——蕭秋水乍看，還眞以爲是一片葉子。因爲要是人，不可能不怕大自然，反而如此融匯在大自然中。

然而不是葉子，而是舟子。

不僅是舟子，而且有人。

人便是李沉舟。

遇，而不見。

眞是如見眞人，眞人如見而不知。

蕭秋水笑了：「原來是你。」

他的眼睛又閃亮着興奮的光采：「那末，伏虎寺中，大俠梁斗等，乃爲你所擄了？」

李沉舟反問：「什麼時候的事？」

蕭秋水的心開始下沉：「昨晚。」

李沉舟道：「不可能，昨夜我已被圍于山頂。」

蕭秋水的心完全沉了，沉到底。他知道李沉舟不會對他說謊，也沒有理由要欺騙他。

李沉舟道：「這次我來峨嵋，爲的是要搜捕那兩條蛇王，却不料無端端來了流言，約齊了各路高手，咬定我在此地擊殺燕狂徒，奪得『忘情天書』，困戰了整整一天，眞是莫名其妙……」

蕭秋水忽然道：「我差點忘了一件東西。」

李沉舟道：「無極先丹？」

蕭秋水道：「我要把它交給你，完成我答允人家的諾言。」

一提到「無極先丹」，幾乎在場中所有的人，都伸長了脖子，直了眼珠子，握緊了拳頭，要目睹這武林瑰寶。

李沉舟淡淡地道：「這是屈劍王辛苦搶來的，我當然要收下。」

蕭秋水爽然道：「好。」伸手一攤，赫然竟是五顆紅色藥丸。

就在藥丸一現刹那間，數聲沉悶如野獸般的低吼，人影倏閃，飛撲入場中。

× × ×

最先出手的是剛才粗聲粗氣追問「無極先丹」之下落的鮮卑人，他一出手，右手奪丹，左手在刹那間遞出了十三招，有九種武功居然是江湖上少見，甚至是失傳的奇招，其中一招，居然是正宗少林「達摩指」。

但是李沉舟一出拳，那人就飛了出去了。

飛了出去很遠很遠，倒地時已沒了聲息。

可是撲來的人很多，其中還包括饒瘦極、木歸眞和九九上人、儲鐵誠、以及柔水神君等人。

李沉舟一揚眉，蕭秋水却望定着他、搖首。

李沉舟略一沉吟，沒有動作，蕭秋水手上五顆藥丸，已全被人奪走。

蕭秋水正在說着話：「這丹丸原是邵流淚從燕狂徒那兒盜出來的。他把假的丹藥，誘使雍希羽將之取去，獻給朱大天王，想借刀殺人，可惜，屈寒山不知，半途將之奪攫，想奉獻給你，所以威迫我這樣作……」

蕭秋水一面說着，場中已斷喝連聲，蕭秋水逕自說着不問斷，李沉舟也耐心專意的聆着，但場裏已死了幾人，傷了十多人，爲的是爭奪這僞「無極先丹」，已無暇理會蕭、李二人，那還有工夫去聆聽。

李沉舟故意問：「那麼，這丹丸是有毒的了？」

蕭秋水大聲道：「是的，這丹丸含有劇毒！」

這時只聽「哎唷」、「哎唷」、「哎唷」連聲，華山饒瘦極已奪得一枚丹藥，連傷殺數人，生恐怕別人來奪，便一口吞服下去。

衆人眼紅耳赤，全在爭奪這每顆可增進一輩子功力之藥丸上，那還有工夫去聽他們的對話，就算聽得見也不願意相信。

蕭秋水目覩此狀，嘆了一口氣，道：「難道這世界上，眞話都不如假話能教人相信？」

李沉舟笑了一笑，道：「那也許是因爲眞話比假話難聽之故。」

又在這時，又幾聲慘叫，九九上人已擊倒了幾名搶奪者，拿得一丸在手，欣喜欲狂，哈哈一笑，吞服下去，一面揣想着他功力陡增一輩子的幻夢，邊打邊狂笑。

蕭秋水只覺毛骨悚然，儘管人如許之多，但在厮殺聲中，蕭秋水只覺得自己乃在非人世界之中。

李沉舟很了解的看着他說：「你別自責。說什麼也沒有用，他們不會聽的。」

這時木歸眞與儲鐵誠已各奪得一顆，仰首吞下，儲鐵誠還邊服邊用雙鈎劍一扎，把一個抱着他伸手要拿丹丸的人，割得腸子都流了一地。

李沉舟偏首道：「那眞的三顆，是讓你給吃了？」

蕭秋水怔了怔，道：「是宋姑娘告訴你的罷？」

李沉舟笑道：「是。」他忽然狡猾得有一種眩人的俊美：「我早知道這藥是假的。」

蕭秋水動容道：「你在試探我是不是在騙你？」

李沉舟望定他，道：「因爲你不會騙我。」

蕭秋水沉默良久，才道：「幸虧我不會騙你。」

李沉舟微笑望定他：「幸虧。」

這時剩下的一顆「無極先丹」，你爭我奪，但以雍希羽功力最高，他噴出毒水，擊退衆人，有些人沾上了，狂嚎打滾，十分痛苦，雍希羽抓住一丸，往四劍叟處一拋，疾聲喝道：「我來斷後！快回獻天王！」

四劍叟中，鴛鴦劍叟一拿撈住藥丸，斷門劍叟、閃電劍叟、騰雷劍叟連忙組織劍陣，以抗强敵，衆人因這是最後一粒丹丸，都全力相爭，而柔水神君因被劍王盜去丹藥，自知失職，怕朱大天王怪罪，更全力抗衡。

兩方面交手幾下，因各門各派人多勢衆，朱大天王的大感壓力，就在這時，饒瘦極、九九上人、木歸眞等猶未滿足，還要奪取此丹丸，包抄襲去，閃電劍叟首先遭了殃，被殺得身首異處。

蕭秋水霍然而立，道：「他們曾跟我並肩作戰過，我不能坐視不理。」

就在這時，只見場中數人驚呼：「他，他吞下去了！」

「給他吃了，糟了！」

柔水神君正殺得性起，聽如此說法，莫名其妙，返頭一看，鴛鴦劍叟臉上帶了一個弔詭的笑意，雍希羽顫聲怒問：「你……你竟然吞食了？」

衆人見到丹丸已無，皆頹然住手。鴛鴦劍叟也沒說是，也沒說不是，像偷吃了糖又被大人查覺的小孩子，直勾勾地望着雍希羽。

柔水神君怒不可遏，大喝一聲，殺將過去，才不到幾招，鴛鴦劍叟已現凶險，忽而平空又多了兩柄劍，因「五劍叟」手足情深，總不願柔水神君搏殺他們的兄弟，所以以三戰一，竟與柔水神君雍希羽拚鬥了起來。

其他的朱大天王黨羽，見幾個頭領亂作一團，一時都不知帮誰是好，眞是尷尬異常。

就在這時，忽聽一個尖呼。

原來羣豪中有一女人，距離華山神叟饒瘦極很近，乍見饒瘦極的樣子，不禁發出一聲駭然的尖呼，一面還顫着手指指向饒瘦極，竟駭暈了過去。

衆人因此都擰頭望去：只見饒瘦極臉色又紫又藍，五官齊潰，七孔流血，但他自身，猶未所覺，還帶了一個極得意的表情。

這情景十分恐怖，衆人都駭然說不出

來，饒瘦極見衆人望着他，神容都很驚怖，還以爲他因功力陡進，神光隱現，表情愈發愈得意。

九九上人本陶醉在他服得仙丹美夢之中，忽見饒瘦極如此，不覺心驚胆戰，叫道：「饒兄你……」

話未說完，饒瘦極「凸凸」兩聲，兩隻眼珠子，竟自眼眶裏滾了出來，而饒瘦極還帶了一個極詭秘的笑容，搖搖晃晃了幾下，竟連耳朵、鼻子都剝落了下來，嘴巴也裂了開去，衆人尖叫，胆小的落荒而逃下山去。

饒瘦極這才「咕咚」地倒下！九九上人心悸胆寒，忽見衆人又望向他，神情又是跟望向饒瘦極相似，只是更爲驚悸，他雙手摸着自己的臉孔，猛見自己雙掌皮層剝落，血肉腐爛，他尖叫道：「我……我……我是不是——」

說到這裏，聲音愈薄，愈是尖銳，到了最後，只有風聲的嘶嘶之聲，絲毫不成語音，「突突」二聲，他的眼珠子也飛了出來。

那邊的儲鐵誠怪叫道：「這是什麼藥！這是什麼藥！」一面叫一面吐，臉上已開始變色。

只聽「呼」地一聲，一鐵衣人越過衆頂，落在蕭秋水身前，一把揪起他，嘶聲道：「快拿解藥來！」

蕭秋水搖首嘆息，向木歸貞道：「沒有解藥。」

木歸貞揚掌要劈，李沉舟也嘆了一聲道：「你去吧。」一拳擊出，木歸貞的胸膛便陷了下去，鮮血狂噴，噴到一半，變作藍色，衆人急忙退閃，木歸貞却就此身亡。

他身死了，肢體才開始腐爛。儲鐵誠看在眼裏，脚都軟了，哭聲道：「這是……這是什麼藥？」

他的牙齒已被李沉舟打崩，說起來因顫聲之故，甚是可怖，有人已掩臉而逃，有人更蹲地嘔吐起來，蕭秋水道：「我也不知道。這藥原來是朱大天王的長老邵流淚用來毒死他主子的毒藥，現在邵流淚已死，解藥也沒有了。」

鴛鴦劍叟發出一聲恐懼至極的尖叫，嘎聲道：「爲何你……你起先不說？」

蕭秋水歎息道：「我已經說了。」

衆人細想一下，隱約記起，蕭秋水彷彿有提起……但那時大家都殺得性起，你爭我奪，焉有心聽？

這時儲鐵誠已「嘍嘍」兩聲，也是眼珠子飛出，許多胆魄皆豪的人，也不忍看，掩目退避，鴛鴦劍叟長嘆一聲，大聲道：「替我轉稟天王，就說我臨死前還對不住他！此刻代他身死，也算恩斷義了。」

說罷，橫劍自刎，屍身栽在他兩個兄弟的臂膀裏。

衆人大感索然，紛紛退去，剩下的不到百人。

（未完）

當今難找夜行人

麥海雲

中國的功夫有許多門派，有一部份功夫是以輕功爲主的，舊日武林高手往往在夜間出動，穿了黑色的衣裳，踏着輕便布鞋，行走如風，練過輕功，能够飛簷走壁，稱做夜行人，這一類人馬，如果沒有輕功作爲練武的根底，無法晚上活動，不過，有了輕功，仍要拳脚方面有很高的造詣，然徒配合得來，否則，徒然恃着自己能够上高落底，如履平地，根本上拳脚十分平凡，高手過招，立刻認輸，那就更糟，因爲晚上打鬥，多數在空曠之處，甚至在簷頭屋角，武功欠佳，輸得很慘，如上所述，可見舊日苦練輕功的人，必有名師指點，除了輕功還要兼學刀槍劍戟以及拳脚，渾身武藝，然後有資格稱做夜行人，不過，清代的後期，已經很少人在夜間行走了。照這樣看，練習輕功的人，根本就不會很多，故此，夜行人的數量逐漸減少，再者，就算輕功卓絕，夜間行走，形跡可疑，給警方抓住，便會拉到警署盤問，弄巧反拙，那就更加使一般武林中人不願走這條路。練習輕功的人逐漸減少，乃係鐵一般的事實，不過，芸芸衆生當中，亦有一部份人是苦練輕功的，距今三十多年，香港有過一段新聞，當時有一名叫做曾三民的青年到港，經常在灣仔一帶出沒，此人能够飛簷走壁，甚至在天台上面的石欄杆上面行走如飛，轉眼就失了蹤，跟住就在對面街巷的屋頂出現，報上提及他的名字，有些居民看見過他，頗爲發生興趣，於是此人就變成街頭巷尾談話的材料。

有一個市民目擊曾三民的怪異行爲，指出這一點，曾三民白天很少露臉，晚上然後出動，而且在灣仔行走居多，他好像武俠小說所寫的夜行人打扮，全身黑色，胸前用白綫綉着飛行大俠四個字，至於頭上，却戴着一頂帽子，有如戲台上武松所戴的帽，如此怪異，他在街上行走，特別引人注意，有些閒人在尾後跟着他走動之際，只見他幾個箭步，身形一閃，便即失踪，跟着聽見掌聲，原來他已經在附近的天台石欄杆上，舞手弄脚，他的掌聲特別響，故此，許多人抬頭看見他，替他担心，很快他又失踪，不久之後就在對面的街巷出現，有人以爲他飛躍過兩丈多闊的橫街，亦有人認爲他並非跳過對面天台的，只係奔走得快速，由樓梯跑上跑落，故此可以做出這一類奇怪的行爲，引人注意。

曾三民出現了十多天，突然到石板街找一個武館裏面的朋友，似乎想借着那間武館教授拳脚，武館之內的一名拳師雖然資歷並非很深，但却武功精湛，十分豪爽，把他收留下來，一住三日，到了第四天，他就對曾三民說個明白，只是教授輕功，很少人學習，除非輕功之外再加上拳脚，先問曾三民所學的是何種派別，進而查問曾三民有沒有過打鬥的經驗，談了一會，雙方興緻勃然，便即過招玩玩，怎料曾三民三次撲攻，但是一招就給對方擊倒，倘不是腹部中拳就是胸部吃了一脚，到時他知道無法在香港站得穩，正如那個年輕的拳師所述，單是教授輕功，恐怕沒有甚

麼人入館拜師，只好黯然而退。

比較此事發生得更早的另外一個飛行大俠姓陳，叫做陳欲飛，當時湖南省的知名人士對國術提倡非常努力，當局設立一間叫做湖南國術訓練所，聘請向愷然做所長，另有許多知名的武林高手作爲教練，省長是何健，經常到那裏去，因向愷然以平江不肖生這個筆名寫了兩本知名的武俠長篇小說，一本是江湖奇俠傳，另外一本是近代英雄豪傑傳，這兩本書暢銷全國，故此，武林中人有一部份既然懂得練武，筆墨亦所擅長，前往那邊找他，向愷然必然加倍的敬重，誠意款待，陳欲飛知道他的性格，很想結識他，乘機出風頭，事前約了兩位攝影記者到該訓練所拜訪，向愷然看看他的名片，上面寫着「飛行大俠陳欲飛」這幾個字，已經有些驚奇，後來又見兩人携同攝影機到來，好像預備替他拍攝精采鏡頭，索性對他說知，湖南訓練所的目的就是健身兼練武，目的是自衞，並非訓練夜行人，就算眞的懂得飛行，也不是訓練研究的科目。因此之故，決不會把他看做一個特殊人物，替他拍照，刋登在報紙上面。

自稱做飛行大俠的陳欲飛，聽了這番話，怒容滿面，說：「輕功是國術裏面的一種，亦即功夫當中最深奧的一環，如果懂得練武，不會飛行，只是平凡之輩。」

當時有一個拳師姓梁，在旁聽了，很不高興，說：「你說的這番話，等於對所長不滿，你如果只是懂得飛行，功夫太差，根本上就無法在這個地方立足，認爲自己的功夫相當强，就請你跟我過招，贏了我然後有資格跟所長商量，是否要特闢輕功這一科目教授後輩。」

這番話說得十分有道理，飛行大俠欣然點頭，立即跟他過招，所謂大俠的傢伙，不過虛聲張勢，跳來跳去，揮拳踢腿，但那雙拳有如花拳綉腿一般，打中了敵人，全無痛楚，姓梁的拳師哈哈大笑，說：「我在三招之內必然把你踢出門外。」

說完他就立刻撲攻，一個掃腰腿把他踢到倒地打滾，跟着補加一脚，陳欲飛就給他踢到整個飛起，向前仆倒，跟着有如餓狗搶屎似的向門外飛奔，不必辭行，很快便即隱沒，此後他就不再登門找麻煩了。陳欲飛並不是任何一個門派的人，他只是仰慕夜行人，閒來無事，依照一般武俠書籍所寫的方法去做，苦練各種夜行人的功夫，引以爲榮，殊不料整個時代已經改變，就算眞的有本領夜間飛行，也無濟於事，他不練功夫，只練輕功，當然是不妙的，高手過招，立刻落敗。

關於飛行大俠，只是一種笑話，不必多談，至於中國古代流傳下來練習輕功的方式，却是頗有道理的，就算現時有人依照這個方法去做，仍然能够練到渾身是勁，夜間行走如飛。

中個功夫習慣了使用三重方法去練習輕功，第一個階段叫做鐵背心，先行用皮革製造空心的背心，每天加進少許沙石，後來由沙變成了鐵，那種鐵沙起碼有十斤重，天天穿着這種背心作大大小小的活動，習慣了它，一旦解開鐵背心，便覺得輕便許多。

除了鐵背心，還要在脚上綁一些叫做鐵瓦的工具，它的意思也是鐵背心一般，等於加重本人的負担，採取這個方法起碼活動半年，然後解卸下來，練習徒手飛躍的功夫，先行在土坑之下站定，一定要膝頭伸直，然後提拳往下一沉，利用這種壓下來的姿勢，整個身體飛躍，由於膝頭不能屈曲，就算脚力最好的人，只能跳起三四寸，如果逐寸增加，可以跳到一尺高，突然准許屈曲跳躍，便能跳起六七尺。

第三級的輕功叫做走竹，仍是在土坑之上進行的。

土坑深達四五尺，下邊起碼鋪一層有一尺深的細沙，然後在土坑之上架着一條條晒衫的竹。

初時三枝竹併在一起，後來兩枝，最後減爲一枝，如果三枝竹竿併在一起，能够走在竹上沒有壓斷它，很快走過二丈長的土坑，那就把竹枝的數量減少，由兩枝再減，便是一枝。

一枝竹根本就無法承受一個人的重壓，不過，能够提氣奔走，而且走得快速的人，體重沒有給那枝竹承受之前，那個人已經走過去，那枝竹是不會折斷的，走慣了便可在瓦面之上行走如飛。

初時練習，隨時折斷了竹竿跌下來，故此一定要在土坑裏面鋪上一層細沙，後來練習由高處飛躍，或者走竹，就要在河面之上搭起棚架練習。

假如竹竿折斷，或者失手滑落，跌入河中，也不會跌傷。

上述的幾個階段練習齊全，起碼要五年過外，然後才算略有基礎。

不過，認眞有本領做出各種輕功表演的人，並非把身上的重量拋開，而且提氣，氣勁提到雙臂之上，跟着握緊兩拳，沉住氣去把一雙脚提高，那種輕功才是上乘的功夫。

舊日在南番東順幾個地方賣武的拳師叫做呂龍山，他可以空手握拳提氣，站定一跳，飛躍到四個沙保的頂上，單脚站立，不會把沙保壓碎，這是他最輝煌的一種表演。

至於現時輕功最好的人姓曹，住在台灣，他能够把捲筒紙的那種白報紙，拉長到二十尺，然後在紙上行走，由這一半邊捲筒走過另外半邊捲筒去，那被拉長了的白報紙沒有折斷或破裂，可見他提氣的功夫也是很超卓的。

海外華僑當中在庇能居住的一個楊先生，年紀已經接近花甲之年，仍可以做出許多種提氣的功夫，最有名氣的表演就是企火柴盒，將四個火柴盒裏面的火柴全部取出，只得一個空盒，分別豎高，他左右兩脚踏在兩個豎起來的火柴盒上面，而且在上邊揮拳出掌，打了一套拳然後走下來，火柴盒沒有絲毫破裂，靠近晚年，那雙脚仍有這樣優秀的輕功，可見他壯年或青少年的時期必然苦練輕功起碼有十多二十年之久。

中國功夫雖然有輕功這一套，一向都是一種輔助性質，並非某一個門派的專門技能。

再者，單憑輕功卓越，跟別人打鬥，並非必佔上風，由於現時學習功夫講究實用，花了十年八載苦練輕功，不如用來苦練某一個門派所得到的成就更大。（完）



武俠傳奇中篇故事

秦紅·文
盧令·圖

武林大奇案

憤被揭私隱　怒斬枕邊人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翟鳳翔在地下室中被假冒的公孫奇所殺之後，真正的公孫奇稍後也趕到翟家，翟家人最初以爲他是兇手而對他攻擊，但經事實證明兇手並非是他，翟慧龍躲在許家廢園中，由聞人嬌傳授「天羅地網十二大式」，練成之日，聞人嬌把翟鳳翔的死訊告訴他，翟慧龍一驚急忙奔回翟家，傷心之際，還道出聞人嬌現在廢園中，衆人急忙奔回許家廢園，希望從聞人嬌口中探出兇手來，但已人去屋空，聞人嬌不知何處去，但衆人至此也已知道眞正的兇手是聞人嬌的前夫皇甫千里……

翟慧龍又將自己和公孫玉鳳躲在房中聽到皇甫千里與九仙眞人的談話，詳細的述說一遍。

至此，翟北銀和翟北銅已知眼前的公孫奇是清白的，那皇甫千里才是殺害父親的兇手，翟北銀長嘆一聲道：「難怪他要殺害傻大姐三人，他們三人果然是受他雇用的。」

公孫奇道：「他用了這許多陰謀手段，目的是甚麼呢？」

翟北銀恨聲道：「當然是企圖打垮翟、月兩家，以便獨霸武林！」

公孫奇冷笑一下道：「如照聞人嬌所言，他從聞人堯身上學到的武功並不多，想獨霸武林只怕還不行吧？」

翟北銀道：「要不然，他的目的是甚麼呢？」

公孫奇搖搖頭道：「我不知道，我感到奇怪的是：他怎麼能夠練成月家的獨門點穴功夫？還有，從他所使用的各種手段看來，他的目的似乎只在嫁禍於人，如果他想稱霸於世，應該公然現身向你們翟、月兩大武林世家挑戰才對……」

翟北銀道：「他冒充公孫居士殺害家父和傻大姐三人，是在嫁禍於你麼？」

公孫奇又搖頭道：「不，我說的嫁禍非指我而言，也不是要嫁禍給令侄翟慧龍，我覺得他要嫁禍的對象是月展翼。」

翟北銀一怔道：「月展翼？」

公孫奇點頭道：「不錯，從月家兩個小孩的遇害到仙女廟道姑的慘死於『三指挖穴』諸事顯示，皇甫千里似乎蓄意在打擊和嫁禍月展翼。」

語聲微頓，繼道：「而且，我敢說月展翼一定認識皇甫千里。」

翟北銀驚疑道：「月展翼在渡江遇見的那個神秘人物，莫非即是皇甫千里？」

公孫奇道：「八成不錯。」

翟慧龍吃了一驚，衝口道：「這麼說，月掌門人已遇害了？」

公孫奇說道：「那可不一定，月展翼如已遇害，皇甫千里的目的已達，似乎犯不着再冒充我來殺害翟老爺子和傻大姐三人……」

翟慧龍道：「月掌門人若然未死，何以失踪不見了呢？」

公孫奇說道：「這個問題，我也無法回答，總之我認爲月展翼與皇甫千里必有深仇大恨——據月家門下弟子范仲濤說：當晚月展翼見到那神秘人物時，立刻向他猛撲過去，那情形分明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

翟北銅冷哼一聲道：「如說皇甫千里與月展翼有深仇大恨，爲何要把我們翟家拖進去？」

公孫奇道：「皇甫千里連其岳父都敢毒殺，可見其人心黑手辣之一斑，他爲了嫁禍於月展翼，自然會不擇手段了。」

翟北銅咬牙切齒道：「我們翟家無端遭此慘害，此仇不報，誓不罷休！」

公孫奇點點頭道：「對，殺父之仇不共戴天，自當該報，不過皇甫千里這個人來歷不明，要找到他只怕不太容易……」

翟慧龍道：「可以找到！」

公孫奇轉望他問道：「你有綫索？」

翟慧龍道：「是的！」

× × ×

午後——

青溪小姑廟的太眞道姑懶洋洋的倚窗而立，她望眼欲穿的等待白雲飛的來臨，已經等待了將近一個月了，白雲飛這麼多天不來找她是前所未有的事，因此使她十分難過，眼淚不覺潸潸而下。

金姑一旁見她流淚，便安慰道：「也許他事忙，過幾天就會來的。」

太眞幽幽一嘆道：「他只怕不會來了，無情無義的負心漢，一定是被那一家的小狐狸精迷上，有了新人忘了舊人！」

金姑道：「妳要是眞想念他，何不去找那翟慧龍問問？那天白爺是跟翟慧龍一起走的，翟慧龍一定知道他的行踪。」

太眞苦笑道：「翟慧龍是江北第一家的人，他們家遭了變故，我怎好上他家去找男人，不被人笑掉大牙才怪呢！」

金姑笑道：「那妳就忍一忍吧。」

太眞嘆吟道：「唉……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哼，沒良心的東西，他居然忘得乾乾淨淨！」

金姑噗哧一笑道：「他比唐明皇差太遠啦！」

太眞白她一眼道：「胡說，他雖然不是唐明皇，可是——」

剛說到這裏，忽然後殿那邊傳來「拍！」的一聲響，似有一件東西落在地上。

太眞神色一振，急呼道：「白郎，是你麼？」

沒人回答。

青溪小姑廟座落荒山之上，一向少有人來，尤其午後更不會有人到此，因此她以爲是白雲飛來了。

金姑道：「說不定是老鼠打翻了油瓶，待我去看看。」

說畢，出房而去。

太眞趕緊轉到梳粧台前坐下，對着銅鏡急急打扮了一番，準備迎接白郎的來臨；她雖是個出家的女道姑，其實是個淫娃，一向不安於廟。

她認定必是白雲飛來了，理由是這小姑廟雖有老鼠，但從來不曾打翻過油瓶。

她打扮整齊之後，便走出門後躲着，準備等白雲飛入房的時候，冷不防嚇他一跳。

俄頃，果聽得有個人的腳步聲響了過來。

腳步聲在房門外停住。

來人好像不急着入房，竟立在門外不動。

太眞一顆心怦怦跳動，臉上却含着狡黠的笑容，心中暗叫道：「快進來呀！快進來呀！」

「呀——」

房門終於慢慢被推開了！

可是，房門壓上了太眞的身子，門外來人好像已知她躲在門後，用力的推壓過來。

太眞被壓迫得受不了了，便開口求饒道：「白郎，快放手，奴家快要被你壓扁啦！」

來人沒有鬆手，緊緊的將她壓擠在門後，然後舉步跨入房中，轉到門後來了。

太眞一見之下，大吃一驚，顫聲道：「你……你不是白郎，你……你是誰？」

來人身材頗高大，着一身灰衣，面上蒙着一塊黑布，竟是個蒙面人！

他繼續用力壓住房門，不使太眞脫身，黑布上那兩個眼洞裏，閃動着銳利可怕的光芒，口中嘿嘿嘿的輕笑起來。

太眞嚇得花容失色，又顫聲道：「你……你是誰？你要幹甚麼？」

來人獰笑道：「來找妳！」

太眞氣喘吁吁道：「找我？那好呀！你快放手，不要這樣壓着奴家……」

來人笑問道：「妳是太眞？」

太眞道：「是……是的，奴家姓楊，出……出家後便叫楊太眞。你……究竟是誰呀？」

來人不回答她的話，陰惻惻一笑道：「這青溪小姑廟只有妳們兩人住着？」

太眞發出快要窒息的聲音道：「是……是……」

來人道：「另外那個道姑叫甚麼？」

太眞道：「她叫……金姑。」

來人道：「她已經死了。」

太眞駭叫一聲，驚怖地道：「你……你殺了她？」

來人道：「是的，現在這青溪小姑廟只剩下妳一個人了！」

太眞渾身哆嗦起來，道：「你……要幹甚麼？」

來人道：「我要問妳一些問題，如果妳想活命，就得據實回答。」

太眞道：「好……好，奴家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你快放……放手，奴家快不能呼吸啦！」

來人略略鬆手，但仍不使她脫身，冷冷道：「妳和白雲飛是甚麼關係？」

太眞道：「他常……常來這裏，可是已經……已經好久不來了。」

「他眞叫白雲飛麼？」

「是啊。」

「他不叫白雲飛。」

「甚麼？」

「他叫葛士俊。」

「嗄？」

「他是萬柳居士公孫奇的小舅子。」

「嗄？」

「他已經死了。」

「嗄？」

「妳眞的都不知道？」

「奴……奴家完全不知道。他……他怎麼是萬柳居士的小舅子？他怎麼會死的呢？」

「他被殺的。」

「被誰殺的？」

「這妳不必知道。」

「是……是你麼？」

「不是。」

「他爲何被殺？」

「因爲他……唔，這件事跟妳說了沒用，我此來是要調查他的一切，妳將所知一切告訴我吧！」

「奴家對他所知有限，那……那是去年的事，有一天，他來到這裏，我們彼此一見鍾情，以後他就常來找奴家，如此而已。」

「妳知道他認識一些甚麼人？」

「不知道，他從來不肯說他自己的事情。」

「妳不想活了？」

「不！不！奴家說的句句是實，老實說奴家和他的關係只是……只是……」

「床上的關係？」

「正是。」

「妳甚麼都不知道？」

「是的，不過……大約在十幾天前，有個女人來到這裏，她是個中年婦人，不過容貌還相當標緻！她自稱是白雲飛的姊姊……」

灰衣蒙面人忽然鬆開抵在門上的手，一把拉着太眞推到房中的一張牙床上，讓她在床上坐着，又問道：「那婦人來此何爲？」

太眞透了口氣道：「她來找白雲飛，問奴家他在何處。」

灰衣蒙面人道：「那時葛士俊已與翬慧龍離開了這裏？」

太眞頷首道：「是的。」

灰衣蒙面人說道：「那婦人叫甚麼名字？」

太眞道：「她沒說。」

灰衣蒙面人道：「有沒有說她住在哪裏？」

太眞搖頭道：「沒有，只說白雲飛若再到此，叫他立刻回去。」

灰衣蒙面人道：「就走了？」

太眞道：「是的。」

灰衣蒙面人道：「記住，如果妳對我隱瞞了甚麼，將來一旦查出，我會要妳的命！」

太眞畏縮道：「奴家沒有隱瞞，絕對沒有。」

灰衣蒙面人道：「妳與他來往一年，他從來沒在妳面前提起過別人麼？」

太眞想了一想，答道：「沒有，不過他每次來找奴家，總隨手帶來幾斤洋河大麯。」

灰衣蒙面人目光一凝道：「洋河大麯是泗陽釀製的名酒？」

太眞道：「是的。」

灰衣蒙面人道：「妳的意思是：他可能是從泗陽來的？」

太眞道：「是的。」

灰衣蒙面人道：「妳喜歡喝泗陽的洋河大麯？」

太眞道：「是的。」

灰衣蒙面人右手伸入懷中，又問道：「妳除了葛士俊之外，是否還勾搭別的男人？」

太眞臉上一紅道：「沒有，奴家道心不堅犯了淸規，有一個男人已經覺得不好意思了，那裏還敢再勾搭別的男人？」

灰衣蒙面人冷笑一聲，伸手入懷的右手猛可揚起一甩，一支柳葉刀「嗖！」的打了出去！

「哎呀！」

太眞驚叫一聲，急往床上滾倒。

但灰衣蒙面人的柳葉刀却不是打向她的，而是發向面臨花園的一扇紙窗，柳葉刀電奔出手之後，他跟着縱身撲向紙窗，劈拍一聲，破窗飛了出去！

原來，他發現窗外有人窺視，因此猝施突襲，爲了截住來人，柳葉刀一出手，人便跟着撲出。

他的行動不可謂不快，那知撲到窗外時，舉目四掃，只見四周一切平靜，沒見一個人影！

他立刻飛身上屋，快速的在各屋頂上飛掠搜索，結果仍然沒有發現。

這下，他可緊張了，不敢再入房和太眞相見，施展輕功往山上疾縱，一轉眼便消失在遠處山林中……

太眞瑟縮在床上老半天，直到確定灰衣蒙面人已經走了，才怯怯的下床出房，懷着忐忑的心情來到後殿上，一看金姑直挺挺的躺在殿上，她上前一探金姑的鼻息，發現她呼吸均勻，並沒死去，不禁大喜道：「金姑！金姑！」

「她已經被點中昏穴，過一會即可醒來。」

身後，突然有人說了這樣一句話！

太眞嚇得駭叫一聲，跳到角落縮成一團。

一個青年從偏門跨入，含笑道：「別怕，我不會傷害妳。」

他是翬慧龍！

太眞一見是他，又驚又喜道：「是你——翬三少爺！」

翬慧龍微笑着道：「是的，小可又來了。」

太眞驚問道：「剛才……剛才那人是誰？」

翬慧龍道：「月家的人。」

太眞發怔道：「江南第一家的人？」

翬慧龍點頭道：「不錯。」

太眞道：「是月家的哪一個？」

翬慧龍道：「對不起，小可不能告訴妳，這對妳沒有好處。」

太眞道：「白雲飛當眞死了麼？」

翬慧龍點頭道：「是的，死於一個神秘人物之手，但不是剛才那人。」

太眞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翬慧龍道：「妳不必知道，現在妳只要告訴我！剛才妳向他說的一切都是屬實？有沒有隱瞞或遺漏的？」

太眞道：「沒有，奴家與白雲飛雖然……雖然……結識頗久，可是對他確實了解不多。」

翬慧龍道：「妳說葛士俊每次來看妳時，都帶來泗陽名酒洋河大麯？」

太眞道：「是的，只有最後一次——也就是你上次在此的那一次沒有。」

翬慧龍道：「好，謝了。」

× × ×

泗陽。

不是一個著名的地方，但這兒的洋河大麯的確名聞遐邇，尤其東街尾的「王二酒坊」所釀製的洋河大麯更是此中上品，常有人不辭長途跋涉前來沽酒。

這天，翬慧龍來到了泗陽，走入「王二酒坊」，一個伙計上來招呼道：「這位公子，眞對不起，小號的酒已經賣光了，要等兩天才有。」

翬慧龍道：「不妨，小可不是沽酒來的。」

伙計詫異道：「哦，那麼公子有何貴幹？」

翬慧龍道：「來跟你老兄打聽一個人，他常來你們酒坊買酒，你老兄想必認識他……」

伙計道：「是哪一位？」

翬慧龍道：「他叫白雲飛。」

伙計道：「哦，是白爺呀！」

翬慧龍道：「正是，他就住在這城裏吧？」

伙計道：「不，他住在城外。」

翬慧龍道：「我是他的朋友，想找他玩玩，老兄請告訴我他的住處好麼？」

伙計道：「白爺的朋友眞多，今天上午也有一人來打聽他的住處……白爺是小號的老主顧，小的常送酒過去，他住在東城門外的紅柿林中，公子出了東城門，順着大路往前走三里路，就可看見左方有一座山坡，山坡上種着一大片紅柿，你上了山坡自然找得到他家。」

翬慧龍道：「他家人多麼？」

伙計道：「小的不淸楚，每次送酒去，都只送到門口，由一個侍女接進去。」

翬慧龍問道：「你說今天上午也有一個人來打聽白爺的住處，那人長得甚麼模樣？」

伙計道：「看年紀有四十出頭了，倒是長得斯斯文文，一表人才。」

翬慧龍拱手一揖道：「多謝指點。」

出了酒坊，他便往東城門走，照伙計指示一路來到城郊，果見左方遠處有一座山坡，上面種着一大片柿樹，於是快步朝那山坡趕去。

剛剛趕到山坡下，驀地一聲暗器「嗖！」的響至，翬慧龍早有預感，身形一側，揚手接住襲到的一支柳葉刀，笑道：「閣下若想殺我，單憑這雕蟲小技只怕還不夠，請現身見一見如何？」

灰衣蒙面人出現了。

他的裝束與在青溪小姑廟所見相同，只不過手上多了一把刀和一面貝殼形的盾牌。

他站在林邊，一語不發，模樣陰森已極。

翬慧龍含笑道：「貴姓大名？」

灰衣蒙面人不回答，擺出了搏鬥的姿態。

翬慧龍道：「你我須要以武力來解決麼？」

灰衣蒙面人點點頭。

翬慧龍冷冷一笑道：「我們翬家遭到無妄之災，我祖父慘遭殺害，我父親和幾位叔叔也慘遭殺害，這筆血債不能不算，不過我相信兇手不是你，爲甚麼你要阻止我追查呢？」

灰衣蒙面人仍然不答話，突然飛步猛進，右手單刀寒光暴發，一出手就展開猛烈無比的攻擊，似乎打定主意要將翬慧龍劈殺刀下。

翬慧龍長劍出鞘，堅强的迎擊上去。

刹那間，刀劍勢如雷電交作！

雙方快速的搶攻，一口氣對拆了三十多招，最後翬慧龍眞氣不繼，縱身暴退。

灰衣蒙面人却不讓他有喘氣的機會，緊跟着欺身追擊，單刀出如飛虹，刀刀淩厲已極！

翬慧龍一邊招架一邊後退，他自知內力不及對方雄厚，故不敢與對方力拚，打算先守一陣再說。

他家學淵源，在劍術上的造詣本就相當不錯，再加上練成武魔聞人堯的一路「天羅地網十二大式」，雖然此刻尚未使出，由於對劍術已有更深一層的認識，運劍更見成熟，是以自保綽綽有餘。

灰衣蒙面人幾番搶攻無效，似乎動了眞怒，突然厲叱一聲，身子就地滾倒，以左手盾牌護身，疾速向翬慧龍腳下翻滾過去，同時右手單刀連續劈出，恰如波浪滾滾而上，滿地刀光閃閃生輝，發動了另一種極之詭奇的戰術。

翬慧龍遽遇奇襲，一時有些手忙腳亂，只好連連跳躍閃避。

驀然，異變又起，但見灰衣蒙面人的盾牌裏面冲起一片銀光，好像潑出一片水銀！

原來，竟是十八把柳葉刀！

這十八把柳葉刀成扇形展開，勢如流星電奔而出，攻擊範圍廣達八丈！

翬慧龍不料他的盾牌裏面竟有如此可怕的裝置，一看避無可避，連忙使出「天羅地網十二大式」中的一式「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全力迎擊上去。

這一式「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原是用來對付圍攻的救命絕招，此式一經使出，就如用一個鐵網將自己包在裏面，可以水火不侵，擋得萬路箭。

說時遲，那時快，只聽一片「叮噹」聲響，十八把柳葉刀一碰上劍幕，頓時一一迸飛開去——

不，由於翬慧龍對「天羅地網十二大式」尚未練到純熟的境界，手法略有瑕疵，因此十八把柳葉刀他只磕飛十七把，其中一把「嗖！」的打中了他的左肩膀，他痛得大叫一聲，頓足疾退。

灰衣蒙面人見他竟能破解自己一向不輕易出手的殺手鐧，心頭暗暗一懍，因此殺他之心更爲熾烈，一見他縱退，便即緊躡而至，又發動猛烈的攻勢。

翬慧龍情知已到生死關頭，把心一橫，決定拚了，當下大喝一聲，使出「天羅地網」中的一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閉着眼睛發了出去。

原來，武魔聞人堯一生嗜武如命，他被人稱爲「武竈」之後，非但不生氣，反

而很高興，他為了使自己成為「名符其實」的「魔」，便創出了這一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此式的特點是跟着對方的招式走，如蛆附骨，如蟻附羶，然後在對方的招式走完之際，乘隙猛進，痛下殺手，而達到「魔高一丈」的含義。

施展這一式絕學，首先要摸清對方的武功路數，其次便是動作要快；翟慧龍對灰衣蒙面人的武功並不太熟稔，而且他的出劍也還未能練到「出如閃電」的地步，故此刻發出此式，可說是冒險而為，全沒一點信心，所以說他是「閉着眼睛」發出去的。

剎那間，但見刀劍相對，劍隨刀走，似一條毒蛇咬住不放，刀怎麼來，劍便怎麼去，電奔追踪，如影隨形……

一陣令人眼花撩亂的對拆之後，忽聽「錚！」然一响，灰衣蒙面人好像被蛇咬了一口，倉皇頓足暴退了下去。

一看，他的胸襟破了一個洞，露出了一塊白色的內衣——沒有受傷！

但是，灰衣蒙面人已發現翟慧龍的劍法異常神奇詭異，他的信心大挫，不敢再戰了，掉頭便跑，疾遁而去。

翟慧龍沒有追上去，因為他的左肩膀中了一把柳葉刀，入肉三寸，劇痛難當，實在已沒有能力再去追殺敵人，看見對方撤退，他反而透了一口氣，大有死裏逃生之感。

他怕灰衣蒙面人去而復返，連忙奔上山坡，躲入紅柿林中。

這片紅柿林十分茂密，幾乎整個山坡都是柿樹，此時正是開花之季，一眼望去，滿山遍野盡是微黃的花朵，花團錦簇，煞是美觀。

翟慧龍退入林中數十丈深，尋得一個隱蔽的地方坐下，看看插在肩膀上的柳葉刀，心中不免恐懼起來。

他知道柳葉刀拔出之後一定會大量流血，而他身上沒有帶着金創藥，因此不敢立刻動手拔出，這時候他才後悔沒有答應公孫玉鳳隨行，假如有她在身邊，她就可為自己治療傷勢了。

怎麼辦呢？

去林中找葛士俊的「家人」求助？

不行，葛士俊雖然不是死在自己的家中，但萬一那皇甫千里正在其家中，自己這一去豈非自投羅網？

他此來的目的即是要找皇甫千里，可是現在中刀受傷，已無搏鬥能力，自覺不宜立刻進入葛士俊的家中找人，想來想去，覺得還是先回城中療傷再說，不料正想起身離去之際，忽聽身後有人說道：「這位公子，你的傷不要緊麼？」

翟慧龍吃了一驚，連忙向前跳出一大步，才轉身定睛望去。

敢情不知甚麼時候，在他原來坐着的地方，此刻已站着一位中年婦人！

這中年婦人容貌極之清麗，可知年輕時是個大美人，她的打扮十分得體，亭亭若縞袂仙，頗有高雅嫻靜的氣質，令人覺得可以親近。

她見翟慧龍神色緊張，不由淺淺一笑，說道：「別怕，妾身是住在這紅柿林中的人。」

言下之意，是說她是善良人家，不是那凶殺惡鬥的武林人物。

翟慧龍注目看着她，忽然發覺公孫玉鳳有幾分酷似眼前這位婦人，心中暗忖道：「那葛士俊既是公孫奇的小舅子，那麼眼前這婦人莫非便是公孫奇的下堂妻？公孫玉鳳的生母？」

中年婦人見他猶豫不語，便又含笑說道：「公子貴姓大名？剛才因何與那人搏鬥？」

翟慧龍這才收起長劍，向她拱手一禮道：「那人是……是小可的仇家……敢問女士是……？」

中年婦人道：「妾身姓葛。」

翟慧龍想起公孫玉鳳一直希望見到她母親，一聽她果然姓葛，不覺衝口道：「妳可是公孫玉鳳的母親？」

中年婦人臉色陡變，不勝詫異的問道：「你……你怎知妾身是公孫玉鳳的母親呢？」

翟慧龍欣喜地道：「葛女士既是玉鳳姑娘的母親，大家便好說話了，此事說來一言難盡……」

他看看插在肩膀上的柳葉刀，接着道：「可否等小可治了這肩膀上的傷後，再詳細奉告？」

葛氏道：「好，寒舍有些金創藥，公子請隨妾身入屋，妾身當為公子拔去肩上之刀。」

於是，翟慧龍隨着她往山坡上走，走了一段林地，便見幾間茅屋座落於林內，茅屋還很新，顯然才蓋好沒多久，而且建蓋得極其雅緻，與一般人家的茅屋絕不相同。

葛氏走到茅屋門口，開聲道：「小翠兒，妳準備好了沒有？」

只聽得屋中一女脆聲答道：「準備好啦！」

聲落，便見一個侍女一手提着一張圓櫈，一手端着一盤治傷藥物從裏面走了出來。

這名叫小翠兒的侍女也長得十分標緻，她將圓櫈擺在門口空地上，便道：「夫人，藥物都在這兒。」

葛氏便請翟慧龍坐下，笑道：「很抱歉，妾身只能在這屋外為公子療傷，公子莫見怪。」

翟慧龍這才知道自己剛才與灰衣蒙面人的一場惡鬥早已落在她眼中，而且她早已準備為自己治療傷勢，當下略表謙虛，便在圓櫈上坐下來。

葛氏先以手指點封他肩膀各處的血脈，然後拿起盤上一把剪刀，將他傷口周圍的衣袖剪開一個大洞，仔細看過那把柳葉刀，道：「這把柳葉刀幸好未曾淬毒，拔下之後，三、四天內傷口即可復合……」

翟慧龍連連稱謝不已。

葛氏道：「妾身這就為公子拔刀，公子可要忍一忍。」

翟慧龍說道：「是，夫人只管動手便了。」

葛氏突然在他頭上拍了一下，翟慧龍一怔之間，肩膀上的柳葉刀已被拔下，傷口頓時鮮血直流，葛氏隨即捏合傷口，止住流血，再從盤上拿起一隻小磁瓶，倒出一些藥粉敷在傷口上……

她對治療刀傷竟然相當熟練高明，只不過盞茶工夫，已將翟慧龍的傷口包紮停當了。

「疼不疼？」

「有一點。」

葛氏又拿幾粒藥丸讓他服下，說明藥丸可止痛消炎，最後道：「好了，公子請入屋歇息。」

翟慧龍便隨她進入屋中。

茅屋中的陳設非常雅麗，葛氏請他在廳上坐下，自己也在對面坐下來，這才問道：「公子的姓名來歷，現在可以告訴妾身麼？」

翟慧龍四顧一眼，道：「小可斗胆，先冒昧請問：夫人可識得一個叫皇甫千里的人？」

葛氏一呆道：「那是拙夫呀！」

翟慧龍心頭一跳，但隨即竭力保持鎮靜，若無其事的問道：「他在家麼？」

葛氏臉上掠過一抹哀怨之色，搖搖頭道：「不在，他經常外出……」

翟慧龍道：「他去了何處？」

葛氏輕嘆一聲道：「妾身也不知道他去了何處，這個家，對他來說就如客棧一般——公子是來找他的麼？」

翟慧龍道：「是的。」

葛氏道：「你認識他？」

翟慧龍道：「不認識。不過……唉，此事說來當真一言難盡，小可真不知該從何說起才好。」

眼前這個葛氏，她原是公孫奇的妻子，公孫玉鳳的母親，而現在她已改嫁皇甫千里，她的「立場」十分微妙，翟慧龍確實不知如何開口說話。

葛氏苦笑一下，說道：「不要緊，公子可以坦白說明此來的目的，妾身當斟酌自處。」

翟慧龍問道：「尊夫在外一切行為，夫人是否都不知道？」

葛氏道：「是的，完全不知。」

翟慧龍道：「這麼說，他……他好像把妳蒙在鼓裏了。」

葛氏目光一注道：「他是否在外面幹了一些為人所不齒的事？」

翟慧龍點了點頭。

葛氏臉色一變道：「他幹了一些甚麼事？」

翟慧龍道：「他設下一個非常狠毒的陰謀，造成江南第一家與江北第一世家勢成水火，害得小可家破人亡！」

葛氏吃驚道：「你是……？」

翟慧龍道：「小可是江都翟家的人，賤名慧龍，翟鳳翔便是小可的祖父。」

葛氏啊了一聲道：「上個月他曾返家一次，曾經提起你們翟、月兩家所發生的事，難道說他與那件事情有關？」

翟慧龍道：「不僅有關，他還是主謀人。」

葛氏震驚已極，急問道：「那……那究竟是怎麼回事？」

翟慧龍道：「在回答夫人這個問題之前，小可先奉告一事：皇甫千里原是有婦之夫，他是聞人嬌的丈夫，武魔聞人堯的女婿。」

葛氏陡地起立，瞪大眼睛道：「這……這是真的麼？」

翟慧龍點頭道：「千真萬確，只不過聞人嬌已被他毀容遺棄，武魔聞人堯還死在他手裏。」

葛氏整個人呆住了。

翟慧龍對眼前這個婦人了解雖然不多，可是他却了解她這時候的心情，他頗不願傷了她的心，但覺此事不能不讓她知道，當下便從自己結識月下香及月家兩個小孩的遇害開始說起，一直說到皇甫千里冒充公孫奇殺害自己祖父，以及自己來到紅柿林為止。

葛氏神情很激動，眼淚似斷了綫的串珠，撲簌撲簌掉了下來。

看情形，這位再嫁夫人對於其丈夫在外的一切行為確是毫無所知，現在聽了翟慧龍的陳述，始知自己的丈夫原來是個狼子野心的恐怖人物，因此她心碎了。

翟慧龍說完一切經過後，便不再言語，他雖然不大清楚葛氏當年為何與公孫奇離異，但是公孫奇那種古怪的性子，却使他對這位葛氏產生些許同情，他了解一位再嫁夫人的心境，因此不忍心再拿話刺傷她的心。

葛氏默默的流着眼淚，過了一會才開口道：「你說的這些都是真的麼？」

翟慧龍點點頭說道：「是的，千真萬確。」

葛氏淚如雨下道：「這些事情，妾身一直不知道，兩年多前，他與妾身偶然相識，由於情投意合，妾身便與他做了夫妻，過後他從妾身學得了公孫奇一些本領，然後便經常與我弟弟外出，妾身不疑有他，從未問起他們在外幹些甚麼，想不到……想不到他竟然幹了這許多傷天害理的事情。」

翟慧龍道：「這不是夫人的錯。」

葛氏傷心地道：「妾身由於與公孫奇性情不合，因此離開了他，後來嫁給皇甫千里，原望今後半輩子平平靜靜的過日子，那裏想到仰望終身者，竟是個喪心病狂之徒！」

翟慧龍道：「令媛玉鳳姑娘非常想念妳，希望和妳相會。」

葛氏搖搖頭道：「妾身沒有臉再去見她……」

翟慧龍道：「令媛對妳並無不滿，她告訴小可喜歡跟妳一起生活。」

葛氏飲泣道：「他不會答應的。」

翟慧龍說道：「這件事慢慢再談，現在先來談皇甫千里，夫人可知他目前的行踪？」

葛氏搖頭道：「妾身不知道他在何處，不過這一次他離家已將近一個月，應該快回來了。」

翟慧龍道：「他回來的時候……」

葛氏突然面現怒容道：「妾身當然要問個明白，果真他是聞人嬌的丈夫，那麼他便是欺騙妾身！」

翟慧龍道：「不，夫人最好先假裝不知道，否則只怕……只怕會遭他殺害。」

葛氏目光一盛道：「他敢麼？」

翟慧龍道：「從其所行所為來看，他一定敢。」

葛氏似乎不知如何是好，精神一下落到崩潰邊緣，萎然坐落椅上，悲嘆一聲道：「他為甚麼要這樣？他為甚麼要這樣？他究竟想得到甚麼呢？」

翟慧龍道：「他想消滅翟、月兩家，雄霸天下。」

葛氏道：「他能麼？他憑甚麼雄霸天下？」

她突然目光一抬，注視着翟慧龍問道：「剛才與你搏鬥那人是誰？」

翟慧龍想了想，道：「小可說出之後，希望夫人能守口如瓶，切勿洩露給第三者知道。」

葛氏道：「好的。」

翟慧龍道：「他是月展翼。」

翟慧龍怎麼知道灰衣幪面人是月展翼呢？

因爲，那天灰衣幪面人去青溪小姑廟向貞「逼供」時，翟慧龍也適時趕到，聽到了他和太貞的談話，認出了他的聲音，再加上剛才那場搏鬥他一直不開口說話，使翟慧龍更加認定他是月展翼。

葛氏聽得一驚道：「他是月展翼？他爲甚麼要殺死你？」

翟慧龍苦笑道：「我也不明白他爲甚麼要殺死小可，不過……也許此事與他在渡江時見到灰衣蒙面人，與灰衣蒙面人一起掉入江中後，即不再公開露面，我們都以爲他已經命喪江中，直到那天小可去到青溪小姑廟時，始知他尚在人間。」

葛氏又問道：「他有甚麼理由要殺害你？」

翟慧龍道：「他也許有着甚麼不可告人的秘密，他怕小可查出他的秘密。」

葛氏道：「他會去而復返麼？」

翟慧龍道：「他來此，是要找皇甫千里，故一定還會來。」

葛氏道：「拙夫不在，他來有甚麼用呢？」

翟慧龍道：「妳是皇甫千里的妻子，他見不到皇甫千里，說不定會轉而對你不利，因此夫人最好小心一些。」

葛氏道：「妾身不怕，他若再來，妾身正好問他個明白。」

翟慧龍道：「夫人剛才說尊夫皇甫千里快要回來了？」

葛氏道：「這是妾身的猜測。」

翟慧龍道：「那麼，小可最好立刻離開的好。」

葛氏道：「爲甚麼？」

翟慧龍道：「他若看見小可在此，一定不肯放過小可，而小可現在有傷在身，無力與他動手。」

葛氏沉吟不語。

翟慧龍道：「夫人，請相信小可的話，他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人物，絕非可託以終身者。」

葛氏問道：「你要妾身怎麼辦？」

翟慧龍道：「他若返回此處，夫人最好一切假裝不知，這樣才能夠避免殺身之禍。」

葛氏冷笑道：「他欺騙妾身，又害得舍弟喪命，妾身豈能不過問？」

翟慧龍道：「最好暫時不要追究，除非夫人有絕對把握可以用武力制服他？」

葛氏聽了這話，神色一黯道：「妾身自與公孫奇仳離之後，已放棄習武，現在確實已無力制服他了。」

翟慧龍道：「小可斗胆請問：夫人還喜歡他麼？」

葛氏嘆道：「果眞他是那樣陰險殘暴之人，妾身怎麼還能跟他做夫妻！」

翟慧龍道：「那麼，夫人請不要露出一點聲色，小可……告辭了。」

語至此，站了起來。

葛氏道：「你……要去找人來？」

翟慧龍點頭道：「是的，小可要去找帮手來此埋伏，不過夫人請放心，我們逮到他時，不會立刻殺他，總要讓夫人親耳聽到他供出一切罪狀之後……」

剛說到這裏，忽聽茅屋外面傳來小翠兒的聲音道：「老爺，您回來了。」

翟慧龍大吃一驚，低聲道：「是不是他回來了？」

葛氏一指廳後，示意他快往後面逃走，隨即舉袖拭乾臉上的淚水，起身迎了出去。幾乎是翟慧龍剛剛退出廳堂，一個中年文士已來到茅屋門口。

這個中年文士年約四十二、三歲，劍眉鳳目，鼻若懸胆，身材也很健美，絕無一般中年人的發福之相，而且文質彬彬，風度極之瀟洒。

不過，他的眼神非常特別，其冷如刀，眉宇間更隱透着一股煞氣！

葛氏含笑迎出道：「你回來了。」

中年人笑道：「是的。」

他一把握住葛氏的雙臂，以一種無限愛憐的表情望着葛氏，接下說道：「我這次出去久了一點，妳不會怪我吧。」

葛氏強顏歡笑道：「不，你回來就好啦！」

她隨即着中年人進入茅屋，一面向小翠兒吩咐道：「小翠兒，快去廚房燒水給老爺淨身，並準備酒食，知道麼？」

小翠兒應聲道：「知道啦。」

夫婦倆走入廳堂坐下，皇甫千里發現葛氏神色有異，訝然道：「娘子，妳怎麼了？」

葛氏有些慌亂道：「甚麼事？」

皇甫千里道：「妳是不是哭過？」

葛氏低下頭道：「嗯……你這次出門一個多月，妾身好寂寞，剛剛想起你，就不由……」

皇甫千里笑道：「我跟一個朋友談一筆生意，多躭擱了幾天……我不在的時候，妳都在幹甚麼？」

葛氏道：「甚麼也沒幹，只在等着你回來。」

皇甫千里瞄了放在桌上的那盤藥物，若無其事的問道：「有人來找我麼？」

葛氏搖頭道：「沒有。」

皇甫千里又問道：「有人來過麼？」

葛氏又搖頭道：「沒有。」

皇甫千里道：「眞的沒有？」

葛氏道：「眞的沒有。」

皇甫千里笑道：「門口地上有些血跡，那桌上又有金創藥，那是怎麼回事？」

葛氏輕啊一聲道：「上午有個受傷的人路過此處，他向妾身求救，妾身便替他包紮了傷口，已經走啦。」

皇甫千里笑道：「妳剛才還說沒有人來過。」

他面上一直掛着笑容，但那不是一種親切的笑，而是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笑！

葛氏道：「妾身以爲你是問親友。」

皇甫千里含笑凝望着她，追問道：「那人是誰？」

葛氏道：「一個老頭子。」

皇甫千里道：「說清楚一點。」

葛氏道：「他年約六十歲，看樣子是個武林人，左臂上挨了一刀，傷勢不輕，他向妾身求治，妾身見他可憐，便在門口替他療傷，沒讓他入屋來。」

皇甫千里道：「他留下姓名沒有？」

葛氏道：「沒有，妾身也沒有問他，武林道上的凶殺，不過問最好。」

皇甫千里道：「咱們住在這紅柿林內，武林朋友無人知曉，那人怎麼會跑來此處求治呢？」

葛氏道：「看樣子，他是在受傷逃命時，無意間發現這地方的。」

皇甫千里「哦」了一聲，突然大聲道：「小翠兒，妳來一下！」

葛氏臉色變了，連忙起身道：「她在廚房，妾身去叫她來。」

說着，便要入內去。

皇甫千里冷冷道：「妳坐下！」

葛氏發嗔道：「怎麼啦？」

皇甫千里道：「我要親口去問問小翠兒。」

小翠兒出來了，問道：「老爺，您叫我？」

皇甫千里神色冷峻的問道：「今天來了受傷的人，他是誰？」

小翠兒見葛氏在旁連使眼色，心知不能據實說出，可是由於葛氏沒有事先交代她如何回答，她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不覺吞吞吐吐道：「他……他……」

皇甫千里厲聲道：「快說！」

小翠兒慌了，道：「是！是！我說……我說……可是……我不認識他呀！」

皇甫千里兇巴巴的問道：「他有多大年紀？」

葛氏假裝生氣搶着道：「妾身不是已告訴你他年約六十歲麼！」

皇甫千里怒道：「妳住口！」

葛氏頓足而起，也發怒道：「你是怎麼了？妾身救治一個受傷的人，這是行善，有甚麼值得追究的？」

皇甫千里滿面怒容道：「我追究，自然有理由，你如有自認此事沒有甚麼隱秘，就不要插嘴！」

說到這裏，又轉對小翠兒道：「說！那人甚麼時候來的！」

小翠兒道：「剛才來的，大約是一刻時前。」

皇甫千里道：「不是今天上午？」

小翠兒發呆道：「不……不是。」

皇甫千里回望葛氏冷笑道：「現在是上午麼？」

葛氏道：「他說是上午逃到紅柿林來的，所以妾身才說是上午。」

皇甫千里又回對小翠兒問道：「那人是怎麼受傷的？」

小翠兒道：「他中了一支柳葉刀。」

皇甫千里道：「現在人呢？」

小翠兒道：「剛剛還在這廳上。」

皇甫千里一聽即知「那人」往屋後遁走，立即起身入內，追了出去。

小翠兒見他追出之後，才向葛氏驚問道：「夫人，這……這是怎麼回事？」

葛氏沒有回答，顰眉沉思了半刻，隨即匆匆入房打點了一個包袱，拉着小翠兒便走，道：「咱們快走！」

不料主僕倆剛剛走出茅屋沒幾步，突見皇甫千里從對面的林中走出，擋在她們面前，吃吃冷笑道：「妳們何處去？」

葛氏臉色發白，道：「離開這裏！」

皇甫千里冷笑道：「妳忘了妳是我的妻子了？」

葛氏忍耐不住了，藏在胸中的一股怒氣衝口而出：「我是你的妻子麼？」

皇甫千里冷笑道：「妳當然是我的妻子！」

葛氏憤怒的尖叫起來：「如果我是你的妻子，那麼聞人嬌是你何人？」

皇甫千里面色一變道：「妳都全知道了。」

葛氏道：「不錯！我現在才知道你的眞面目，你騙得我好苦！咱們夫妻關係到此一刀兩斷！請你讓開！」

皇甫千里陰陰一笑道：「是誰告訴你的？」

葛氏道：「翟慧龍！」

皇甫千里面色已是一變道：「今天來的人就是翟慧龍？」

葛氏道：「不錯！」

皇甫千里道：「他還告訴妳甚麼？」

葛氏道：「很多很多！他告訴我你殺害了你的岳父聞人堯，毀了你妻子聞人嬌的容貌！還有翟、月兩家的衝突也是你陰謀挑撥而起的！皇甫千里，我眞不敢相信，你是這樣一個人，你這樣做爲的是甚麼呢？」

皇甫千里冷峻的望着她，面上漸漸出現殺氣，道：「妳既然知道了這些事情，那我留妳不得！」

一面說，一面慢慢的拔劍。

葛氏急忙將小翠兒推開，道：「小翠兒，妳趕快逃命！」

小翠兒發足便跑，逃入一邊的紅柿林裏去了。

那知才見她奔入林中，忽聽她發出一聲慘叫，頓時再無一點聲響！

葛氏大驚道：「小翠兒，妳到底怎麼了？」

皇甫千里也很吃驚，倏地後退數步，目中暴發凶光，喝道：「翟慧龍，你滾出來！」

紅柿林中，一人緩緩轉出，却不是翟慧龍，而是灰衣蒙面人！

皇甫千里神色一愣道：「你是誰？」

灰衣蒙面人道：「咱們的事，等一會再解決，我已替你幹掉了小翠，你先解決你的私事吧。」

皇甫千里一聽對方的口音，似乎已知道對方是誰，冷冷一笑道：「原來是你……很好！待我打發了這女人，咱們再來好好算一算帳！」

他仗劍向葛氏迫去，冷笑道：「很抱歉，咱們雖然做了一場夫妻，但由於某種原因，妳非死不可！」

話聲一落，劍芒驀展，一大片耀目的寒光勢如漁人拋網，向葛氏飛罩過去。

葛氏手無寸鐵，無法抵擋他的猛攻，急忙往後躍退，打算退入屋中取出兵器對抗。

（下期續完）

指壓自療法／蔡浪越大夫

壓法種類和程度及技術實學之要點

壓法的種類

所謂「壓法」，便是指手指加壓的力量之程度，和快壓慢慢地壓等壓力速度方面而言。「壓法」有下記各種類和加壓程度的方法。綜而言之，依患者的症狀，身體狀況，和加壓部位之不同，「壓法」的使用自亦迥然有異的。

（1）通常壓法：

這一種壓法是最廣泛地被使用的壓法。靜靜地，慢慢地每次三秒到五秒左右，垂直加壓，悄悄地放開的「一點壓法」。

普通壓法
慢慢垂直地壓
加壓力
3秒～5秒
皮膚

（2）緩壓法：

比通常壓法稍化點時間。每次緩慢地各壓五、六秒左右；手指不離患部，一旦壓下去，接着力氣放鬆，然後再壓地在同一部位上壓兩三次的技法，屬於特殊技法之一。

（3）連續壓法：

每次五秒到十秒。力氣一定，壓了之後就不放。是用在腹部掌壓或眼球掌壓時的技法。特殊的情況下也可用手指。

（4）吸引壓法：

用手掌，如吸引皮膚似地加壓，又如要吸上似地推壓的方法。用在腹部的波狀掌壓，內臟下垂的情況下所用的技法。不過需要相當熟練的技術。

普通壓法的手指移動
慢慢壓
約一秒
往下移
慢慢地放
往下移
皮膚
3秒～5秒

（5）流動壓法：

通稱為「滑動壓」的一種技法。壓的時間均一兩秒地，有韻律而且快地往側面各壓三點。特別是用在肩胛間部的指壓法。這是壓一次約一兩秒，壓完馬上移到另一個點位的技法。

（6）集中壓法：

指壓發硬情形較為厲害的部位之用。通常是手指重叠集中加壓。這時候，通常看情形，用適當的速度加壓。

壓的程度

（1）微壓：

指加壓的程度在於接觸皮膚而已。對嬰幼兒的特殊症狀，你一定要像捧住小鷄那般輕柔地，用手指輕巧去壓。這時當然要細心，呼吸也很重要。

（2）輕壓：

輕輕地壓。對於特別敏感的部位，稍為加壓就會疼痛的就要控制你的體壓。對小兒或年老者，輕壓就妥當。

（3）舒壓：

舒壓是表示被壓者被壓時感到舒適而言。當然了，被壓時，仍然會感到疼痛的，但這種疼痛是舒適的「痛快」。壓法是配合被壓者的呼吸，不要太用力，自然地把體重移到手指上壓。這種壓法可以說是指壓上最理想的一種壓法。

（4）强壓：

把體重和力氣集中在手指；屬於推壓的一種。會有一種强烈的擠壓感。不過施壓者一定要顧慮到被壓者的忍受力。在指壓上，不行衝擊（敲叩）壓法的。强壓時，固有速度稍快的方法，但力量是慢慢加，而不是瞬間加壓。

如想當按摩師

這兒所介紹的是有關日本的指壓法和指壓師所要學習的科目內容。昭和三十年（公元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二日日本所公佈的法律第一六一號裏，承認了指壓在法律上的地位。這是指按摩（包括摩擦術、指壓）等字眼出現在法律上的條文而言。

不過，在這條文裏，把指壓包含在按摩的括號裏，好像指壓是不出按摩的領域，這一點確是不合理的處置法。於是日本的指壓師團結起來，發起運動，交涉的結果，在昭和三十九年（公元一九六四年）六月三十日所公佈的法律第一二〇號上，改正為「按摩、摩擦術、指壓師法」諸名稱；指壓是一種獨特的手技法也就在法律上獲得承認。

所謂「指壓師」，就如上述，乃法律上所定的名稱，指領有按摩、摩擦術、指壓師等證書的人而言。筆者所經營的日本指壓學校，便是培養專門從事指壓的人為目的所設；畢業者要加入日本指壓協會，以「指壓專門治療師」名義開業。不過，另有一些機構是培養按摩、摩擦師、指壓的人材為專門，所以那些畢業生營業內容也就包括了按摩、摩擦術、指壓三項了。

要獲得指壓師的資格，日本規定在衛生署所認定的專門機構（如日本指壓學校等）學習指壓理論、實技等指壓師所必要的知識及技能（兩年以上），然後參加國家的考試及格才行。這是法律條文的第二項所規定。因此，在日本想當指壓師，一定要如此。在日本指壓學校以指壓實技理論為主而非修不可的科目有按摩、摩擦術（MASSGE）實技與理論、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衛生學、症候概論、治療一般等等。共同科目方面有日語、第二外語、社會、理數、心理學等科目中選修一科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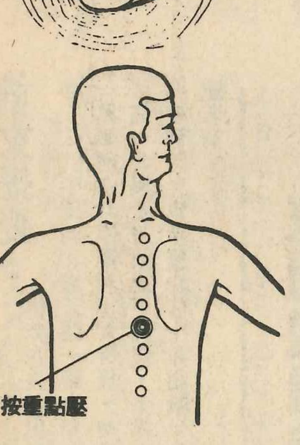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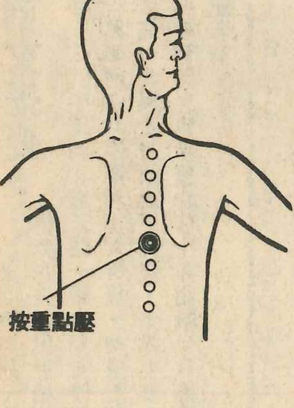
指壓師在日本社會上就業範圍相當廣泛。諸如一般理療院、醫院、公司衛生部門等。還有個人開業，在運動界當指導員的，最近光靠手指到海外謀生的也不少。

吸引壓法A
如吸般地壓
手腕
患部

持續壓法
手掌
力氣均衡地壓10秒左右



吸引壓法B
如吸上般地壓
手首
患部

實技學習上應注意之點

學習實際技術上，一定要注意左記事項，這幾點也是治療患者時不可粗忽的。

1 要熟練基本動作。
2 姿勢要端正。
3 手指要保持乾淨。
4 指甲要剪。但不要剪得過短。
5 手指運用要正確。千萬不要養成壞習慣（一定要用手指的指紋部壓。不可彎曲手指或揉捏，更不可用拳頭或肘關節去壓。）
6 手指用力的程度看患者的身體狀況。
7 不要一開始就用力，先得弄清正確的基本點位。
8 不要遽然敲叩似加壓，也不可以急壓。
9 對胳臂不能動（如：神經痛或硬肩的患者不要勉强伸拉注意運動操作）。
10 對椎間板疝氣的患者，千萬不要强壓或要他做勉强的姿勢。

流動壓法
箭頭是移動方向
移動壓（1～2秒）
一指一指有韻律地挪動着壓

侠義奇情中篇故事

文·高皋
圖·盧令

留香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荊一非等人離開橫店之後，遇上水刼，危急之際，幸得紫衣夫婦出手相救，才逃過此刼。此後，紫衣夫婦因事離開荊一非……八手羅刹和盧若蘭一路上走走停停，等待荊一非前來和他們會合；而金谷公子也一路緊隨在八手羅刹母女身後，使盧若蘭覺得不勝其煩，八手羅刹有見於此，只好決定讓荊一非與盧若蘭提早成親，免得生事，而金谷公子這個神秘莫測的英俊少年得知荊一非來到時，也希望和荊一非相識，八手羅刹不知他安着什麼心，遂把金谷公子的話轉告盧若蘭……

包圍飛龍谷　瞎子殺狠人

夜深了，燭淚巳然成堆，除了偶爾由遠處傳來幾聲犬吠，當得是萬籟俱寂。

惟一不太靜寂的，是荊一非的臨時新房。

燕爾新婚，男歡女愛，那裏靜寂得下來。

就算靜寂了，那綿綿情話還在講個不停。

「小妹……」

「嗯……」

「妳高不高興？」

「你說呢？」

「十幾年相思債一旦得償，我高興得不得了。」

「傻瓜，我還不是一樣。」

「可是我却有點担心。」

「你担心甚麼？」

「我担心師父會不會怪咱們。」

「不會的，咱們是由義母作主，並不是私自結合，爹不會怪咱們的。」

「那就好，哦，小妹，那位金谷公子他為甚麼也不走？莫非他想向妳糾纏？」

「是的，娘要咱們儘快完婚，就是要打斷他的妄想。」

「他究竟是不是武林中人？」

「應該是的。」

「這話怎麼說？」

「我沒有瞧過他顯露武功，但却猜出他深藏不露，是一個十分可怕的對手。」

「妳說的不錯，否則紫霞夫人怎會稱他為少年奇俠。」

「小哥！有一件事要商議一下。」

「甚麼事？」

「金谷公子託娘轉告你，要跟你作一次晤談。」

「他是甚麼意思？」

「我想他是要對付你，因為他知道我是為了你才不願跟他接近。」

「明早他要是知道咱們巳經成親，自知希望斷絕，也許就不再來找我了。」

「不要大意，小哥，如果他惱羞成怒呢？」

「這個……好吧，我小心一點就是，哦，日間韓大俠發現留香帖，妳曾說將計就計，現在把妳的計劃說給我聽聽。」

「你猜留香帖為甚麼找上韓伯伯？」

「妳不是說為了擾亂麼？」

「不錯，擾亂的目的是不讓咱們去蘭封，這就應了一句老話，此地無銀三百兩，由這一點推斷，吳司芒帶你去的地方，與神秘組織有關連。」

「妳推斷的也許不錯，以後呢？」

「以後麼？如果你是韓伯伯，你應該怎麼辦？」

「回飛鼠帮，與帮衆共商大計。」

「咱們呢？」

「咱們既然遇上，當然就不能袖手不管。」

「跟着韓伯伯去飛鼠帮？」

「不錯。」

「那咱們就關到老鼠籠子裏去了。」

「這話怎麼說？」

「你一定不知道韓伯伯住的地方。」

「我的確不知道。」

「韓伯伯住在大別山區，安徽與湖北交界處的一個山谷裏，那個谷就叫做飛鼠谷。」

「飛鼠谷像一個籠子？」

「正是，飛鼠谷四週削壁排天，只有一個十分險要的谷口，在防守上固然可以收到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利，但是，如果被人堵住谷口，就像老鼠被關到籠子裏面去了。」

「韓大俠他們就不怕被關到籠子裏去嗎？」

「他們不同。」

「怎樣不同？」

「他們與人無爭，不會礙着別人甚麼的。」

「我就會礙着別人？」

「至少在野心者的心目中，你是他們圖霸江湖的一個障礙。」

「那就糟了，咱們非被關到籠子裏不可。」

「你還是決心要去？」

「咱們行道江湖為了甚麼，怎麼能够見死不救？」

「好吧，夫妻同命，你要跳油鍋我只好跟着你去跳。」

「不要悲觀，籠子可以關老鼠，不見得關得住飛鼠，何況咱們不是鼠類，更沒有人能關得住咱們。」

盧若蘭好像被他說服了，所以她不再發出疑問，其實她已無暇再問，因為他們又進入另一境界去了。

× × ×

鎮東十多里是一片荒山，除了獵人樵夫，這裏是沒有人光顧的。

今天跟往日不同，這裏不只是有人光臨，來的還不在少數。

只不過他們不是常人，而且還是一個兇險的約會。

× × ×

「金谷公子！久仰。」

「荊兄果然是人中之龍，無怪蘭姑娘要棄在下如敝屣了，不過在下還不想認輸呢。」

「好說，拙荊蓬門陋質，那裏敢當金公子如此錯愛。」

「甚麼，你說拙荊？」

「不錯，咱們昨晚已經成親，在下稱她拙荊並沒有錯。」

金谷公子呆了一呆，忽然哈哈一陣狂笑道：「這是說金某巳經輸定了？」

荊一非道：「十步之內必有芳草，金公子何必難過。」

金谷公子冷冷說道：「任他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咱們廢話少說，請賜招吧。」

刷的一聲，他打開一面描金摺扇，雖是滿面殺機，行動上還是洒脫巳極。

小飯桶衝上幾步，送上青靈寶劍道：「公子，請用劍。」

金谷公子忽然盯住荆一非手中的長劍，道：「荊兄使的可是青靈寶劍？」

荊一非道：「不錯。」

金谷公子又問道：「荊兄是幾時得來的？」

荊一非道：「不久前拾來的，莫非是金公子的失物。」

金谷公子道：「名劍佳人，相得益彰，是不是在下的失物，荊兄就不必管它了，其實在下這把摺扇並不差於青靈寶劍，荊兄不妨試試。」

語音一落，摺扇倏吐，一股十分凌厲的暗勁，向荊一非當胸猛擊。

此人實在陰損，他叫別人試試，自己却搶先出招。

這還不說，一招還沒有使完，第二招就巳經連續攻出，招式連綿不斷，就像長江大河的流水一般。

而且其招式毒辣，所指之處全是關節要害，使得觀戰的也為荊一非揑着一把冷汗。

荊一非自然也不是弱者，長劍揮洒之間，就將摺扇的攻勢一一化解過去。

但金谷公子的武功十分博雜，摺扇變化萬端，時常使出令人意想不到的絕妙招式，荊一非如非習得少林絕學，只怕早巳敗在摺扇之下了。

一幌超過百招，這一對少年豪俠，幾乎是銖兩悉稱，誰也佔不到半點便宜。

當日薄西山之際，他們的衣衫巳被汗水濕透，雙方的動作也逐漸緩慢下來。

荊一非不願再鬥下去，在一劍迫退金谷公子之後，立即雙拳一抱道：「咱們到此為止，你看可好？」

金谷公子冷冷地答道：「好，後會有期。」

點足彈身，去勢如箭，帶着兩名婢女急馳而去。

法雨瞅着金谷公子的背影哼了一聲道：「此人十分可惡，小師弟不該手下留情的。」

荊一非的確沒有盡展所長，還有很多武功他都沒有使用。

他却微微一笑道：「雙方無怨無仇，何必血流五步，而且他也隱藏着實力，小弟不能不保留一點。」

八手羅刹道：「這人是一個十分可怕的對手，一非今後對他要多加一份小心才是。」

荊一非說道：「娘說的是，我會小心的。」

韓瞎子道：「少俠，老夫歸心似箭，此間既已無事，老夫就此告辭。」

荊一非道：「好，咱們走。」

韓瞎子道：「少俠，你是說——」

荊一非道：「咱們是道義之交，難道前輩不願咱們替江湖正義盡一點心力？」

韓瞎子哈哈一笑道：「好，好，瞎子再要推辭，就是不知好歹了，咱們走。」

× × ×

飛鼠谷的確是一個十分險要的所在，四週削壁插天，只有一個雙騎可以通行的出口。

飛鼠帮在谷口安了一道鐵閘，兩旁設置强弓硬弩，標槍擂石，不要說江湖人物了，就算千軍萬馬也休想越雷池半步。

惟一的缺點就是盧若蘭顧慮的，一旦被人堵住出口，豈不是老鼠被關到籠子裏去了？

這天他們到達谷口，韓瞎子引以自豪的道：「章夫人，咱們的這個窩還說得過去麼？」

八手羅刹的丈夫姓章，所以韓瞎子稱她為章夫人，這樣的稱呼並未失禮，但八手羅刹却沒有回答。

韓瞎子一怔道：「章夫人，是瞎子說錯了甚麼？」

八手羅刹道：「沒有，韓大俠不要多心。」

韓瞎子道：「那就好。」

他語音一落，立即撮口發出一股十分怪異的嘯聲，他像是在向谷裏傳訊，要裏面的帮衆拉起鐵閘。

待嘯聲一落，盧若蘭忽然幽幽一嘆道：「韓伯伯，如果你是在向裏面傳訊，那就不必了。」

韓瞎子愕然道：「蘭侄女，妳這話是甚麼意思，莫非……」

韓瞎子不笨，他想到了却沒有勇氣再說下去。

他沒有勇氣說，却踢出了一脚。

他是踢出脚下的一塊石子，像箭一般的射向谷口。

韓瞎子此時與谷口鐵閘的距離不足一丈，石塊十分準確的奔向谷口，一定會撞上鐵閘。

石子奔出必然會傳來噹的一响，這是他所期待的聲音。

只可惜他的期待落了空，噹的一响並沒有傳來。

這自然是谷口的鐵閘已經昇起，石塊碰它不到。

飛鼠谷關防極嚴，如非本谷之人出入，絕對不會將鐵閘昇起的。

現在鐵閘居然已經昇起，難道飛鼠谷被人挑了。

韓瞎子只是呆了一呆，忽然一聲暴吼，瘋狂般的向谷內撲去。

八手羅刹一嘆道：「一非，你們夫妻跟進去瞧瞧，咱們守住谷口，以防被人堵在裏面。」

小飯桶，小杏子同聲說道：「咱們也去。」

八手羅刹道：「好吧。」

荊一非夫婦帶着小飯桶小杏子向裏面急馳，沿途松柏夾道，陰森森的，幾乎見不到天日。

這是一條長約百丈的狹道，百丈之後地勢豁然開朗，是一片頗為廣大的山谷。

裏面有耕地，有菜圃，山泉淙淙，圍繞着幾幢竹籬茅舍，雞鳴犬吠之聲相應，好一個世外的桃源。

只可惜那竹籬茅舍之間，留有不少慘不忍覩的斑斑血跡，而且到處散佈着死狀慘烈的屍體。

飛鼠帮與人無爭，是甚麼人會下這種毒手？

由眼前的形勢判斷，除了韓瞎子，飛鼠帮不可能再有一個活人。

想到韓瞎子，盧若蘭面色一變道：「小哥，為甚麼聽不到韓伯伯的聲音，莫非他……」

荊一非道：「快，咱們進去瞧瞧！」

他們害怕韓瞎子遭到意外，急急的撲進那些茅屋，經過一番搜查，終於將韓瞎子找到。

他沒有遭到意外，但已急怒攻心，已經暈死過去，如若不及時救助，也可能走火入魔，落個終身殘廢。

荊一非拍出兩掌，使韓瞎子蘇醒過來，他却狂跳亂舞，大哭大叫，鬧得像個瘋子似的。

荊一非夫婦不敢勸阻，一直等到他筋疲力竭，盧若蘭才找到說話的機會。

「不要糟蹋你自己，韓伯伯，莫非你不想報仇了？」

「賢侄女，飛鼠帮只剩下我一個老瞎子，我還有能力報仇麼？」

「誰說沒有，咱們帮你。」

「多謝妳，賢侄女，瞎子心領了。」

「不要灰心，韓伯伯，咱們行道江湖，為的是救世濟人，就算咱們不認識，碰到這種事咱們也不能不管。」

「這麼說伯伯倒不能不依你了，可是咱們找誰去報？」

的確，敵人幾乎沒有留下任何痕跡，這個仇找誰去報？

小杏子道：「少夫人，小婢拾到一點東西，妳看這是甚麼？」

小杏子交給盧若蘭的，是一塊深紅色的半圓形的綢布，她瞧看半天，就是想不出它是甚麼。

小杏子道：「少夫人，妳看像不像狠人的嘴唇。」

盧若蘭啊了一聲道：「像，狠人面罩上的狠嘴正是這種顏色，如果用刀削下一點，可不就是這樣。」

荊一非道：「你們說的不錯，飛鼠谷的滅門血案必定是神秘組織的傑作。」

韓瞎子睜着一對灰濛濛的眼珠，咬牙切齒的道：「瞎子只要有一口氣在，一定要跟他們週旋到底，我只是想不明白，他們是怎樣進來的。」

荊一非道：「用嘯聲傳達訊號，無論你們的嘯聲如何巧妙，只要多聽幾次總可以學會的。」

韓瞎子一呆道：「咱們太笨了，這是咎由自取。」

盧若蘭道：「不要難過，伯伯，飛鼠帮與人無爭，除了那喪心病狂的惡人，誰會想到有人來害你們。」

荊一非道：「韓大俠，晚輩想到一個計策，不知道韓大俠是否同意。」

韓瞎子說道：「少俠不必客氣，請說吧。」

荊一非道：「飛鼠谷易守難攻，是一片十分理想的基業，放棄了非常可惜。」

韓瞎子道：「飛鼠帮已經不存在了，瞎子要這片山谷也沒有用，少俠如果需要，瞎子情願雙手奉送。」

荊一非道：「多謝韓大俠，晚輩是想利用飛鼠谷創造一番事業。」

盧若蘭道：「小哥，這不行，前車可鑑，咱們不能住在這裏。」

荊一非道：「這不同，飛鼠帮瞧不到來人，只憑嘯聲辨認，容易被人矇騙，咱們瞧清楚了再開關，誰也騙不了咱們。」

盧若蘭又問道：「要是被人堵在裏面呢？」

韓瞎子道：「這一點倒是不怕，咱們經常積存大批食物，兩三年才到外面採購一次，而且谷中耕地很多。就算種糧食也够自己吃的。」

盧若蘭道：「這麼說這裏還是一個寶地了。」

韓瞎子道：「不錯，本谷還出產金子，飛鼠帮全是瞎子，所以無法開採，荊少俠如果善加利用，必然可以創造出一番事業。」

荊一非道：「好，咱們就這麼決定，小飯桶你去請章老夫人他們進來。」

本飯桶道：「是。」

韓瞎子道：「瞎子也去，順便將操縱鐵閘的法子敎給他們，從現在開始，咱們又用得到它了。」

荊一非道：「韓大俠說的不錯，咱們要時時小心，才不致出大的差錯。」

× × ×

飛鼠帮毀了，飛鼠谷也改了名字。

龍飛在天，呵氣作雲，沛然作雨，飛鼠改為飛龍，再也妥當不過。

飛鼠谷改作飛龍谷，但飛龍谷應該有一個首腦，荊一非衆望所歸，自然被擁為飛龍谷的谷主。

在江湖上，這是一個新興的門派，他們人數不多，也不為人們所注意。

這天晚餐之後，除了在谷口輪班警戒的法華，全部都聚集在草堂中議事。

首先發言的是八手羅刹，她不反對荊一非的任何決定，只是有些事弄不明白。

「一非，我不明白，你是想稱霸一方，還是志在天下？」

「都不是。」

「那你佔住飛龍谷作甚麼？」

「以逸待勞，請那些神秘組織來找咱們。」

「你斷定神秘組織會來找咱們？」

「飛龍谷憑險而守，固若金湯，谷中出產金鑛，是一筆巨大的財富，這是一個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理想基地，神秘組織已經取得而放棄了它，是一次最大的失策，咱們檢了這個便宜，他們必然寢食難安，我猜想不用多久，他們必會找來。」

法雨道：「神秘組織勢力龐大，咱們只有十個人，力量太過單薄，我想回寺禀告恩師，請求撥給咱們一些人手。」

荊一非道：「本谷能够增加人手自然再好不過，只是……」

法雨道：「小師弟有甚麼顧慮？」

荊一非道：「小弟担心本谷已經受到監視，如果眞是這樣，大師兄就很難討來救兵了。」

小飯桶道：「公子，我去。」

盧若蘭道：「小飯桶倒是一個適當的人選，他是一個小孩子，行動比較方便一點。」

荊一非說道：「好，就讓小飯桶走一趟。」

他跟大師兄法雨共同署名寫了一封給少林掌門的信，待晚上才悄悄打開閘門，將小飯桶放出。

他還另外作了幾項決定，第一是派人採購物資，使飛龍谷在一兩年之內，不必依賴外界的補給。

其次是整理谷內的耕地，及改進谷口的防禦設置，使飛龍谷成為一座堅强不移的堡壘。

這樣，他們開始忙碌了，一幌近月，飛龍谷可以說面目一新。

這天近午時分，荊一非帶着盧若蘭小杏子正在田裏種菜，一隻响箭忽然划空而過，一直向谷後飛去。

小杏子道：「公子，是谷口報警。」

荊一非道：「走，咱們快去瞧瞧。」

在途中，他們遇到八手羅刹，及四師兄法門，韓瞎子也隨後趕來。

在谷口警戒的是法雨，法輪及法華早一步已經趕到。

荊一非向法雨詢問道：「大師兄，發現了甚麼？」

法雨道：「有二十多個男女，擁着一乘軟轎向谷口奔來，咱們要不要出去瞧一瞧？」

荊一非道：「還有多遠？」

法雨道：「還有五十多丈，馬上就要到谷口了。」

荊一非道：「那就等他們到了之後問明白了再說。」

法雨道：「好吧。」

來人行進的速度很快，五十多丈距離，眨眼就已到達。

一頂黃金色的軟轎停在五丈以外，五名身着黑衣的彪形大漢，一字排開立於轎前。

軟轎的左右兩側，分別立着四名赤衣大漢，及六名彩衣少女，連同四名抬轎的，以及坐在轎內的那位神秘客一共整整三十個人。

這般人不能算多，却在飛龍谷前造成一股凌厲的殺氣。

法雨出身名門，也見過不少陣仗，但瞧到這股氣勢，也為之神色一呆。

八手羅刹看見在上面瞭望的法雨神色有異，因而詢問道：「雨大師，來人是誰呀？」

法雨回答道：「好像傳說中的芙蓉山主。」

八手羅刹啊了一聲道：「哦……會是他……」

盧若蘭問道：「娘，芙蓉山主是甚麼人？」

八手羅刹道：「芙蓉山主很少出現江湖，沒有人見過他，自然也不知道他是甚麼人。」

盧若蘭道。「又是一個神秘人物！」

八手羅剎道：「是的，不過他所乘坐的金色軟轎，見過的人倒是不少，而且他的手下是五煞神，八金剛，十二仙女，娘也見過。」

他們說話之際，一股清脆的嬌音已隨風傳了過來，說話的是十二仙女之一。

「有人麼？請出來一個答話。」

「施主有話請說。」

「你是和尚？」

「貧僧法雨，是少林門下。」

「少林門下跑到這兒來佔山爲王？」

「這個施主就不必管了，有話就請說吧。」

「咱們找這兒的谷主說話，請你通報一聲。」

「施主找敝師弟有甚麼指教？」

「谷主是你的師弟？這就怪了，你爲什麼不做谷主，倒要聽師弟的？」

「施主是來說廢話的麼？」

「好，咱們不說廢話，告訴你的師弟，咱們山主要借用這個山谷。」

「哦，難道芙蓉山主被人趕出芙蓉山了？」

「住口！」

「怎麼，貧僧說錯了？要不你們借用咱們的山谷做甚麼？」

「咱們山主只是看中了這座山谷，想用它做芙蓉山的分舵。」

「原來這樣，抱歉得很，咱們不能答允。」

「你又不是谷主，答不答允叫谷主來說。」

「這件事貧僧可以替敝師弟作主，姑娘就不必浪費唇舌了。」

「噯，大和尚，不要說得這麼絕，咱們可以商量商量。」

「商量？好，貧僧有一個主意……」

「哦，請說。」

「用你的芙蓉山交換。」

「大和尚，你好大的胆量。」

「這沒有甚麼，作生意嘛，瞞天要價，就地還錢，施主不同意沒有關係，請回去吧。」

這位仙女能夠代表芙蓉山主說話，必然是一個頗够份量的人物，但她却說不過法雨，一時竟然答不出話來。

此時一股飄浮不定，似近而遠的聲音忽然從金色軟轎之中傳出，道：「大和尚好口才，請轉告貴谷主，本山主想跟他談談。」

法雨道：「閣下當眞是芙蓉山主？」

芙蓉山主道：「本山主沒有欺騙你的必要。」

法雨道：「好，你出來。」

「你出來」這句話平常得很，但對芙蓉山主來說，却是極大的不敬。

當今之世沒有人敢叫芙蓉山主由轎裏出來，以前有人這麼叫過，但這麼叫過的人必然不會再活在世上。

現在法雨叫了，芙蓉山主的屬下幾乎全都心神一懍。

「大胆的禿驢，你找死！」

出言叱喝的是火煞，在芙蓉五煞之中，他的個性最爲暴燥。

法雨不溫不火的淡淡道：「主子跟人說話，奴才攔腰的插嘴，芙蓉山……嘿嘿……嘿……」

少林寺的大弟子，十八韋陀的領導人物，心智之高，果然超人一等，他不說甚麼難聽的話，只用「芙蓉山……嘿嘿……」就够了，這比難聽的話還要管用。

轎簾一盪，首先觸目的是一片耀眼的金光，請將不如激將，芙蓉山主果然出來了。

只不過出來等於沒有出來，因爲他穿着一身金色長袍，戴着一具金色面罩，手上一副金色手套，全身金光耀眼，沒有一寸肌膚露在外面，不要說他的長像，連男女老少都無法分辨，不是見面等於沒有見面一樣？

而且這位芙蓉山主，使人覺得他在神秘之中，還有一股兇煞之氣，連相隔遙遠的法雨，都有一種懍然的感覺。

現在他不便自作主張了，因而以傳音向荊一非說明了一切。

荊一非道：「開閘吧，大師兄，小弟出去會會他。」

法雨打開了閘門，荊一非等魚貫而出，在芙蓉山主身前丈外之處，他們停下了來。

盧若蘭向芙蓉山主打量一眼道：「小哥，你不覺得有點奇怪？」

荊一非道：「妳是說他爲甚麼要戴面罩？」

盧若蘭道：「他不敢見人，所以要戴面罩，這沒有甚麼稀奇，我覺得奇怪的是他那身金衣。」

荊一非道：「金衣？金衣有甚麼好奇怪的？」

盧若蘭道：「咱們瞧見過兩個穿金衣的，一般都是狂人，你還說不奇怪？」

荊一非哈哈一笑道：「不錯，這的確有點巧合。」

這對年輕的夫婦，大敵當前，竟然旁若無人的談笑着，如果芙蓉山主暴起攻擊，他們非落個手忙脚亂不可。

芙蓉山主修養很好，他一直在靜靜的旁聽，等到荊一非笑够了，他才冷冷道：「這是飛龍谷的待客之禮？」

荊一非啊了一聲，雙拳一抱道：「對不起，荊某夫婦的確有點怠慢客人，不過閣下並不是來做客的，對麼？」

芙蓉山主道：「好吧，這一點小事本山主不放在心上就是，咱們好好的談談，可以麼？」

荊一非道：「談甚麼？」

芙蓉山主道：「不管談甚麼，谷主總該盡地主之誼吧？」

荊一非暗忖：「芙蓉山主果然名不虛傳，他還沒有問我是誰，居然知道我是谷主。」

盧若蘭見荊一非沉吟不語，以爲他在考慮接待芙蓉山主進谷，因而立予反對道：「咱們不能接待惡客，小哥，你不能答允他。」

芙蓉山主雙目暴睜，向盧若蘭狠狠的盯了一眼道：「這位是賢內助谷主夫人了，本山主只是想和谷主談一筆交易，而且絕對公平。」

荊一非哈哈一笑道：「蝸居簡陋，實在不便招待貴賓，山主有話，就在這兒說吧。」

芙蓉山主道：「好。」

語音略頓，接道：「人生一世，草長一春，古往今來，只要是胸懷大志的有爲之士，沒有一個不圖一個名字，所謂縱使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遺臭萬年，這樣才不辜負昂藏七尺之軀……」

荊一非道：「山主必然是一個胸懷大志的人了。」

芙蓉山主道：「本山主不敢妄自菲薄，確有逐鹿天下之志，而且希望獲得谷主的合作。」

荊一非道：「是要咱們將飛龍谷送給你？」

芙蓉山主道：「飛龍谷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確是一個圖王圖霸的良好基地，不過河山萬里，比飛龍谷好的地方不是沒有。」

荊一非道：「這個在下就不明白了，山主究竟想要甚麼？」

芙蓉谷主道：「荊谷主英武豪放，武功卓絕，是逐鹿江湖的最佳夥伴，本山主希望咱們携手合作共同創造一番事業。」

荊一非先是一呆，然後哈哈一笑道：「你看錯人了，山主，荊某有濟世救人的願望，却沒有圖王圖霸的野心，要逐鹿你找別人去吧。」

芙蓉山主面色一沉道：「不是朋友就是敵人，這是本山主的信條，希望谷主三思，百日之後再給本山主回話。」

荊一非淡淡道：「荊某決定的事從不改變，何須等待百日。」

芙蓉山主道：「荊谷主是決心跟本山主作對了！」

荊一非道：「你說錯了，山主，是你要跟飛龍谷作對。」

火煞忍不住道：「山主，這小子不知好歹，讓屬下給他一點教訓。」

芙蓉山主道：「好吧，你去向荊谷主討教幾招。」

火煞道：「屬下遵命。」

此人身材十分高大，往場中一站就彷佛一座鐵塔一般。

「姓荊的，火煞討教。」

火煞討教，迎戰的並不是荊一非。

「小師弟，讓我去會他。」

「好，四師兄小心一點。」

「我知道。」

迎戰火煞的是四師兄法門，他緩步走到場中，向火煞單掌一立道：「施主請賜招。」

火煞哼了一聲道：「小和尚想找死，我就成全你。」

語音未落，就已一掌拍了出來。

芙蓉五煞神在江湖上的名號十分响亮，走遍大江南北，能够接下他們三招兩式的爲數不多。

這也是他們的運氣不錯，沒有碰到貨眞價實的高手！

今天他可碰到少林十八韋陀了，在江湖道上，十八韋陀同樣是响噹噹的人物。

只不過火煞身高力大，手臂較長，在體型上他佔了便宜，如果雙方的功力相差不多，最後必然是他獲得勝利。

法門不傻，他當然知道這些，因而火煞那一掌他不肯硬接，脚下一跨，旁移三尺。

不過他也不是光挨打，不還招，只是掌指含勁不吐，在找機會反擊而已。

火煞一連拍出五掌，每一掌都像驚濤拍岸，挾着無比的威力。

可惜五掌都是白費，白白的損耗了不少眞力。

在連續五掌之後，他的攻勢略爲一頓，這是一個空隙，法門等候的就是這個。

一記百步神拳，像閃電一般的擊出，火煞來不及應變，已當胸挨了一記。

這一拳法門是蓄勢而發，力道之猛有如疾雷撼山，火煞在一聲慘吼之後，龐大的軀體被擊得飛了起來，口中洒出滿天血雨，落地之時已經是一具失去了生命的屍體。

此時荊一非忽然發出一聲短促的清嘯，法門立即點足彈身，倒竄丈外，迅速與荊一非等會合之後一起退到谷口。

法門拳斃强敵，打了一個輝煌的勝仗，荊一非反而率衆後退，豈非大反常情？

如果他們不退呢？

芙蓉山主嚥不下這口氣，必然會以多勝少，全力進攻。

那麼後果怎樣就難說了，縱使飛龍谷能够獲得勝利，代價必然是慘烈的。

荊一非不願意這樣，他們任重道遠，必須保存實力。

這一招他弄對了，芙蓉山主原想不顧一切，全力進攻的，他這麼忽然一退，使這般前來找碴的强敵大感意外。

芙蓉山主究竟不是常人，他猜想荊一非退到谷口必然有所仗持，他已經損失了一員大將，自然不想再有挫折。

「嘿嘿……你這是做甚麼？荊谷主，佔了一點小便宜就退，太沒有骨氣了，過來，本山主陪你過幾招玩玩。」

「你走吧，山主，咱們無怨無仇，何必作無謂的鬥爭？」

「你却殺了本山主的一名部屬。」

「在下十分抱歉，不過咱們是爲了自衞，希望山主能够諒解。」

「如果本山主一定要討回這一筆血債呢？」

「山主的心胸要是這麼狹隘，你就不必逐鹿江湖了。」

「哈哈！說得好，咱們走！」

芙蓉山主當眞走了，一個極端兇險的場面，想不到竟然如此容易的結束。

也許這項結果太過意外，因爲荊一非還在瞧着芙蓉山主一行逐漸遠去的背影發呆，盧若蘭道：「你怎麼啦？小哥。」

荊一非道：「我覺得芙蓉山主十分可怕！」

盧若蘭道：「哦？」

荊一非道：「提得起，放得下，忍人所不能忍，一個心機如此深沉的人豈不可怕？」

盧若蘭還是不服氣，道：「他明知無法討得好去，自然要忍了，所以我不同意你的說法。」

荊一非微微一笑道：「說的也是，走吧，咱們還是種菜去。」

× × ×

一個月過去了，飛龍谷過了一段平靜的日子。

這天晌午時份，小飯桶回來了，他不

辱使命，果然帶來了援軍。

來人不多，只有一十四個。

他們却是少林第三代弟子中的精銳，名列十八韋陀中的人物。

領頭的是法佑，在見過法雨等幾位師兄弟之後，他轉達掌門的口諭，道：「本門無法抽調更多的人手，掌門叫大師兄小師弟小心應付！」

法雨道：「謹遵掌門法諭，其實咱們十八韋陀會合，天下都可去得，有這點力量足可縱橫江湖了。」

荆一非說道：「大師兄說的也是，五師兄，本門是不是又遭到神秘組織的干擾呢？」

法佑道：「干擾倒沒有，不過有一批狠人時常在本門附近窺伺，所以掌門不敢抽調更多的人手。」

荆一非道：「小弟明白，各位師兄旅途辛苦，吃點東西就去歇息吧。」

法輪道：「各位師弟的住宿之處已經準備好了，請隨我來！」

×　×　×　×

十八韋陀的會合，飛龍谷如虎添翼，此時如果有人前來找碴，他們就可以毫無顧忌的迎頭痛擊。

沒有人前來找碴，但是找碴的人還是來了。

×　×　×　×

「公子，快來看，蛇……蛇……」

小飯桶衝進茅屋，面色驚惶的向荆一非報告。

荆一非微微一笑道：「小飯桶，蛇有什麼稀罕，瞧你慌慌張張的。」

小飯桶道：「公子，不是一條兩條，你去瞧瞧嘛。」

此時八師兄法義也匆匆奔進來道：「小師弟，不知那兒來的毒蛇，成千累萬，只怕不易應付！」

荆一非呆了一呆，忽然仰天一陣狂笑，說道：「很好，他要逼咱們出去，咱們就去跟他見個高低，各位帶着行囊，咱們走。」

盧若蘭道：「小哥，咱們不再回這兒來了？」

荆一非道：「敵人存心將咱們趕出谷去，只怕很難再回到這兒來了。」

韓瞎子大聲道：「少俠，難道咱們就對付不了一羣蛇虫？」

荆一非道：「敵人攻不進來，但以長索放下毒蛇，並不是一件難事，而且他們隨時可放，令人防不勝防，咱們縱使能够除掉這批蛇虫，以後時時要提心吊胆，時時要跟毒蛇搏鬥，這樣倒不如出谷去跟他們週旋一下，乘機爲江湖除害，豈不更好嗎？」

韓瞎子道：「既然這樣，瞎子願意打頭陣。」

八手羅剎道：「如果我猜的不錯，必然有很多敵人在外面等着咱們，只要一出谷口，可能會陷入一場兇險無比的搏殺之中，咱們不能不先做一番準備。」

法雨道：「前輩說的是，這樣吧，咱們十八韋陀練有一種聯手合擊的陣法，威力之强，不在羅漢大陣之下，由咱們兄弟開道，前輩與小師弟斷後，必然會萬無一失！」

八手羅剎道：「那就辛苦大師了。」

法雨立即發出訊號，十八韋陀以迅若飄風的速度，擺出一個獨門陣法，但見烟雲滾滾，領先向谷口馳去。

他們在路上清除了不少蛇虫，好在接近谷口的甬道還沒有，否則連出谷都麻煩了。

奔到谷口，荆一非對負責瞭望的小杏子道：「小杏子，有沒有瞧到甚麼？」

小杏子說道：「靜悄悄的，甚麼也沒有。」

荆一非說道：「妳快打開閘門，妳下來。」

小杏子依言將鐵閘拉起，然後躍落地面，及見每人都揹着包裹，她的包裹也由盧若蘭帶來，不由一怔道：「少夫人，咱們要離開這裏？」

盧若蘭道：「賊人放進很多毒蛇，咱們不想住在蛇窩裏，除了離開還有甚麼法子？」

女孩子大都怕蛇，小杏子聽說飛龍谷成了蛇窩，她還沒有瞧到蛇，面色就已爲之一變。

她原想問問詳情的，及見每一張面孔都那麼嚴肅，她只好閉着嘴，跟着盧若蘭馳出谷口。

外面人影攢動，的確有人在監視他們，只不過預期的搏殺並沒有出現，那般魔崽子倒顯得一片慌亂。

八手羅剎微微一笑道：「看來咱們的行動倒出乎他們意料之外了。」

韓瞎子眼瞎心不瞎，對當前的景象，他也像目覩一般的明瞭，因而哈哈一笑道：「就常情來說，一般人是不會一見蛇虫立即撤退的，判少俠當機立斷，給這般兔崽子一個措手不及。」

荆一非微微一笑道：「別捧我，前輩，咱們現在連窩都沒有了，流浪的滋味並不好受。」

法雨道：「丟掉這個窩，咱們可以再找一個，問題是咱們到那裏去，師弟是否已有成算？」

荆一非道：「小弟想去蘭封。」

法雨道：「你是想去找出那塊神秘的蘆葦？」

荆一非道：「是的，那塊河汊縱橫，蘆葦遍地的水道是隱瞞不住的，咱們只要下點功夫，找到它一定不會太難！」

盧若蘭說道：「小哥，我看不必去找了！」

荆一非道：「爲甚麼？」

盧若蘭道：「咱們曾經放出風聲，使天下羣雄跑了一趟蘭封，他們還會等在那裏讓人去找？」

八手羅剎道：「蘭兒說的對，咱們去蘭封只怕不會有甚麼收獲。」

小杏子道：「公子，到咱們那兒去吧，夫人這一晌沒有消息，小婢有點放心不下，再說咱們如果跟夫人聯手，豈不是一舉兩得？」

荆一非道：「妳們住在那裏？」

小杏子道：「紫水，在甘肅武都縣以東。」

八手羅剎道：「紫水我到過，那兒的泥是紫色的，漢代封璽書所用的紫泥就是取自紫水，而且每逢夕陽晚照之時，紫水

上必然映出一片紫色霞光，景象實在瑰麗已極。」

荆一非道：「難怪她名叫紫霞夫人，好，小杏子，咱們就去紫水。」

他們這一陣商議，就誤了不少時辰，週圍的情勢也有了極大的變動。

首先提出警告的是韓瞎子，因爲他的聽覺十分靈敏。十丈以內的落葉飛花也瞞他不過。

「荆少俠，咱們被包圍了。」

「哦，前輩能够查出他們大概的人數麼？」

「瞎子還沒有那麼高的道行，只知道前面的賊人較多，兩邊的比較少一點。」

三面包圍，是想將他們逼回谷裏去，難道賊人當眞要把他們困死在谷裏不成？

他們只不過交談了幾句，賊人已現身出來了，當面的約莫五十來個，左右的也有三十出頭，三面加起來竟然超過一百。

韓瞎子翻了一下眼珠，道：「荆少俠，是狠人？」

荆一非道：「只有少數幾個不是，可能是狠人的頭兒。」

韓瞎子說道：「少俠，瞎子有一點請求。」

荆一非道：「前輩不必客套，有話請說。」

韓瞎子道：「讓瞎子打頭陣。」

荆一非略作沉吟道：「好，我跟前輩打接應。」

小啓：「玉笛雙英」續稿未到，是期暫停，敬希原諒。‧編者‧

按荆一非的計劃，是想以十八韋陀的陣法陷陣殺敵的，以寡敵衆，自然不宜分散力量。但飛鼠帮滅門之仇不能不讓韓瞎子報復，只是如此一來，就無法發揮整體力量了。

於是他回顧大師兄法雨道：「小弟帮韓前輩快意恩仇，請大師兄仍保持完整的陣法，跟着咱們前進，也可互相支援。」

法雨道：「好的。」

待狠人迫至一丈遠近，韓瞎子忽然一聲暴吼，彈身就向敵陣撲去。

瞎子的功力原本就十分深厚，爲了報滅門之仇，出手就是不要命的打法。

他像一條瘋虎，在敵陣內縱橫飛躍，只要一杖掃出，必然會血肉橫飛，像這等兇悍的搏殺，江湖上十分少見。

狠人是神秘組織訓練的殺手，每人都一身不俗的武功，但他們全被韓瞎子的威猛氣勢所懾，鐵杖所至，波分浪裂，狠人變做喪家之犬，紛紛向四週逃避。

荆一非盧若蘭夫婦分別在韓瞎子的左右護持，小飯桶小杏子跟在身後，最後面的是八手羅剎。

這六個人是三二一的排列，尖錐在後，底部在前，形成一個堅强的整體，以摧朽拉枯之勢，向狠人作兇悍的掃蕩。

不到半個時辰，狠人已經潰不成軍，除了躺在地上的都已落荒而逃。

少林十八韋陀沒有機會展露身手，這一武林罕見的惡鬥便已宣告結束。

韓瞎子似乎意猶未盡，掌中鐵杖仍在呼呼不停的揮舞，兩隻瞽目亂翻，還在找人拚鬥。

法雨喧聲佛號道：「屍横遍野，血流成渠，好一場慘烈的搏殺，韓大俠，你歇息一下吧，現在此地已經沒有活着的敵人了。」

韓瞎子呆了一呆，道：「對不起，大師，瞎子是情不自禁。」

法雨道：「是的，韓大俠，沒有人怪你。」

的確沒有人怪他，而且每一個人都在帮他，否則他如何能够快意恩仇。

於是他悽然一笑，先換下染滿鮮血的衣衫，再找個地方調息去了。

×　×　×

飛龍谷的搏殺，是少林門下與神秘組織第二度交鋒，但這兩次搏殺，神秘組織都是一敗塗地。

莫非它只有一張神秘的外衣，裏面全是草包不成？

因而盧若蘭以懷疑的口吻道：「小哥，你在少林曾經殲滅過神秘組織的部屬，他們都是這麼膿包？」

荆一非面色一怔道：「不要這麼想，小妹，輕視敵人會給自己帶來不幸的。」

盧若蘭道：「我不是輕視他們，事實是這樣的嘛。」

荆一非道：「不錯，事實是這樣的，不過妳要分析所以這樣的原因。」

盧若蘭道：「甚麼原因？」

荆一非道：「神秘組織這次的失敗，是他們在估計上犯了錯誤，他們以爲咱們不會輕易的放棄飛龍谷，縱然發現蛇虫，必然會將全谷的力量消耗在搜捕蛇虫上面，他們就可以從容佈署，使飛龍谷變作一塊絕地。」

盧若蘭道：「唔，好像有點道理。」

荆一非微微一笑道：「在少林的那次血戰，他們的實力就比現在强得很多，可惜他們又犯了一項錯誤。」

盧若蘭說道：「我知道，那只是他們的運氣不好，遇到你這麼一個愛管閒事的人。」

荆一非道：「這兩次咱們都是僥倖，所以今後不能掉以輕心。」

盧若蘭道：「知道了，瞧你，像個婆婆似的，哦，韓伯伯已經調息好了，咱們走吧。」

他們向西北走，經襄陽，安康，南鄭，逕向甘南武都奔去。

武都位于秦嶺支脈邙山之南，岷山之東，是甘南尖端的一塊盆地。

此地除了漢人，就以藏人最多，還有蒙、回、維吾爾，及東鄉等族。

畜牧業在本地非常發達，武都東北的天水，是我國三大馬匹產地之一，武都一帶的馬匹，就是集中於天水銷售的。

紫水在武都城東約莫五里之處，蜿蜒南流，直達川境，紫霞宮聳立於紫水東岸，依山而建，形勢險要而巍峨。

荆一非等一行二十四人，千里跋涉，終於平安的到達紫水。

他們一路小心翼翼，竟然沒有發生半點意外，此時紫霞宮在望，荆一非不由吁出一口長氣。「小杏子，妳們住的地方叫紫霞宮？」

「是的，公子，走出前面的山口，再通過一片松林就到了。」（未完）



恐怖武俠小說

妖魂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在樹林中東海留侯和楚輕侯，大法師，蕭十三等人之間的一場大戰雙方鬥得十分激烈，勝負難分之際，芭蕉靈機一觸，將一串佛珠擲向東瀛留侯，使留侯因此而受傷，急忙逃去，衆人均歡呼勝利，但大法師指出留侯只是受傷而已，他日必再來報復，蕭十三等人退回火龍寨，爲預防留侯的襲擊，先將寨中老幼疏散他處，集中精英在紅葉小築四周，並擺起燈陣，楚安在不自覺間走出燈陣，到他發覺時已爲留侯所控制，楚安大呼救命，但衆人不能走出燈陣救他，唯用弓箭急射留侯……

留侯闖燈陣　義僕慘分屍

蕭十三一拂頷下長鬚，振吭突喝道：「留侯，你若是有種，將人放下！」

大法師一軒眉，方待接上幾句，留侯巳回答：「蕭十三，你若是有種，出來將人接回去。」

蕭十三冷笑。「以老弱要脅，不覺得卑鄙？」

留侯搖一搖頭，說道：「未及你們的圍毆。」

蕭十三厲聲喝道：「你可敢與我公平一戰？」

留侯大笑、「求之不得。」

蕭十三接說道：「你敗了從此退出中土。」

「當然——」留侯緩緩接下去。「敗的若是你……」

蕭十三斷然道：「蕭某人自絕於你面前。」

留侯搖頭。「我絕不想要你的命，只想你奉我爲火龍寨之主。」

「辦不到！」蕭十三斷然拒絕。

留侯笑笑道：「那麼你我這一戰，是打不成的了。」

蕭十三怒道：「即使我奉你爲主，我手下的兄弟也不會服你。」

「只要他們服你就成了。」

蕭十三氣忿塡胸，再也說不出話來，大法師一旁微喟一聲，道：「他巳經決定要吞沒整個火龍寨，除了接受他的條件，什麼也是廢話。」

蕭十三冷冷地道：「既然是廢話，說到這裏便算了。」



留侯的說話接又傳來。「蕭十三，本侯的耐性有限，三數之後，你仍然不出燈陣，這個老僕人，便是本侯報復行動中要殺的第一個！」

蕭十三面色一沉，大法師白眉一軒，一聲「一——」巳然劃空傳來！

大法師白眉再軒，揚聲道：「三叔這樣濫殺無辜，不怕有傷天理？」

「天理何來？」留侯接着又一聲：「二——」

大法師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留侯又說道：「你們殺本侯，本侯就是血洗火龍寨亦不爲過。」

「放屁——」蕭十三破口大罵。

留侯只是回答一聲：「三——」

大法師蕭十三振臂方欲撲出燈陣去，留侯巳一聲怪叫，往上拔起來。

「手下留人！」大法師見狀，不由脫口大叫。

「留不得——」留侯應聲雙手抓住楚安的雙脚，猛一分，裂帛一聲，楚安整個身子竟被齊中撕開兩爿！

鮮血暴射，半空中聚成一股，注入留侯口內！

蕭十三目眦欲裂，大法師一聲佛號，所有火龍寨弟子無不看得魄動心驚。

留侯雙脚着地，仰首將血喝盡，大喝道：「火龍寨弟子聽着，順我者生，逆我者死，此人便是榜樣！」

一衆火龍寨武士不約而同，突然齊喝了一聲倒采。

蕭十三怒極反笑。「留侯，你聽到沒有？」

「聽到什麼？」

「火龍寨弟子頭可斷，血可流，絕不會歸順你這個惡魔！」

衆武士應聲吶喊，震撼長空。

留侯聽着勃然大怒。「蕭十三，我倒要看你的心腸是否鐵石鑄造，是否看着我血洗火龍寨，也無動於中！」

蕭十三大笑。「留侯，血洗火龍寨，你未免言之過早！」

留侯的眼瞳彷彿有火焰燃燒起來。「蕭十三，你以爲一個七星燈陣便可以拒我在火龍寨外！」

蕭十三厲聲喝道：「少廢話，有本領你便闖進來！」

留侯悶吼一聲。「琵琶——」

大法師合掌道：「我佛慈悲，三叔——你——」

「住口——」留侯沉聲道：「這七星燈陣不待言又是你的主意。」

大法師一聲佛號。「雕蟲小技，自難入三叔法眼。」

留侯語聲更低沉。「我若是不破你這個燈陣，倒教你更得意了。」

大法師淡淡的道：「燈陣破了，還有琵琶的命的血。」

「我要你的命，吸乾你的血！」

「三叔決定如此，也是無可奈何。」大法師口誦佛號，身形半空升起，掠回原位。

那也是七星燈陣的主位，蕭十三接一聲暴喝：「緊守崗位，弓箭侍候！」

衆武士齊應一聲，長刀往地面一插，箭上弦，都向着留侯！

蕭十三長刀亦出鞘，左右楊天沈宇刀劍亦迅速撒在手中，留意着周圍的情形，以準備隨時接應。

留侯即時發出了一聲怪叫，雙手一揚，疾將楚安的兩爿屍體向楓林這邊擲來。

他的神態顯得前所未有的暴躁，言談舉止也沒有了王侯的風度。

那兩爿屍體在他手中飛出，簡直有如離弦箭矢，直射向其中兩盞燈籠，看來那兩盞燈籠非被擊破不可的了，那知道才飛近燈陣，去勢突然緩下來未撞在燈上，已凌空墮下。

大法師高據楓樹之上，沒有動，其他的人也沒有，屍體又墮下，看來就只有一種解釋，就是留侯蓄在屍體上的力道那剎那突然消散。

蕭十三也正是這樣想，立時大喝道：「留侯，七星燈陣之前你的魔力已起不了作用。」

留侯冒哼一聲道：「你不覺得意得太早。」

蕭十三大笑。「看見你這種氣憤憤模樣，想到你方才口出狂言，蕭某人怎能不笑！」

留侯又一聲悶哼，雙袖一垂，衣袂無風自動，雙脚倏的離開了地面，身子箭也似向着燈陣衝去！

蕭十三長刀急落，霹靂一聲暴喝：「箭！」

弓弦聲暴響，火鴉亂飛，數百支火箭集中射向留侯！

亂箭都是從燈下射過，一支也沒有射在燈上，那些武士雙手的穩定，目標的準確，絕不是一般武士可比。

那麼多支箭同時射出，飛蝗也似的，交織成一道嚴密的火網，將留侯包圍在網中。

留侯就是背插雙翼，看來也很難脫出這一道箭網。

他雖然沒有雙翼，却能夠在半空中飛翔，就像昨夜那樣子，脫出箭網外。

這一次很奇怪，他非獨沒有飛起來，而且原勢不變，繼續向前迫近。

更奇怪的却是，那些火箭射到了他身前，竟然一支支滑開，從他的身旁射空，沒有一支能夠射進他體內！

大法師蕭十三說得沒有錯，留侯的本領果然一天比一天高强，昨夜他雖然受挫，但經過一天，非獨已完全恢復，而且比昨天還要厲害！

蕭十三雖然意料之中，但看見這種情形，亦不禁心頭怦然震動。

大法師的神態亦凝重起來。

第二支箭迅速上弦，那些武士雖然驚心，並沒有因此而氣餒。

蕭十三却沒有再下命令。

留侯的身子迅速衝前，到了燈陣兩丈之外，便開始緩下，但仍然繼續衝前去。

在蕭十三他們眼中，那些燈籠並沒有任何變化，可是在留侯，那些燈籠那剎那每一個都光亮數片，聚合在一起，有如烈日般輝煌。

他的眼睛顯然禁受不住這種燈光的刺激，不由自主以袖遮身，身形也因此停下來。

蕭十三立下命令：「箭！」

亂箭立時激射，集中射向留侯，火焰劃過長空，發出了令人心寒的「滋滋」異响。

留侯這一次對於那些箭顯然已經有所避忌，身子立即暴退，竟比那些箭還要迅速！

火箭緊追着留侯，射出了四五丈，距離留侯已經有兩丈距離，也開始力盡，紛紛墮落在地上。

留侯仍然退後，又退出了四五丈，退入黑暗之中。

所有人仍看得眞切，黑暗之中，留侯就像是一隻螢火蟲也似，混身閃起了一抹碧綠的光芒。

箭雖然全部落空，但迫退了留侯，那些武士仍然發出了一聲歡呼。

相距那麼遠，碧光迷濛，他們當然看不到留侯的神態是怎樣難看。

留侯一張臉一片碧綠，眼瞳却有如鮮血燃燒在火焰中，他雙手握拳，一身衣衫獵獵的無風自動。

若是他的目光眞能夠化成火焰，那一片楓林現在只怕已變成了一片火海。

× × ×

蕭十三目光一轉，笑道：「琵琶，還是你這個七星燈陣了得。」

大法師神色凝重，道：「他只是盛怒之下恃强硬闖，吃了這個暗虧，這個七星燈陣對他未必能構成太大的威脅。」

蕭十三聽說，笑容不由一斂，他明白大法師的爲人，一向不大喜歡說謊話。

現在也不是說謊話的時候。

他沉吟了一下，忍不住又問：「琵琶，他眞能破解這一個燈陣？」

大法師緩緩道：「也許明天晚上，也許後天晚上。」

蕭十三聽得不由一怔，再問：「不是今天？」

大法師無言點頭，神態看來是那麼穩定。

蕭十三又問：「方才他强闖過來，那些燈對他可有形成傷害？」

大法師搖頭。「他雖然有可能因此而暫時失明，但退回黑暗之內，很快就能够復原。」

蕭十三沉聲道：「我們能否追出去，乘他這片刻的失明，再予痛擊？」

大法師又搖頭。「他可以再退，以他這種速度，有誰能够追及？」

蕭十三不能不同意，苦笑道：「看來我們就只有挨打的份兒。」

大法師淡然一笑。「他在找這個燈陣的破綻同時，我們亦可以試探他的弱點所在。」

蕭十三只有苦笑。

大法師接道：「挨過了今夜，我們還有一天的機會。」

「機會？」

大法師頷首：「將他在日落之前找出來。」

「我們今天已找了一天，」蕭十三歎息。「可是一些綫索也沒有。」

「那是因爲我們漫無目的去找。」

「難道——」蕭十三懷疑的道：「你現在已經猜到他藏身什麼地方？」

大法師點點頭。「其實你也可以猜得到。」

蕭十三濃眉一皺。「最好還是你說出來。」

大法師道：「五色帆已經被我們燒去，他雖然能够飛翔在半空，速度絕不會在五色帆之上，而且甫入夜，就能够出現火龍寨內——」

蕭十三脫口叫道：「你是說，他就是藏身在火龍寨附近？」

大法師道：「只有在附近，才能够來得這麼快。」

「不錯——」蕭十三連連點頭。

大法師接道：「他雖然已化爲異物，仍然有人的缺點。」

「沒有耐性？」

「這點應該是他這一次失敗的主要原因。」

蕭十三雙手用力的一握拳。「好，過了今夜，我立令所有人全面出動，將火龍寨附近一帶泥土翻轉，看他到底藏身在什麼地方。」

大法師歎了一口氣。「說是容易，也還要看我們這些人的造化。」

蕭十三無言頷首，旁邊沈宇突然叫起來。「看，又來了！」

蕭十三霍地轉頭，只見那螢火蟲也似的留侯由遠而近迅速移前，剎那間已來到燈陣外。

他看來並無多大不同，只是碧芒更盛，一雙眼睛更紅了。

燈陣外一凝，他的身子繼續前，迎着他的三盞燈籠「噗噗」的突然熄滅！

蕭十三看得眞切，面色一變，一探手，旁邊一個武士急將弓箭送上。

這短暫的片刻，又已有四盞燈籠熄滅，蕭十三彎弓搭箭，急一箭射出！

這一箭眼看就要射在留侯身上，留侯的身子突然碧光一歛，倒退了回去，箭追着他射出了四丈，由快而慢力道終盡，掉了下來。

蕭十三第二箭已準備射出，看見這情形，不由詫異的「嗯」了一聲，收住了勢子。

留侯繼續倒退，只是沒有第一次退得那麼遠，本來碧綠的身子不知何故，竟迷濛起來，就像裹上了一重薄紗。

蕭十三忍不住問：「琵琶，這到底怎麼回事？」

大法師悠然道：「他雖然毀了七盞燈，亦耗去了不少氣力。」

蕭十三恍然道：「這種情形就正如我們拚運全力一擊之後，內力一時間亦難以接續得上。」

「就是這樣了。」大法師歎了一口氣。「雖然只是七盞，却是第一重燈陣的命脈。」

蕭十三道：「我立即去將那七盞燈籠燃點起來。」

「沒用的。」大法師搖頭。「他既然已瞧出第一重燈陣的命脈所在，再燃上，亦會隨手被毀去。」

「這麼快便給他毀去了第一重燈陣。」蕭十三苦笑。「看來今夜……」

大法師淡然一笑。「越困難的事情開始的時候，總是特別容易的。」

蕭十三一怔，點點頭，那邊留侯碧光又大盛，緩緩向這邊走來。

「怎麼走得這樣慢，難道已經受了傷。」蕭十三看見奇怪，忍不住又問。

大法師微喟。「他只是要將第一重燈陣徹底毀去，也只有這樣，才能够清楚看到第二重燈陣的方位。」

話口未完，留侯已蝙蝠也似淩空飛起來，緩緩飛向燈陣這邊缺口。

蕭十三不由自主一聲暴喝：「箭！」

亂箭應聲飛蝗般射出，滿空火鴉亂飛，齊射向留侯。

留侯沒有閃避，也沒有從缺口飛越第一重燈陣，只是繞着燈陣飛翔。

那些箭並沒有射進留侯的身子，也沒有射越留侯，却追着留侯繞着燈陣飛去，這種情形，就像是留侯的飛翔帶起了一股强勁的氣流，那些箭亦被氣流帶動，所以變了跟着留侯繞燈而飛。

數百支火箭匯在一起，就是一條火龍環繞着燈陣飛舞，輝煌奪目，蔚爲奇觀。

火龍寨一衆武士頓時目定口呆，連箭也忘了上弦，蕭十三也沒有例外。

大法師却神態自然，彷彿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只是口喧佛號。

火龍過處，一盞盞燈籠無聲的熄滅，但留侯繞陣一匝，第一重燈陣的燈籠已完全熄滅。

那些火箭亦一支支掉下來，終於完全熄滅，散落在地上。

留侯那環身的碧光由强烈而黯淡，繞陣一匝，倒退回原位，木立不動。

蕭十三一衆就像是惡夢中驚醒，幾乎無一例外的發出一聲呻吟。

大法師佛號未絕，目光並沒有離開過留侯，在蕭十三等面露驚惶之色同時，他嘴角反而綻出一絲笑容。

蕭十三一眼看見，詫異道：「琵琶，什麼事這樣高興？」

大法師目注留侯，道：「他雖然破了我們一重燈陣，亦耗去不少精力，看情形，他有待時日，今夜最多只能够再破我們一重燈陣。」

蕭十三追問：「那明天晚上？」

大法師道：「應該仍不能將燈陣完全破去。」

「這是說，我們有兩天時間。」

大法師點頭。「我們却仍要加倍小心，以免中途再生變化。」

蕭十三頷首，目光轉回留侯那邊，只見留侯仍立在原地，碧光也仍然黯淡。

大法師看着忽然歎了一口氣。

蕭十三一怔。「琵琶，又是什麼地方不妥？」

大法師歎着氣道：「我們若是也能够像他那樣飛翔，事情便已經簡單很多。」

蕭十三道：「他就正如一個內力深厚的高手，在內力大量消耗之後，各方面就會變得很脆弱。」

大法師道：「可惜他在這種情形之下仍能够飛翔，沒有人能够追上去。」

蕭十三搖頭道：「我不明白。」

「也許就因爲他只剩下一副白骨，比任何人都要輕盈，這些事，又有誰能够解釋？」

蕭十三無言，呆看了一會，彎弓搭箭，向留侯那邊射去。

一道火虹迅速的橫越長空，變成一點，幽然墮了下來，距離留侯仍然有一段距離。

留侯沒有動。

蕭十三大法師也沒有再說話，周圍一片靜寂，只有風吹樹葉，那些火把在風中飛揚的聲响。

時間就在這種靜寂中飛逝。

留侯身上散發出來的那種碧芒逐漸又亮起來，木立的身子終於又起了移動。

他移動得並不快，却隨着碧光的大亮逐漸快起來，到他來到燈陣前，已與方才並沒有什麼分別。

他緩緩抬起頭來，道：「琵琶，你這個燈陣難不倒我。」

大法師一聲佛號。「難得倒要設，難不倒也要設。」

「與我作對，於你並無好處。」

「三叔不必多言。」

「好——」留侯冷冷一笑，身子悠然升起來，雙袖一拂，迎着他的一盞燈籠「噗」地熄滅。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留侯冷冷的接道：「看好了。」

語聲一落，留侯雙袖一拂，又是兩盞燈籠熄滅，看來當真是輕描淡寫，毫不費力。

蕭十三目光立即轉向大法師，却見大法師神態安然，一些也不爲所動，亦安下心來。

這眨眼之間，留侯又滅兩燈，凌空一翻，再滅一燈，轉向第七盞燈撲去。

大法師目光隨着一轉，又一聲佛號。

留侯雙袖旋即向第七盞燈拂落，這一次，那盞燈並沒有迎袖熄滅，而且好像還一亮。

雙袖一拂之間，留侯的身子亦凌空欺近去，這一拂燈不滅，顯然在他意料之外，那刹那，只見他突然怪叫一聲，如遭電殛，往後疾翻出去。

大法師再一聲佛號。

一支箭同時射向留侯，蕭十三把握機會，射出了這支箭。

箭眼看便要射在留侯身上，留侯的身子間不容髮之間一扭，「嗤」的箭在他的左肩上裂衣射過！

一股火焰立時燃燒起來。

留侯的身子迅速暴退，火龍寨武士亂箭緊接射出，但已經追之不及。

蕭十三看在眼內，一聲：「可惜！」身形一動，掠到了大法師身旁。

大法師淡然道：「不必可惜。」

蕭十三道：「若是我們都能夠把握那刹那，已經將他射成一個火球。」

大法師道：「不是每一個人都有你那麼强的內力，而且要掌握那刹那，也不容易。」

蕭十三大笑。「我只是看見你那麼鎮定，想到留侯未必能夠滅得了那盞燈。」

大法師慨然道：「經過這一次的教訓，他是絕不會再粗心大意的了。」

蕭十三目光一轉，道：「接連受挫，我看看快要給氣瘋了，琵琶，方才你其實也可以出手。」

大法師道：「除非能夠一舉將他殲滅，否則，還是不要將他迫得太過。」

蕭十三一怔說道：「不錯，眞的將他迫瘋了，亦難會改變初衷，到時侯火龍寨縱然會平安無事，其他的地方實在不堪設想。」

大法師輕「嗯」一聲。

「若是他到處亂闖，我們即使有心消滅他，只怕也找他不到。」

大法師道：「我們若是爲了自己安全設想，將他迫瘋却是最好辦法。」

蕭十三仰首道：「我們看來好像都不是那種只爲自己設想的人。」

大法師淡然一笑。

蕭十三大笑，說道：「也許我們都是瘋子。」

「不是瘋子，是傻子。」大法師又笑笑。

笑語聲一頓，大法師目光一轉。「我也從未到過一個這麼多傻子的地方。」

蕭十三目光亦自一轉，大笑不絕，目光所及，那些火龍寨武士一個個嚴陣以待，聽得大笑聲，不少向他望來，有的只是詫異之色，並無畏縮之態。

有一羣這樣的手下，實在應該自豪，所以蕭十三的胸膛挺得更開。

留侯這一次退得更遠，肩上的火焰迅速熄滅，血紅的眼瞳却彷彿巳化爲火焰。

血紅的火焰。

碧芒這一次更黯淡，可是他仍然不離開，他非獨性烈，而且固執。

距離天亮，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他一定會再作嘗試。

到底他能夠毀滅多少重燈陣？

× × ×

紅葉小樓高在楓林之上，燈火輝煌，憑窗外望，可以清楚看見其中變化。

楚輕侯正在窗前，看見留侯被逐開，他實在很想過去，追殺出楓林之外。

雖然有這種衝動，他到底沒有離開，一次的教訓已經足够。

若是因爲他離開紅葉再遭不幸，非獨無以對蕭十三交代，而且再要將紅葉救回來，只怕難比登天。

就是蕭十三不怪責，他也難以寬恕自己。

到現在，紅葉仍沒有清醒，只是呼吸並沒有斷絕，而且很正常。

這是他唯一安心的地方。

在入夜之前，紅葉也沒有作過任何移動，一直到留侯在燈陣外出現，紅葉才輾轉起來。

楚輕侯原以爲紅葉要醒轉，可是一任他怎樣呼喚，紅葉都沒有醒轉，只是不安的轉動身子，眼睛也始終沒有張大。

是留侯的魔力影响，楚輕侯有這種感覺。

所以他更加不敢離開。

× × ×

紅葉小樓外，團團守衛着另一批武士，弓上弦，刀出鞘。

鳳鳳翩翩等亦緊守着小樓的每一個進出口，誰都不敢疏忽大意。

芭蕉芍藥在樓中，他們的武功比較高强，所以被留在樓中保護紅葉。

進入火龍寨之後，芍藥顯然巳回復正常，再沒有露出那種狂態，在大法師面前，更就恭恭敬敬，連芭蕉也覺得她與在白

練功秘訣之十六

紙篷功

靈空子

此種功夫，完全練於拳部，雖稱之曰硬功，但細按其效用，則知其非純粹之硬功，實爲軟硬相輔之法也。初練之時，以敗紙用細繩緊束之。使成一小竹箱狀，其寬窄大概二尺見方，兩側略長，正中繫以長繩，用爲拉挽之具。此物即稱爲紙篷。將紙篷置於長桌之上，長約二丈，闊約三尺，兩端之板，釘固於架，中間有橫板數塊，（約長一丈四五尺，）則以移動或抽去。練者先在桌之一端處，踏正馬步或弓步，左手拉住長繩，右手則握拳將紙篷向外猛擊。初時僅略見移動，及後則漸能向外躍出，於是於篷隨拳出後，即用左手所持長繩，向後倒曳，將紙篷拉回，然後再擊再拉，至力盡而止，或左右手相易而行之。每日清晨晚夜，練習一次。在初之篷，全係敗紙爲之，重不逾廿斤，擊之尚易，其後於紙中裹鉛，隨時增加其重量，至數十斤或百斤爲度，以其增加也漸，故練時似無若何阻力，及逢能應拳出而隨手收回，功巳大半告成，拳臂之力，亦足驚人矣。然猶未能視之爲登峯造極也。然後更將中間活落之板，抽去最狹之一塊，使長桌中露縫隙，依前法將紙篷擊挽，初必不能應拳而過，應手拉回，必數月之後，始能躍過，然後再抽去一塊，依法練之。逐漸將活落之板抽盡，長桌中間，露丈餘之隙地，紙篷能應拳躍過，應手拉回，憑空來往，不致墮落，則全功竟矣。以之擊人，雖不至馬鞍手重傷，而人必顛撲於十餘丈以外，若敵衆我寡時，用此功擊之，最易取勝，此功於陽剛之中，略帶陰柔之勁，故曰紙篷手，有剛柔互濟之妙。

雲館並無不同。

他甚至認爲，留侯施予芍藥的魔力巳完全消失。

芍藥的變成那樣，他亦猜到是留侯咬了那一口的影响，是不是每一個被留侯咬了一口的女孩子都會變成那樣？他却是不敢肯定。

芍藥回復正常他當然高興，但亦有些不開心，那就是芍藥有意無意，避免與他接觸，說話也不多一句。

在白雲館的時候，芍藥有時也會這樣，但他當時倒不覺得有什麼不好，只是經過路上的手牽手飛馬奔馳，對芍藥他巳經多了師兄妹之外的另一種感情。

毀去了那一串佛珠之後，這一種感情更强烈。

他不時偷眼望向芍藥，希望芍藥再向他展開笑臉，在沒有人看見的時候，再來牽着他的手。

芍藥却無動於中，心目中彷彿巳沒有了芭蕉這個人，芭蕉往東，她便走向西，一直到留侯毀去了第一重的燈陣。

第一重燈陣方滅，芍藥的身子便開始顫抖起來，眼望向窗，眼睛中突然露出了恐懼之色。

芭蕉又向她走過來。

這一次，芍藥也不知沒有察覺還是不想閃避，站在那裏沒有移動。

芭蕉來到了芍藥身旁，看見芍藥的身子不住顫抖，有些兒奇怪，忍不住問。「師妹，怎樣了？」

芍藥沒有回答，也沒有轉身，只是呆望着窗外。

冷風從窗外穿進來，芭蕉亦感覺到一陣寒意。「這兒風大，你還是到那邊坐下吧。」

芍藥終於開口。「師兄，你……你走開——」

芭蕉奇怪地問道：「師妹，到底什麼事？」

「別接近我，求你——」芍藥的話聲也顫抖起來。

芭蕉倒退了一步。「是不是，我什麼地方開罪了你？」

芍藥搖頭。「我只是求你，不要走近我。」

芭蕉無奈歎了一口氣，退回去堂中坐下，目光始終停留在芍藥身上。

迷濛的燈光下，芍藥看來更窈窕，更誘人，芭蕉越看眼睛越不想移開。

芍藥却是始終背着身子。

× × ×

時間在靜寂中消逝，燈光突然又一暗，芍藥的身子同時猛一裁。

她雙手攀着窗檽，身子一裁勉强又站起來，却巳顫抖得更厲害。

芭蕉再也忍不住，急步上前，伸手扶住了芍藥雙肩。「師妹——」

芍藥看似要掙扎，但只是輕微掙扎一下，終於轉過身子，看着芭蕉。

芭蕉又看到了一雙充滿了誘惑，充滿了情慾的眼睛，這一次，他根本沒有想到防備，也根本沒有想到拒絕，心神一陣動盪，綺念頓生。

芍藥的身子立時縮進了芭蕉的懷抱，夢囈也似的道：「摟實我——」

芭蕉很服從，溫香軟玉抱滿懷，什麼經文都盡拋九霄雲外，芍藥同時抓住了芭蕉的一雙手，向胸膛推上去，一個身子亦扭動起來。

芭蕉幾曾有過這種經驗，只覺得咽喉發乾，呼吸變速，混身都彷彿在烈火中燃燒。

一點靈智亦消散。

芍藥的脚步亦已開始了移動，移向樓內的房間，那是芸兒的寢室，現在已經空置。

樓內只有他們二人，楚輕侯絕不會下來，樓外的人亦不會擅離職守，有誰還能够阻止？

只有他們本身。

芍藥已着魔，芭蕉已擺脫不了這種誘惑。

第二重燈陣也就在這時候完全熄滅。

× × ×

留侯破第二重燈陣需要的時間比破第一重燈陣多很多。

滅主燈之前，他吃了蕭十三一箭，滅主燈之後他仍然不能够一氣呵成，退出了數十丈，再經過一段時間歇息之後，才能够衝上前來，飛翔一匝，將第二重燈陣盡滅。

然後他停下，冷冷的盯着大法師，冷冷道：「第二重——」

大法師只是淡淡一笑，說道：「還有五重——」

留侯的胸膛竟然一陣起伏。「距離天亮還有一段時間。」

大法師一聲佛號。「三叔一定要破陣，我們亦只有堅持到底。」

「琵琶，我若是破陣而入，必將你碎屍萬段。」留侯的目光，語聲有說不出的怨毒。

大法師又只是淡然一笑。「萬段又妨？」

留侯沒有再說話，繞着燈陣緩步踱起來，燈光下，目光越來越輝煌。

經過兩重燈陣的因爲不慎吃虧，他已經謹慎很多，顯然要看清楚主燈所在，才再出手。

大法師盤膝在木台上坐下。

那些木台都高出楓林，一共有四座，分別由大法師，蕭十三，楊天，沈宇等四人據守，只有蕭十三到處掠來掠去，其餘三人都沒有動。

大法師尤其沉着，因爲所有的主燈都是在他目光所及的範圍，其中却還有很多巧妙的安排，留侯雖然瞧得出，也不易將之迅速破去。

雖然是燈光，但這樣排列，相互輝映，却輝煌之極，而留侯對於光却是不很習慣。

他對於這燈陣的變化也沒有大法師的熟習，但可以肯定，絕不是一竅不通，而且與大法師的距離，只怕也不會太遠。

蕭十三他們當然瞧不出，大法師只看留侯破第一重的燈陣，却已經心中有數，他的面上雖然平靜，心底却並不平靜，不過他並沒有說謊，只是蕭十三他們對於燈陣的變化眞的一竅不通，才聽不出說話的嚴重。

他沒有明白說出來，因爲他知道，這對於蕭十三他們並無任何好處。

到現在爲止，他的思想一直沒有停下，可是始終想不出一個制服留侯的辦法。

這七重燈陣盡破，他惟一還可以對付留侯的，也就只有那一串佛珠了。那一串佛珠的能力有多大他也是心中有數，而即使佛法無邊，到底是沒有生命的東西，留侯當然絕不會將頭伸進這串佛珠來。

夜寒風冷，大法師的額上竟然隱約有汗珠冒出來。

× × ×

留侯緩步繞着燈陣踱了七個圈，終於停下來，又是面對着大法師。

他身上碧光大盛，就像要化成一團碧綠色的火焰，却一些也不刺目。那種碧綠色妖異之極，絕不是任何言語所能形容。

雖然不刺目，却令人有一種目眩的感覺。

留侯隨即抬起頭，仰望着大法師，笑了笑，那種笑容，說不出的陰森恐怖，又帶着强烈的嘲笑味道。

「琵琶，這個燈陣絕對難不倒我。」留侯笑接道。

大法師淡然一笑一抬手，「請——」

留侯搖頭，嘴唇嗡動，却一些聲响也沒有發出來。

大法師的面容立即沉下。

留侯好像沒動，只是衣袂獵獵飛舞。

蕭十三却有一種留侯在後退的感覺，這也是事實，只是那種移動極之緩慢，也極之飄忽。留侯的雙脚已離開了地面，不太高，只不過七寸，那種移動更就是一分一寸。

他的嘴唇忍不住的嗡動，只是始終聽不到絲毫聲响。

火龍寨的武士看不懂，蕭十三一樣看不懂，只有大法師，神態愈來愈凝重，忽然解下了頸上掛着那串佛珠。

蕭十三身形一動，掠到大法師身旁。「琵琶，怎樣了？」

大法師一聲歎息，道：「沒什麼。」

蕭十三懷疑的道：「你神態却是如此沉重。」

「那只是一種不好的感覺影响。」

「你感覺到什麼不妥？」蕭十三問。

大法師目光在蕭十三面上一轉。「只是感覺不妥，却不知道什麼地方不妥。」

「當然又是因爲留侯了？」

大法師無言頷首，蕭十三又問：「他的嘴巴不停在嗡動，到底在咒詛什麼？」

「若是我能够知道就好了。」

蕭十三目光轉向留侯，忽然道：「他好像是在後退。」

「是事實。」

「這個時候不進而退，我也知道不妥的了。」蕭十三道：「難道他已經發覺沒有足够的時間破陣而入。」

「他應該早就發覺了，方才不停在繞圈踱步，顯然是在盤算如何對付我們。」

「以你看他將會如何？」

「看不出，」大法師淡然一笑，「但相信很快，我們就會明白了。」

蕭十三目光一掃，道：「要不要我留在你身旁？」

大法師看了蕭十三一眼，悠然道：「最好不過。」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海無顏與任三陽押着駝羣，將寶藏運離雪山，是日傍晚，下到山麓，任三陽倒頭便睡，海無顏則閉目養神，不久，果聞微響，望，發現扎克汗巴率衆喇嘛前來奪寶，於是便忙掠出洞外，與扎克汗巴交手，卒將對方打傷。這時，任三陽已被驚醒，即遭數名喇嘛圍攻。由於衆寡懸殊，已漸感不支，而海無顏又要守護寶藏，故未能加以援手，正險象環生之際，潘幼迪自天而降，力斃兩喇嘛，餘皆潰退，任三陽始得以解圍。而負傷的扎克汗巴，又來挑戰潘幼迪，雙方均蓄勢以待……

連番挫敵讐　良朋竟殉難

潘幼迪刀抱前胸，足下「丁」字步站立，一副不動聲色的姿態——

「扎克汗巴，拔刀吧，我接着你的就是了！」

扎克汗巴身子略呈弧度的轉了半個圈子，潘幼迪也跟着他略作移動！

忽然，扎克汗巴大步向前，踏出了一步！

隨着他跨前的步伐，一口薄刃寬面、前端略呈彎起的長刀已自脫鞘而出！——

那是四平八穩的一刀，看不出有任何巧妙。

潘幼迪忽然神色沉着，面對着對方這一刀，她却不敢掉以輕心！掌中玉翎寶刀平揮而出，看上去和對方一般四平八穩！

兩口刀眼看着就要迎在了一塊，忽然間俱都中途止住——

緊接着，扎克汗巴一聲怒叱道：「看刀！」

驀地矯若游龍，全身一個疾滾，已來到了潘幼迪身子右側，掌中有如出洞之蛇，直向着對方腰間刺去！

這一刀刀氣十足！不愧是刀中健者！

潘幼迪身子向左一領，左手分處，猛力的劈出一掌，直向着對方面上擊去，同時，她的刀鋒極其巧妙的劃出了一個「乙」字，分向對方上胸、小腹兩處地方揮刀過去！

扎克汗巴鼻子裏哼了一聲，直到此一剎，他才算眞正的認出了這個姑娘果然不負盛名，這口刀上確實有鬼神不測之妙！

——他原是自負極深之人，想不到連日來迭逢大敵，禁不住怒火如焚，當下凹腹吸胸，霍地向後一個倒翻，其勢有如神龍倒捲，快是快到了極點，無如潘幼迪的刀勢更快，隨着扎克汗巴疾翻而起的大片身影裏，但只見刀光閃過之處，一大片銀裘下擺遂即應勢被斬落了下來！

扎克汗巴瘦長的軀體，有如長空一縷輕烟般的，倏地騰身三丈以外，落向一座凸出的雪丘之上！

這一剎，他幾乎爲之氣結了！

另一面的海無顏更是神龍般大發其威，不過是極短的一刻，已將環身四週的那羣强悍喇嘛殺了個七零八落！

這羣喇嘛負有刼寶重任，雖然慘敗至此，沒有扎克汗巴的號令，却是不能半途撤退，雖然負傷纍纍，兀自拚死犯難，團團將海無顏圍住不捨！

扎克汗巴把此番情形看在眼裏，確實已無心再與潘幼迪戀戰！

他原是抱着必勝之心而來，想不到事情發展竟至於此，雖然這樣，若要他就此撤退，却是萬萬於心不甘！

盛怒之下，決計與對方一拚，無論如何也要把這批寶物搶到手中。

當下由不住大吼了一聲，右手長刀運力揮出，發出一道經天長虹，隨着刀光暴長疾落之處，整個人身已飛縱而起，直向着海無顏站立之處猛撲了過去。

扎克汗巴此行原是有備而來，自然技不止此！

就在他身子騰起的同時，左手翻處，唰唰唰！一連發出了三口飛刀。

三口飛刀一經出手，直認着海無顏呈「一」字形排開平飛而來，這種暗器手法

確實稱得上高明了。

海無顏無論往左往右，或是站立原地不動，都不能免於眼前飛刀的追擊。

再者，扎克汗巴所出手的飛刀投擲手法，看來也不同於一般武林人，三口刀一經出手，有如飛天陀螺般地一陣子疾轉，其勢極快，看來衝力極强。

海無顏原是直立的身子，面當着對方飛刀襲來的一刹，忽然身子向下一矮，陡地拔身而起，其勢快到了極點，三口刀那麼快的來勢，依然是慢了一步，緊緊擦着他的脚底滑了過去。

這一刹，扎克汗巴却是連人帶刀霍地襲了過來。

扎克汗巴當然知道海無顏的厲害，只是眼前情勢逼人，不容他不施展全力與對方一拚，掌中刀在全身內力貫注之下，忽地捲起了大蓬刀光，直向着海無顏全身上下籠罩了過去！

在刀法運用上，這種刀功叫做「氣海刀波」，屬於極上一乘的刀法，施功人若非有「運氣行刀」的能耐，萬萬不能施展，一經施展開來，對方全身上下，無不在刀光籠罩之下，只要招上一點，在刀氣運行之下，必成致命之傷。

扎克汗巴設非是恨到了極點，也萬萬不會施展如此耗消內元之眞功！

眼前情勢，明顯的已經擺出來，扎克汗巴是決計要把對方斃之刀下。

無如，海無顏偏偏就不稱他的心願。

就在對方大片刀光，有如銀河倒瀉般的直向着他身上捲來的一刹，忽見他肩頭輕晃之下，陡然間搖出了一天人影！

扎克汗巴的刀竟然在即將落下的一刹，陡然的失去了準頭——須知海無顏眼前所施展的這一式「分身掠影」，正是他多年來苦心孤詣所練成的絕功之一，原是在必要時用來對付不樂帮三位帮主的，想不到在眼前扎克汗巴强勢逼人之下，不得不施展出來，以爲「制敵」的先機。

果然這一式「分身掠影」，一經施展下，頓時奏了奇功，扎克汗巴人刀合一所形成的那一片「氣海刀波」，一刹間失了準頭，大片刀光狂瀉裏，竟然落了個空。

海無顏所以施展如此身法，自有非常用意，一式得手，絕不稍緩須臾！

對方昭昭惡蹟，以及禍及全藏的事實，已然種下了他剪除此人的決心，這一刹正是出手良機！

扎克汗巴這一手「氣海刀波」事實上已是畢生全力於一擊，萬萬不會想到竟然會落了空招，眞是他始料非及，一招落空，已是後繼乏力！

只聽見「碰！」然大响聲中，全身力道連同大蓬刀光一股腦的砸向地面，將大蓬雪花，有如噴泉般地捲起在半天之上！

由於力道至猛，這一擊之力，簡直使得扎克汗巴有昏天黑地之勢，彷彿全身骨節都爲之要散了。

武林中越是高手對招，越是出不得一點小疏忽，扎克汗巴這等集全身功力一擊的身法，一經落空之下，立刻使他意識到「死亡」的威脅。

面對着眼前的一刹，扎克汗巴如鬼魅般地發出了一聲驚呼，整個身子倏地向着邊側疾滾而出——只是却慢了一步。

海無顏那裏肯就此放過了他？

扎克汗巴身子方自轉過了一半，只聽得「噗！」的一聲，一隻有力的脚巳實實地踏在了他的前胸。

——這一脚料必是力道至爲强大，以至於扎克汗巴雖然施出了全身力道，却依然無法轉動得了！

這一脚也使得他氣往上撞，幾幾乎眞氣敗散——

透過他驚嚇的目光，所接觸的正是海無顏那張無情的臉，那麼居高臨下的怒目向着自己注視着！

扎克汗巴這一刹的驚恐可想而知！

——他發出了忘命般地一聲吶喊，第二次揮動手中刀，直向着當前海無顏面門劈去。

這也只是他腦子裏的想法而巳。

事實上他那隻握刀的手，才不過動了一動，只覺得手腕子間一陣子裂骨之痛，一時間彷彿折斷了一般，才知道巳然被對方另一隻脚踏了個結實。

扎克汗巴只覺得全身血液爲之怒漲——對於他來說，眼前情景簡直是畢生從來也不曾遇見過的奇耻大辱，怎麼也不會想到，以全藏王者之尊，有朝一日竟然會屈居胯下之辱，這口氣是他無論如何也難以嚥下去的！

「你……小子……」

右手雖被踏住，還有左手——雖然這是一隻受傷的手，可是到情急拚命時也顧不得了。

咀裏大吼一聲，猛地抬起來，待以「鷹爪」功力，向對方腿上撩去。

無如他的這一個念頭，也成了妄想，心念方動，只覺得透過對方踩踏在前胸上的那隻脚心，忽然間傳出了一股奇熱力道！這股奇熱氣機一經由對方足心傳出，透過自己身子，頓時有如電觸雷殛！

扎克汗巴只覺得身子一個打閃，登時全身痲痹，爲之動彈不得！

「扎克汗巴！」

——那個高高在上的海無顏總算說話了：「我原本要去拜訪你的，想不到你居然等不及，自行送到，倒眞是省了我的事了！」

「你……你想怎麼樣？」

最後一個字方自出口，只覺得胸上一緊，緊接着咀裏一甜，由不住噴出了一口鮮血！

對扎克汗巴來說，這可是他從來也沒有過的感覺，一任他素行如何自大狂傲，在面對着死亡的一刹，也不容他不爲之心驚肉跳！

「你……？」

「你的報應到了……」海無顏臉上表情甚是從容！

自從他足踏扎克汗巴在地的一刹，全塲即顯出了空前的寂靜——

現塲雖然有不少的人，但是當他們親眼看見，平素視同神明的扎克汗巴——活佛，竟然會被對方踐踏足下，這一刹無疑使他們感覺到無比的震驚，以至於一個個都呆住了。

數十雙眼睛，含蓄着無比的驚恐，全數都集中在那個他們所陌生的人——海無顏的身上！

扎克汗巴在面對死亡之前的一刹那，不禁也爲之怯虛了，那雙平素慣以逞凶，視無餘子的眸子，在在顯示着難以堅持的怯情！

「你……手下留情。」

「那倒也未嘗不可！」

說完這句話，海無顏遂即鬆下了踏在對方前胸上的那隻脚，扎克汗巴身子抽動了一下，霍地翻身坐起——

他原是可以騰身躍起的，只是就在將起來的一刹那，一股冰寒奇冷氣息，兜頭蓋頂的直向着他身上罩落下來。

扎克汗巴早巳是驚弓之鳥，雖有滿腹詭詐，却也不敢莽撞行事，登時就止住躍起的身子，不過是改臥而坐而巳。

冷氣來自對方腰側之間！

那裏懸掛着一口形式古雅的長劍！

海無顏的一隻手，結結實實的握在劍柄上，劍開一寸，隱隱有寒光外洩！

扎克汗巴由不住打了一個寒顫，這才知道眼前這陣子是冰寒的透骨氣息，敢情發自對方劍身，正是所謂的「劍氣」，此乃極流劍客所具有的功力，扎克汗巴焉有不知之理？

這一蓬發自對方的「劍氣」，事實上深具警戒作用，暗示對方倘敢輕擧妄動，必遭不測之災。

扎克汗巴只得强壓驚悸，面含羞憤的坐在當地！

「你有什麼話要對我說……唉！請說吧！」

「很好！」海無顏冷冷一笑：「扎克汗巴，到現在你應該知道，你不是我的對手！」

扎克汗巴撩起眸子來看了他一眼，內心雖萬分不服，却不敢絲毫現諸表面——就在這一刹，那陣子透體冰凉的劍氣，忽然間爲之消失！

扎克汗巴提上胸臆的那陣子緊張，遂即亦爲之鬆懈了下來，嘆息一聲，緩緩閉上了眼睛。

海無顏冷笑道：「以你素日惡行，百死也莫贖其罪，念在你我總是初見，理應留些情面，你如答應我即日起遠離西藏，回返天竺，永世不得入藏，我即可饒你一死，你意如何？」

扎克汗巴聆聽之下，忽然間睜大了眸子！

「哼哼！你說的可是眞的？」

「當然！」海無顏冷冷的道：「不過，對你這個窮凶大惡之人，不能不留些小心，死罪雖免，活罪却不可饒，我要把你這一身功力給廢了！」

話方出口，扎克汗巴忽地身形一挺，猛快的掠身而起，就在他掠起的一刹，右手抖處，一口飛刀，由其袖管內疾射而出，直向着海無顏前胸飛來。

兩個人近到面對面，如此距離之內，竟然發射暗器，飛刀一經出手，巳到了對方胸前，當眞是快到了極點！

他的飛刀快，海無顏的劍更快！

刀光方現，即爲大蓬劍芒所掩沒，耳聽得「嗆啷！」一聲脆响，那口飛刀巳爲海無顏出手長劍捲上了半天，變成了一天碎片！

這口出鞘之劍，顯然威不止此，緊接着劍氣上揚，爆射出一道經天長虹，迎着扎克汗巴騰起的身子只是一絞，遂即回鋒入鞘！

「鏘！」地一聲，寶劍回鞘！

空中洒下了大片血雨。

扎克汗巴發出了一聲悶乳，空中的身子有如飛天鷂子般的一陣子疾滾，緊接着四平八穩的墜落下來，「叭打！」一聲，倒向雪地——

「你……小子……你……」

幾經掙扎，他想站起來，却是力不從心，終於瞠目結舌，不再移動。

漸漸地，他身下的白雪被染紅了，只是很短的一刹，巳紅了一大片！

四週沒有一點聲音，環境出奇的靜，只有嗖嗖的風，在雪地裏刮着。

又過了一會兒，四週人羣才發出了一陣子聳動，不知道是誰先開始跑的，反正是第一個才一拔足，餘下的緊接着都開始四散逃竄，一刹那，俱都逃走一空！

現塲最後只剩下了兩個人——

海無顏、潘幼迪——

後者輕移脚步，緩緩來到了扎克汗巴身前，向他注視着，又過了一會兒，她才輕輕讚嘆一聲道：「好劍法！」

說完，她偏過身子來，打量着丈許開外的海無顏——

「你這一手劍法可是新學的？以前我沒有見你施展過，眞快！」

海無顏苦笑了一下，沒有說話，緩緩走上來，與她併排立着。

「這個人武功確是了不起！」潘幼迪回眸睇着他道：「剛才情形，我眞爲你揑一把冷汗，要不是你出劍够快，只怕巳遭了他的暗算！」

一面說一面伸出足尖，輕輕探入扎克汗巴身下，向上一挑，巳把對方屍身翻轉了過來！

——但只見死者右手後揹，却在掌心裏緊緊握着一口尺許長短的匕首，想是方自袖內掣出，還不及出即遭到對方毒手！

海無顏的劍顯然是傷中對方腰間要害，深入約數寸，外表看上去，不過是留下一道細小的劍痕，殊不知這一劍巳嚴重的傷害了對方肝肺，要不然以扎克汗巴之功力，斷不致如此快就巳喪生！

海無顏心情像是十分沉重！

微微搖了一下頭，他苦笑道：「我本來還不打算要他就死，只打算廢了他的功夫，逐出西藏……」

潘幼迪冷冷的道：「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我久聞此人，一生作惡無數，你殺了他，只當是善功一件，大可不必傷感！倒是未來前途，却要更加小心呢！」

海無顏禁不住偏過頭來看她一眼！

潘幼迪也正看過來！

四隻眼睛相對的一刹那，似乎凝結住了。

那只是很短的一刹，海無顏忽然像是觸及了什麼道：「哦——任三陽呢？」

潘幼迪一聲不响的陡然騰身而去，轉瞬間踏雪而回，手上托着看來似乎是凍得不輕的任三陽，海無顏暗吃一驚，忙自趕上去。

在二人一番推按之後，任三陽總算長長的吐出一口氣，睜開眼來——

「嗯……我這是在那裏？」

接着他倏地彎腰坐起，用手在自己臉上摸了一下：「我這還……活着麼？」

海無顏一笑道：「死不了！」

一面說，遂即由身上取出刀傷藥，爲他各處傷口上好，包紮妥當！

無海顏默默的在爲任三陽療治時，潘幼迪只是靜靜的在一邊看着，眸子裏含蓄着深摯的情意，及一些傷懷、幽怨……

雪下得很大！

包括扎克汗巴在內，這附近原來倒臥着不少屍體，不一會兒的工夫，却巳爲飄落下來的雪花所掩失了。

任三陽盯着半爲雪花掩蓋的扎克汗巴屍身，嘆息一聲道：「誰又會料到，這個全西藏人都敬畏的活佛，就這麼死了，這也是他惡貫滿盈的報應……」

說到這裏，忽似心裏一動，驀地回過身來道：「咦——她……呢？」

當然他指的是潘幼迪！

海無顏苦笑一下：「走了！」

任三陽眨了一下眼，有點納罕的道：「這又是怎麼一回事……怎麼好好的她又會走……了？」

「她一向就是這個樣子……」

說時，海無顏深邃的目光，遙遙的看向遠方，那裏正是風雪滙集之處，在雪花飛舞影裏，似乎猶獨能看見潘幼迪漸遠的背影！

「唉……」目睹着那一片消失的故人鴻影，海無顏深深地發出了一聲嘆息！

任三陽滿臉莫釋的表情，伸出手來在臉上搔了一下：「這我可能不明白了……照理說，我是不該提這件讓你傷心的事，可是我却忍不住非說不可！」

海無顏只是向遠方看着，漠漠不置一詞！

「咳！」任三陽吶吶的道：「你可眞是鐵打的漢子……她就是江湖上傳說的那個『燕子飛』的女俠客潘幼迪吧……我一眼就看出來了！」

海無顏冷冷的道：「難道你也聽說過這些傳說？」

「怎麼沒有？」任三陽道：「除非你是聾子，否則，這件事誰還會不知道？」

他楞楞的看着海無顏道：「我原來倒還有些懷疑這碼子事不盡實在，嘿嘿！今天一見，才知道是眞的……兄弟，這件事……我比你總是大兩歲吧，你得聽我一句話，你可是老大不小的了，難道還打算光一輩身子？」

他還想再說下去，却被海無顏隱隱含有威芒的一雙眸子給壓了下去！

「嗤！得！就算我是白說吧！」

站起來伸了個懶腰，他一面打量着附近，嘖嘖稱奇的道：「這羣兔兒崽子來得快去得快，說一聲走，可眞他娘的一個都不剩，我們是不是也該要動身了？」

海無顏站起來抖了一下身上的落雪，走過去找到了他的馬，翻身跨上！

任三陽見他默默不置一詞，即猜知他懷有滿腔心事，也不再多說什麼，當下也跨上了馬。

照着來時的樣子，海無顏在後，任三陽行前，當中是馱寶的駱駝，一行人獸浩浩蕩蕩的直向山下行進！

大敵既去，任三陽的心情可鬆快多了，雖說是自個兒在後面獨行，嘴裏可也不閑着，一時自拉自唱起來，唱的都是北地流行的秦腔！

「雙槳浪花平，夾岸青山鎖！
你自歸家我自歸，說着如何過？
我斷不思量，你莫思量我，
將你從前與我心，付與他人可！」

詞意悲切，尤其發自任三陽沙啞蒼老的嗓音，聽來更覺迴腸，這首古詞，乃宋時詞人謝希孟別其眷念多年的妓女陸氏，不告而別時爲陸氏追上不放，悲戀涕泣，希孟不顧，取領巾書此詞贈別遂去！

任三陽把這一首「卜算子」唱着唱着，他連續過了三處雪丘，回過頭却難以看見身後的海無顏。陣陣寒風迎面吹過來，眞有呵氣成冰的那股子冷勁兒！

「吁！」任三陽暫時拉住了馬，冷風吹得他實在是有點受不住，一面呵着氣，摸索着身上，想找着打火器來上一口烟！

就在這時，他看見了一樁怪事兒。

一頭青花毛的小驢兒，獨個在前面樹下蹓着蹄子——就在他前面咫尺左右，半躺着一個漢子！

那人可能巳經凍死了吧！

直直的伸着兩條長腿，這麼冷的天，却是那麼單薄的一條青布褲子，紮着褲口，脚下是一雙漢人習慣穿着「雙臉毡」，又名「扒地虎」的那種鞋！

一件月白裏子的袷袍子，下擺迎着風巳翻了過來，半搭在這人臉上——

這漢子身子半側着，一隻手縮到了懷裏，全身上下浮蓋着白花花的大片雪花，不知道是死了還是睡着了，反正是樣子難看極了！

任三陽突然見此，眼珠子都直了。

「嘖，這是他娘的那號人馬？」

心裏嘀咕着，可就沒有心思再抽烟了，兩腿一夾坐騎，胯下青花馬匆匆趕了過去！一直走到了這人跟前，對方還是一動也不動！

「呸！」任三陽往地上啐了一口！

「他奶奶地，可眞邪氣了，又死了一個？」

本想繞過去，裝着沒看見也就算了，無如一眼看見了那頭小毛驢兒，只見牠全身上下拾掇得倒是挺可愛，一套皮鞍子連帶着白銅的扣花，眞是樣樣齊全！

——這還不說，最讓他放不下的却是拴在那小毛驢脖子上的一個紅漆酒葫蘆！

一看見這玩藝兒，任三陽却是打從嗓子眼裏發癢，情不自禁的就下馬！

「這可是活該老天爺可憐！阿彌陀佛，我任三陽在此，百無禁忌！」

想到了「死人的東西吃不得」這句話，他才來了上面那一句，其實心裏還眞的有點犯嘀咕！

摸着了小毛驢，由牠頦子上摘下了那個葫蘆，掂了掂，可不是沉沉地，拔開塞子，一股酒香直充鼻樑——可是久別數月的「二鍋頭」！

任三陽這份子高興，可就不用提了。回頭看了一眼，駱駝羣才出來三分之一，海無顏在最後面，還早着呢！

「嗤！」心裏一樂，差點沒笑出來。

「你可是積了德啦！」

向着地上躺着的那個人拱了拱手：「老子先灌滿了酒，再看看你小子是死是活吧！」

說着「咕咚！」先來了一大口，一股子熱氣，直貫丹田，心裏那份子樂簡直無言可喻，由不住咕咚咚一連又是三口，這才算過了癮！

「相好的——喝够了吧！」

不等任三陽放下了葫蘆，就覺得肩膀上「叭打！」被人拍了這麼一下——

可不是肉巴掌！冰冷冰冷的！

一下子就讓任三陽酒醒了一半，手一抖，酒葫蘆可就掉了下來。

可沒有掉在了地上！

像是玩什麼戲法兒似地，這個酒葫蘆才落下一半，就彈了起來，直向對方那個人頭上飛過去，那人一張咀就咬着葫蘆上的繩子！

任三陽這一刹，才算看清了對方的長相！

敢情就是躺在地上的那個人，那裏是什麼死人？

——那是個看來六十來歲的老頭，長長的臉，一對死魚眼，尖下巴上留着五六寸長短的白鬍子，禿腦袋瓜兒，只在後腦殼上飄着灰白的一片長髮！

我的老天！這個人任三陽是見過，不正是前此在「烏蘇」莊子上還見過的那個不樂島上的三當家的宮一刀嗎！

「宮一刀」三字一經入腦，任三陽可就像是泥菩薩也似的給塑住了。

宮一刀的臉，想是在雪地裏躭久了，被凍得卡白卡白的，他是獨臂人，一隻胳膊早就沒有了，空着的那隻袖子，被風吹得到了頦子後面，可是那另一隻手上並不空着，緊緊的握着一口刀——老長老長，纏有羊皮綫的把手——雪亮晃眼的刀身，給人說不出的那股子「冷」！

任三陽的眼睛，似乎巳被對方那片刀上的寒光給懾住了。

不用說，剛才任三陽落下來的酒葫蘆，就是被這口刀挑起來的。

一股懾人心弦的寒氣，發自對方的刀身，等到任三陽忽然想到了害怕，感覺大事不好的當兒，巳經的確是「大事不妙」了。

誠如所知，宮一刀的絕世刀法，併世無雙，這個天底下如論刀法，也許只有「燕子飛」潘幼迪的那口玉翎寶刀，才能相提並論，任三陽與她比起來，可就差得太遠了。

眼前任三陽忽然覺出不妙，再想閃躲那裏還來得及？也算是他命該如此！活該喪生於此——

就是任三陽足下前踏的一刹，那口長柄快刀再下而上陡地翻了起來，電光乍閃，任三陽「喔！」的驚呼一聲，一隻右大臂巳經齊着肩骨關節整整被斬落下來——

任三陽咀裏再一次發出「喔喔——」聲，整個身子像是風車也似的一陣子疾旋，踉蹌而出！

——其實這也只不過是霎時間事，緊跟着宮一刀再一刀的揮出，却是施展他最稱傑出的「氣波刀功」，刀氣乍吐，有如飛虹倒捲——迎着任三陽的身子只一下，巳是身首異處——

任三陽那一顆枯朽的人頭，隨着宮一刀的刀光，足足飛出了丈許以外，噗通！落到在雪地裏，緊跟着他的屍身也倒了下來！

這一切說起來似甚瑣碎，然而發生的時候，却是那麼的快，不過是交睫的當兒，任三陽巳橫屍雪野！

宮一刀一刀揮出，緊接着身子向左側躍出，其快捷輕靈有如雪中寒狸——却有一個人的身子，看來較他更要快上一籌的縱了過來！

一片衣袂聲盪過，現出了海無顏碩大的身影！

他只是聽見了任三陽的呼聲，感覺到有些奇怪，情不自禁的趕過來看個究竟，却不意一看之下，竟然發現了這等慘事！

對他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怪事，一時間魂飛九天，有如身遭雷殛般地震盪——緊接着爆發出狂炙的怒火，這股狂怒，毫無疑問的，一股腦的都衝向宮一刀的身上！

宮一刀身子方自躍起，却被迎面而來的海無顏所發出的大股內力自空壓下，上力不繼，一個踉蹌自空中跌了下來！

對於宮一刀來說，這是不可思議的！

他眞的難以相信，什麼人能够有這等力道，竟然連自己也招架不住！

在雪地裏一陣子蹣跚，總算把身子給定住了。

——一抬頭，對方那個魁梧的漢子就站在對面——

如今的海無顏較諸多年以前，實在是有着極大的差別，況乎過去的形象，原就是模糊的，是以宮一刀雖然遍翻腦海，也難以認出對方這張臉來，對他來說，那是完全陌生的！

「啊！你是誰？胆敢插手宮三爺的閑事？」

宮一刀一面說時，那雙閃爍的眸子，頻頻在對方身上轉動不巳，臉上再一次的洋溢着獰惡的殺機！

海無顏先顧不得回答他的話，逕自走向任三陽無頭的屍身旁邊，彎下身來的察看着……

刹那間，他的眼睛紅了。

大顆的淚水自他瞳子裏滾落下來，一滴滴滴向白雪……對他這一刹來說，彷彿有「天旋地轉」之勢——

然而，他依然克制着自己，慢慢地走過去，自雪地裏拾起了那一顆血淋淋的人頭——

「任……兄……任兄……」

那顆頭是再也不會說話了——

瞬間以前，就從這張嘴裏談笑風生，唱出過淒涼的秦腔，不過是刹那之間，竟然人天隔絕，生死兩分……眞是從何說起？從何說起……？

海無顏驀地抬起臉來，用那雙凌厲的眸子，狠狠的向宮一刀注視了一眼，後者在他的注視之下，情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冷顫！

雖是無言的一瞬，却像包含着萬千毒言的咒詛，更有莫大的嚇阻作用——

那是一種無言的挑戰，像是在說：「你先不要走，等着我的！」

宮一刀當眞就站在原地，不曾移動！

——他的一隻獨臂，緊緊夾着掌下這口長刀！

刀身夾在腋下，刀柄却反握在掌心裏，身子直直的站在雪地裏，肘與刀身緊緊相貼，一雙眸子事實上早已把對方環身左右的形象打量清楚了。

——是以雖然緊張，却並不懼怕！

他決計等待着與對方殊死的一搏！倒要摸一摸對方究是何方神聖人物！

海無顏在大敵注視之下，依然從容的作了些瑣碎事！

他把任三陽的斷頭、斷手一一拾起來，安放在屍身上，然後脫下身上的長衣，蓋住它……

「哼……」宮一刀已能控制自己的情緒，沉聲道：「死的是你什麼人？莫非是你老子？」

海無顏慢慢站起來——

「你要這麼說，也未嘗不可！」

「他眞的是你老子？」——

宮一刀顯然吃了一驚，冷笑着搖搖頭：「我不信！」

「哼！」海無顏冷哼了一聲，由鼻子裏發出了冷笑：「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並非僅僅限於親情之間……哼哼，我可以告訴你，宮一刀，你所殺的這個人，是我所深深敬重的一個人，你……爲此更要負全責！」

「姓宮的早已等着你了，你劃下道兒來吧！」

說着，宮一刀仰天發出了一聲狂笑，雪地裏激厲起大片廻音，幾隻雪鷄由附近一叢竹子裏拍翅而起，叭叭的搧翅聲，低低的在這片山谷裏廻蕩着！

海無顏冷峻的目光，銳利的在附近搜索着，直到他確定這附近確是沒有一個閑人！

「宮一刀！你只是一個人麼？」

「不錯，我就是一個人！」

「很好！那麼就讓我在這裏見識一下你的蓋世刀法吧！」

「嘿嘿……你會嚐到的！」

微微停了一下，他吶吶接下去道：「你是新出道的麼！你報上個名兒來吧！」

「用不着！」

海無顏咀角顯現出無比的冷漠：「拔刀吧，我恐怕還要見識一下你的醉金烏身法！」

宮一刀面色微沉——

必然，這一刹那，他內心起了無比的震撼。

他這個人什麼事都藏在心裏，是不輕易現出表面的！

「你知道的倒是不少……」

一面說，宮一刀咀裏發出了嘿嘿冷笑，笑聲裏洋溢着無比的殺機！

「這麼看起來，我們這次見面，倒很有意思……」

一股刀風，已陡地衝向海無顏！

——他已經完成了出手之前的一切準備！

然而，海無顏又豈是弱者？立刻回以顏色！

冷森森的劍氣，在他手握劍把的刹那間，已大蓬向外運出——

刀波劍氣立時糾葛一團——其實却是兩股絕不並容的氣機，由於雙方同爲道中高手，一時之間還難分勝負！

宮一刀的面色，更加凝重了。

只有大敵當前，他才會顯現出如此凝重的神情。

他的目光終于轉向眼前那羣駱駝！——

「駱駝上馱的是什麼？」

「寶貝！」

「可是雪山寶藏？」

「你又猜對了！」

這麼直率的回答，倒是少見！

宮一刀心裏禁不住有些犯嘀咕！由不住轉動目光，上下又打量了他幾眼！——

他是一個行事極穩重的人，一絲疑惑，隨即使得他立刻止住了出手的衝動——

他還要把對方摸得更清楚一點！

借着一連串的冷笑，大股的刀氣更廣泛的向外溢出，在空中緩緩散開，直向海無顏正面作不同角度的衝突試探！

——這種出手前的試探，常常是他致勝敵人的二不法門，因爲透過了這番試探，他便能插握住致勝敵人的先機，乘虛而入，一擊而中！

然而面前的這個敵人，却不容他這麼稱心！一任他的刀氣活動面多麼廣，多麼尖銳，總有一股堅强的劍炁作爲後盾，封得死死地。

宮一刀心裏的費解可想而知！

海無顏之所以遲遲出手，其實也不外與宮一刀同樣心理，只是他所展現的較諸宮一刀更含蓄的多，他甚至於無此用心，只由敵人的表現反過來瞭解敵人而已！確是更較高明！

「宮一刀！」海無顏冷冷的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你當然應該瞭解到這句話的意思？」

「不錯，我想你更能瞭解！」

海無顏緩緩的道：「我再告訴你一些事情，也許你還不知道！」

「你說吧！」

「我已經見過了『白鶴』高立！」

「是麼……？」

外表是出奇的鎮定，但是心裏却壓制着無比的震驚！

「我還告訴你！」海無顏緩緩的接下去道：「高立本和你存着同樣的心思，只是很遺憾，他沒有成功！」

宮一刀冷笑着沒有吭聲——

這一刹他心裏却不禁十五個吊桶打水，有些七上八下，「難道說高老大還不是這個傢伙的對手？」

海無顏莞爾一笑：「還有幾個朋友的下場，也許你很關心……黃家堡的『青霞劍主』李妙眞師徒，我們也見過面！」

「哦——！」

「很不幸，她受了重傷，只怕三年之內，她是很難再動彈得了啦！」

「不用說，這是得力閣下所賜囉？」

「那是她自找的！」

「我知道了！」

「你還有不知道的！」海無顏緩緩接下去道：「布達拉宮的活佛扎克汗巴，我們也見過面了！」

「是麼？」

「很可惜，他的遭遇比較慘一點！」

宮一刀這次沒有吭聲，只是他的目光

裏，却渴望着一聆究竟，只是不便出口詢問而已！

海無顏微微冷笑了一下——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在後山十里之外的那片山坡地，找到他的屍體，現在很可能屍身還沒有凍僵……他也是爲這個死的！」

說到「這個」時，他的大拇指挑了一下，指向那羣駱駝，宮一刀心裏自然也就有數了！

——儘管他够鎮定，但是在他聽到了扎克汗巴的「死」，李妙眞的「傷」，高立的「敗」，這一連串的大變之後，內心之震動誠然可以想知！

宮一刀的心不禁有些活動了。

這是很微妙的一個趨勢，心情微有所怯，遂即影响到內聚的眞力，從而刀上氣機也就變弱了。

相反地，海無顏的劍炁却是盛氣如虹，在對方刀氣乍呈軟弱的一刹，立刻前湧，塡補了對方空下來的位置！宮一刀佇立在雪地裏的一雙腿脚，情不自禁的爲之大大移動了一下！

陡然之間，海無顏的身子已經迫近過來！

宮一刀濃眉一挑，用力的向前踏出一步，意欲扳倒一上來不均衡的趨勢！

海無顏却不容他如此，整個身子在雪地裏一個快轉，其勢有如旋風陀螺！

宮一刀咀裏一聲怒嘯，整個身子向前面雪地裏一個疾撲，僅僅只靠着一雙脚尖點在雪面上，全身在快速的一個倒勢裏，其實懸空未下——

這一式「蜉蝣戲水」，端的是高明之極。

設非是這麼快速的勢子，簡直無能躲過海無顏那等疾烈的一劍！

——像是一道閃電，隨着海無顏揮出的劍勢，直向着宮一刀身上斬去，由於宮氏的機警，竟然逃過了這一式雷霆萬鈞的殺着。

海無顏這一式殺着，其實也是處心積慮的預謀，隨着劍勢的出手，他整個身子騰身而起，身劍合一的由宮一刀身上掠了過去！

宮一刀焉能就此甘心！

——那條拉直了的身子，在雪地裏是那麼挺，緊接着的一式鯉魚打挺，更是極見潑辣！弓身！疾竄！「唰！」一下子，已來到了海無顏的身後！長刀摟頭蓋頂的快速劈了下來！

「嗆啷啷……」

清脆的刀劍交鳴聲中，雙方各自半廻着身子，轉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弧度！

海無顏陡地抱劍當胸——

然而這只是另一次發劍的起手式子！

緊接着，隨着他踏動的足下，右手撩處，「唰！唰！唰！唰！」一連揮出了四劍！四劍宛若一式，一上一下一左一右！

妙在四劍雖分先後出手，其實却連爲一式，隨着森森的劍氣，有如鬧空的一條銀龍。

宮一刀大吃了一驚——

他的驚嚇，只須透過他張皇的目光即可看知！

「叮！叮！叮！」

這一式三刀，算得上是宮一刀的絕妙高招了，三刀迎着了三劍，剩下的一劍顯然要較諸宮一刀遞出的刀要快上一籌！以致於宮一刀吃了大虧！

——宮一刀大驚失措之下，整個身子向右一個疾轉，依然慢了半拍！

「哧——」劍光過處！宮一刀左肋上立時現出了尺許長短的一道血痕！

這一劍够快、够準，却不够狠！

宮一刀却已是吃受不住，鼻子裏哼了一聲，隨着他轉動的身子，有如旋風也似的閃了出去！

鮮紅的血，立刻溢出來，把他身上那一襲月白色的長衣都染紅了！

「嘿嘿……」

一連串的冷笑聲，發自宮一刀的咀裏，笑聲裏顯示着難以掩飾的情怯！

「好小子……好劍法……」

一面說，他刀咬咀上，中食二指併處，一連在傷處附近五處穴道上各點一指，頓時就止住了汩汩的流血。刹那間，他眼睛裏佈滿了紅絲，兩額上青筋鼓起——這是壯年火氣方剛時的鬥志表現，絕不應出現在此刻他這般年歲的！——

「小子……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你仔細了！」

一面說，宮一刀身形側轉，長長的向腹內吸着氣——像是在調息着一種內功！

海無顏原可在此時一鼓作氣，將對方斃之於劍下，然而他却似爲了表示大家風範起見，掩忍不發——

或許他另有用心吧！

他是在等候着宮一刀情急救命的情況之下，施展出他們不樂島的罕世身法——醉金烏！

一種醉金烏「身法」混合在「刀法」上的傑出手法，却是前所未見的奇招！

海無顏似乎正等候着他的如此施展。

「小子……我要殺了你，殺了你！」

聲音裏充滿了刻骨的仇恨，每一個字都似由牙縫裏擠出來的——

「只怕你還沒有這個能耐……」海無顏的劍，輕輕由前胸向下方垂落，臉上顯示着一些不屑！

宮一刀一次又一次的運看氣——按說他身上已見了血，是不便再施展內練功夫的，然而，大敵當前，性命攸關的要命關頭，已沒有什麼好選擇的了。

每當他運上一口氣，臉上就越現赤紅，到第三第四口氣時，那張原本看來瘦削的臉，竟然變成了紫紅顏色，猝然間像是變得肥大了。

海無顏看在眼裏，依然是不動聲色！

他知道宮一刀盛怒之下，已將要施展他們不樂門中的蓋世絕技「醉金烏」身法了。

以醉金烏「身法」揉合入「刀法」之內的混合使用，確是前所未見的奇招——

海無顏久仰了！

今天，他不會放過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的！

雪勢變大了，仰視當空，只是那麼灰濛濛的顏色，雖非鵝毛大雪，却是其勢不小——

兩個人頃刻裏籠罩在千疊萬疊的「彈雲飛絮」之中——

（未完）

長篇俠義奇情小說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五嶽英豪傳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謝小紅假扮嚴慕陵在龍九淵面前花言巧語，希望騙得「天龍萬刼鞭」，而龍九淵也假做信任的爲謝小紅引見一位前輩，誰知這都是龍九淵的詭計，謝小紅早在他們掌握之中，最後龍九淵輕易地制住謝小紅，並將她囚在七丈高竿上的囚籠中……這日，公羊懋路經六盤山，見謝小紅被困，決定前去相救，當他走入「七曜璇璣坪」時，坪上的各種暗器機關連續向他擊來，所幸公羊懋早有所備，才能逃過幾次的暗襲……

結義嚴兄哥　竟是俏小紅

靈倒巨靈

公羊懋身隨念動，眞氣微提，一式「雁落平沙」，在即將點足紫色石地之時，突然向前滑出數尺，貼地平飛地，落到紫色石地以內那圈橙色石地之上！

這種想法，是一種聰明人的想法！

但也是一種招致不幸的錯誤想法！

原來「禿頂蒼龍」龍九淵的這片「七曜璇璣坪」，必須循序漸進，照着「紫橙青白藍黃紅」的七彩石地，由外而內，一圈圈地，破去各色石地上的不同埋伏，方可進入中心！

倘若性急燥進，便會觸發五行逆運，陰陽反常的特殊厲害裝置！

公羊懋在紫色石地以上，業已連闖東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等兩道關口，只等再把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兩處埋伏，小心謹愼地，應付過去，則紫色石地上的其他厲害妙用，全將自動停止，而可使他安然舉步，走上第二圈橙色石地！

如今，「風雷神乞」公羊懋想投機取巧，不等紫色石地上西北兩方妙用發作，便自落足橙色石地之擧，正好犯了大忌，不僅把橙色石地的本身埋伏觸發，並引起紫色石地上，所有埋伏的合運羣襲！

公羊懋剛剛點足橙色石地，便覺脚底一軟，好像是站在甚麼浮沙淤泥之上了，無法承受重量的，立即往下陷落！

換了武學稍差的尋常人物，便難免收足不住，生生陷落，被活埋這片看來似是石地，實則是蘊有劇毒的浮沙淤泥之內！

但「風雷神乞」身爲「東嶽」宗師，功力何等精純？見勢不妙之下，一口「混元眞氣」提處，居然硬用「毛遂自薦」的絕頂輕功，凌空拔起七八尺高，未被足下淤泥陷住！

這手功夫，看得在遠處使用「透霧分光鏡」，眺望「七曜璇璣坪」上情況的「百臂殃神」艾天澤，暗暗點頭，公羊懋也頗自覺得意！

誰知一絲得意微笑，剛剛浮上公羊懋的嘴角，却立即改換性質，變成了一種苦笑！

因此公羊懋才用「毛遂自薦」身法，把身形拔起當空，便發現四外危機，已蠭擁而至！

東面來的，仍是一大片青色木針！南面來的，仍是一大蓬熊熊火焰！

但西面北面，却又加上了一大堆飛舞金刀，及一大股顯具奇毒的黑色漿汁！

這些木針，金刀，火焰，漿汁，從四面合圍，齊向身形凌空的「風雷神乞」公羊懋，電疾襲到，看來縱使這位「東嶽」宗師，具有通天本領，也將插翅難逃地，慘遭刼數！

但公羊懋已因弄巧成拙，身陷危境，却又在千鈞一髮之際再起巧思！

他此時已知橙色石地，實係浮沙淤泥，不能承重，倘若改在其他彩色石地之上着足，又恐引起另外變化，自己匆迫之下，應付爲難！遂凝足生平絕學「風雷神功」，擧起一雙破袖，凌空廻環拂出！

公羊懋一面施展「風雷神功」，抗拒四面飛來的刀針水火，一面却施展「千斤墜」身法，電疾往下墜去！

風雷狂嘯，勁氣排空，直捲撞得當前一片刀針水火，星飛四散！

但這些木針，金刀，火焰，漿汁等等，是繼續不斷攻來，第二批雖被公羊懋的「風雷神功」捲飛，第二批却又淩空蝟襲而至！

假若公羊懋未曾施展「千斤墜」身法，及時下墜，則因「風雷神功」剛發，來不及再度凝氣拂袖，非傷在第二次蝟襲而至的各種暗器之下不可！

如今他既已及時下墜，那些令人入耳驚魂的「呼呼」銳嘯之聲，便全由頭頂飛過！

但公羊懋這往下墜身之擧，却是落足何處？

對於橙色的浮沙淤泥，是不能落！對於其他的彩色地面，是不敢落！

公羊懋居然別出心裁，不進反退，是向第一圈紫色石地落足！

在他想法，認爲紫色石地上的這些刀針水火埋伏，因已曾經見識，總比其他顏色石地上未曾見識過的難以意料埋伏來得容易趨避！

動念之間，足已沾地！

這次情形，又大出公羊懋的意料！

因身形落後，不僅別無其他變化，連先前那些刀針水火，也反倒一齊停止，只是脚下石地，却是自東而北，緩緩轉動，與適才自東而南的轉動方向，恰好相反！

公羊懋自屬行家，知道這是五行逆運，陰陽反常現象！

換句話說，也就是這「七曜璇璣坪」上所有埋伏，不發則已，倘若一加觸發，必比方才陰陽正行，順運之際，更加厲害百倍！

既識厲害，那敢妄動？

但就此退出，却也太不甘心，等於是向對方遞了降書降表，把半世英名，付於流水！

公羊懋心中思忖，足下紫色石地，業已幾乎轉了一週！

這轉動一週之內，經過東西南北方位，均未見有絲毫埋伏發作！

公羊懋驀然氣發丹田，一聲引吭長嘯，竟在濃霧影中，施展出「神龍御風」的絕世輕功，斜飛六七丈遠，直向矗立「七曜璇璣坪」中央的七丈高竿撲去！

他不是不知道這樣做法，定有出奇凶險，但因覺倘若從那彩色石地上，一圈一圈緩緩走進，同樣也要冒險，則何不乾乾脆脆地，一縱而過，最多是把無數危機，併作一次，使這場險兒冒得大些而已！

公羊懋把定如此主意，這才甘冒奇險，凌空飛縱！

奇怪的是這六丈距離的空中，居然毫無意料以內的厲害埋伏！

七丈高竿，已在眼前！

公羊懋因是久經鋒鏑之人，驀地憬然悟出，這根高竿竿身，定必滿塗劇毒！

但這種由於經驗所發生的警覺，却嫌生得太遲，公羊懋念頭才動，雙手業已不能不把那高竿身抱住！

這種情況，對於當事人「風雷神乞」公羊懋來說，雖頗緊張，但心情最緊張的還是身困竿頂囚籠中的謝小紅！

因爲公羊懋只是憑藉江湖經驗，猜測竿身可能有毒！

而謝小紅却是親耳聽見艾天澤與龍九淵安排毒計，知道竿身以上，確實塗有劇毒！

她眼見「風雷神乞」公羊懋自投羅網，手抱毒竿，自然緊張萬分地，替這位武林前輩，担憂欲絕？

公羊懋手未觸竿以前，因猜測竿上有毒，心中確頗緊張！但既已抱住竿身，遂反倒坦然不計禍福地，「猿猱升樹」身法，往竿頂攀援而上！

攀未數尺，四肢忽似有些不太靈活僵直感覺！

跟着便是神智微覺昏迷，十指一鬆，從四丈來高之處，順竿滑墜！

竿下距地六七尺處，忽然出現一面絲繩巨網，恰好迎着這位神智已昏的「風雷神乞」公羊懋，使他跌入網內！

謝小紅傷心欲絕，有口難言，只得把滿腹悲憤，化作了宛如斷綫珍珠的兩行珠淚！

峭壁半腰，憑窗遠眺的「百臂殃神」艾天澤，則看得躊躇滿志地，發出一陣縱聲狂笑！

狂笑過後，艾天澤放下手中的「透霧分光鏡」，飲了一杯美酒，再復按下了一件可以遙制「七曜璇璣坪」的精妙機招！

這件機招按下，「七曜璇璣坪」上的轉動石地，立即靜止，濃濃霧影也逐漸散去，盛着「風雷神乞」公羊懋的那個絲繩巨網，亦被四股垂落絲繩，緩緩向竿頂吊起！

濃霧消失以後，「七曜璇璣坪」外，赫然站着兩人！

一個是精於製造各種機械的「蟠龍峽」主人，「禿頂蒼龍」龍九淵！

另一個則是謝小紅在「終南山」中，與他新近結交的葉元濤！

原來，葉元濤自從追趕那隻「烏風毒爪人形狒狒」後，因與狒狒主人，一位豢養各種奇蛇異獸的武林怪客相遇，被困「百獸陣」中，雖然仗恃公孫獨我所傳絕世武學，連斃七種凶物，僥倖闖出，但已累得筋疲力盡！

他深知自己已耽延過久，新交好友嚴慕陵，必然等得焦急萬分，遂勉強撐持着疲極身軀，趕回原處！

等他趕到地頭，發現謝小紅化名的嚴慕陵，業已失踪，葉元濤精神渙散，無法再撐，便即自然而然地，倒身大睡！

這一覺睡得好不香甜？幾乎整整睡了一日一夜！

睡醒之後，因知嚴慕陵是去「六盤山」，遂也隨後跟踪趕來。

但葉元濤路途陌生，探問費時，故而不僅未能趕上謝小紅，並也落在「風雷神乞」公羊懋的後面。

好容易尋到「盤龍峽」左近，看見了四人高竿，及竿頂白旛，所書字跡！

然因葉元濤却不知謝小紅就是與自己結交的嚴慕陵，心中只覺好奇，並不覺着急！

「盤龍峽」口樁卡，見葉元濤獨自走來，遂也上前探問他是路過此間？還是有事進峽？

葉元濤不僅獲得公孫獨我的一身怪異武學，因久居「哀牢山大沼澤」中，也逐漸陶冶成一副與公孫獨我彷彿的怪異性情，他的言談舉措，竟比那位以難纏狂傲馳譽江湖的「風雷神乞」公羊懋，更要難纏狂傲！

峽口樁卡，才一盤問，葉元濤便冷冷說道：「你們不要囉嗦，趕快去叫那住在這『盤龍峽』內龍九淵出來見我！」

龍九淵手下徒黨，均是西北道上的一些惡煞凶神，既見葉元濤年歲太輕，又聽他語意驕狂，自然不會像對待「風雷神乞」公羊懋那等謙和有禮，遂也冷冷說道：「尊駕請自重一些，你若想見我家峽主，先得報個姓名來歷，我們才好轉稟請示，是否能獲峽主賜見。」

葉元濤聞言大怒，冷笑說道：「一座小小『盤龍峽』那裏來的這麼多架子排場？我姓葉，名元濤，趕緊叫那龍九淵出峽迎接，否則，我就替你們把峽山拆掉！」

峽口樁卡那裏聽說過這「葉元濤」三字，聞言之下，不禁哂然笑道：「葉朋友，你是否『狂人派』的宗主，身負『白日說夢』神功？要說拆掉座把兩座亭台樓閣，倒還有人相信，對於這條『盤龍峽』你能拆掉麼？」

葉元濤雙眉一挑，厲聲笑道：「你們這些毛賊，簡直是坐井觀天，以蠡測海，那裏見識過眞正身懷絕藝的豪俠英雄？我就替你把這峽口拆掉，讓你們開開眼界也好！」

他發話之時，早已目光微轉，選中了一塊突出於峽口左側壁上的萬斤巨石，並暗自凝聚神功，等到語音才落，雙掌推立，捲起一股强烈得絕世罕見的奇寒氣流，向那萬斤巨石凌空撞去！

一聲宛如晴空霹靂的震天暴响，突起當頭，那塊萬斤巨石，果被葉元濤所發奇寒氣流，撞得四分五裂，自壁上落下，幾乎把峽口道路，完全堵死。

龍九淵手下徒黨，那裏見識過如此神功，嚇得目瞪口呆之餘，趕緊派人向「禿頂蒼龍」龍九淵報訊！

龍九淵聞報，一面向「風雷神乞」公羊懋告別，走向「盤龍」峽口，一面却在暗自盤算，這身負驚人武學的葉元濤，究竟是何來歷？

走到峽口，看見兩塊自壁間碎落的萬斤巨石，龍九淵不禁也微覺驚心，遂裝出滿面笑容，向葉元濤抱拳說道：「葉老弟寵降『六盤』，光彩何似？請到峽中待酒，並請恕龍九淵因事失迎的慢客之罪！」

這幾句話兒，相當客氣，但葉元濤却毫不領情，雙眉一挑，搖手說道：「龍峽主不必對我欵待，葉元濤先要向你打聽一事，才可決定是否進峽。」

龍九濤含笑問道：「葉老弟，你是不是要打聽有關被我囚在長竿端的謝小紅之事？」

葉元濤冷然一笑搖頭說道：「蛇蠍美人令狐楚楚主婢，與我毫無關係，葉元濤管她們這些閑事則甚？」

龍九淵聞言，微覺意外地，皺眉問道：「葉老弟，你既不是爲了謝小紅來此，却要向我打聽些什麼事兒？」

葉元濤目光如電地，凝注在龍九淵臉上問道：「我有位新交朋友，因事特地來找尋峽主，不知他是否業已到過這『盤龍峽』內？」

龍九淵訝然問道：「葉老弟的令友是甚麼名？屬何宗派？」

葉元濤道：「他與我新交未久，宗派不知，只曉得他叫嚴慕陵！」

龍九淵因謝小紅初見自己之時，及與「百臂殃神」艾天澤，同赴「哀牢山古森林」之際，便是用「嚴慕陵」化名，故而聽完葉元濤所說，不禁啞然失笑。

葉元濤身懷絕學，傲視江湖，根本就未把這條名列「世外八凶」「禿頂蒼龍」，看在眼內！

雙眼一翻，含怒問道：「龍峽主，你怎麼不回答我嚴慕陵已否來過？却在笑些什麼？」

龍九淵看透這位葉元濤的武功極高，來歷太怪，遂索性忍氣吞聲地，一揚雙眉，哈哈大笑說道：「葉老弟莫要發愁，你這位新交好友嚴慕陵，正在接受龍九淵的竭誠欵待，作我『盤龍峽』內上賓！」

葉元濤聽說嚴慕陵身爲「盤龍峽」內上賓，方面色和緩地含笑說道：「既然如此，葉元濤也不妨進峽略爲叨擾，尙請龍峽主恕我魯莽，毀損峽口景物之罪！」

龍九淵一面陪同葉元濤走進「盤龍峽」，一面含笑說道：「葉老弟不必對這區區小事介意，何況若非龍九淵手下無禮，也決不會激怒老弟！倒是老弟所表現的神奇功力似乎罕世難尋，不知師承何自？」

葉元壽揚眉笑道：「我遵家師之命，一定要在門敗舉世知名英雄，成爲『天下武林第一人』後，才可宣布師承，光揚門戶！」

龍九淵「哦」了一聲，靈機微動，手指左前方一大間石室，向葉元濤含笑說道：「葉老弟既有想爲『武林第一人』的壯志雄心，則不妨在去見你那好友嚴慕陵之前，先到這石室以內，略爲觀賞！」

葉元濤莫名其妙地，瞠目問道：「這間石室與我想爲『武林第一人』的雄心壯志有何關係？」

龍九淵微笑說道：「這間石室名叫『須彌洞天』，其中設有幾件機械，可以供人試驗本身軟硬輕功，眞氣內力，究竟到了一種什麼地方？根據記錄，並可與不少當世名家，作一無形比較！」

葉元濤聞言，頗爲好奇地，點頭笑道：「既然有這奇妙所在，葉元濤頗願瞻仰瞻仰。」

龍九淵聽見葉元濤願入「須彌洞天」，遂含笑轉身，引領這位不知來歷，而武學奇高，出語極壯的少年人，向那座佔地不小的石室走去。

他這種舉措，含有兩種用心，第一種用心是進入「須彌洞天」以後，可使葉元濤在試驗機械之上，無心流露武功派別，觀察他究竟是何來歷？

第二種用心則是從葉元濤所留下的記錄以上，可以推測出他功力究有多高？是否仗「七曜璇璣坪」所用，便可將其制倒，抑或還須再用其他手段，甚至於要把「天龍萬刦鞭」加以施展？

「須彌洞天」的値勤弟子，見峽主「禿頂蒼龍」龍九淵，陪同外客走來，遂把兩扇厚大石門，緩緩開啓！葉元濤進入這「須彌洞天」以後，目光四掃，見是一間空蕩蕩的絕大石室，室中一無所有，只在左右壁上各開了幾個大洞穴！

龍九淵請葉元濤就坐，並替他斟了一杯美酒，面含微笑說道：「葉老弟，且先飲上幾杯酒兒助興，然後再試試龍九淵精心製造的幾件有趣機械！」

葉元濤好奇心切，只與龍九淵對乾了一杯美酒，便催他快把所說能對人考驗功力的機械取出！

龍九淵微微一笑，向身邊侍應弟子說道：「你們吩咐左壁弟子，先放『神力巨靈』！」

光這「神力巨靈」四字，就吸引得葉元濤劍眉雙挑，把兩道炯炯目光，凝注在左壁間的一個高大石洞口！

片刻過後，先聽得一陣沉重脚步聲息，然後便自那高大石穴以內，一晃一晃地，走出了一個上身赤裸，腰圍豹皮短裙的九尺巨人！這巨人製作得太以精巧，一眼看去，幾乎疑是眞人，必須凝神細看，及從它呆滯目光之上，才可看出是用厚皮及柔細金絲合製，再加上繪畫油漆，使其與眞人彷彿！

皮製巨人，走到石室中央，便即止步，並向龍九淵，葉元濤所坐之處，點了點頭，似乎還頗懂禮貌！

葉元濤拊掌笑道：「妙極，妙極，這『神力巨靈』，確實做得精細！」

龍九淵揚眉笑道：「精細容易，但若要叫他名副其實，具有『神力』，那就要大費心機地，不太容易的了！」

說到此處，揮手命人把身邊的多餘石椅，搬了一把放在左面石壁的牆角之處。

石椅放好，那具「神力巨靈」，便回身相向，並把一隻黑毛茸茸的右臂緩緩舉起，對石椅伸掌欲擊！

葉元濤見「神力巨靈」與石椅之間的距離，是有一丈二三，心想倘若這皮人能用「劈空掌」力，把石椅擊碎，那才眞是天下奇聞！

念猶未了，「呼」地一聲，「神力巨靈」已把那隻芭蕉扇似的右掌，向石椅凌空推出！

天下奇聞，居然出現，一陣極强勁的破空銳嘯過後，「砰」然巨响，石雨星飛，那張石椅果被「神力巨靈」一擊而碎！

龍九淵眉宇間滿含得意笑容，目注葉元濤問道：「葉老弟，你看『神力巨靈』的掌力如何？」

葉元濤劍眉微揚，目閃奇光地點了點頭，並向龍九淵問道：「龍峽主，葉元濤要向你請敎一聲，在這『神力巨靈』身上，有沒有什麼當代武林豪雄留下記錄？」

龍九淵笑道：「有三位一流高手，每位都留下記錄！」

葉元濤看了「神力巨靈」一眼，接口道：「龍峽主請講，葉元濤願聞其詳！」

龍九淵笑了笑，道：「西嶽三怪中的『矮閻羅』晏衍，與這『神力巨靈』，硬接三掌，便自知難住手！我結盟大姊『鐵心王母』上官鳳，也與『神力巨靈』硬接三掌，把它打得退了半步，只有結盟八妹『幽靈鬼女』陰素梅，所留紀錄驚人，在第三掌上，將這『神力巨靈』生生震倒在地！」

葉元濤「哦」了一聲，問道：「你們『世外八凶』之內，居然排行越幼，功力越高！」

龍九淵點頭笑道：「葉老弟說得極對，龍九淵確實老朽無能，但我『幽靈鬼女』陰素梅八妹，却還未曾有過敵手！」

這「未曾有過敵手」六字，聽得葉元濤揚眉一笑，向龍九淵說道：「龍峽主，葉元濤見獵心喜，也想與這『神力巨靈』接上幾掌！」

龍九淵帶他進入「須彌世界」之意，原來就想考較葉元濤的功力，聞言以下，自然點頭笑道：「我這『須彌洞天』之中，能留下葉老弟功力記錄，榮寵何似？老弟儘管下場，那『神力巨靈』，自會向你攻擊！」

葉元濤離座飄身，縱到石室中央與那「神力巨靈」，相距丈許之處落足！

誰知脚才點地，那「神力巨靈」立即「呼」的一聲，凌空發掌！

它方才擊那石椅之際，是援援抬臂，如今却動作如電！

葉元濤想不到這「神力巨靈」，動作竟能如此快捷，倉卒之間，翻掌一擋，居然被那股奇强勁風，震得退了半步！

龍九淵低聲一笑，葉元濤滿臉通紅！

「神力巨靈」毫不容情地，巨掌又揮，再度凌空拍出！

這次葉元濤業已站穩脚步，神功凝處，揚眉揮拳，不僅未曾再被「神力巨靈」震退，反把這具皮製巨人震得退後一步！

葉元濤狂笑連聲，凝足十二成功力，一式「推山塡海」，又復出手！

他曾得公孫獨我功力轉注，火候之純，自然大異尋常，只聽「咕咚」一聲，那具「神力巨靈」，硬被葉元濤的內家眞氣震得翻倒在地，滾出數尺！

龍九淵臉色大變，揮手命人把這「神力巨靈」移去！

葉元濤緩步走回，軒眉笑道：「龍峽主，葉元濤三掌震倒『神力巨靈』，與你結盟八妹『幽靈鬼女』陰素梅的紀錄相同，可惜彼此無緣討敎切磋，否則龍峽主便不會再爲陰姑娘抱憾未逢敵手的了！」

龍九淵心中雪亮，知道「幽靈鬼女」陰素梅不過僅能在第三掌上，勉强把「神力巨靈」震倒，但葉元壽却第二掌便將「神力巨靈」震退，第三掌更將這皮製巨人，擊得翻穿數尺！

照這紀錄比較，葉元壽不僅功力遠超「西嶽三怪」中的「矮閻羅」晏衍，及結盟大姊「鐵心王母」上官鳳，連武學最高的「幽靈鬼女」陰素梅八妹，也不是他的敵手！

由此可見，自己邀他先來「須彌洞天」之舉，極爲恰當，倘若冒冒失失地，便即引往「七曜璇璣坪」那些消息埋伏，眞還未必準能制得住他呢？

龍九淵生性刁毒無比，心中雖明知葉元壽功力高於「幽靈鬼女」陰素梅，口中却故意笑道：「難得難得，我眞想不到葉老弟居然與我陰素梅八妹的功力彷彿，龍九淵要敬你三杯！」

一面說話，一面親自提起巨壺，替葉元壽斟了三杯美酒！

龍九淵精於製造各種奇妙機械，故而這隻巨壺之中，也有花樣！

這是一隻「太極壺」，壺中宛如「太極圖」般，分盛着有毒無毒兩種美酒，由不同細管，通至壺嘴，可聽憑持壺人心意，斟出有毒之酒，抑或無毒之酒！

如今，他既想加害葉元壽，又怕萬一被葉元壽識破奸謀，自已功力不敵，難逃公道，遂極爲刁鑽地，用了手法，在第一杯及第二杯時，斟的是無毒美酒，直到第三杯上，才斟出了厲害毒酒！

在他想法，認爲葉元壽飲酒之際，倘若未在前兩杯中，發現異狀，遂決不會單對第三杯有所懷疑，只要毒酒一下喉頭，任憑他武功再高，還不是生死隨心地，聽由自己擺佈？

龍九淵毒計果售，葉元壽一來胆壯心豪，二來適才已曾對飲，遂毫不考慮地把這三杯美酒，接連飲盡！

葉元壽飲完毒酒，放下酒杯，向龍九淵問道：「龍峽主，你能否安排一個機會，使葉元壽與你陰素梅八妹切磋一番？」

龍九淵點頭笑道：「葉老弟與我陰八妹，都是蓋代奇才，確實應該彼此切磋會上一會，龍九淵願爲此舉效力！」

一面含笑答話，一面又復招呼手下，從右壁洞穴之內推出一座銅鑄金剛神像！

原來龍九淵心機極深，生恐葉元壽功力太高，萬一飲下劇烈毒酒，未能立即致命，則必對自己拚命報復，難免同遭不測，故而酒中所下，是一種無色無味的慢性劇毒，入喉以後，約莫半個時辰，始行發作，並在一經毒發之下，即使對方肝腸立斷，毫無反噬機會！

因毒酒作用如此，他才命人再推出這具銅鑄金剛神像，想使葉元壽消耗功力，死得更爲迅速！

葉元壽那裏知道自己業已飲下了劇烈毒物？依然毫無所覺地，指着那具金剛神像，向龍九淵含笑問道：「龍峽主，這具金剛神像的作用如何？莫非它也能和眞人比武！」

龍九淵搖頭笑道：「這具金剛神像，不會與人比武，却能給人試力！」

葉元壽問道：「怎樣試法？」

龍九淵微笑，站起身形，帶領葉元壽走到那金剛神像之前指着金剛的高揚右臂說道：「這隻『金剛臂』可以活動，只消往下猛拉，便可試出究竟有多少臂力？」

龍九淵一面解說，一面以身作則地，伸手抓住「金剛臂」往下猛力一拉！

那隻「金剛臂」果然隨着龍九淵的手兒，緩緩下墜，並自金剛腹內先後響起了兩度鈴聲！

龍九淵鬆開右手，「金剛臂」便立即還歸原位！

葉元壽看得頗感興趣地，揚眉問道：「龍峽主，適才金剛腹內所響鈴聲，是否表示拉動『金剛臂』之人的臂力程度！」

龍九淵點頭笑道：「每聞鈴響一度，即表示拉動『金剛臂』之人，有五百斤左右臂力！」

葉元壽興致盎然道：「原來如此！」

龍九淵皺眉說道：「千斤之數，雖被一般武林俗客，目爲神力，他在葉老弟這等身手的高明人物眼中却屬不値一笑！」

葉元壽躍躍欲試地，又自問道：「拉動這具『金剛臂』的最高紀錄，是聽得幾度鈴響？」

龍九淵含笑答道：「西嶽派中，有位生具神力的孟飛熊老弟，他曾拉響了三度鈴響，屬於最強的一位！」

葉元壽嘴角微哂，繼續問道：「龍峽主你的結盟八妹，『幽靈鬼女』陰素梅陰姑娘呢？」

龍九淵心中暗嘆這位少年人太以好勝，但臉上却不動聲色地，應聲笑道：「女子天賦稍弱，不應以蠻力爭雄，故而我『幽靈鬼女』陰素梅八妹不肯在這具『試力金剛』之上，留下紀錄！」

葉元壽忍耐不住地揚眉笑道：「龍峽主，葉元壽對這『試力金剛』頗感興趣，可否讓我試試拉不拉得響四度金鈴？」

龍九淵心中暗想，要拉響四度金鈴，必須消耗兩千斤臂力，則葉元壽適才所服慢性劇毒，應該便可立即發作！

他一面暗轉毒念，一面含笑說道：「只要葉老弟有興，我這『須彌洞天』以內，十八年件試技機械，任憑你隨意試用就是！」

葉元壽聞言，遂把一身所學，完全凝聚右手，抓住那隻「金剛臂」，便往下猛力一拉！

葉元壽向未試過臂力，在他以爲自己縱不能拉響四度鈴聲，至少也可達到西嶽門下人物孟飛熊的所留三度鈴聲紀錄！

誰知猛力一拉結果，竟使葉元壽大失所望！

他所聽得從「試力金剛」腹內所發出的只有一度鈴聲！

但這度鈴聲，與龍九淵拉動之時，却微有不同，龍九淵所拉鈴聲，是略略即止，葉元壽所拉鈴聲，則是連響不息！

葉元壽滿懷失望，並微覺慚愧，一鬆右手，那隻「金剛臂」也寂然不動，未像先前一般會自行回歸原位！

龍九淵默然無語，以一種不知是愛？是恨？是驚？是怕的奇異目光，向葉元壽凝神注視！

原來，葉元壽這猛力一拉，竟將龍九淵所精心鑄造的這具「試力金剛」的腹內機括，完全拉壞！

這種情況，也表示出葉元壽具有三千斤左右，甚至更强臂力！

故而龍九淵向葉元壽凝神注視之事，一半是爲了失驚過度，另一半則是想看他力竭毒發的慘死之狀！

因爲根據常識判斷，向體外消耗了這大力量之時，內臟必極虛弱，適才所服劇毒，那有不立即發作之理？

但葉元壽却毫無毒發之狀，只是長嘆一聲，神色沮喪地，搖頭苦笑說道：「龍峽主，葉元壽好生慚愧，我居然只拉響了一度鈴聲？……」

龍九淵不等葉元壽話完，便揮手命人撤去這具「試力金剛」，又斟了三杯美酒，向他大笑說道：「葉老弟，你是當眞不知？還是故意諷刺我龍九淵，這具『試力金剛』機括，業已整個被你拉壞，證明了葉老弟是位傲視天下的蓋代英雄，你臂力之强，足有三千斤左右，縱令項羽再世，元霸重生，想也不過如是？」

葉元壽聞言，這才驚喜萬分地，恢復了滿面神采！

龍九淵舉杯道：「葉老弟英雄絕世，龍九淵佩服無似，謹再敬你三杯美酒！」

葉元壽哈哈一笑，舉杯連盡！

龍九淵心想對方未曾毒發之故，或是內功太好，或是適才所飲一杯酒量太少，如今又復三杯毒酒下喉，倒看他在半個時辰以後，是否仍無反應？

他一面轉念，一面站起身形，含笑邀請葉元壽，向「須彌洞天」之外走去！

葉元壽「咦」了一聲道：「龍峽主不是說有十八件試驗功力的精妙之物麼？我才見識兩件……」

龍九淵那裏好意思說明自己是捨不得把那些費盡心血所製之物，一件件地毀在葉元壽的手內，只得故意對他奉承幾句，含笑答道：「葉老弟天上神龍，只消稍露鱗爪，已是驚世，我們不必在這『須彌洞天』中，多行勾留，應該前往『七曜璇璣坪』上，見見你那好友嚴慕陵了！」

葉元壽揚眉問道：「這『七曜璇璣坪』又是一處什麼所在？」

龍九淵雙目之中，閃動着一種自鳴得意神采，先行發出一陣縱聲狂笑，然後才向葉元壽答話說道：「葉老弟，我龍九淵在這『盤龍峽』內，費盡苦心，建造了兩處敢誇罕世獨有的奇妙所在，一處是『須彌洞天』一處便是如今陪同葉老弟前去的『七曜璇璣坪』！」

葉元壽「哦」了一聲問道：「那『七曜璇璣坪』上，也有各種奇妙機械麼？」

龍九淵揚眉笑道：「這兩處雖然均有精妙機械，但作用却不相同，『須彌洞天』之內的精妙機械，只是供人試驗各種功力，『七曜璇璣坪』上的精妙機械，則蘊含了五行威力，陰陽變化等致命危機！」

葉元壽雖然欠缺江湖經驗，但也是位資質極好的聰明人物，聞言之下，立有所悟地，揚眉變色問道：「龍峽主，你莫非是把我好友嚴慕陵，困在那設有種種厲害埋伏的『七曜璇璣坪』內？」

龍九淵此際已對葉元壽的神奇功力，頗爲怯懼，遂暫時不敢明言地故意含混其詞答道：「葉老弟最好不必先行動問，等到了『七曜璇璣坪』上，自然明白，並比較更有趣味！」

葉元壽見他不肯明說，自己也不便强行追問，遂只好納悶在懷地，隨同這位「禿頂蒼龍」緩步走去！

龍九淵從容緩步，並不時指點烟嵐，與葉元壽藉詞談笑，走得極慢！

他這樣做法，是等待葉元壽所服劇毒發作，立即慘死，免得再復費事！

但龍九淵那裏知道公孫獨我及公孫爲我等兩位怪客，除了一切功力，均已登峯造極，爐火純青之外，並因久居「哀牢山」中的「古森林」，及「大沼澤」內，長年以奇毒無比的蛇虫鳥獸爲食，以及與奇毒瘴癘爲伍，久而久之，竟變成一種萬毒不侵的奇異體質！

葉元壽在「哀牢山大沼澤」內從師，公孫獨我爲了自己業已殘廢絕望，要使愛徒能夠成爲舉世無敵的武林第一高手，遂對葉元壽實施「功力轉注」，師徒二人，剖心瀝血，合體七七四十九日，然後分開，公孫獨我立時死去，而把所煉功力轉注給葉元壽七成左右，那種萬毒不侵的奇異體質，也就隨着血液交流，傳到了葉元壽體內！

故而慢說龍九淵只使葉元壽在「須彌洞天」以內，飲下了前一後三區區四杯美酒，就算飲下兩罈，也不過只能使葉元壽略有酩酊醉意而已！

眼看轉向前面壁角，便到「七曜璇璣坪」，葉元壽依舊談笑風生，毫無即將奇毒發作的任何現象！

龍九淵驚訝萬分，驀然想起謝小紅曾經建議在七丈高竿之上，滿塗劇毒一事悟出她早知葉元壽必來相救，並知道葉元壽體質特殊，不懼任何劇毒！

他想通其中奧妙！不禁憂慮「七曜璇璣坪」上的那些精心佈置，會不會對於這既不怕毒，又具有奇絕武功的怪異少年，失去效用？

龍九淵憂思方起，「七曜璇璣坪」已在眼前，坪上的那團濃霧，並正在逐漸散去！

濃霧一散，首先入目的自然便是七丈高竿，竿頂囚籠內的謝小紅及絲網中的「風雷神乞」公羊懋！

謝小紅身雖被囚，男裝未改，自使葉元壽一眼便認出正是自己的新交好友嚴慕陵！

若換旁人，定然大爲吃驚，要向龍九淵詢問爲何旛上寫的是「謝小紅命懸旛下」字樣，而籠中却囚的嚴慕陵之故？以及龍九淵與嚴慕陵有何深仇？竟對他如此擺佈！

但葉元壽却根本不講這些江湖過節，他一見新交好友嚴慕陵人囚籠中，形容憔悴到那等地步，便不禁勃然震怒地反手一指，向龍九淵脅下點去！

龍九淵與葉元壽併肩而立，心中正盤算了一套花言巧語，準備在葉元壽向自己問話之時，便把他激到「七曜璇璣坪」上，試試能否被坪上五行妙用及奇異佈置制倒？

萬一「七曜璇璣坪」的各種埋伏，仍

然制不住葉元壽，則只有不惜施展「天龍萬刦鞭」，把這功力通玄，來歷怪異的少年除去！

龍九淵想的是十全十美，穩穩當當，但他却萬分倒霉，碰上這位只憑感情喜怒行事，不顧江湖過節，不顧多言辯理的葉元壽！

他那裏想得到葉元壽與自己一路有說有笑的走到此地，竟會立即翻臉，猝然下手？

事出意外，葉元壽的點穴手法，又復迅捷得宛如石火電光，雙方距離，更是近在咫尺，龍九淵那裏還能閃避得開？

自然連一聲都未哼出地，便被葉元壽點得翻身栽倒！

遠遠倚樓眺望的「百臂殃神」艾天澤，正在揚眉得意，含笑相看，忽見龍九淵竟被那陌生少年點倒，不禁驚魂欲絕？

他因雙足已廢，自難赴援，遂趕緊按動樓中警鈴，通知龍九淵手下人物！

葉元壽點倒龍九淵，又向他四肢之間，略爲拿捏，然後替他拍開穴道冷笑說道：「龍九淵，你如今已被我用『縮骨抽筋截脈手法』制住，必須乖乖聽話，否則就死得遠比下油鍋，上刀山，還要慘了！」

龍九淵深知這種絕傳已久的「縮骨抽筋截脈手法」厲害，只得長嘆一聲，廢然無語！

葉元壽仰首竿端囚籠高聲叫道：「嚴兄，你怎會落在他們手中，他們又爲何把你稱作『蛇蠍美人』令狐楚楚的愛婢謝小紅呢？」

謝小紅身處這等逆境之中，早就自分必死，只求莫再株連其他友好同遭慘禍，便已願足，但如今忽見情勢突變，自然高興得「啊啊」連聲，向葉元壽表示啞穴被點，無法說話！

葉元壽見狀，向龍九淵厲聲問道：「你把我嚴慕陵兄，怎麼樣了？」

龍九淵苦笑說道：「她只是被點『啞穴』，暫難說話而已！」

葉元壽大怒說道：「你點我好友的『啞穴』我就割下你舌頭！」

話完，方待俯身下手，忽又搖頭說道：「不行，我還有話問你，暫時不能把你舌頭割掉！」

這時，不僅龍九淵手下徒黨，紛紛趕來，連「百臂殃神」艾天澤也坐在一張軟椅之上，由人抬到「七曜璇璣坪」外！

葉元壽向來不會用甚心機，但如今既見自己身入重圍，又因嚴慕陵被人囚在竿端籠內，遂一把抓起龍九淵向他惡狠狠地獰笑說道：「龍九淵，你所中『縮骨抽筋截脈手法』，當世之內，只有我一人能點，也只有我一人能解，我先讓你嚐點滋味，你要好好聽我指揮，才可僥倖活命！」

語音方落，伸手在龍九淵左手肘上輕輕一點，龍九淵一聲慘叫，左手五指自行往後反折，臂筋更全部劇烈痙攣起來，立時禁受不住，疼出了滿頭冷汗！

他手下黨徒見狀，一陣呼嘯，便欲蜂擁齊上！

還是「百臂殃神」艾天澤識得厲害，一面搖手止住衆人，一面向葉元壽發話問道：「葉朋友，你且把龍二哥的左臂穴道解開，我們之間的一切恩怨均可慢慢商議，尋求解決途徑！」

葉元壽伸手一拂，竟使龍九淵痛苦立失，再向他冷笑幾聲說道：「你先叫你手下，退出『七曜璇璣坪』周圍，只留下那斷腿之人，和我答話！」

龍九淵此時除了只能張口說話之外，已被葉元壽的奇異手法，制得全身癱瘓，自然只是聽憑擺佈地，命手下徒黨一齊退去，只留下「百臂殃神」艾天澤一人，與葉元壽談判條件！

艾天澤此時業已知道龍九淵是中了絕傳已久的「縮骨抽筋截脈手法」，除非葉元壽自行解穴，便是「幽靈鬼女」陰素梅在此，也毫無法想，遂緊蹙雙眉，向葉元壽問道：「葉朋友，你制住我龍二哥之意，無非是想救出謝小紅，及『風雷神乞』公羊懋的兩條性命？……」

葉元壽不等他話完，便即搖手說道：「其他廢話慢談，你先放下我好友嚴慕陵，並使他恢復語音，和我說話！」

艾天澤聞言，不禁面有難色！

因爲他已看出葉元壽的一身功力，雖然奇絕，却毫無江湖經驗，比較容易對付，但謝小紅則刁鑽萬分，極爲可怕！

倘若釋放謝小紅，她在飽受磨折之後，對自已和龍九淵，憤恨透頂，必然慫恿葉元壽加以難堪報復……

艾天澤念猶未了，葉元壽已不耐煩地，揚眉怒道：「你敢不聽我的話兒，我便只好再請龍九淵吃點苦頭，讓他嚐嚐四肢同時痙攣，是何滋味！」

龍九淵因已嚐過一些小小苦頭，聞言之下，不禁驚魂欲絕，顫聲叫道：「葉老弟，且慢動手，我們不論任何事情，均可商議！」

葉元壽冷然說道：「誰是你老弟？誰和你商議？我叫你往東，便不許往西！」

龍九淵心中想法與艾天澤相同，生恐自已事事遵辦之後，仍遭慘死，則未免太不化算，遂壯着胆兒叫道：「葉元壽，我有一項條件，你若答應，龍九淵便事事遵命，否則，我寧願身受縮骨抽筋之慘，也要拚上一拚！」

葉元壽狂笑說道：「就憑你們這一些土鷄瓦狗，行屍走肉之輩，也配和我拚命麼？」

龍九淵厲笑說道：「我們縱然傷不到你，但畢竟人多手衆，再復引動『七曜璇璣坪』上，所有伏埋，發出烈火金刀，木針毒雨等無數暗器，總可以把你好友嚴慕陵，和那公羊老花子，置於死地吧。」

葉元壽想了一想，點頭說道：「你說得有理，我且聽聽你所要求的項什麼條件？」

龍九淵道：「嚴格來說，這不能說是條件，只是向你索討一種釋放嚴慕陵及『風雷神乞』公羊懋的應有代價！」

葉元壽「哦」了一聲，恍然說道：「你是不是怕我在達到救出我好友等人的目的之後，仍要把你殺死？」

艾天澤插口點頭說道：「倘若如此，我們不如不放，反而有些代價！」

葉元壽微微一笑說道：「我葉元壽生平絕不謊言，彼此已成仇，便非殺你們不可，但你們若照我所命把我好友等人放下，則可以另約時地一戰，讓你們充份準備，否則葉元壽便立即血洗『盤龍峽』，殺得一人不剩！」

龍九淵聽得暗暗心寒，應聲說道：「葉元壽，你既然這樣說法，我願意釋放嚴慕陵，與『風雷神乞』公羊懋，彼此訂於明年清明，在『玉門關』外的『白龍堆』上，決一死戰！」

葉元壽點頭說道：「好，就是這樣決定，等你們放下我好友等人之後，我就解去你所中『縮骨抽筋截脈手法』！」

龍九淵聞言，向艾天澤苦笑說道：「艾三弟，你命他們放下謝小紅、公羊懋，並替謝小紅拍開啞穴，給公羊懋服解毒藥物！」

艾天澤眼珠微轉，搖頭說道：「這樣不妥，我們不能對葉元壽過份信任！」

葉元壽怒道：「你不信我，難道我就信你，這樣僵持下去，却是怎樣解決？」

艾天澤獰笑說道：「我自有解決辦法，你把我龍二哥帶往『盤龍峽』外，我則把謝小紅所化名的嚴慕陵放下，雙方在『盤龍峽』口，同時換人，豈不彼此均可減除顧慮？」

葉元壽聽完艾天澤所說，略爲思忖，點頭說道：「你這個辦法不錯，我在『盤龍峽』口等你！」

話完，抓起那位絲毫動彈不得，完全由人擺佈的「禿頂蒼龍」龍九淵，便往峽外走去！

龍九淵一般手下徒黨，見主人宛如待宰羔羊，被葉元壽抓在手中，自然投鼠忌器地，誰也不敢絲毫妄動！

「百臂殃神」艾天澤靜待葉元壽離開「七曜璇璣坪」後，方眉頭深蹙地，命人把困住謝小紅的囚籠，及網住「風雷神乞」公羊懋的巨網，從高竿頂端放下！

艾天澤雙腿被廢，對於謝小紅恨毒入骨，雖因顧慮龍九淵生命安危，不得不把這深仇放却，但仍在暗中作了手脚！

他親手替謝小紅解除緊束四肢，及玉頸的五枚鋼環之時，故意裝作無心地，把謝小紅頸後皮膚略爲劃破見血！

艾天澤在指甲上預先塗了慢性劇毒，照他計算，謝小紅會在離開「盤龍峽」後的四個時辰以內，毒發而死！

謝小紅飢渴欲死，四肢又被鋼環緊束得血脈失暢，痲木不仁，以致對於艾天澤用毒甲暗算自己之事，毫未有所發覺！

艾天澤因恐謝小紅發怒對付自己，故在解除束體鋼環之後，又把她點了暈穴！

「風雷神乞」公羊懋此時因中毒太深，業已奄奄一息，若非內功極好，倉促間運行真氣，護住心頭，早就歸諸刦數！

艾天澤在餵食解毒藥物之後，也依樣葫蘆地，把「風雷神乞」公羊懋與謝小紅一般待遇，點了「暈穴」「啞穴」！

點了「暈穴」之故，是怕這受盡折磨，性情暴烈的「風雷神乞」，醒來胡亂傷人！

點了「啞穴」之故，是不令公羊懋與謝小紅，在龍九淵脫離對方掌握以前，與葉元壽再相答話！

因爲直到如今，艾天澤仍存凶心，心想只要不使葉元壽知曉龍九淵身上那條「天龍萬刦鞭」的厲害，未被奪去，則龍九淵所受「縮骨抽筋截脈手法」，一告解除之後，便可施展這條奇絕兵刄，把葉元壽、公羊懋、謝小紅等三人一齊殺死洩憤！

他安排妥當之後，遂命人把「風雷神乞」公羊懋，及謝小紅等二人，放上軟床，抬往「盤龍峽」口！

葉元壽一見公羊懋與謝小紅昏迷不醒的這般狀態，不禁勃然大怒叫道：「艾天澤，你有多大胆量敢把他們害得這般樣子，好！我也讓龍九淵嚐些人間絕味，作爲報復便了！」

話完，剛待懲治龍九淵，艾天澤慌忙叫道：「葉朋友且慢動手，你這兩位友好，並未受甚傷害，只是我怕他們在峽中發怒生事，才點了『暈穴』送來，難道你既有這高功力，却連『暈穴』也不會解？」

葉元壽聞言，看了艾天澤一眼說道：「你把他們送下峽口，讓我察看察看，倘若當眞無傷，我就解除龍九淵所中的獨門手法，放他回峽就是！」

這時雙方均在「盤龍峽」口，就隔着葉元壽進峽之時，所擊碎裂落的那塊萬斤大石，上下相對！

艾天澤一來知道葉元壽心高性直，不會食言，二來因自己在仇人謝小紅身上，做了手脚，遂也不要求葉元壽先放龍九淵地，便命人把公羊懋與謝小紅送到峽下！

葉元壽伸手替謝小紅及公羊懋拍開「暈穴」，兩人果然立即恢復知覺！

艾天澤見狀，不等葉元壽向謝小紅問話，便自高聲叫道：「葉元壽，少年人應該最重守信，你還不趕快解去『縮骨抽筋截脈手法』，放我龍二哥麼？」

葉元壽哈哈大笑，右手微揮，把位「禿頂蒼龍」龍九淵夾背一掌，打得蹌蹌踉踉地，搶出幾步。

龍九淵略一運氣，知道所有「縮骨抽筋截脈手法」已解，百穴四肢，均復原狀了。

他名「世外八凶」之一，在這「六盤山盤龍峽」內，優閑嘯傲，稱霸西北，何曾受過如此折辱，不禁心中一慘，潸然淚落！

艾天澤站在峽口，向下叫道：「龍二哥，今日之事，彼此平平，並未分出勝負，你不必傷心憤慨，損折了英雄豪氣，要記得你還有條足以尅敵復仇的『天龍萬刦鞭』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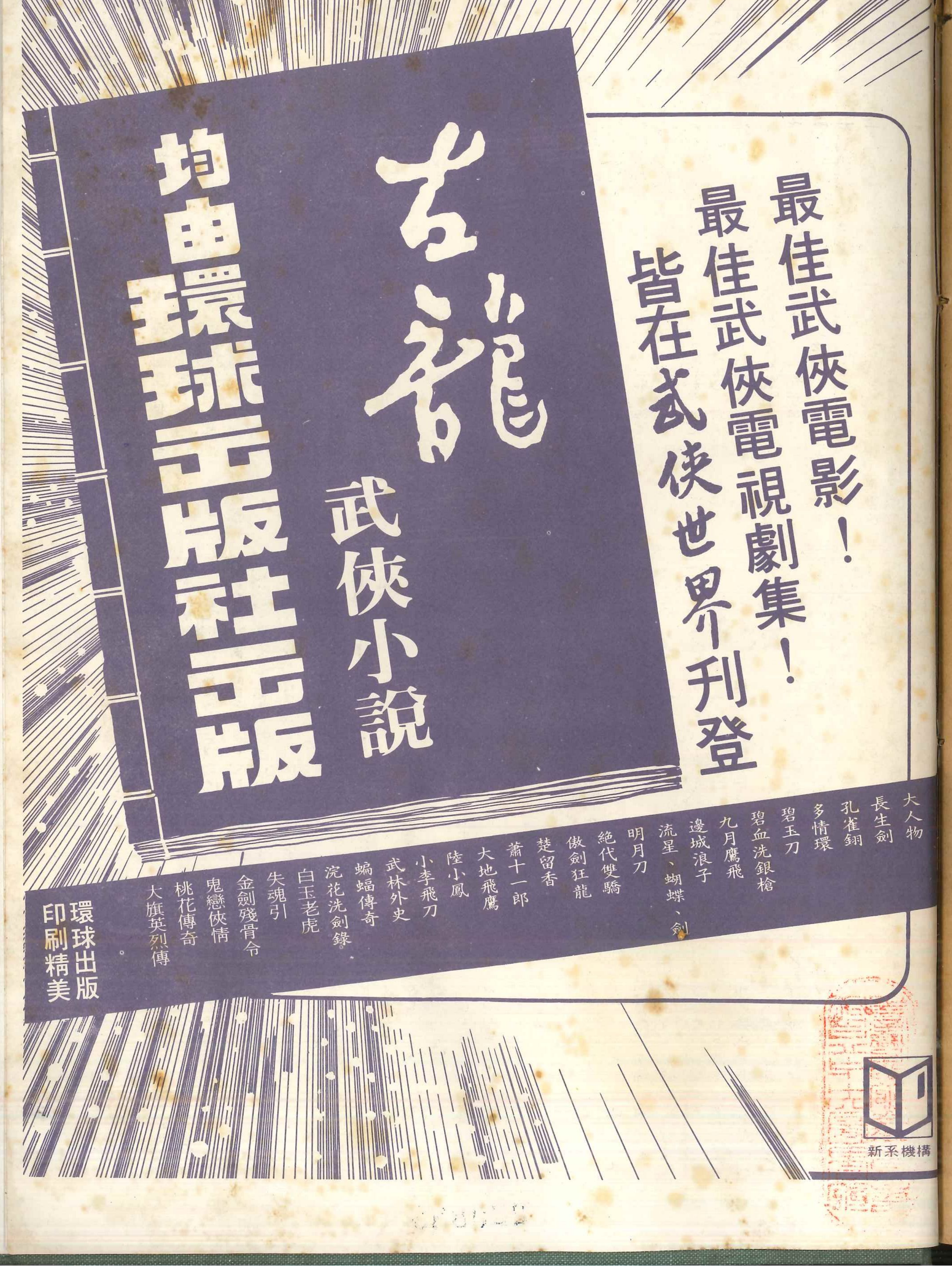
謝小紅一聽「天龍萬刦鞭」之名，遂趕緊一手拉着葉元壽，一手拉着「風雷神乞」公羊懋，立展輕功，電馳而去！

龍九淵默然目送三人，隱去踪跡之後方搖頭長嘆地，縱身回轉「盤龍峽」內。

艾天澤訝聲問道：「龍二哥，小弟業已對你提醒，你爲何不取用帶在身畔的『天龍萬刦鞭』呢？」

龍九淵滿面羞慚地，苦笑說道：「艾三弟，不瞞你說，我對這葉元壽，確實已頗胆寒，不知『天龍萬刦鞭』的無邊威力，是否會對他有效，因爲此人不僅藝業之高，强過『幽靈鬼女』陰素梅八妹，並還體質特殊，不畏任何劇毒，他在『須彌洞天』以內，連飲四杯毒酒，毫無反應，好像是喝茶水呢！」

艾天澤愴然失驚說道：「連『天龍萬刦鞭』都制不了他，則『白龍堆』大會之上，我們豈非……」



龍九淵濃眉雙挑，搖手截斷了艾天澤的話頭，厲聲狂笑說道：「艾三弟，你莫要發愁，如今距離來歲清明的『白龍堆大會』，尚有相當時日，我還可再費苦心，煉製一種專制葉元濤的厲害武器！」

艾天澤大喜問道：「龍二哥打算煉製何物？」

龍九淵咬牙獰笑說道：「我爲了誓復今日之恥，寧願花費半生積聚的所有資財，遠出各方，搜購用物，煉製一顆威能震嶽摧山的『紫光死珠』，除非那葉元濤的一身骨肉，能比金石堅硬，他便在『白龍堆大會』之上，難逃刦數！」

艾天澤大喜說道：「龍二哥你既會煉製『紫光死珠』，何不早作準備？」

龍九淵嘆道：「『紫光死珠』之中所需的特殊猛烈炸藥，材料產自異域，既難搜購，配製更屬艱難，一不小心，自己便有粉身碎骨之慮，何況我認爲一條『天龍萬刦鞭』的威力，已足尅制舉世羣豪，故而畏難未曾預作煉製這『紫光死珠』準備，誰知今日竟會來了一個武功絕高，宗派莫測，並不畏任何劇毒的葉元濤呢？」

這「世外雙凶」一面緩步進峽，一面商量毒計之事，暫且不提，故事移轉到葉元濤，謝小紅，及「風雷神乞」公羊懋的身上！

葉元濤見謝小紅聽了艾天澤所說的「天龍萬刦鞭」之語，便拉着自己電疾狂奔，不禁訝然問道：「嚴兄，那『天龍萬刦鞭』是件什麼東西，你爲何一聽之下，如此怯懼？」

謝小紅足下毫不停留，口中則「啊啊」兩聲，表示「啞穴」未解。

這時業已遠離「盤龍峽」口，葉元濤不願再跑，遂停住脚步，伸手替謝小紅，及「風雷神乞」公羊懋，拍開「啞穴」！

謝小紅因渴餓難耐，「啞穴」一解，先捧了山泉，暢飲解渴，然後又向公羊懋調了一些乾糧，慢慢咀嚼。

葉元濤見了她這等神情，不禁又覺憐惜，又覺好笑。

謝小紅略解飢渴之後，爲葉元濤引見公羊懋，並向他含笑說道：「葉兄，請你在此稍待，我和這位公羊老前輩，有幾句私話要說！」

葉元濤雖有好多話兒，要向謝小紅問，但聽他這樣說法，却只得點頭應允。

謝小紅拉着「風雷神乞」公羊懋走過一旁，把「嵩山」別後的所有經過，詳細敍述一遍。

公羊懋靜靜聽完，向葉元濤打量幾眼，怪笑說道：「謝姑娘，我老花子這次雖然死裏逃生，留得一條老命，但爲了企圖救你，却已把半世名頭，丟在這『六盤山盤龍峽』內！」

謝小紅滿面感激神色地，含笑說道：「謝小紅身受前輩厚恩，有生之日，均報答不盡……」

公羊懋搖手怪笑說道：「我不要你答報，只要你聽從我一句話兒。」

謝小紅嫣然笑道：「老前輩有何金言？謝小紅無不遵命！」

公羊懋又對葉元濤看了一眼，低聲怪笑說道：「我從你所說經過中，聽出葉元濤雖然身負奇學，却又入世未深，是塊尚可任人塑造正邪的渾金璞玉，故而我要你好好把他駕馭，千萬莫使他誤入岐途。」

謝小紅失笑說道：「老前輩要我駕馭他，他性情高傲絕倫，肯聽我的話麼？」

公羊懋怪笑說道：「謝姑娘，葉元濤無論如何狂傲，但我覺得你却具有能使百鍊鋼化爲繞指柔，足可駕馭他的神奇魔力，老花子還有件事待辦，不再夾在你們年輕人之中惹厭，彼此且等來歲清明，在『白龍堆』上相見，我臨別贈言，只是『良材難得，佳婿難求』八個字兒，謝姑娘冰雪聰明，自行體會其中深意便了。」

話完，向葉元濤略打招呼，揮手示意，便即獨自離去。

謝小紅自然懂得「風雷神乞」公羊懋所說的「良材難得，佳婿難求」含意，不禁玉頰微紅，嬌羞欲滴！

葉元濤恰在此時緩步走過，向謝小紅含笑問道：「嚴兄，你究竟是男人？還是女人？怎麼『禿頂蒼龍』龍九淵在那長旛之上，把你寫成『蛇蠍美人』令狐楚楚的愛婢謝小紅呢？」

謝小紅本已滿面嬌羞，聽葉元濤這樣一問，不由更覺連耳根都微覺發熱。

葉元濤「呀」了一聲，含笑說道：「嚴兄，你大概眞是女人，怎麼連耳朶都羞得通紅了呢？」

謝小紅一賭氣之下，索性摘去頭上的假髮，現出了女孩兒家最惹人憐愛霧鬢雲鬟，柳眉雙揚，向葉元濤嗔聲說道：「對了，我是女人，我就是『蛇蝎美人』令狐楚楚的愛婢謝小紅，你便怎樣，是不是從今以後，不再理我。」

謝小紅雲鬢一現，人比男裝之時，更美了不少，何況絕代嬌娃的佯嗔薄怒，風韻更足迷人，眞把位從來未有與女孩兒家接觸經驗的葉元濤，看得痴獃獃地，雙眼發直，根本忘了對方向自己說的什麼話兒，只是茫茫然地，連連點頭。

謝小紅這句「是不是從今以後，不再理我？」話兒，本是一種撒嬌意味，但決想不到所獲得葉元濤的答覆，竟是與她意料中完全相反的連連點頭！

葉元濤這種點頭動作，等於是說「從今以後，對於謝小紅不再理會！」

像葉元濤這等英俊健美，而又身負蓋代奇學的年輕人物自然容易獲得異性青睞，故而就算「風雷神乞」公羊懋臨行之前，不曾有「良材難得，佳婿難求」之語，謝小紅也早已對他青眼深垂，芳心可可。

誰知滿腔愛意，竟換來一陣令人心腸冰冷的無情點頭，却叫謝小紅不僅大失所望，臉上也覺得太掛不住了！

女孩兒家的情緒變化極快，謝小紅說話之時，還帶着似羞實喜的滿面紅霞，如今見了葉元濤用點頭來對自己答覆之後，臉上立即由紅轉白，如罩冰霜，並自一雙極爲惹人憐愛的妙目之中垂落兩行珠淚！

謝小紅想不到葉元濤會對自己點頭，葉元濤也想不到謝小紅會對自己流淚？

他與武林人物爭雄之際，雖然叱叱喑嗚，舉世罕敵，但處於這種兒女情場之中，却手足無措地，不知如何是好？

只是張口結舌地說道：「謝……謝……謝……」

（未完）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